武俠世界

兀鷹奔馬（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南宮宇・著

奔馬居居主暗中背叛兀鷹樓樓主沈鷹，却邂逅了樓主千金沈彤，因而恩、義、情、仇，交錯糾纏，其間又牽涉兀鷹樓樓主的眞正身份，血肉與情感交織，震人心弦，動人心魄！



第30年

17

$ 8.00

編者話

南宮宇先生新著「兀鷹．奔馬」今期和大家見面，兀鷹樓是江湖上罕見的幫會，黃河一帶所有鏢局都在他的保護下，爲了擴展勢力，樓主沈鷹讓心腹宮藏往金陵建立奔馬居，幾年之後，奔馬居似有後來居上之勢，樓主爲了保護自己的地位，派出四大鷹王往奔馬居討取十箱黃金，以挫奔馬宮藏的銳氣，而奔馬宮藏心懷巨大野心，此後一幕幕因黃金、情義、恩仇的拚鬥便連串展開……

☆ ☆ ☆

蕭玉寒先生佳作，滿天神佛演義故事之「寂寞嫦娥舒廣袖」在今期貢獻給大家，故事風格別樹一幟，生動活潑，請大家細意欣賞！

另有連載小說「賭國豪雄」也於今期開始刊登，此篇乃歐陽雲飛先生繼「鐵小虎」之後另一新篇，篇篇均是名家執筆，佳作當前，請勿錯過！

☆ ☆ ☆

下期將刊登的巨型小說是傅紅雪先生所著「南宮雪傳奇故事」之「亂」，請大家拭目以待！

☆ ☆ ☆

督印人：羅輝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光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 $208.00
一年港幣 $416.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 $234.00
一年港幣 $468.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 $294.00
一年港幣 $587.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爲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 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30年
第17期
（總號1513）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十三號
環球大厦弍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每冊港幣八元．
H.K.$8.00

Printed in Hong Kong

新派俠情倫理恩仇錄／南宮宇·文 可飛·圖

兀鷹·奔馬

四大鷹王 護鏢不力

三月的江南，煙雨迷漫。

對於騷人墨客，這無疑是絕佳的景色，但對於趕路的人來說，卻並非好日子。

一輛馬車，在霧靄之中奔馳而過。

馬車並沒有甚麼特色，馬却是出色的駿馬。

最難得的是四匹都是如此，牠們步伐整齊，蹄聲一致，在撲面的微雨中，銀鬣飛揚。

駕車的是兩個漢子。

看不見他們的面目，因爲他們都是穿上了農家的蓑衣，不過，只看他們駕車的架式，就知道他們並非普通的車把式。

馬車奔馳，衝過了一重一重的濃霧。

左邊的漢子抹着臉上的露水道：

「這天氣眞是惱煞人！」

右邊的漢子接口道：「霧水雖然濃重，使兩旁景物矇矓，使人彷似置身於圖畫中！」

「老三，你雖是個習武之人，却有書生本色！」

老三微笑，正想搭話，車內便傳出聲音：「老二、老三，不要多說話了！」

另一個聲音又道：「假若你們忍受不了霧水，就讓咱們來駕車！」

原來車內還有兩個漢子。

老二道：「不用了，你們好好休息，過了晌午，才由你倆駕車吧！」

車內的老大與老四，再沒有答話。

老二揚鞭，四匹駿馬希聿聿地放蹄奔去。

霧已開始消散。

一隊紅衣捕快，正在拐彎之處揚手。



老二把馬勒住，四匹駿馬雖然是放蹄奔跑之際，但韁繩一緊，便放緩下來，剛好停在那隊捕快之前。

馬匹雖是訓練有素，但老二的臂力也實在驚人。

一個捕快上前，趾氣高揚地道：「查車！」

老二正想發作。

老三一拱手道：「各位公差大哥，請高抬貴手！」

捕快喝道：「下馬搜車！」

老三從懷裏掏出一錠銀，道：「請各位喝杯水酒！」

另一捕快看見只是一小錠銀，怒道：「這算是甚麼？賄賂咱們？」

老三實在忍不住，看不慣他們的嘴臉。

車裏便傳來聲音：「讓他們搜吧！」

捕快道：「原來車內還有人，是個欽犯？」

老三想揚鞭，老二連忙按着，低聲道：「勿生事！」

捕快已走到車後，揭開簾子。

車內坐着兩人。

這車子其實不小，可是，車內除了兩個大漢之外，還有十個大木箱，那便顯得十分狹小了。

捕快道：「快下車——看看——看看帶些甚麼私貨！」

兩個漢子並沒有下車。

那捕快上前，便要拉人。

車上其中一人，把腰上的鏢囊揭起。捕快怔着。

呆了半晌，拱手退後，道：「得罪爺們！」

其他捕快覺得奇怪，也擁上前看。

爲首的大捕快，看了一眼，臉露驚惶之色，也拱手道：「得罪爺們！」

接着便退到路旁。

車上那漢子道：「搜車？」

大捕快道：「不用——請爺們上道！」

兩個漢子已把車簾拉下。

老三道：「奴才的嘴臉！」

捕快們聽了，並沒有反應，仍是拱手低頭，站在路旁，好像在恭送他們上路。

老二輕聲道：「上車趕路吧！」

老三仍有怒意，但老二連番催趕，也只好上車。

他吆喝了一聲，馬兒又再開蹄。

老三仍是不甘心，被這班奴才嘴臉的喝斥過，回首揚鞭。

八個捕快的公差帽揚起，落在泥濘裏！

他們並沒有甚麼反應。

當馬車遠去，他們才從路旁泥濘中拾回帽子。

爲首的大捕快自言自語道：「眞到霉！竟遇上了他們！」

另一個似乎是初出道的小捕快，道：「他們竟是這麼可怕？」

「你出道日子淺！」

他們把帽子清潔一番，戴回頭上，一臉子喪氣的，慢慢的向官道另一邊而去。

「他們」究竟是誰？

連六扇門中人，看見他們也要拱手護送，究竟他們是甚麼人？

車中那漢子曾顯露腰上的鏢囊，鏢囊上究竟有甚麼東西，使那捕快望而生畏？

沒有人知道，也沒有人再提起。

× × ×

過了晌午，馬車已來到一個小市集。

市集上有間小茶樓，馬車上的四個漢子，下車吃飯。

駕車的兩個漢子，已脫下了蓑衣，可以清楚地看見他們的眞面目。

他們都是標悍的漢子。

老二粗眉突額，手臂之上肌肉虬突，一眼看去，便知他是個急躁粗獷的漢子。

他雖然下了車，但那馬鞭却不離

手。

馬鞭並不是普通的馬鞭，而是用幼皮編結而成，既可用作馬鞭，其實也是一件好武器。

老三却完全不同，他臉白無鬚，眉清目秀，有書卷氣，像個儒生，可是，他腰間配有短刃，身手矯捷，當然不是一般書生可比！

老大的年紀也是四十出頭，臉容瘦削，一派深沉，看來是個極有計謀的人。

老四最年輕，劍眉星目，一臉英氣，手執大刀。

他們匆匆用過午飯，本想多留一會再上路。

這次駕車的是老大與老四，老二與老三坐在車內休息，看來他們是趕運十個箱子回京。

十個箱子都有密封，當然看不見內裏有些甚麼。

四個漢子，護送十個箱子，而且行色匆匆，究竟箱內有甚麼貴重的東西，也沒有人提及。

轉眼已是傍晚。

一個下午，他們已踏過了七個小縣，再過便是一個名叫鹿角的小市鎮。

還有十里，便要到鹿角，但麻煩又出現了。

八個黑衣勁裝的漢子攔着馬車。

老大把馬車拉停，正想說話。

爲首的黑衣漢子朗聲道：「放下買路錢！」

車中的老二已一躍而出，上了車頂。

那黑衣漢子揮舞手中大刀，便要殺上。

老大嘆了口氣。

車頂上的老二，鞭已揚起，捲起黑衣漢子的大刀。

黑衣漢子揮刀迎着，也不退縮。

那幼皮所織成的鞭子一捲，老二用力一抽，眼看那大刀便要甩手。

可是，黑衣漢子武功也不弱。

他借力使力，隨着鞭子一個翻身，已上了車頂。

兩人便在車頂上對打起來。

老二的長鞭是長兵器，貼身對打，施展不開來，反而那黑衣漢子的大刀却施展得虎虎生風。

老大道：「英雄高抬貴手！」

其他漢子已撲向馬車。

老四提刀而上，老三也沒有坐視。

只有老大仍然坐着，看來時間不早，他從鏢囊中一掏，右手一揚，八枚暗器，破空而出，發出鷹嗥似的叫聲，黑衣漢子却應聲跳開！

本來，發放暗器，是要乘人不覺，攻其無備，可是，老大的暗器却有聲響！

由此可知，他發射暗器是極具信心之外，最重要的不是傷人，而是示警。

車頂上那黑衣漢子，手中虛晃一招，跳了下來，叫道：「鷹喙子！」

衆人也退了下來。

老大又道：「請各位好漢高抬貴手，喝酒吃飯，一切包在我身上！」

黑衣漢子上前，看着老大。

老大微笑，向他招手。

黑衣漢子再走近，老大又揭起鏢囊。

那漢子看着，也同時怔住。

這次可以看清楚了——鏢囊之上，綉了一隻金線兀鷹！

兀鷹只有一個銅錢般大，但綉得清楚玲瓏，生動異常，兀鷹展翅撲下，極具威勢！

漢子叫道：「兀鷹！」

另一漢子道：「怪不得那鷹喙子——」

老大看着他怔住的表情微笑。

黑衣漢子道：「得罪鷹王！」接着是拱手退後。

上午那班公差拱手護送的一幕，又再重演。

這次拱手的却是八個綠林漢子！

老大仍然拱手道：「多謝貴寨！」

回身向車頂的老二道：「上車了！」

車子又在泥塵中隱去。

當車子去遠，這八個漢子才散去，看他們臉色，似仍有不安之色。

一個漢子道：「眞倒八輩子的霉！」

另一漢子道：「還要多說——假若他們不是趕路，咱們還有苦頭吃！」

一個年輕的漢子問：「那兀鷹代表甚麼？」

另一個年輕漢子道：「那鷹喙子又有甚麼厲害？」

沒有人回答。

夜色已濃。

天空當然再沒有兀鷹！

× × ×

兀鷹，可怕的兀鷹！

六扇門中人看見鏢囊上所綉的兀鷹，立時拱手護送馬車上路；綠林中人看見鏢囊上所綉的兀鷹，也立時拱手送人！這兀鷹究竟代表了甚麼？

兀鷹代表的是一個幫會。

幫會名稱十分簡單，就叫兀鷹樓。

兀鷹樓雄踞黃河以南，長江以北，他們的勢力，足與朝廷抗衡。

不過，兀鷹樓樓主並沒有這樣做。

兀鷹樓樓主沈鷹是計謀深邃的人，他左右逢源，對於官府，他總是盡量避免發生衝突。

兀鷹樓的收入，主要是靠鏢局。

保鏢的生涯並不容易，任你是何等英雄豪傑，總有猛虎不及地頭蟲的時候，因此，他們一定會找兀鷹樓的樓主。

只要兀鷹樓樓主點頭，他們的鏢貨便會安全而過，就算是惹上了麻煩，兀鷹樓樓主也會爲他們討個公道。

當然，接受兀鷹樓的庇蔭，一定要付出代價。

兀鷹樓也是靠此爲生。

至於其他勾當，有明有暗，多不勝數。

因此，黑白二道，甚至是六扇門中人，對兀鷹樓都懷着一些恐懼，也許是尊敬也說不定。

× × ×

馬車在薄暮中停了下來。

這是鹿角，一個小小的市鎮。

鹿角並非商旅必經之道，因此安平客棧的生意並不穩定，有時一早客滿，有時三兩天也沒有一個人投棧。

今天便是生意淡薄的日子。

店主正想把大門關上，便聽見了馬蹄聲。

他自言自語道：「想不到這時候還有客人來！」

馬車停了，兀鷹樓的四個漢子下車，店小二懶洋洋的上前招呼。

老大道：「給馬上最佳草料，馬車泊進院子，靠近咱們住的客房！」

店小二支吾着，但是，當他手中感覺到有白銀的時候，他整個人立刻變了。

他朗聲道：「客官請——」

店主見來客出手闊綽，更是笑臉哈腰相迎。

老大道：「店主，咱們要些飽肚的食物，明天一早便要起程！」

店主道：「好——喝些甚麼酒？本鎮——」

「咱們不喝酒！」

店主道：「喝點酒鬆鬆筋骨也好，客官不必擔心，本鎮治安向來不差！」

老大不耐煩地道：「別囉嗦，快備食物，叫人收拾房間，預備熱水給咱們洗洗澡便可！」

店主也沒有再說話。

食物並不是特別的出色，却是十分豐富。

四個漢子飽餐之後，便去沐浴，燙熱的水才是最佳鬆弛疲勞之道。

喝酒累事，這是行走江湖的戒條，四位兀鷹樓的漢子，一向都秉承着。

他們四位被兀鷹樓樓主看重，也並非偶然，假若不是如此，兀鷹樓樓主也不會派他們肩負這重要的任務。

這四位漢子都是兀鷹樓樓主的左右手，他們跟隨了樓主十多年，出生入死的拚鬥，也有過無數次。

老大名叫布青雲，外號金眼禿鷹，在四人之中，他年紀最大，經驗老到，擅於發號施令。

老二的名字很有趣，姓白名天，外號銀喙天鷹，他使的鞭子極其厲害，爲人稍爲性急，不過，他也是個粗中有細的人。

老三卓越，外號銅爪飛鷹，輕功了得，使的短刃，配上他的銅爪，與敵人一經貼上，便難以脫身。

最年輕的老四，也是三十出頭，他叫韋不凡，外號鐵翅灰鷹，使的大刀，十分厲害。

他們便是兀鷹樓的四大鷹王。

兀鷹樓有今天的成就，在江湖上有如此顯赫的威名，四大鷹王的功勞也不少。

這次押解十個木箱，竟要出動四大鷹王，看來任務不輕，究竟他們押解的是甚麼？

× × ×

沐浴之後，他們便立刻就寢。

剛上了床，老大布青雲却又立刻起來，道：「我突然有一個不祥的預感！」

老四韋不凡問：「大哥，甚麼預感？」

「我恐怕……」

老三卓越道：「是怕有人行劫咱們？」

老二白天笑道：「有人吃了老虎膽、豹子心？」

老大並沒有開玩笑的心情，道：「爲了安全起見，把木箱抬入房中，咱們睡在箱上！」

這個辦法雖然是笨拙一點，却是安全之道。

三人也沒有異議。

當然，他們不會驚動客棧中人，店小二也幫不了多少，四人索性自己動手。

幸好馬車就停在院子之中，離睡房不遠。

十個木箱雖然沉重，對於他們來說，却是易事。

木箱雖然有些凸凹不平，可是，老大一睡在上面，便呼呼入睡了。

睡在木箱之上，便可安枕無憂？那也未必！

× × ×

三更過後，本已寂靜的安平客棧更爲寂靜，間中也只有一兩聲鼻鼾聲從房中傳出。

三條黑影便在安平客棧不遠之處落定。

其中一人輕聲道：「沒有錯吧！」

兩人同時搖首。

那人看着天色，懷中掏出一塊絲巾，迎着風，道：「是東風——咱們就在東面窗子開始！」

兩人點首，向安平客棧東面而去。

安平客棧的建造，與一般房子有點不同，一進大門，便可見院子。

院子的四周便是客房。

換句話說，客房是圍着大院子而建的。

每間客房都有大窗，當然，在這春寒料峭的夜裏，窗戶都是關上的。

三條黑影已落在東面的窗戶。

其中一人撬開了一個窗。

房內並無人。

他們索性入了那個大房之內。

他們的動作都是極其輕巧，定是老江湖無疑。

入了房之後，兩人忙碌地在桌上用火摺子燃點了一些東西，另外一人在把風。

桌上的東西已被燃着，湧起一陣煙。

煙並沒有特殊的味道。

煙嫋嫋上升。

其中一人示意，三人便跳離房間。

他們是離開了安平客棧，蟄伏在那棵巨大的銀杏樹上，他們都沒有說話。

轉眼又是一個更次。

其中一人道：「看來是時候了！」

他們躍下了樹，直奔安平客棧。

這次，他們不用再從窗戶躍入，而是從正門入去，客棧是公衆的地方，甚麼時候也會有人來，因此，大門是虛掩的。

他們輕輕地推開大門。

沒有人聲。

店小二伏在櫃枱一角，爛睡如泥。

那三人臉上，已裹上了厚布，只露出一雙眼睛。

他們其中一人，推推那店小二，小二毫無反應。

他們互視一眼之後，便逕向四大鷹王的房間去。

爲了小心，他們仍是躡足而行。

房門推開，四大鷹王躺在木箱之上，一動也不動。

他們嘗試推推其中一人，也沒有反應。

於是，兩人逐一把鷹王放回床上。

難道他們都死了？

不，看他們胸膛上下起伏，他們顯然並沒有死去。

爲甚麼他們竟會不省人事？

那當然是那房間燃燒的悶香，這悶香非比尋常，經過一個更次的薰陶，整間客棧的人都暈了，而且暈至不省人事，全無知覺。

四大鷹王也不例外。

當那三個大漢把四大鷹王抬回床上之後，他們便開始移動木箱，放回馬車之內。

馬廐離開客棧較遠，並沒有受到影响。

他們只拉了兩匹馬，扣上馬車，然後從容的離開了安平客棧，一直向鎮外而去。

上面所述的功夫，由三個漢子分擔，也費了半個更次，再由客棧來到鎮口，也費了半個更次。

五更天，曙色剛露。

那處有一個濃密的樹林，林中早已備有馬匹馬車，三個漢子又把木箱轉移。

然後，他們把馬車劈爛，埋在一個早已掘好的深坑之內，那兩匹馬，被其中一人用針一刺，不一會，兩匹駿馬已倒了下來。

三個漢子似乎十分滿意自己的工作。

這一切行動都是非常有計劃，非常有組織的。而最令人滿意的，一切都在意料之內！

三個漢子跳上了自己的馬車，載着十個木箱，向着東面而去。

這三個漢子究竟是何方神聖？

竟然有膽量行劫四大鷹王？

他們不害怕兀鷹樓的名頭？

這行動無疑是老虎頭上捉蚤子！

× × ×

晨光曦微，鹿角鎮又開始忙碌起來。

經過安平客棧的人，都覺得有點奇怪，爲甚麼店小二這麼懶惰，到如今還沒有開門？

幾個受僱於安平客棧的工人，依時回到店內，他們看見店門沒開，已覺奇怪，再進入大堂，見店小二伏在櫃位之下，熟睡如豬。

開始，他們以爲發生了甚麼意外。

但見大堂之內，並沒有混亂，才放心下來。

他們幾經辛苦，才推醒了店小二。

店小二連番呵欠，似乎是夙醉未醒似的。

一個工人問：「老闆呢？」

「老闆也沒有醒來？」

店小二急忙走進老闆的卧室，只見他仍是元龍高卧，店小二自言自語道：「連你自己也這麼懶惰！」

他推了老闆幾下，只見他依然熟睡。

他用力再推，老闆才勉强睜開了眼，問道：「小二，是甚麼時候了？」

「不早了！」

老闆伸伸了懶腰，好像很辛苦似的，才起來了。

他自言自語地：「昨夜又沒有喝酒，爲甚麼會如此熟睡呢？」

他連忙走出院子，舀水洗臉，院子的馬車不見了，他才覺得安心點，因爲，這幾個客官，曾吩咐他四更便要叫他們起來，而今馬車不見了，這表示他們已經離去。

冷水洗臉，精神爲之一振，但慵倦的感覺依然。

店小二剛行過院子，老闆叫道：「快收拾那四位客官的房子！」

店小二渾渾噩噩的答道：「好！」

房門打開，只見兩位客官仍躺在床上。

他連忙走到另一邊客房。

另外兩位客官，也是躺在床上。

店小二立時覺得有點不對。

老闆仍站在院子，問道：「甚麼事？」

「客官仍未離去！」

「你還沒有睡醒吧——」他親自走近一看，不解地自言自語道：「那麼，馬車呢？」

店小二也接口道：「那些木箱呢？」

「打劫？」

老闆入了房內，推醒了老大金眼禿鷹布青雲，他很辛苦才睜開了惺忪的睡眼。

半晌，才問道：「老闆，甚麼時候了？」

「辰時快過了！」

布青雲坐了起來，失聲叫道：「我爲甚麼會睡在這床上？」

老闆並不明白他的說話，只道：「客官，對不起，今早我也晚起了！」

老大布青雲沒有理會他，推醒老二銀喙天鷹白天，白天醒了，眼瞪瞪的望着老大。

老大叫道：「糟了！」

「甚麼糟了？」白天坐了起來，目光一片混沌。

老大也沒有答話，步出房門。

白天嚷道：「我爲甚麼會睡在床上？」

那邊老三銅爪飛鷹卓越與老四鐵翅灰鷹韋不凡都起來了，半晌也叫嚷起來。

「爲甚麼我會躺在床上？」

「木箱呢？」

他們立刻飛奔出院子。

「馬車呢？」

他們狂奔向馬廐。

馬廐內仍有馬匹，不過，只得兩匹。

他們立時明白發生了甚麼事，不過，一切却是摸不着頭腦。

他們找着了老闆，問道：「你失去了甚麼？」

「我沒有失去甚麼？」老闆也摸不着頭腦。

性情急躁的白天，咆哮道：「你這黑店！」

開客棧的人最忌諱這「黑店」二字，老闆也兇起來，叫道：「你說甚麼？」

布青雲道：「老二，冷靜些——」

三人望着老大布青雲。

布青雲道：「老闆，我們失去了馬車與木箱！」

老闆道：「我們這裏一向太平！既然事已發生，我叫小二去報官！」

布青雲道：「慢着，你先看看店內，有甚麼可疑的人物！」

老闆出了外面。

布青雲道：「我們分頭看看！」

老三卓越去了東邊的客房，大聲叫道：「你們快來看看！」

他們三人奔來。

客房並沒有人居住，桌上有一堆灰燼。

韋不凡把灰燼揑在手裏，道：「下三濫！」

「是迷香？」布青雲問。

韋不凡點點了頭。

事情已開始明白。

他們回到自己的房間。

布青雲道：「事情很明顯，有人用强力的迷香，迷昏了我們，然後動手搬了我們上床——」

老二、老三、老四都感到有點慚愧。

「我也是被搬上床——然後，賊人從容地把木箱搬走，而且他們只用了兩匹馬！」

老二白天道：「他們走得不遠，我們還不追？」

老大布青雲道：「老三、老四，你們收拾一下，去拉馬匹，我去叫老闆多購兩匹馬！」

老二跟着老大，出了安平客棧。

路上並沒有甚麼發現，因爲這地方頗旺，人來人往，就算有甚麼足跡留下，也被其他足印所蓋。

老二白天不斷的咆哮。

老大布青雲江湖經驗老到，一直行到那棵大樹。

樹旁似有一些車轍的痕跡。

車轍指向東面。

這時，老三與老四已騎馬而至，後面並牽了兩匹馬。

老三問：「發現了甚麼？」

老大道：「賊人向東逃去——你看，馬車不輕，車轍痕跡是向東的！」

老二怒道：「要是抓着這惡賊，定要把他碎屍萬段！」

「我也希望如此！」老大沉聲道。

「我們怎能空手回去！」老三道。

老四一揚馬鞭，道：「追！」

四人心如鉛墜，都想着同一個問題：「有誰有這樣的膽量，打劫四大鷹王？」

這人吃了豹子心，老虎膽？

千百個念頭在四人腦海中翻滾。

行走江湖，惹怨結仇是少不了的，何況是四大鷹王這名頭，這名頭並不是白白得來，而是用血汗累積而來的。

自從他們開山立萬之後，有誰敢碰他們一根羽毛？

很明顯，這批人也不敢，否則，他們又豈會用這下三濫的手法！

這批人簡直是卑鄙無耻！

× × ×

四人終於來到這小小的樹林。

馬並沒有慢下來。

老三銅爪飛鷹卓越最爲心細，叫道：「大哥！」

三人拉緊了馬鞭。

卓越道：「這地方泥土鬆散——雖然，幾天以來，大霧瀰漫，泥土鬆軟——」

他們索性把馬拉停。

卓越下了馬，小心觀察一會，道：「小心入林！」

他們入了樹林，更加覺得泥土的鬆軟。

老四韋不凡道：「有人會動土！」

老大道：「對，掘開看看！」

泥土剛翻過不久，很容易被掘開。

他們首先看見劈爛了的馬車，繼續看見馬匹的屍體。

老二白天又再瘋狂地咆哮。

老大道：「老二，我們已誤了大事，便是發了瘋的叫罵，也無補於事！」

老三卓越道：「也許敵人正監視我們，假如我們表現得如此窩囊，他們更不會放我們在眼內！」

老二靜了下來，望向四方。

四面都是濃密的樹林，也許，敵人真的在暗中窺伺着、訕笑着。

老大布青雲道：「賊人已把贓物改頭換面，這樣便難追查下去！」

老二道：「難道我們一世英名，就此……」

老四韋不凡安慰道：「二哥，我們四兄弟同心，那會有抓不到的賊人？」

老三卓越道：「大哥，我們該怎辦？」

老大布青雲明白卓越的心意，道：「你有甚麼主意？」

老三道：「我們四人向四個方向散去，明天早上再集於龍威鏢局之內！」

老四問：「假若有發現又如何？」

「假如有發現，便死釘着點子，但不可輕舉妄動，只要找到任何一間大小鏢局，他們也可通知龍威鏢局！」

兀鷹與各鏢局關係是牢不可破的，也成爲他們最佳的聯絡地方。

於是，他們各選一方。

其實，他們說是向四個方向散去，事實上只是向前面四個方向。

老大繼續向正東而去。

老二向東南，老三向東北。

老四向南面。

以常理推斷，賊人只有向前走，沒有理由返身回去西面！

然而，世間事也往往悖於常理！

* * *

四匹坐騎揚起了一陣泥塵。

樹林對上不遠的山崗上，隱伏着三個漢子。

當他們看見四大鷹王分別追向四個不同的方向，却完全沒有向西面打主意時，他們都笑了！

他們一直站在山崗之上，監視着四大鷹王，都是微笑着的，不過，而今他們的笑容更加燦爛！

三個笑容燦爛的漢子，來自奔馬居！

其實，四大鷹王應該想到，在這江南一帶，唯一可以與兀鷹樓抗衡的，也只是唯一的奔馬居。

不過，兀鷹樓與奔馬居的關係是如此密切，他們又怎會想到奔馬居竟會打劫兀鷹樓？

在江湖人的心目中，兀鷹樓與奔馬居兩大幫派，是二而一，一而二！

奔馬居分自兀鷹樓。

他們之間，最大的分別是，兀鷹樓雄踞北方，以京師爲總部；奔馬居稱霸於南方，以金陵爲總部。

然而，奔馬居與兀鷹樓之間的錯縱關係，又豈是外人所能了解？

三個來自奔馬居的漢子，正緩緩地拖着一輛簡陋的馬車，走下山坡。

這三個漢子，正是奔馬居主人宮藏的得力助手，他們的地位，有如四大鷹王之於沈鷹。

爲首的叫「無鞍客」毛安，他以名字諧音作爲外號，可知他是位御馬能手，他出身於蒙古，因此，無論騎甚麼馬，他都不用馬鞍，那麼巧他的名字也叫毛安！

第二位漢子，名叫馬純，外號「野馬愁」，此人馴馬手法一流，任何一匹獵回來的野馬，一經他手，自然會馴如羔羊。

第三位叫成規，外號「奪魄索」，他使一手極好的繩索，套馬索人，一樣使人拍案叫絕！

他們馬上功夫了得，武功也是不同凡响。

本來，以他們的身手，是不應用迷香這種下三濫的手法，去劫兀鷹樓的木箱，不過，爲了種種原因，他們寧願用這在江湖上受人唾棄的方法。

他們下了山坡，向西而去。

先回到鹿角，飽餐一頓。

安平客棧仍然是照常營業，也沒有官差，看來他們怕麻煩，沒有報官，其實他們也沒有損失。

損失的是四大鷹王。

晌午之後，他們繼續向西而去。

如果一切順利，在傍晚便可以到達山神廟，到了山神廟，一切任務便告完成。

他們又爲奔馬居立了一個大功。

奔馬居主人定然會記得他們的功勞，這十多年來，奔馬居主人宮藏，事業如日中天，他一向沒有忘記協助他的手足。

他常常說道：「我自己一個人做不了多少，最重要的還是這羣手足！」

宮藏使他們生活安定，更使他們富有起來。

這便是宮藏服人的方法，奔馬居上下三千多人，沒有一個對這位主人有怨言。

宮藏的成功，實在並不是僥倖的。

傍晚，他們在市集吃飽之後，便向山神廟進發。

這一帶地方，他們都十分熟悉。

那山神廟是個破落的地方，並沒有香火。

埋藏好那十箱東西，然後在山神廟渡過一宵，那麼，整件任務便完成了。

三人做完了所有工作，心情開朗，不禁談論起那四大鷹王的尷尬事。

「無鞍客」毛安笑道：「他們起來，發現自己睡在床上，一定嚇得魂飛魄散！」

「奪魄索」成規接口道：「當他們發現不見了箱子，膽也嚇破！」

「野馬愁」馬純道：「二哥的奪魄索奪人魂魄，那迷香更是厲害無比！」

馬純道：「那些迷香並非江湖下三濫所用，是經過我特別炮製的！」

毛安道：「看來他們今日撲一個空，碰一鼻子灰，四大鷹王定然變成四隻落湯鷄了！」

三人相對大笑。

他們在江湖上，與四大鷹王齊名，但從未交過手，也沒有碰過頭，不過，江湖上那一個人不好勝，而今，雖然用了不正當的手法，害得他們如此悽慘，但總是一種快意！

但這股快意維持不久。

門外傳來一陣風聲。

毛安輕聲道：「來了！」

成規道：「出去迎接？」

「不用了——」

門外站了個人。

他們感到愕然。

那人竟是幪面，而全身緊身黑衣。

馬純正想說話。

幪面人刹那間長劍挺出，指向馬純，立時之間，馬純的咽喉開了一個洞，鮮血噴出！

毛安已動手。

長劍又再挺起，有血的劍尖，光華閃現。

毛安呆着，眉心開始淌血。

他睜着眼，驚異中倒下。

成規只是退了五步。

劍又至。

霸道的披風斬。

成規身手實在不弱，奪魄索已出。

套着的却是劍身，劍身鋒利無比，一索即斷，而幪面人再挑，繩索向上，反套成規。

成規退無可退。

繩索落在他的頸上。

幪面人一扯，成規眼珠突出。

「奪魄索」成規，竟然死在自己的繩索上面。

三人的死亡，只是一瞬間的事。

幪臉人身手實在可怕。

他把劍輕輕一揮，沾着的血散去，劍入鞘。

他滿意地笑——不，他緊綳的臉容，看不出笑意，不過，他的眼神是充滿笑意。

可怕的笑意。

他轉身，像風一般消失在山神廟之外。

他是誰？

奔馬居三名手下劫去了四大鷹王的箱子，而這幪面人却劫上劫，更殺人滅口！

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

* * *

四大鷹王中的老大，金眼禿鷹布青雲向正東而去，一路上都是山野小村，並沒有甚麼特殊的發現。

身爲老大的他，對於這次霧夜被劫，表面上是處驚不變，實際上他的內心是極其惶恐的！

第一，他不知該如何向樓主交待。

第二，他不知該如何面對兀鷹樓的兄弟，以他如今的地位，是樓主沈鷹一人之下，衆人之上。

第三，他實在想不出，而今江湖之上，有甚麼人膽敢向他挑戰，而這點不單令他惶恐，而且令他憤怒。

不過，他是個老於江湖的人，而且，他協助沈鷹創立了兀鷹樓，幾十年來，幫會的生活，已磨練他成爲一個服從命令的人。

他明白幫會就像一組機括的中樞，每一個幫會中人，就是中樞中一根彈簧，一個齒輪。

假若失去了其中一根彈簧，一個齒輪，那麼，整座機括便會發生故障，甚至不動。

因此，服從便成爲一個幫會運作暢順的主要條件，而兀鷹樓也秉承這個優良傳統，而屹立至今。

布青雲經過了很多個市集，也問過很多路人，從他們口中，也沒有發現甚麼蛛絲馬跡。

假若有人運走那十個木箱，肯定不能瞞過這一帶的人，因爲這一帶並不太旺盛，陌生人出現，一定受到注視。

在途中，他不斷的思索，想過千百個的可能性，不過，並沒有結果。

翌日，他是第一個到達龍威鏢局。

龍威鏢局只是屬於一間中型鏢局，鏢局主人龍漢天在江湖上有點威望，年輕時爲富戶豪門保過多次重鏢，雖有風浪，却無損失，因此在保鏢行業之上，總算有點聲名，不過，這幾年來，年事漸長，他已再沒有親身押鏢，而由他的兒子龍南盛代替。

龍漢天而今已成爲一個生意人多於一個鏢師，不過，他並沒有忘記兀鷹樓。

當布青雲到達龍威鏢局時，時間尚早，鏢局中只有幾個小厮，三兩個趟子手。

他們當然不會認識布青雲。

龍漢天與龍南盛都沒有在鏢局。

小厮招呼了布青雲之後，便派人往找老闆。

龍漢天一聽到布青雲的大名，便立刻從茶樓趕回鏢局，見了布青雲，更熱情招待。

龍漢天招呼布青雲入帳房，奉上香茶，恭敬的問道：「布大哥駕臨小店，有何賜教？」

布青雲道：「不敢，路經此地，稍一歇脚，今日之內，還有三位兄弟要來打擾鏢頭！」

「那裏，得四大鷹王蒞臨，實在是小店的光榮！」

龍漢天是個江湖人，吃了保鏢這行飯多年，當然明白兀鷹樓對他們的重要，況且，他也是個生意人，做人處事，手段圓滑。

布青雲道：「龍鏢頭沒有押鏢多年？」

「沒有了，年紀大，骨頭硬，再受不了江湖中的風風雨雨，這些年來，都由小兒南盛上陣！」

「有子克紹箕裘，實在是好事！」頓了一頓，問道：「令郎呢？」

「我已派人召他回來，不過——」他又找了個小厮，吩咐他去找龍南盛回來。

他們在帳房中談了一些閒話。

可是，龍南盛一直沒有回到鏢局。

龍漢天有些發急，因爲布青雲是兀鷹樓的重要人物，而兀鷹樓在鏢局行業上的重要，作爲一個押鏢的鏢師來說，沒有理由不立刻來見面的。

行走江湖，鏢師本身的藝業，固然重要，但在江湖上的人緣，也是關係重大的。

直到午飯過後，龍南盛才回到鏢局。

龍漢天早已招呼布青雲入了鏢局後面一個客房，暫時休息一下。

布青雲呆在房中，聽見外面有人聲。

是龍漢天的聲音：「南盛，你究竟去了那裏？」

「在悅來茶居！」是個年輕人的聲音，看來定是龍漢天的兒子龍南盛。

「爲甚麼不立刻回來？」

「爲甚麼要立刻回來？」

「難道你不知道四大鷹王的老大來了？」

「四大鷹王又怎樣？」

龍漢天壓低了嗓子道：「南盛，不要亂說話！」

「怕甚麼？又不是奔馬居的人！」

布青雲聽到奔馬居三字，心中一凜。

奔馬居是兀鷹樓分支出來的，而今聽龍南盛的口氣，奔馬居的地位，在他的心目中，已超越了兀鷹樓。

龍氏父子已站在門外。

龍漢天仍恭敬地道：「打擾布大哥！」

布青雲笑道：「龍兄實在太客氣！」

龍漢天拉着龍南盛，道：「快拜見布大叔！」

龍南盛身材高大，一臉英氣，對布青雲拱手道：「布大叔！」

說話也帶恭敬，不過，布青雲可以分辨出，那只是一種禮貌上的恭敬，一種後輩對長輩的恭敬，而並非向自己行業上有成就有關係的人的恭敬。

布青雲心中有點異樣的感覺。

他不禁想起以前的日子。

四大鷹王所到之處，那一個鏢師不是誠惶誠恐的，而今，龍漢天對自己，仍然有那份尊重，不過，聽他兒子的口氣，兀鷹樓已再不是以前那麼有威望了。

假若奔馬居的人來又如何？

布青雲眞想知道。

他們閒聊了幾句之後，龍南盛便要告退。

布青雲也沒有留他，年輕一代的鏢師，當然與他們年代的不同，他們有他們的一套。

接近傍晚，老二、老三、老四都陸續來了。

龍漢天有點受寵若驚，因爲四大鷹王同時光臨，如果在二十年前，一定會哄動整個鏢局行業，不過，而今時代不同了。

然而，龍漢天仍然是感動的，對於兀鷹樓，他是心懷敬仰的，雖然，這幾年來，奔馬居已代替了他們的地位。

龍南盛十分冷淡的招呼着三位世伯。

老二、老三、老四似乎並沒有發覺甚麼。

他們逐一向老大報告。

老二銀喙天鷹白天急躁地道：「我馳向東南，一路上並沒有甚麼發現！」

老三銅爪飛鷹卓越道：「我向東北，那些地方，人煙罕到，更沒有人看過有人搬運東西！」

老四鐵翅灰鷹韋不凡也是同樣的答案。

老大布青雲有點失望，他沉思了一會，道：「既是如此，我們也不要再躭擱，向樓主回報！」

老四問：「樓主會怪我們！」

老二道：「倒不如再找兩天。」

老三也贊成這個提議。

老大並不同意，道：「我們這次責任重大——既然失手，也要面對事實，面對樓主！」

他們沒有再爭辯。

老大解釋道：「有膽打劫我們的人，當然不會這麼簡單，爲了使事情快一點水落石出，定要與樓主商議，多躭擱一天，也給敵人多隱藏一天的機會！」

事情便這樣決定了。

他們吩咐了龍漢天用飛鴿把消息傳與兀鷹樓。

翌日，他們一早便告辭。

龍漢天知道他們有要事在身，也並沒有挽留，不過，他也親自送行。

龍南盛並沒有來。

布青雲對於龍南盛，心中總有點耿耿於懷的感覺，雖然他並沒有開罪於他。

他有意無意的問道：「令郎呢？」

龍漢天道：「小兒剛接了一個重鏢，爲了安全，他親自去知會奔馬居！」

又是奔馬居！

龍漢天補充道：「我們一路北上，一路會向兀鷹樓方面通知——四位大哥回兀鷹樓？」

布青雲不置可否。

龍漢天又道：「請代向沈樓主問安！小兒北上，定會拜會樓主，並煩

各位向樓主多說幾句好話！」

四大鷹王，人騎絕塵而去。

他們一路上，並沒有投棧，這是布青雲的主意，他希望從各鏢局的主人口中，探聽得更多有關兀鷹樓的聲望。因此，他們都住在各大鏢局之內。

自龍威鏢局開始，至返回京師的兀鷹樓，也有十多天的路程，所以他們也住了十多間鏢局。

鏢局主人都是熱情招待。

不過，較爲年輕的鏢師，與龍南盛一樣，對兀鷹樓的尊重，總不及他們的父執輩。

幸好越是接近京師，便越有改善。

布青雲所得到的結論是：長江一帶，以金陵爲中心，奔馬居幾乎可以代替兀鷹樓；而接近黃河，鄰近京師的，兀鷹樓仍然是受到極度的尊重。

＊　＊　＊

回到兀鷹樓的時候，已是深夜。

四大鷹王一下了馬，便立刻到兀鷹樓，參見樓主。

兀鷹樓樓主沈鷹，年紀已是五十開外，不過，他仍是精力充沛，常常工作至深夜。

當他見了四大鷹王，臉色凝重。

老大布青雲道：「樓主，我們有負所託！」

沈鷹道：「各位，八日前我已接到你們的飛鴿傳書，知道發生的事，沿路回京，有沒有線索？」

布青雲道：「沒有。」

老二、老三、老四也是同樣的回答。

沈鷹道：「事已發生，多怨無益，我已派了人手，南下再查，希望有所發現，不過，你們都是當事人，我想先聽聽你們的意見。」

布青雲道：「他們用迷香，至少有兩個原因，第一，他們武功不及我們，因此要用這下三濫的手法！」

沈鷹點了點頭，表示同意這個分析。

「第二呢？」

「第二是下手的人，與我們熟悉，因此，就算武功方面與我們看齊，却不敢與我們正面衝突！」

沈鷹站了起來，慢慢步向窗前。

接着，他又問：「白老二，你又如何？」

老二白天氣憤道：「劫我們的，實在是想挫一下我們四大鷹王的盛名！假若讓我碰到——」

沈鷹接口道：「我希望不要再提『假若』兩字，我們兀鷹樓，是實事求是的人！」

白天聽了，感到有點委屈，不過，他明白樓主的性格，也明白自己的暴躁性格。

「卓老三，向來你是足智多謀，你又如何？」

「打劫我們的，目的當然是這十萬兩黃金，同時，我也同意二哥的話，他們是向我們四大鷹王挑戰，也向我們兀鷹樓挑戰！」

沈鷹沈吟着。

「韋老四，你呢？」

老四韋不凡道：「押運這十萬兩黃金，我們四兄弟也感到有點吃力，不過，向我們下手的人，却做得乾淨俐落，一些蛛絲馬跡也沒有留下，所以我認爲，他們這次行動，是極其有計劃，有組織的！」

韋不凡在四大鷹王中，經歷較少，不過，近年來屢次涉險江湖，人也越來越成熟，對事情的分析，也越來越有條理與見地。

沈鷹仰望着夜空，道：「還有甚麼補充嗎？」

老大布青雲道：「這幾天回京，經過很多鏢局，我總是覺得有點不快！」

「說來聽聽！」

布青雲道：「我們兀鷹樓，一向都是倚靠保護鏢局作爲主要工作的，雖然，這十多年來，我們也有不少生意，不過，保鏢與我們關係至爲重要！」

「老大，你不妨直講！」

「我們保護南北百多間鏢局，不單爲他們聯絡，勘查安全路線，拜會各方有力人士，調解各種誤會紛爭，他們給我們的費用，我們不是白掙的！」頓了一頓，才道：「樓主，當年各鏢局對我們兀鷹樓，是何等尊重！」

「而今呢？」

「近京師範疇的，仍沒有甚麼改變。」

「離開京師呢？」

「離京師越遠，我們受尊重的程度便減弱！」

沈鷹嘆了口氣。

老三卓越也道：「我也有這個感覺！」

沈鷹嘆道：「時代不同了，我們不應只緬懷過去的日子——再說，離開京師，他們尊重誰？」

「奔馬居！」

沈鷹笑道：「奔馬居是我們兀鷹樓分支而出，他們尊重奔馬居也即尊重兀鷹樓！」

其實沈鷹的笑容勉強得很。

他已知道，雖然奔馬居是脫胎於兀鷹樓，不過，而今已有青出於藍之勢。

青出於藍而勝於藍，冰出於水而寒於水，這本來是好事，但對沈鷹來說，又豈可說是好事？

沈鷹道：「各位一路辛苦，而今夜已深，至於奔馬居的事，明日再說！」

四大鷹王向樓主告辭之後，沈鷹仍然留在廳內。

夜已深沉，無星無月的晚上，特別令人感到孤單，也特別令人緬懷過去。

那些年輕時刀頭舐血的日子，在沈鷹的記憶中，已然褪色。

不過，那些日子，的確令人陶

醉。開山立萬並不是容易，保存這一番輝煌的事業，其實更難。

他撫摸了自己的臉龐，只感到粗糙，不但是自己臉上皮膚的粗糙，手上的皮膚也粗糙。

這是日子的磨練、風霜的見證。

有時，他實在感到疲累，他有想過退出江湖，讓後輩可以一展所長。

也是由於有這個想法，才有奔馬居。

自編自導　劫走黃金

宮藏本來是個鏢局的趟子手。

他十四歲入了天下鏢局，只是做些低下的工作，不過，他爲人十分精靈，無論上下人等，都對他有好感。

他生有一副英俊的面貌，說話清脆俐落，處事玲瓏剔透，無論是天下鏢局的主人，或是廚房裏的伙伕，都覺得他與衆不同，定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宮藏並沒有令他們失望。

到了十八歲，他已成爲鏢頭，並且爲天下鏢局保了幾次重鏢，在江湖上已有點名聲。

宮藏武功極爲博雜，不過，他並沒有正式師傅，從十四歲那年開始，他無論見了甚麼人，只要他懂得武功的，便要向他學幾招。

同樣，他沒有入過學，却是精通文墨，那是因爲他一有空，便向人討教，日子有功，他不但懂寫字，而且能閱讀文章。

宮藏的成功在乎平日不斷的鑽研。

十八歲便揚名江湖，並且是文武全才，這樣的人才，眞是罕見。

沈鷹認識他的時候，也是由於這點。

本來，對於江湖傳聞宮藏的事蹟，沈鷹並不相信，及至見了面，他才感到宮藏的確是難得的人才。

那時，兀鷹樓事業正盛。

沈鷹應付鏢局的工作，已做得七七八八，加上四大鷹王的協助，保鏢行業已公認兀鷹樓爲他們的保護神。

而他要應付的，是官府方面的工作。

收保護費並不是一個好聽的名頭，不過，沈鷹爲人也公正，收了鏢行的金銀，也提供了足夠的保護。

可是，這究竟是一個暗地的組織，假若要徹底鞏固兀鷹樓的勢力，與官府方面作一個適當的聯繫，實在是無可避免。

官場黑暗，比江湖的風浪有過之無不及。

因此，在這個時候，他最需要人手。

他需要一個文武雙全，又可助他統籌江湖上的人手，四大鷹王雖然武功蓋世，但很多時候，武功並不是可以解決一切的，有時，頭腦比拳頭更爲重要。

對付官場中人，沈鷹尤感頭痛，自古以來，官官相衛，以自己利益爲首位的仕途中人，並不易應付，既要有精密的頭腦，又要有玲瓏的手法，更要有能言善辯的口才，實在很難找到這樣的人才！

他見到了宮藏。

宮藏似乎是上天賜給他一個最佳助手。

他符合了他所需的一切條件，而且辦事能力，比傳聞中更好。

兀鷹樓勢力日漸擴大，不但江湖人一提兀鷹樓，便會表示尊敬，就算在官場中，提起兀鷹樓，官府中人也認爲有一定的份量。

這樣的成就，沈鷹的努力，自然是功不可抹，但宮藏的協助，更不可抹煞！

十年來的經營，奔馬宮藏所做的事，似乎都是合乎沈鷹的心意。

不過，沈鷹心中明白，有才幹的人，終不會永遠屈居人下，只要一有機會，他定會振翅高飛。

宮藏也不會例外。

雖然，宮藏處處表現得那麼忠心，但是，他的內心如何，沒有人知道。

其實，宮藏具備了一切條件。

假如他要開一間鏢局，以他在江湖上的聲望，加上在兀鷹樓的地位，他大概可以得到整個中原保鏢生意七成以上，甚至更多也說不定。

假如他要找一官半職，也是易如探囊取物，只要他表示有意思，朝上幾個重臣，都會爭相錄用。

假如他要另起爐灶，創立另一個兀鷹樓，也不是太難的事！

不過，宮藏一直表示其忠心耿耿。

他生活要求極低，日常所需當然不愁匱乏，而閒下來，他只是鑽研武功，或者是閱書，根本不想其他。

以這一個人才來說，沈鷹當然希望永遠據爲己有，一旦讓他離去，或是他萌生去意，對他都極爲不利。

沈鷹也是聰明人。

與其讓他自由發展，倒不如控之於掌上。

那天，他召了宮藏至密室。

沈鷹道：「宮藏，這年來你辛苦啦！」

宮藏笑道：「樓主何出此言？」

「我說的是事實！」

「那是屬下應該的——這幾年來，沒有令樓主失望，這已是屬下之福！」

這說話是何等的得體。

沈鷹笑道：「我認爲你的工作仍然不夠！」

宮藏心中若有所思，半晌才道：「請樓主指出，讓屬下再加努力！」

這種不卑不亢之道，實在令人欣賞。

「兀鷹樓在京師的地位已是牢不可破——」

「這是樓主的心血積累而成的！」

「不過，我仍有一個遺憾！」

「甚麼遺憾？」

「而今自黃河以南，長江已北，所有鏢局都給我們兀鷹樓大大的情面，不過，長江一帶，由金陵開始，以至太湖地區，並不如京師理想！」

「那麼，屬下明日就往金陵走一遭！」

「不只走一遭，而且要有一個詳細的調查！」

於是，奔馬宮藏也就南下金陵。

奔馬宮藏也因沈鷹的一句話，而在金陵工作了大半年，他搜集了必要的情報，也爲兀鷹樓訂下了一個計劃。

當他把計劃呈上，沈鷹又在密室召見宮藏。

「宮藏，你的計劃——」

「樓主，是否有所不妥？」

「不，你認爲可行？」

「可行，不但可行，而且爲了更進一步鞏固兀鷹樓的勢力，應該實行！」

「我也有此想，不過……」

「樓主還有甚麼顧慮？」

「兀鷹樓雄霸京師，這是不爭的事，我也敢大言不慚，你知道樹大定會招風！」

「屬下明白！」

「可是，我心中另有一計劃——」

「請樓主細說！」

「我打算在金陵，另創一個兀鷹樓，有了另一個兀鷹樓，那時，黃河以南，長江以北，才眞正屬於我們！」

「好計劃！」

「但我剛才說過，在京師已是樹大招風，再下江南，豈不是更招人物議？」

宮藏苦思。

其實沈鷹心中已有計劃，他只是想試試宮藏。

沈鷹道：「假如用另一個名字創立，豈不是好些！」

「好，可掩人耳目，避去不必要的麻煩！」

「最佳人選是——」

宮藏沒有甚麼表示。

「那當然是你！」

「樓主說笑？」

「不，你是最適合的人選！」

宮藏的表情，是有點喜出望外！

「宮藏，你到金陵，另樹一幟，但事實上你仍附屬於兀鷹樓的，你是京師兀鷹樓的一顆棋子！」

一顆棋子，宮藏心中一凜。

沈鷹續道：「我可以把你扶起，也可以推你下來！」

這話在沈鷹口中說出，只是輕描淡寫，不過，這也是事實。

宮藏道：「多謝樓主的好意！」

沈鷹正色道：「宮藏，你的外號是奔馬，那麼，你到了江南，就以奔馬居爲名，表面與我抗衡，實際上是兀鷹樓一個支部！」

宮藏也是十分高興，道：「屬下自會爲樓主效勞！」

在那個時候，沈鷹這一着棋，實在是上上之選，可惜，時移勢易，這一着棋會變成一個禍心的開始！

宮藏南下江南，正式成立了奔馬居。

他主持的業務，大致是與兀鷹樓相同，他雖然以奔馬居爲名，在與鏢局鏢師周旋之際，他仍以兀鷹樓馬首是瞻，這點鏢局與鏢師都明白。

沈鷹對宮藏的處理手法也十分欣賞。

於是，他可以安心。

自黃河以南，長江以北，兀鷹樓與奔馬居互相支撐着一個和諧的局面。

鏢局中人，大爲慶幸，因爲南北道路暢通無阻；官府方面，也十分滿意，因爲有了這兩個互相抗衡的組織，減小了很多江湖風波。

奔馬居每年向兀鷹樓上繳的款項，也令沈鷹非常滿意，爲了進一步讓奔馬居發展，他也不一定要奔馬居按年上繳，只要三兩年來一次滙報，沈鷹也滿意了。

也是由於這小小的鬆懈，却惹來閒言。

閒言會變成謠言。

而謠言多傳幾次，便會使人心動搖。

翌日，四大鷹王一早便來到聚義廳。

沈鷹好像一夜沒有睡眠，臉容憔悴，不過，他並沒有表示疲倦。

沈鷹道：「老大，你說一下當日到了奔馬居的情形，看看其中有否破綻，或其他蛛絲馬跡！」

布青雲道：「奔馬居與以前已大大不同了！」

「在氣勢方面？」

老二白天道：「奔馬居這幾年大事建築，由大門口入至謁見奔馬居宮藏之處，足有八大瓊樓！」

「與我們比較又如何？」

老三笑道：「規模已不可同日而語，我們此處，是京畿之地，自然是以質取勝！」

沈鷹似乎有點不明白。

老三卓越解釋道：「此處有皇宮相比，我們的地方，自然有些失色，不過，江南並無皇宮，而且新的建築，全由名師巨匠所造，使人另有一番新耳目！」

沈鷹嘆道：「宮藏的心血倒花了不少！」

老大道：「總括來說，奔馬居的建築，質量俱佳！」

沈鷹道：「其他呢？」

老三卓越道：「人才方面，也出乎我們意料之外！」

「人才鼎盛？」

老大道：「三大馬客，樓主早已有所聞？」

沈鷹點點了頭。

老四首次開口，道：「就以名頭來說，與我們四大鷹王也不遑多讓！」

沈鷹道：「爲首的是『無鞍客』毛安？」

「此人擅於騎馬、相馬、醫馬！」

沈鷹道：「馬隊是一個組織的命脈之一，有一個好的馬客，實在是奔馬居之福！」

老大道：「『野馬愁』也是另一個人才！」

老四道：「『野馬愁』生於野馬羣中，據說能聽懂馬語，因此，他馴馬極有辦法！」

沈鷹道：「連馬匹來源也有辦法控制，宮藏所選的人才實在不差！」

老二道：「我却看不過那『奪魄索』成規！」

沈鷹問道：「他得罪了你？」

「不！他把一條繩索，玩得出神入化，最要命的，他也是個智囊，據說他一邊結繩，一邊想出來的計策，都是算無遺策的！」

沈鷹道：「你不是看不過他，而是妒忌他的文武雙全！」

想起文武雙全，他又不禁想起宮藏在兀鷹樓的時候。

「其他又如何？」

「其實，奔馬居人才鼎盛，宮藏招攬高手，是不遺餘力的！」

沈鷹問：「舉個例來說？」

「少林僧俗弟子也有——據說少林主持也請過宮藏上山，以武會友！」

「武當也與奔馬居有過如此盛會！」

「雲南崑崙也有人到過！」

「甚至苗疆！」

沈鷹問：「你們看過異族人？」

老大道：「有——他們寄居奔馬居內，並沒有張揚，也許，宮藏只是與人方便！」

沈鷹是心中有數的。

沈鷹又問：「他交的是正人正派，也是無妨！」

老大道：「我見過太湖地區的連環塢，南嶺的黑虎十八寨，還有飲馬川……」

沈鷹道：「看來這都是南方邪門！」

老大道：「樓主，其實我們看見的，只是其中一部份，假若深入察看，我想……」

「我明白你的意思！」沈鷹道。

聚義廳內，沉默了一會。

沈鷹道：「你見了宮藏之後，又如何？」

老大道：「他表現得很客氣！」

老二道：「他口中十分尊重樓主！」

老四道：「他的忠心表現於言語上，也表現於行爲之上，宮藏並不是個空口說白話的人！」

沈鷹道：「提到黃金呢？」

老大道：「他也很疏爽！」

老三道：「不過，提出了數字之後，他似乎有點猶豫，這個猶豫——」

沈鷹問道：「表示他不願付出？」

「不，」老三沉思道：「而今想來，他好像有點困難，一時提不出！」

「結果呢？」

「他並沒有阻延我們，到了日子，他交出了十箱黃金，每箱一萬兩！」

「你們驗過？」

老大道：「當然一一細驗！」

沈鷹道：「奔馬居三年沒有上繳，看來宮藏爲了鞏固奔馬居，也花了很多金錢！」

老三道：「不過，我有一個感覺——」

「甚麼感覺？」

「他有點週轉不靈！」

沈鷹道：「這麼大的一個組織，需要金錢週旋的，實在太多，一時抽調不了，也許會有的！」

老大道：「樓主，我心中有個疑惑——」

「甚麼疑惑？」

「本來，這些事情我不應過問！」

「但說無妨！」

「爲了找出劫鏢的人，我大膽提出——樓主，你爲甚麼一定要派我們向奔馬居索取十萬兩黃金？」

沈鷹道：「有幾個原因——第一，奔馬居已三年沒有上繳，他們應該自動上繳的！」

老大道：「這是表面的理由！」

「第二，因爲謠言太盛！」

老三問：「你說是奔馬居有背——」

他說了個背字，不敢再說個「叛」字！

沈鷹道：「不錯，我害怕他有背叛之心！」

老大道：「十萬兩黃金，說多不多，說少也不少，不過，總不能移動他的根基！」

沈鷹道：「我目的是要宮藏明白——他仍然是我手中一顆棋子！」

老三道：「他能立刻交出，這證明他仍有效忠之心！」

沈鷹道：「另一個目的，我要提醒他，他是由我扶起，也可以被我推下！」

四大鷹王聽了此言，心中也有寒意。

不過，這是沈鷹的老實話，而老實話並不一定是使人覺得動聽的！

沈鷹道：「好了，而今形勢已明白，各位，你們心中，對這件有損兀鷹聲譽的劫案，有甚麼意見？」

四人都沉默着。

老大仍然要硬着頭皮，道：「我們是被迷香薰醉的，而動手的人有足夠的時間，毀滅一切證據，因此，我們並沒有甚麼主意！」

沈鷹道：「我不是怪責你們……你們跟了我多年，我相信你們也該明白我的心意！」

四大鷹王的確是茫無頭緒。

沈鷹又道：「我接到你們的飛鴿傳書之後，又已派了另一隊人南下，調查此事！」

「有沒有頭緒？」

「沒有——」

這時，聚義廳外有人敲門。

沈鷹道：「誰？」

「樓主，有飛鴿傳書！」

「進來！」

一個小廝拿了一個小小圓筒。

沈鷹把圓筒拆開，看了一會，他皺着眉。

「樓主，有了發現？」

「不——但宮藏要來了！」

老大問：「甚麼時候到？」

沈鷹道：「沒有說明——」半晌才自言自語道：「他來見我，是甚麼意思？」

老大道：「也許他表示關心我們！」

「他怎會知道發生了這事？」、

老三道：「樓主，讓我提出一個大膽的推測——」

「說吧！」

「第一，他是不打自招！」

沈鷹聽了這個假設，也有點震動。

「你說他是劫鏢的人？」

老三續道：「第二，這表示他的組織實力過人，任何事發生在他們管轄的範圍內，都逃不過他們！」

「那麼，他可以交來兇手？」

老三道：「又不可能這麼簡單！」

沈鷹道：「而今唯一的方法是靜候他的來臨！」

× × ×

奔馬宮藏接到了兀鷹樓沈鷹的飛鴿傳書之後，整個人呆了，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震驚。

飛傳而來的訊息並不必太過詳細，那紙條是這樣寫着：「黃金盡失，四鷹已返」！

他想了很久，決定暫時不把這事公開，他要等待，等待他的三大馬客回來，才作進一步的打算。

他等了兩天，三大馬客仍然沒有回來。

他開始有不祥的預感。

不過，三大馬客各懷絕技，他們並不會這麼容易的敗在敵人的手裏。

這次三大馬客的任務，也非艱巨。他們只要沿途暗中護送兀鷹樓的四大鷹王過了鄭州便可以回來，過了鄭州以北的道路，只要一提兀鷹樓，或者展示一下那只用金線綉的兀鷹，無論是大盜或宵小，都會退避三舍。

第三天，宮藏再忍耐不住。

他一定要把這事告訴自己的助手。

本來，在奔馬居內，最得力的助手，便是三大馬客，而今，出事的正是三大馬客，那麼，他要退而求其次。

這幾年來，奔馬居在金陵一帶，已有小孟嘗的稱號，因爲，奔馬爲了鞏固自己的勢力，不斷招攬人才。

無論是黑道或白道的人，只要來到奔馬居，一定會得到上佳的招待，假如願意留下的，三餐一宿絕無問題；假若要離去的，也沒有人阻止，上路的盤纏，從來不缺，因此，奔馬居在這幾年來，受到黑白道上的人所推崇。

爲了招待江湖中人，奔馬花費了大量金錢。

這花費是否值得，則見人見智了。

有人認爲這樣的招攬，只引來一班酒囊飯袋，並不會有甚麼成績的。

不過，奔馬宮藏也有落泊的時候，他是孤兒出身，年幼時嘗盡無家可歸的痛苦。

而今自己有足夠的力量，何不讓天下無家的人，暫時也有個棲身之所。

事實上，奔馬的花費是值得的。

他開始在金陵展開奔馬居工作的時候，所遇的困難並不少，他要向鏢局收取保護費，一定要拿出成績來給鏢局的局主看。

能夠做一間鏢局的局主，當然並不是容易的事，雖然，保鏢是正行的生意，但要走江湖，洒血賣命，過刀頭舐血的生活，是危險重重的，他們豈會輕易把辛苦賺來的銀子，讓人分一杯羹？

至於那些黑道上的人物，更是難纏！

他們有心爲賊，早已把性命豁了出去，更不會那麼輕易便隨便息事寧人，叫他們息事寧人，豈不是叫他們自斷財路？

不過，奔馬宮藏一一都克服了。

他叫保鏢的人乖乖的送上保護費，也叫沿道上的綠林好漢，看見奔馬居的標誌，便高抬貴手。

這種成功並不易。

然而，他把奔馬居大門打開之後，他的工作却較前輕鬆得多，因爲奔馬的工作是需要一種勢力，而勢力並非是說有便有的！

其實，勢力要從兩方面來說。

「勢」是一種氣勢，一種無形的氣度。

「力」是力量，是有形的實力。

兩項合而爲一，才可以在江湖上站穩脚步。

奔馬宮藏一一都做到了，因爲他招攬到很多人才，當然，奔馬居中門大開，是會引來一些酒囊飯袋，不過，只要慧眼識英雄，沙中確可以淘金。

他相信人才便是奔馬居的財富。

爲了不讓奔馬居日常操作有所影響，奔馬宮藏只把這件令他震驚的事，告訴了五人。

在奔馬居內，除了三大馬客之外

，應該輪到他們。

他們來自各門各派，各有各的本領。

奔馬宮藏一早便到了聚義廳。

最先來到的是無極門的「三筆判官」岳峙，此人擅使一雙判官筆，對於穴道的點、打、揑、拿，實在是有一手，他爲人冷靜深沉，極有氣度。

他使的是一雙精鋼鑄成的判官筆，不過，爲甚麼他的外號中有「三筆」，則不得而知。

他見了居主，並沒有多說話。

接着而來的，是青藏派的大喇嘛伊力赤，他來自西域，功夫極爲博雜，他使的是喇嘛教的一個法器，這法器揮動時，旋轉不休，而且會發出「嗶嗶」叫聲。

伊力赤爲人火爆，不過，他却十分尊敬宮藏，只要宮藏一出聲，他的火爆脾氣也會安靜下來。

伊力赤一來，便問：「居主，發生了甚麼事？」

宮藏並沒有回答他。

赤羽派的游若水，外號「擲地無聲」，一搖一擺地來到聚義廳，他的羽扇是他的武器，而他的外號得來，是因他的一身輕功，他外表像個儒生，不過，他也有剛强的一面。

游若水向居主請安之後，又向岳峙與伊力赤招呼一下，便搖着羽扇坐下。

最後的兩人，同時到達。

一個是全眞教的道士「拂塵劍」松溪道長，他是個極高而瘦的人，青袍之內，空蕩蕩似的，他平時拿着一柄拂塵，但遇到敵人，一按手柄機括，便成一支長劍，所以人們都稱他們「拂塵劍」。

另一個是天心派的人，他是一個肌肉虬突的漢子，外號「裂碑斷石」，擅長外家功夫，雙掌雙拳，足可以裂碑斷石，實在是一個能震懾人心的漢子，他名叫藍飛雁，與他的外型，實在不相配。

宮藏見五人到齊，便開口道：「前兩日我接到兀鷹樓的飛鴿傳書，四日前離開奔馬居的四大鷹王，已失去了十箱黃金！」

五人聽了，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藍飛雁首先叫道：「有誰敢在太歲頭上動土！」

宮藏道：「我也想知道——不過，五位，這事我只告訴在座各位，奔馬居內其他人並未知悉，請暫時代爲保守秘密！」

五人都感到事態的嚴重，也感到奔馬居居主對他們看重。

宮藏續道：「我派去沿途中護送的三大馬客，也不知所踪！」

五人更感愕然。

三大馬客在奔馬居的地位，是一人之下，衆人之上，而他們的武功是有目共睹的。

雖然他們是暗中保護，但遇到有危難的時候，他們定會挺身而出。

以四大鷹王、三大馬客的實力，七個人足可以攻陷一個堡壘！

究竟是何方神聖，可以從四大鷹王手中搶去十箱黃金，更令三大馬客失踪？

假若這事不是出自奔馬居居主宮藏口中，在場的人都會以爲在開玩笑。

宮藏並不是開玩笑。

他滿臉嚴肅，續道：「我已派了四捕手前往，希望他們今日之內，能帶來消息！」

衆人都陷入了一片沉默中。

宮藏道：「各位，你們有甚麼看法？」

大喇嘛伊力赤道：「有人財迷心竅？」

游若水道：「財迷心竅也不應該打這主意，事實上，知道兀鷹樓從奔馬居押走十箱黃金的人並不多！」

宮藏道：「應該不多！」

藍飛雁道：「不過，奔馬居內，人來人往，各門各派都有，尤其是異族，極難防範！」

聽到異族二字，大喇嘛伊力赤最爲敏感，怒道：「甚麼異族？人人都是效忠奔馬居！」

松溪道長道：「居主，在我看來，這件事其實牽涉最大的却是兀鷹樓！」

宮藏並沒有說話。

在座的人，對松溪這句話，都有多少同感。

這時，四捕手中的馬二衝入了聚義樓，見了宮藏，氣吁吁地道：「居主，我們發現了三大馬客！」

宮藏道：「你歇息一下才說！」

馬二仍焦急地道：「他們都死了！」

「甚麼？你說甚麼？」

「三大馬客死在山神廟內！」

宮藏站了起來，道：「快帶路！」

山神廟離奔馬居不遠，不過，六人乘馬狂奔，也要差不多一個時辰才到。

在途中沒有人說話，因爲實在是沒有人相信，三大馬客聯手，竟會遭到暗算！

山神廟並不大，香火也不盛。附近簡直是個荒涼的山野。

三捕手迎上前去。

七人下馬，宮藏首先上前。

捕手元霸道：「居主，三大馬客的屍首在裏面！」

宮藏行近，已嗅到一些腐味。

三大馬客失踪已三天，假若他們在失踪的第一天便遭暗算，三天的時間便足以使屍體發臭。

三人躺在廟內。

宮藏小心的走近，衆人隨着。

最令人觸目的是「奪魄索」成規的屍體，因爲他的頸上仍套有繩索，眼珠突出！

一個以使繩索出名的馬客，竟然會死在繩套之內，兇手定然是個高人，也是個不可思議的人。

其餘二人，都是死於劍下。

傷口不大，淌血不多，却是致命的。

松溪道長道：「居主，是使劍的高手！」

宮藏點點了頭，然後向四捕手中的老大問：「元霸，發現他們的經過是怎樣的？」

元霸道：「我們本分途而去，可是，我們發現這附近有食屍鳥出現——」

宮藏點點頭，道：「你們看過，附近有沒有甚麼痕迹？」

元霸搖搖頭道：「沒有——我們也看過屍體，毛安與馬純被劍所殺，並沒有多大反抗的痕跡。成規被繩索套在頸上，曾經有過劇烈的掙扎！」

宮藏道：「各位，我們分別在四處看看，我實在無法相信，兇手沒有留下任何線索！」

他們分別散開。

有人走到廟前，有人走到廟後。

忽然，天心派的藍飛雁叫道：「有發現！」

衆人都奔至廟後。

只見藍飛雁蹲身在地上，從泥濘中拉出一些布絮。

那是一塊黑色的布，在黑色的泥濘中，假若不是小心，很難發現。

藍飛雁道：「這黑布之上，有些金色的綉線！」

宮藏小心地接過來，仔細研究。

藍飛雁道：「那天四大鷹王來奔馬居，我見過他們的鏢囊綉有——」

宮藏道：「說話小心！」

衆人都明白藍飛雁要說的是甚麼，不過，奔馬居居主既然阻止他說下去，自然有他的用意。

宮藏道：「再小心的看！」

廟內傳出極臭的腐屍味道，沒有人願意再入去，只有「擲地無聲」游若水再走進去。

一會，游若水也大叫一聲。

他從廟東走了出來，對宮藏道：「居主，這是從成規手中發現的！」

宮藏接過，是一些金色的絲線。

游若水道：「成規被繩索絞死，與兇手接觸最近，因此，他可能在臨死之前，亂抓之中，抓到這些絲線！」

宮藏臉色慘然，自言自語道：「我眞不相信！」

事實已明顯的擺在前面，三大馬客的死，與四大鷹王有重大關連。

而今手上的黑布金絲，也不容他們抵賴。

宮藏道：「各位，我有一種感覺，黃金也應在附近！」

於是他們分作五組。

四捕手兩人一組，宮藏與下屬五人，也是二人一組，共爲三組，以山神廟爲中心，向五個不同方向搜索。

廟外並沒有甚麼痕跡。

不過，向東的一面，却有一些荊棘叢林。

大喇嘛伊力赤與「三筆判官」岳峙正向這方面小心搜索，大喇嘛的黃袍被荊棘勾着，他也沒有發脾氣，只用力拉起。

這麼拉拉扯扯之中，却發現了一個假裝的荊棘叢。

大喇嘛立刻高呼，叫喚各人前來。

岳峙小心地掀起那些荊棘。

下面是一些鬆散的泥土。

其餘的人不用吩咐也走來幫手。

不一會，他們已見土下埋有木箱。

四捕手中的馬二叫道：「是裝黃金的木箱！」

木箱並不重。

開了一個，空空如也！

衆人並沒有驚嘆，因爲其中沒有黃金，也是意料中事，十個木箱終於全部掘了出來。

宮藏吩咐了四捕手把三大馬客的屍體收殮，並且要在奔馬居內設靈堂，讓衆人祭奠。

三大馬客陳屍於山神廟的事，已傳遍整個奔馬居。

靈堂設於奔馬居總部大樓之內。

致祭的人，絡繹不絕。

奔馬居主人親臨主持，這行動的確令奔馬居內的人，大爲心折。

三大馬客逝世之後，無極門的岳峙、青藏派的伊力赤、赤羽派的游若水、全眞教的松溪道長和天心派的藍飛雁，已儼然代替了三大馬客，成爲宮藏的得力助手。

四大捕手元霸、洪濤、陸標與馬二，整日護着宮藏，恐怕有意外發生。

致祭的高潮是大殮之前。

宮藏宣讀了悼詞之後，便對衆人說道：「各位，奔馬居在長江金陵一帶，所作所爲，有目共睹。

「兀鷹樓是我們的先輩，他處北方，我們向來尊敬，我們並不是空口講白話的尊敬，十箱黃金，總共是十萬兩，兀鷹樓一提出，我們便送上，這點已表示，我們對兀鷹樓向無異心。

「可惜——」

衆人開始竊竊私議。

「兀鷹樓的所作所爲，實在令我們失望！」

有人叫道：「兀鷹樓想趕絕我們！」

「兀鷹樓移屍嫁禍！」

「奔馬居豈能再忍？」

甚至有人開始叫囂漫駡。

宮藏一舉手，衆人便靜了下來。

「不過，我們對兀鷹樓樓主仍有信心，日內，我們北上，與兀鷹樓樓主對話！」

有人叫道：「北上豈不是身入虎穴？」

「居主要小心爲上！」

宮藏道：「在下多謝各位關心，我們手上已有足夠的證據，證明這一切都是兀鷹樓所爲，至於四大鷹王是否參與其中，自然有公論！」

致祭的人，有不同的反應。

很多人都提出小心防範的建議。

就在這時，靈堂之內的大白燭，火光掩映。

衆人再看，蠟燭已滅。

立時，靈堂一片漆黑。

有人高叫，一羣藍衣人從靈堂之外一直殺入靈堂之內。

四捕手護着宮藏。

宮藏道：「上，留活口！」

其實來人並不太多，宮藏習慣了黑暗之後，細數一下，共有十個藍衣人。

他們使的是一柄彎刀。

那些彎刀鋒利無比。

每一刀出，刀光弧影，必有人受傷。

靈堂之內，已亂成一片，武功平常的人，多已倒在地上，持彎刀的藍衣人。

五人已分別站在要道。

藍衣人知這五人並非平凡之輩，彎刀使出之勢，更加猛烈。

「三筆判官」岳峙那雙判官筆，已招呼着兩個藍衣人，彎刀大開大合，却沾不着他的衣褲，反而在閃閃的藍色刀光中，雙筆疾如閃電。

爲了留活口，岳峙並沒有下殺着，可惜的是，藍衣人拚命搶攻，漸漸制肘了岳峙。

大喇嘛伊力赤使的是密宗法器，法器本是祭神所用，上面有一風鈴，揮動之時，發出「嗚嗚」的聲音，使那兩個藍衣人大爲忌諱。

不過，每一彎刀殺着，實在有駭人的殺氣，法器與彎刀相碰，迸出刺眼的火花！

「擲地無聲」游若水揮動着羽扇，週旋於兩個藍衣人之間，倒不吃力，不要小覷游若水的羽扇，飄逸之中帶來一兩招殺着，令兩個藍衣人的彎刀，並不如前的揮灑自如，他也是爲了留活口，並沒下殺着。

松溪道長使的「拂塵劍」面對着兩個使彎刀的人，並無懼色，他的拂塵上下揮動，塵拂幼絲忽聚忽散，纏着藍衣人的彎刀，使他們無從發揮彎刀的威力。

藍飛雁果然是名副其實的「斷碑裂石」，對於兩柄鋒利的彎刀，他仍然使着雙掌，雙掌發出的罡氣，形成一道氣墻，使彎刀無從攻下。

宮藏在四捕手護着之下，看得眞切。

十個藍衣人幪頭幪臉，看不到他們的容貌。

藍衣漢似有快刀殺亂蔴，求速戰速決之意。

彎刀刀光更爲凌厲。

忽地一聲吆喝。

十人躍開，向靈堂四壁散去。

在場的人，以爲他們要逃，便立刻追上。

那知這十個藍衣人，一近墻壁，竟可返身踏壁而上，一直奔至横樑之上，再吆喝一聲，又再着地。

這上壁、越樑、飛下，只是一瞬間工夫。

因爲衆人追上，形成靈堂之中，多了一個大空間，十個藍衣人躍下，反而緊迫着四個捕手與宮藏。

彎刀同上，再不是雜亂無章。

宮藏知道他們已全力以赴，並且擺了一個刀陣。

四捕手護着宮藏，各人已兵刃在手。

宮藏叫道：「殺！」

先前宮藏要人們留下活口，因此五人使出招數，並無多大的殺傷能力，而今四捕手聽到「殺」的命令，再無制肘，向四方殺上。

十柄彎刀，劈向四人。

刀刃在半空中交擊，迸出火花。

宮藏亦已抽出久未露面的緬刀，他振臂一揮，緬刀發出嗡嗡聲響。

沒有人知道宮藏的武功如何，這幾年來，人們都景仰他的辦事能力，並沒有機會看到他眞正的本領。

白光乍閃，兩個藍衣人已着了道兒。

而宮藏的緬刀，繼續的吞吐閃縮。

靈堂之內，不只藍衣人開始震驚，連奔馬居的人也大爲讚服。

緬刀如風、如電——

其縮凝重，似尺蠖之屈；其縱強勁，如狡兎之脫！

轉瞬間，又有兩人受傷。

四捕手在宮藏的餘威下，也極其勇猛。

藍衣人知道再纏下去，只落得慘敗收場，於是，其中一人，虛晃一招，便發出吆哨。

吆哨響起，其他藍衣人也會意，彎刀齊收，全身而退，便逸出靈堂。

藍衣人來也快，退得更快！

四捕手便要追出。

宮藏叫道：「不用再追！」

蠟燭很快點上，凌亂的靈堂又回復了秩序。

宮藏跪在靈堂，痛哭失聲道：「三位兄弟，我們實在無用，連小小的靈堂也保護不了！何況我們的奔馬居，身爲居主，叫我如何面對其他兄弟？」

四捕手中的元霸與馬二，上前勸慰。

宮藏續道：「多年來，我們視兀鷹樓爲長輩，尊重兀鷹樓如尊重父親，而今……」

他的哭聲震動每個奔馬居弟兄的心弦。

有人忍不住叫道：「居主，何必長他人志氣……」

也有人叫道：「居主！北上！」

「面對兀鷹樓！」

「何懼沈鷹！」

靈堂的情緒高漲，一時之間，兀鷹樓已成爲奔馬居的死敵似的。

人的情緒非常容易被煽動，尤其在這肅殺的靈堂與居主悽厲的哭聲之中。

宮藏站了起來，反身面向靈堂內的人，朗聲道：「各位，爲了我們日後，北上已是無法避免！」

衆人都表示同意。

有人叫嚷：「北上便北上，我們怕甚麼？」

宮藏苦笑道：「我們要怕的事情很多——兀鷹樓的威勢，兀鷹樓樓主的武功……」

「居主何必滅自己威風，兀鷹樓有的，我們也有；兀鷹樓沒有的，我們也有……」

宮藏抱拳道：「多謝各位給我的信心——就這樣決定，日內我們北上！」

四大捕手中的元霸道：「我們誓死效忠！」

其餘五人也表示要隨宮藏北上。

宮藏想了一下，道：「四位捕手暫時留下，負責主理奔馬居內一切，五位奔馬居內各門各派好手，隨着在下北上！」

奔馬居內的羣衆，都歡呼起來。

假若有一天，可以推倒兀鷹樓，那麼，自南至北，便是奔馬居的天下。

一掌天下，有誰沒有這樣奢侈的希冀？

宮藏的眼睛內閃着光芒。

回到自己的居所，宮藏感到異常的寂寞。

作爲一居之主，其實他已擁有一切，每日的工作，應付江湖中的人物，使他疲於奔命。

有時，他眞的想放棄。

他想起以前流浪的生活。

他不用向任何人負責，或向任何人交代，他可以日夕昏睡，或者，在山水之間縱橫。

那種無憂無慮的生活，而今看來却是夢想。

他明白，他能成爲奔馬居居主，並不是自己有過人之處，其實是兀鷹樓樓主的一種恩賜。

說句實話，自己根本是一顆棋子。

兀鷹樓才是眞正的主人。

想到這裏，他的心頭極不愉快。

他信步出了居所，直向山後的懸崖。

這地方早已成爲奔馬居的禁區。

奔馬居是個歡迎江湖人物來的地方，不過，這禁區却是生人勿近。

每個人來到奔馬居的，都知道這個禁忌。

每逢有不如意的事，或者是一時之間不能解決的事，宮藏便會跑來這懸崖。

面對着蒼翠羣山，他會感到一陣釋然。

這時，冰鏡掛於半空，微風起處，帶來蟲聲唧唧，宮藏仰望長空，深深的吸了一口氣。

他抽出了緬刀。

月色之下，他翩然的舞着。

刀光起處，層層刀浪，叫人眩目昏暈。

宮藏也非只憑幸運，而成爲奔馬居的居主，他的成就自然有他過人之處。

只見緬刀與宮藏，宮藏與緬刀，已二合爲一。

俊逸之處，如風飄，如雪舞。

厚重之處，如虎蹲，如象步。

人刀合一，他感到無比的暢快。

忽然，竟有人鼓掌起來。

宮藏感到一陣驚愕——竟有人在附近觀看他舞緬刀而不知，這人身手定是不凡。

宮藏收刀，抱拳道：「在下宮藏！」

空山寂寂。

宮藏又再恭謹地道：「在下宮藏！」

「我當然認識你！」聲音清脆，是一個女子的聲音。

「前輩是——」

忽然，不遠的荊棘叢中，飄起一人。

那人眞的像在草叢間飄起的，這份輕功，當世有幾人能及？

更令宮藏詫異的，她是盤膝坐在荊棘叢上。

這個女人臉龐瘦削，線條優美，年紀應該是在四五十歲之間，月色之下，雖然看得不甚清楚，不過，可以肯定一點是，就算她如今不再美麗，以前年輕的日子，她定是一個出色的美人兒。

那女人柔聲道：「居主，你緬刀的造詣不弱。」

宮藏道：「見笑於前輩！」

「你人才也出衆！」

一時之間，宮藏不知如何作答。

「奔馬居也睥睨長江一帶！」

「那是江湖前輩的抬舉！」

那女人突然改變了聲調，道：「你滿意你目前的一切？」

宮藏也不知如何作答。

「你不過是別人手中的一顆棋子！」

宮藏心腔收縮。

「你的奔馬居也沒有外間那麼好看——你收入雖多，但花費却像流水！」

「你身世空白，是個可憐的、無父無母的孤兒！」

宮藏的心，變爲冰冷，突然又熾熱起來。

他最不喜歡別人提及他的身世，更不喜歡別人說他是個孤兒。

這個女人似乎十分明白宮藏，她

不單說他是個孤兒，更强調他是無父無母！

宮藏從驚懼，變爲恐慌，再從恐慌，變成憤怒。

不過，他立時使自己冷靜下來，道：「前輩是——」

「你不用理會我是誰，我知道你的一切！」

宮藏沒有話說，不過，他的臉色已告訴了那女人，他並不相信。

「我一直在觀察你，你懷疑我是誰？不用再猜想，就算你想一輩子，也想不到！你自小流浪，發憤爲人，成爲鏢局小廝，做趟子手，再做鏢師，後來被兀鷹樓樓主沈鷹看上，成爲得力助手，再一躍而成爲奔馬居居主，你成就非凡！」

宮藏臉色發青。

「而今相信了？」那女人仍然保持着柔和的聲音，道：「本來，我一直暗中觀察你，不想出面！不過，你近來做的幾件事，令我非常欣賞！」

宮藏道：「我做了甚麼事？」

那女人嘿的一聲：「大奸大惡之事！」

宮藏的臉色在月光之下，十分可怕。

女人續道：「你大方的接待四大鷹王，付上十箱黃金，讓他們上路，然後，你派三大馬客，用下三濫迷香手法，劫回黃金！」

「你究竟是誰？」宮藏已抽出緬刀。

「你不用知道我是誰——你的緬刀！」她說完之後，雙手似有意無意一揮，那四周的荊棘叢，就像被利刀所削，綠葉飛舞！

這一出手，宮藏已經明白，她實在武功驚人。

「你手下劫回黃金，到山神廟候你，你却幪面而來，殺了三人，奪回黃金！」

宮藏汗水涔涔而下。

這一切行動，本是神不知，鬼不覺，却原來一直被這婆娘監視着。

「你這一連串行動，既可以應付兀鷹樓的需索，又可剷除奔馬居內的叛徒異己！再設靈堂，從人們口中，探查自己勢力，而令人人擁戴，北上面對兀鷹樓樓主，你會毫無懼色！」

宮藏的汗水已濕透衣衫。

「你做得很出色，不愧爲一個大奸大惡之後！」

「我是一個大奸大惡的人之後？」

「你想知道你的身世？」

宮藏當然想知道。

那女人仍然柔聲道：「有時知道得太多，並不是一件好事，而今你對往事全然空白，活得更快樂！」

宮藏道：「前輩，其實我的一切，都在你的掌握之中。」

「你明白這點最好！宮藏，我要你知道的，自然會告訴你，至於你的身世，在適當的時機，我自然也會告訴你，不過，而今不是適當的時機！」

宮藏嘆了口氣。

那女人續道：「二十多年你也忍受過去了，何不再多忍耐一時？而今我要告訴你一件事——沈鷹是你的恩人，對嗎？」

宮藏點點頭。

女人道：「但，沈鷹也是你的仇人！」

「你爲甚麼要挑撥離間？」

「不，我並沒有挑撥離間——他是你的殺父仇人！」

宮藏實在不能相信，一個提拔自己的人，竟是自己的殺父仇人。

「其實他也是我的仇人！」

宮藏不明白道：「前輩，以你的武功，隨時也可以找兀鷹樓樓主沈鷹算賬！」

「當然可以，他可不能逃過我十掌！」

「那你爲甚麼不親自報仇？」

「他只要接得着十掌，便可以死去，那太便宜了他！其實，死——並非最痛苦之事！」

「甚麼才是最痛苦的事？」

「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宮藏感到一陣從心底昇起的寒意。

天下最毒，確是婦人之心！

宮藏雖然看不清楚那婦人的顏容，但已可以感受到她那怨毒的顏色。

「那麼，我可以令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當然可以，否則我也不會在你跟前出現！」

宮藏默然。

他的目的，在乎擺脫兀鷹樓樓主的控制，而今他又要墮入這婦人另一個羅網。

可是，自己一切犯罪證據都在她的手中，他可以拒絕這個婦人的要求嗎？

宮藏是個聰明人，眼珠一溜，心下已有主意。

婦人笑道：「宮藏，你不用敷衍我！」

宮藏道：「前輩，你對我一切瞭如指掌，假如我有甚麼異動，無異是與自己的性命開玩笑！」

「你畢竟與人不同！」

「前輩，究竟你想我如何對付沈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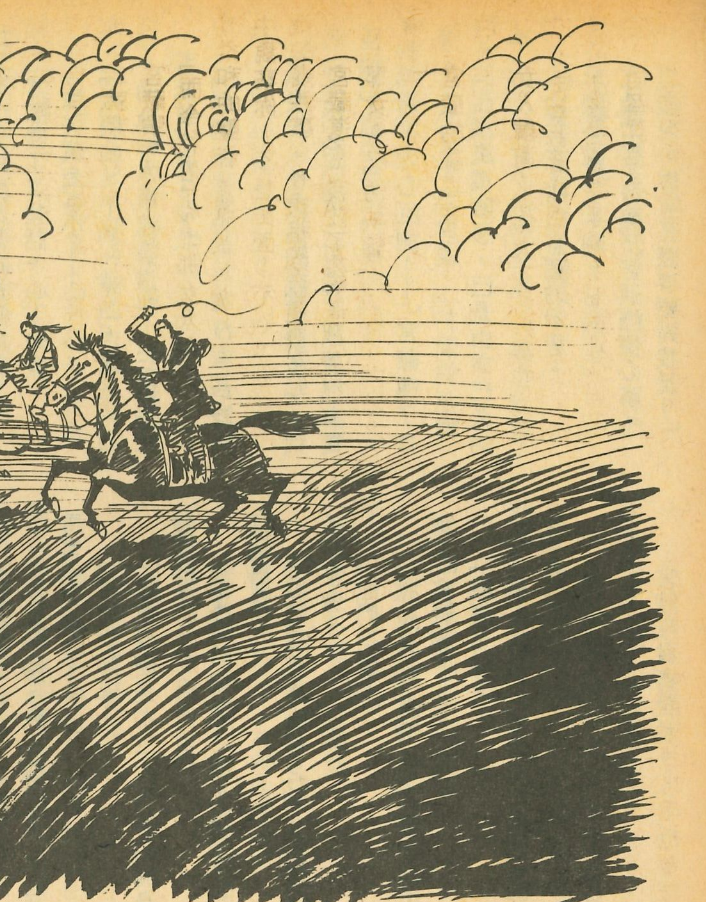
「好，大丈夫做事爽快！對付沈鷹，我自然有我的一套辦法，可是，我暫時不會讓你知道，當你北上，見了沈鷹之後，我自然會在適當的時機，吩咐你做適當的事！」

「前輩也是個一諾千金的人？」

「這個當然——宮藏，你不用多心，只要你依我言而行，總有一天，你會嚐到一掌天下的滋味！」

宮藏被她點破心中秘密，不由得耳根發熱，幸好那時天色十分暗晦。

「好了，你好好回去休息一下，準備北上！」



宮藏拍馬急馳，追上前面白衣少女。

她的話就像命令，有不可抗拒的力量。

× × ×

宮藏與奔馬居內五人，連日兼程北上，不出六天，他們已到達了京師。

兀鷹樓早已打開中門迎接。

門庭一切依舊，不過，宮藏的心却是忐忑不安，見了沈鷹這個恩人，又可能是仇人的人，他應怎樣？

兀鷹樓每一處地方，他都十分熟悉。

離開了五年，一切都似乎沒有改變。

大廳之中，那幅雄鷹展翅，仍然栩栩如生。

沈鷹親自出來迎接宮藏。

「爺！」宮藏親切地喚着沈鷹。

沈鷹看着宮藏，臉上笑容綻放，道：「五年了，藏兒，你變了許多！」

宮藏心中一凜。

「爺，你也變了！」

「爺變的是多添幾根白髮，臉上多幾條皺紋，你却是雄姿英發！」

宮藏聽了這話，才安心下來。

沈鷹續道：「當你離開兀鷹樓時，那副心如撞鹿的神態，我仍然記憶猶新，而今你已成熟穩重多了！」

他倆的見面，就好像父子的重逢。

事實上，宮藏在沈鷹的心目中，與自己的兒子差不多，他一直爲自己沒有兒子而感到遺憾，幸好，他遇見了這一年輕有爲的孩子，委以重任，暗地成爲他心目中的兒子。

宮藏在兀鷹樓時，對他也有一番特別的感情。

可是，離開兀鷹樓，自創奔馬居後，這番感情早已埋藏在心內深處，而爭權奪利的思想，更蒙蔽了這段感情。

畢竟是久別重逢，自是別有一番滋味。

陪着沈鷹的當然是四大鷹王。

他們都似乎臉有愧色。

宮藏向沈鷹介紹他帶來的五人。

那夜，他們完全沒有提及黃金的事，沈鷹在兀鷹樓內，設宴歡迎他們。

翌日一早，宮藏便單獨往沈鷹寢室內請安。

當然，請安爲名，實在是要單獨與沈鷹相見。

兀鷹樓內人人都知道宮藏的地位，他直闖沈樓主的寢室，當然沒有人阻止。

「爺——」他恭敬的站在門外。

「藏兒？」

「爺，藏兒來請安！」

「這麼早便起來，請進來！」

宮藏走進了沈鷹的寢室。

寢室並不豪華。

「藏兒，多天趕路，何不休息一

下？」

「爺——你明白我的性格，我心中有事，便不能好好安寢！」

「你是指黃金的事？」

「是的——我們遇上了甚麼對手？」

沈鷹站了起來，走近窗前，深深地吸了口氣：「我不知道，我派了人去調查，却毫無消息！」

「你心目中有沒有甚麼邪魔外道？」宮藏試探着。

「我不知道，兀鷹樓與奔馬居南北相應，妒忌我們的人總會有，不過，我想不出有甚麼人要向我們挑釁！」

宮藏聽了這些話，心下略寬。

「損失黃金事小——」

「我明白，不過，據四大鷹王的回報，劫金的人用迷香這些下三濫手法，看來並不是……」

「他們回來之後，有沒有甚麼表示？」

「沒有，他們追隨我這麼多年，我明白他們的心情，可是，我並沒有責怪他們！」

「爺，人心叵測——」宮藏嘆了口氣。

「江湖風浪險惡，已是由來已久的事！」

沈鷹並不明白宮藏的示意。

宮藏沉默了半晌。

沈鷹似乎發覺了宮藏滿懷心事。

「藏兒，你有甚麼事要對我說？」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

「咱們爺兒，有甚麼不可說？」

宮藏聽了這話，心中實在有點感動，不過，這種感覺瞬間已消逝。

「我有些東西給你看看！」

他從懷中掏出一塊黑布。

「甚麼東西？」

沈鷹接過那黑布，上面有些金色繡絲。

「這東西可熟悉？」

沈鷹微哦道：「是我們兀鷹樓……」

「對，是兀鷹樓的！」

沈鷹仍然不明白，看着宮藏。

「黃金被劫，我三個手下——三大馬客也失蹤了！」

「這點我知道！」

「這東西便是在三大馬客的屍身旁發現的！」

沈鷹愕然回望，臉上現出不大相信的神色。

「發現這黑布金絲之時，我有很多手下在旁！」

「他們不會！」

「我也是如此想，不過，人心叵測！」宮藏道。

「沒有可能！」

「很多時候，最沒有可能的事往往便是事實！」

「我不相信四大鷹王會監守自盜！」

宮藏沒有再說話。

沈鷹似乎在對宮藏說話，也像自言自語：「他們缺少甚麼？我沒有虧欠他們！」

「有時，人是不可以理解的，他們缺少了甚麼，你虧欠了他們甚麼，你不會知道！」

「究竟是甚麼？」

「我也不知道，再說，你派他們南下，向我拿十箱黃金，這意思是——」

「是我的意思，這年來我們兀鷹樓開支龐大……」

「這點我明白！」

沈鷹問：「你的推測又如何？」

「本來，我也不會懷疑他們，因為他們也是我的前輩，在兀鷹樓時，他們也時常指點我！」

「我想知道你推測的結論！」

「當我發現這黑巾金絲時，我只相信他們有監守自盜的可能，而今再向爺證實，向我索取黃金是他們的主意，我至少有九成相信！」

沈鷹似乎仍不能接受。

「藏兒，你剛才還沒有回答我的問題！」

「你指的是——」

「他們缺少甚麼？我虧欠他們甚麼？」

「譬如是權力！」

沈鷹心中一凜。

「權力？」

宮藏沒有再加一句說話，他要說的已完全說清楚，他靜靜的離開了沈鷹的寢室。

回到自己的居處，隨着他來的那五個人還未起床。

一個老嫗捧了熱水毛巾入來。

宮藏並沒有在意。

老嫗突道：「公子，你很聰明！」

宮藏愕然，不過聲音很熟。

那老嫗的打扮是兀鷹樓內一般僕人而矣。

宮藏看了她一眼，道：「原來是你！」

這神秘的女人又再出現。

老嫗又道：「公子，而今你依然照你自己的方法去對付這兀鷹，有需要的時候我會再出現！」

她離開了宮藏的房間。

這女人武功高強，易容術也非同凡響。

她究竟是誰？

＊　＊　＊

兀鷹樓樓主沈鷹終於下了決定。

他召了四大鷹王來到一個密室，這地方通常是談論秘密的地方。

四大鷹王也覺得有點奇怪。

不過，他們是樓主的左右手，召集他們到密室談論軍機要事也不是第一次。

沈鷹臉色凝重。

室內的氣氛也是同樣的凝重。

金眼禿鷹布青雲身為老大，他打開了悶局：「樓主，有甚麼難以解決的事？」

沈鷹並沒有回答。

良久，他才輕聲道：「四位，你們在兀鷹樓也有二十多年，怎樣？」

四大鷹王有點不明白。

銅爪飛鷹卓越恭聲道：「樓主對我們恩同再造！」

「也沒有這麼嚴重！」沈鷹說話帶有嘲諷的意味。

四大鷹王都是明白的人。

銀喙天鷹白天有些忍耐不住，道：「樓主，我們兄弟有犯錯的地方？」

「你們認為有沒有？」

白天的反應最為强烈。

不過，布青雲是老於世故的人，道：「樓主，你待我們不薄，這麼多年來，我們的生活十分滿意！」

「我們多年賓主，有話何妨直說！」

四人異口同聲道：「肺腑之言！」

看來他們並非惺惺作態。

沈鷹與這四位江湖豪傑聚首多年，多次出生入死，何來有過半點疑惑？

而今——他實在感到不知所措。

布青雲道：「樓主，我們南下奔馬居失職之事，我們就算粉身碎骨，也要找尋兇手！」

沈鷹聽了這話，反而冷笑。

布青雲開始有些明白。

四大鷹王中，最有頭腦的是老三銅爪飛鷹卓越，他為人儒雅，仍然柔聲道：「樓主可有線索？」

「我沒有甚麼線索——不過，有句話：人心叵測，你們相信嗎？」

「人心叵測？」

性急暴躁的白天：「你說是我們？」

沈鷹嘆了口氣。

他從懷中抽出那塊黑布。

四人看在眼裏，並沒有甚麼表示。

「這是甚麼？」沈鷹問。

老四鐵翅灰鷹韋不凡道：「是我們兀鷹樓常見的繡布，有甚麼稀奇？」

沈鷹道：「稀奇的是——這繡布在三大馬客的屍身旁邊發現！」

「甚麼？」

「三大馬客已死？」

他們實在不相信，因為他們四大鷹王在奔馬居盤桓幾日，與三大馬客也有一些感情。

「是的，他們已死，屍身旁邊遺下這一片兀鷹樓慣用的破布，上面還有一些我們獨有的金色繡線！」

布青雲仍然按捺着：「他們的死與我們兀鷹樓有何關係？」

「沒有人知道！」

沈鷹小心地觀察四人的反應。

「樓主的推測是——」

「我不敢想像！」

銀喙天鷹忍不住咆哮道：「你以為我們殺死三大馬客？」

沈鷹仍然沒有作聲。

「我們為甚麼要殺他們？」

沈鷹輕描淡寫的道：「黃金！」

卓越也有些惱怒：「黃金？」

事情已剖析得一清二楚——雖然沈鷹沒有說出。

白天站了起來。

布青雲道：「樓主，你見過宮藏？」

沈鷹點了頭。

布青雲道：「這布是宮藏拿出來的？」

韋不凡年紀最輕，也不怕冒犯沈鷹，道：「你信他一面之詞？」

沈鷹沒有說話。

白天已離座，奪門而出。

布青雲當然知道這位性急的兄弟，一定去找宮藏對質，他這麼衝動，定然會壞事。

布青雲道：「老三、老四，你們去攔住老二！」轉身向樓主道：「樓主，你應該相信我們是清白的！」

沈鷹冷笑，他似乎失去了往日的穩重。

布青雲道：「樓主，我們會用事實證明！」

他轉身出了密室。

他向着奔馬居等人的居所奔去。

老三、老四已攔着了老二白天。

布青雲道：「老二，不要衝動，我們一隻脚已陷入了泥沼之中，再胡打亂撞，將會萬劫不復。」

老三道：「二哥，現在找宮藏不是時候！」

老四也道：「聽大哥吩咐，好好行事！」

老二終於安靜下來。

布青雲道：「樓主對我們有了懷疑，再沒有甚麼話好說，而今只有找沈姑娘！」

沈姑娘是誰？

她是沈鷹唯一的女兒，年紀約二十出頭，不過，她為人機智聰慧，深得樓內粗豪漢子的敬重，甚至四大鷹王，也常常向她請教。

她住在兀鷹樓的一角。

可是，她並不喜歡躭在閨房，在不遠之處，有一小丘花園，正是她玩刀弄棒、撲蝶嬉戲的地方。

然而，四大鷹王找遍這兩個地方，也不見她的芳蹤，她去了那裏？

宮藏回到了自己的居處，遇到那神秘的女人，作了兀鷹樓僕人的打扮的老嫗，心中有點不樂。

他信步離開了居處。

本來他想找五位隨人商量一下，不過，回心一想，而今不是時候，要看這隻老兀鷹有了行動，才跟他們商量，再作適當的行動。

那時雖已踏入五月，但北方天氣仍帶一點寒意，宮藏久在江南，很少有這寒氣迫人的感覺，反而覺得空氣清新，便人精神抖擻。

不知不覺間，他已來到馬廐。

宮藏的外號叫「奔馬」，而他的組織也叫「奔馬居」，可想而知，宮藏是

十分喜歡馬匹的。

他馴服馬匹的本領極好，騎馬的功夫也不差。

兀鷹樓的馬廐十分大，駿馬也很多。

料理馬廐的老人，認得宮藏，上前小心慇懃招呼。

宮藏看中了其中一匹。

這是一匹駿驥，不過，身體較爲單薄，而且有點野性未馴，不安於廐的感覺。

宮藏就把牠拉了出來，躍身上馬。

馬並不馴服。

他雙腿一挾，馬却停步不前，宮藏知道勉强不得，輕擁馬頸，撫着馬鬃。

他再拉韁挾腿，馬匹便跑起花步來。

馬匹却似乎十分受用。

宮藏根本上沒有甚麼目的地去，因此，鬆着韁繩，任由馬匹向前奔馳。

馬匹是喜歡奔跑的動物，而今雖有人騎在背上，不過並無多大駕御，便瘋狂也似的奔跑。

一望無際的平原，剛長出嫩綠的草兒，馬匹肆意馳騁，好一幅春郊試馬圖。

宮藏也感到從未有過的舒暢。

自從創立了「奔馬居」之後，他再沒有閒暇，每次騎馬，不是趕路，便是有要務在身。

騎馬已成爲一種工作，再不是快意的事。

他常在夢中策馬奔馳。

而今夢想竟然成眞。

撲面寒風，景物倒退，眞有說不出的暢快。

當他正在享受這飛馳的樂趣，忽然，他看見前面有一個小黑點。

再看，那小黑點已變成了一個大白點。

一匹馬攔在路上。

本來，草原寬闊，只要一拉韁繩，馬便會轉移方向，不過，馬實在跑得太快，而且一路毫無攔阻。

眼向便要撞向那匹白馬。

宮藏雙臂一緊，馬匹突然被拉住，立時慢了下來，他再緊扣韁繩，馬匹高嘶，人立而起。

那匹白馬已受了驚。

幸好黑馬立時被宮藏硬生生的拉着。

「好臂力，好臂力！」

那裏傳來的聲音？

原來白馬的後面，是一位小姑娘。

那姑娘也是一身白衣，與白馬相映成趣。

宮藏看到這匹白馬，不由得叫道：「好馬！」

只見這匹神駿的白馬，身上竟無一條雜毛，鬣鬃很長，毛色油潤，如果任由牠奔跑，銀鬃飛揚，定是十分好看。

宮藏是愛馬之人，見到駿馬，自然雀躍叫好。

那嬌小的女孩子却看着宮藏。

她似乎有點不高興，因爲宮藏並沒有看她，向來年輕人看見她，都會立時呆着怔着，兩眼發光，爲何這個漢子竟只看駿馬，而不看自己？

她把白馬拉開。

宮藏道：「姑娘騎馬要小心，攔在跑道上，終會累己累人！」

這時他才注意到，這神駿的白馬主人，竟是一位如花嬌俏的姑娘。

姑娘看了宮藏一眼，道：「你是……」

宮藏並沒有回答，也沒有注意她說的話，因爲他也像一般年輕人的怔着、呆着。

姑娘微笑，美目流波，臉現紅暈。

姑娘叫道：「喂！」

宮藏如夢初醒：道：「姑娘……」

姑娘已上了白馬，看她上馬英姿，又有一番挺拔的秀氣。

姑娘道：「公子策馬揚韁，身手倒也不弱！」

宮藏聽了有點氣，不過，看着這麼美艷的女孩子，倒是覺得春風撲臉一般，他立時上馬，雙腿一挾，黑馬如箭疾馳，已近白馬。

姑娘見他的確有御馬的本領，一時好勝心起，叫道：「公子，前面五里處，有一棵巨大的銀杏，若有膽的，來一次比試。」

宮藏正擔心用甚麼藉口跟着這嬌俏的姑娘，而今聽她要求比試，更是求之不得！

那位姑娘說完，揮鞭如雨，白馬如疾矢離弓。

宮藏叫道：「我來了，姑娘小心！」

五里路說長不長，說短不短，宮藏深知馬匹性能，因此，他拉着韁繩，只在白馬之後十丈跑着。

姑娘好勝心强，並沒有想到讓馬匹留力。

白馬雖駿，畢竟也是血肉之軀。

過了三里，白馬已有點氣喘，慢了下來，而宮藏的黑馬，因爲跑速均勻，仍然氣壯。

四里，白馬稍慢，姑娘有點心急，拚命鞭策。

黑馬終於與白馬並轡而行。

姑娘更是心急，她明知自己馬匹比人好，而對方竟能與她平頭而行，這只證明她的策騎功夫並不及對方。

還有一里。白馬氣喘之聲更大。

黑馬仍然是平均的跑着。

不過，只要宮藏韁繩一緊，一定會拋離白馬，不過，他並沒有這樣做。

他本意是不讓姑娘跑輸。

可是，這却令姑娘氣上心頭，因

爲，明明可以跑快過自己，却勒馬不前，豈不是有小看自己的意思？

白馬前段過快，再無衝刺能力。

他們終於看見了巨大的銀杏。

宮藏把韁繩一緊，黑馬已跑前了半個身位。

那姑娘也一咬銀牙。

宮藏突然見白光一閃。

他連忙把馬勒住。

原來那白光，却是姑娘的身影。

她見馬匹無法爭勝，却從馬匹飛上銀杏樹，結果，她坐在銀杏的椏枝上，叫道：「我勝了！」

宮藏從來沒有想到，這女孩子身手竟是如此佳妙。

姑娘見宮藏沒有答話，還以爲他不服氣，便道：「我說過看誰先到銀杏樹，而今，我先到銀杏！」

宮藏笑道：「我們比試的是馬匹！」

「我並沒有說過一定要以馬匹爲準，只要先到，便是得勝！」

宮藏當然不會計較她的强詞奪理，只是微笑。

姑娘從銀杏樹上一躍而下，着地無聲。

那白馬似知主人意思，連忙跑近，姑娘也憐惜白馬，細意輕撫馬鬃。

宮藏是愛馬之人，見這位姑娘如此愛馬，也添了更多的好感。

宮藏道：「姑娘，其實你不用取巧，也可勝我。」

姑娘道：「爲甚麼？」

「因爲你的馬比我的馬神駿得多，可惜的是……」

「我一開始便太好勝！」

宮藏點了點頭。

姑娘道：「公子似乎熟知馬性，而且控制馬匹自如，實在佩服！」

宮藏道：「我是姑娘的手下敗將！」

姑娘明知是故意奉承的話，不過，天下人那個不愛聽，只見她巧笑倩兮，明波流轉。

這番笑意使宮藏更如沐春風。

歇息了一會，白馬已恢復了神態。

那姑娘仍似有點不甘心似的，道：「我們再來一次比試，你有膽量？」

「如何比試？」

「前面是一個樹林，內有一條小徑，徑上有枯木攔路，又有水池沼澤，並不好走！」

「姑娘意思是平地試馬，並不能看出眞功夫？」

白衣姑娘回眸一笑，已上了馬。

「這樹林小徑，只有兩里，看誰先出樹林。」

「姑娘敗了又如何？」

「我敗不了！」

只見她已策馬入林。

宮藏知道，平地策馬，一望無際，較易控制，林中小徑，自己又不熟悉，自然是大大吃虧。

幸好，他並不是爲了爭勝。

入林之處，倒也平坦。

白馬一直在前，宮藏緊跟其後。

果然不遠之處，有枯木攔路。

白馬一躍而過。

在斜射下的陽光，一片水氣氤氲着，白衣白馬，眞有我欲乘風歸去之感！

枯木之後，又有小水池。

宮藏小心控制馬匹，那黑馬也有靈性，見有攔木，便會一躍而過，見有水池沼澤，也伸腿揚鬃，一閃便到了另外一面。

林中小徑漸窄，白馬也慢了下來。

宮藏緊緊的跟在姑娘的後面。

那位白衣姑娘，本來以爲林中小徑不好走，而且有這麼多障礙，定然可以難倒這公子。

可是，回頭處總見他只離七八丈，每個障礙，也沒有難倒他，心中知道，要名正言順的勝他，實在不易。

她爲人好勝，越是知道不易贏，越是希望贏！

漸漸，已走了一大半路程。

雙馬已隔不遠，姑娘越發心急。

那時，樹林出口已在望。

宮藏心想：看你又出甚麼詭計！

只見不遠之處，有幾枝枯枝疊在一起。

馬匹躍過也不算難，不過，一定要有一段奔躍的路程，才可以躍起。

宮藏已策馬奔馳——

白馬仍未起快步。

宮藏覺得有點奇怪。

假若不再奔馳，白馬一定不可以躍過這疊枯木。

姑娘也許估計錯誤。

當他快近高疊的枯木，却不見了白馬上的白衣姑娘。

難道她被馬抛下。

白馬仍跑着，却不見那白衣姑娘。

宮藏下了馬，上前看個究竟。

這時，却見白馬上，白衣姑娘現身！

原來她是躲在馬肚之旁，白馬身體巨大，遮擋着這個嬌小的姑娘並不困難。

宮藏這時才知上當。

白馬已開始奔馳，向那疊枯木進發，並且一躍而過！

宮藏因爲關心白衣姑娘的安危而下了馬，再上馬過枯木，姑娘已在樹林出口處，悠閒的等候。

這次姑娘雖也是用計，不過，用得却是巧妙！

宮藏無奈，只好認輸！

他倆在林外牽馬慢行。

那時，日上三竿，陽光燦爛，暖意盎然，兩人心情輕快，互望一眼，竟有說不出的甜蜜！

宮藏出身是顚沛流離，人生只有一個奮鬥目標——出人頭地！

而今，可算是出人頭地，不過，他付出的代價也大，他幾曾嘗過人生輕快的一面？

更從來沒有想過，佳人身畔，牽馬漫步，他眞想這情景永遠凝住！

美好的時光，總是無聲無息的指間輕溜，永遠也沒有辦法抓着。

姑娘忽而上馬，道：「我要走了！」

「姑娘住在那裏？」

姑娘並沒有答話，只見她回眸一笑，雙目猶似一泓秋水！

宮藏呆着，幾乎懷疑自己是否置身人間！

人道神仙境界，此一刻，也許就是如此！

白馬遠去。

宮藏連忙上馬追去。

白馬竟是奔回兀鷹樓。

宮藏忽然有點省悟，這姑娘好生面善？

他忍不住叫道：「姑娘高姓？」

那白衣女郎回答，叫道：「宮藏哥哥！」

原來她竟認識自己——

入了兀鷹樓，却不見了白衣姑娘。

他有點悵然不安，只好牽馬入厩。

厩內赫然有白馬在其中，有一個馬伕正在洗刷。

宮藏問：「這是誰的馬？」

「是沈姑娘的！」

「沈姑娘？」

「是我們兀鷹樓樓主的千金！」

怪不得那麼面善。

當宮藏離開兀鷹樓時，她只有十五歲，而今已是婷婷玉立，好漂亮好標緻的姑娘。

立時，宮藏的心凝住。

她是樓主的女兒，那麼——他不敢再想下去。

黃金現眼　反目成仇

那日傍晚，兀鷹樓樓主正式設宴款待奔馬居的來客。

大廳之內，擺設得富麗堂皇。

兀鷹樓樓主親身率領着四大鷹王迎接，每人的臉上都有一股笑意。

不過，沒有人知道，那股笑意是眞是假！

奔馬宮藏也率着五個隨從入座。

一番客套之後，衆人坐下。

首座的當然是沈鷹與宮藏。

宮藏當然認識四大鷹王，因爲南下接洽黃金之事，是由四大鷹王親身赴會。

不過，沈鷹與四大鷹王却並不十分認識這五個新的隨從，也可以說是奔馬居的新貴。

四大鷹王熟悉的三大馬客，而今已在黃泉道上。

畢竟是一場相識，各人都感到黯然。

宮藏一一介紹：「這是無極門的三筆判官岳峙！」

岳峙向沈鷹與三大鷹王拱手致意。

「這是青藏派的大喇嘛伊力赤！」

伊力赤身軀龐大，身穿黃色袈裟，早已惹人注目，他一舉手中法器，氣度迫人。

「這是赤羽派的擲地無聲游若水！」

游若水向來是羽扇綸巾的儒生打扮，外面看來並不似個武人，不過，奔馬宮藏既然選中他同來，相信他自有一番本領。

「這是全眞教的拂塵劍松溪道長！」

松溪道長輕晃拂塵，微笑拱手。

最後一位是藍飛雁。

宮藏道：「這是天心派的斷碑裂石藍飛雁！」

藍飛雁練的是橫練功夫，身上肌肉賁突，使他更爲剛勁勇猛。

五人被介紹完畢，舉杯向兀鷹樓樓主道：「謹向樓主及四大鷹王多謝，並先乾爲敬！」

四大鷹王只敷衍舉杯，但沈鷹却站了起來，四人無法不站起來，乾了一杯。

宮藏心情愉快，並沒有留意四大鷹王的不悅。

沈鷹道：「居主，你手下果是人材濟濟！」

宮藏道：「我們的生意，人手是最重要的！也是樓主多年的教誨，我才明白此中道理！」

四大鷹王中的銀喙天鷹白天，最不擅於收斂脾氣，早已不耐，便插口道：「想三大馬客也可安心於泉下，奔馬居有了五位，業務更蒸蒸日上！」

話中充滿譏嘲之意。

宮藏道：「那是全賴兀鷹樓的關照，四大鷹王也來過本居，本居與兀鷹樓比較，實在使在下汗顏！」

金眼禿鷹布青雲道：「自古是長江後浪推前浪！」

銅爪飛鷹卓越也接口道：「一代新人換舊人！」

宮藏當然明白他們話中之意，看來他單獨會晤沈鷹，說過的一番話，似已有功效。

沈鷹並沒有幫他手下四大鷹王說話，看來沈鷹已相信了自己的話，並怪責過四大鷹王。

這是宮藏計劃中的一個環節。

五位奔馬居的隨人並不知道其中原委，只以爲四大鷹王看不起他們，心下也有一些怒意。

不過，宮藏仍覺得四大鷹王怒意不重。

於是，他舉杯道：「四位鷹王，道上遇棘手之事，一定非常辛苦！幸好人都健在——」

這話深含挖苦之意。

說他們人都健在，一方面似是爲他們安全而高興，其實却嘲弄他們身手差勁！

宮藏看着他們臉色，知道說話生效，假若再加一些，他們自然怒火攻心，便滿臉哀愁地道：「兀鷹樓福大命大，不若奔馬居的馬客！」

四大鷹王聽了，怒上眉梢。

白天首先按捺不住，道：「居主的話是甚麼意思？」

宮藏故作愕然。

赤羽派游若水笑道：「居主的意思是爲已故兄弟而哀，並無其他意思！」

沈鷹不想失禮於奔馬居的人，用目光示意白天坐下，改口道：「各位前來，對黃金被劫之事，有何高見？」

宮藏道：「我們前來，也是希望樓主教誨，聽四大鷹王的高見！」

這句話表面得體，既尊重樓主，也尊重四大鷹王，不過，四大鷹王受到樓主的懷疑，聽了此話，心中更爲不悅，怒意更重。

樓主道：「此次事關重大，兀鷹樓與奔馬居在江湖上總算有美聲名，有人膽敢向我們挑戰，這已不是黃金價值的問題，而是我們兩幫聲譽問題！」

宮藏道：「樓主說的是——找到黃金，便會找到向我們挑戰的人！」

問題已到了核心。

大喇嘛伊力赤突然以不大純正的漢語道：「解鈴還須繫鈴人！」

這話也擊中了四大鷹王的要害似的。

四大鷹王都站了起來。

宮藏連忙道：「大喇嘛的意思是——這件事牽涉兀鷹樓與奔馬居，當然我們一起找出眞相！」

這自圓其說也太勉强。

四大鷹王的聲名，無論在江湖上，在兀鷹樓內，都是聲名超卓，那容有人懷疑？

爲首的金眼禿鷹布青雲也忍耐不住，道：「這個責任，我們自然會承擔，本來，我們也打算找回黃金，才回報樓主，但樓主飛鴿傳書，要我們回樓！」

宮藏道：「江湖險惡，也不全是你們的事，我們也要負一些責任！」

銀喙天鷹白天怒道：「我們現在就去！」

樓主道：「何必急於一時？」

全眞教松溪道長道：「我們是誠意協助！」

白天道：「我們四大鷹王幾曾要人協助！」

藍飛雁接口道：「既有今日，何必當初！」這個肌肉賁突的人，本意是事已發生，追悔無益。

但這話聽在四大鷹王耳裏，實在是火上加油。

鐵翅灰鷹韋不凡一直沒有說話，他在四大鷹王之中，年紀最輕，當然是火氣也大。

他指着藍飛雁道：「你說甚麼？」

藍飛雁被他一指，口窒窒地道：

「我……我……」

「我甚麼？」

藍飛雁更不知如何解釋。

韋不凡已亮出他的大刀，叫道：

「我們四大鷹王，可以殺，不可以辱！」

其他三大鷹王也站了起來。

宮藏的五位隨人，當然不甘示弱。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劍拔弩張——

樓主與居主，並無阻擋之意。

眼看一場拚鬥是少不了！

可是，大廳門外，就在這時，出現了一個粉紅色的身影——

衆人楞住。

「拜見各位前輩！」

來的正是沈鷹的女兒沈彤。

衆人見來了一位嬌滴滴的女子，又是主人的千金，也立時收起兵刃，安然坐下。

沈鷹道：「居主，這是在下的女兒！」

沈彤笑道：「拜見宮藏哥哥！」

宮藏拱手爲禮。

沈鷹道：「當你離開兀鷹樓之時，她只得十五歲！」接着他介紹了宮藏的五位隨人。

沈彤都一一爲禮，並道：「久仰各位——我們兀鷹樓與奔馬居是兄弟之幫，雖然沒有合作過，不過，骨肉親

情，定能合作愉快！」

這幾句話，使在座的人都感到慚愧。

金眼禿鷹布青雲道：「為了兀鷹樓，我們定然悉力以赴！」

無極門岳峙也接口道：「為了奔馬居，我們也會火裡火去，水裡水去！」

沈彤笑道：「既是如此，何必再多議論，我們能通力合作，別說是十箱黃金，就算是天下黃金寶庫，又有何難得之？」

好豪氣的說話！

宮藏看了這一位女中豪傑一眼道：「沈姑娘，可有甚麼高見？」

沈彤道：「我們與京師附近的鏢局已聯絡得七七八八，宮居主再率各位叔伯與你們熟悉的長江一帶鏢局聯絡，看看近日江湖動靜，自然會有蛛絲馬跡！」

看來，這是唯一的辦法。

不過，羣豪心中却各有想法。

沈彤似乎看穿了各人心事，笑道：「我提議一個辦法：五位奔馬居的高人，隨我父親前去，而兀鷹樓的四大鷹王却隨宮藏居主前去！」

這樣互相監視，也可以使各人安心。

當下沒有人表示異議。

宮藏道：「好，就照這個辦法去。不過，以十日為期，看看我們的運氣，十日之後，無論有無所得，我們再回兀鷹樓商議！」

事情就這樣決定下來。

五個不同門派的人，隨着沈鷹出查，他們能否合作，找到結果？

四大鷹王跟奔馬居居主宮藏南下，又可會有收穫？

這無頭公案，是否不了了之？

沈彤又會採取甚麼行動？

× × ×

奔馬宮藏對於這個決定，當然是心中有數，贓物只有自己才知收藏之處，分批去找，也只是徒勞無功。

不過，沈彤這個互相監視之法，倒合他的心意。

奔馬居的五個不同門派人物，心下也有些不安，因為要跟兀鷹樓主，不知是禍是福。

兀鷹樓樓主而今已步入老年，不過，當年他叱吒江湖，他們也有所聞，沈鷹當然不是一個簡單的人，他有能力一手創立兀鷹樓，更可以分出奔馬居，當然有他過人之處！無論是武功、胸襟，都非一般人所及！

不過，實際上沈鷹的為人是怎樣，沒有人知道，當然，宮藏是例外！

臨出發之前，宮藏向五位隨人授以錦囊。

「各位，你們隨樓主去查，自然是要悉力以赴，以免失去我們奔馬居的氣概！樓主為人，精明能幹，你們稍有任何差遲，也不能逃出他的法眼！

「不過，人總有弱點——樓主喜歡聽好的話，不過，又有誰不喜歡聽好的話，只要你們說話適度，自然能惹得樓主歡心！

「不過，此行有一點，各位在查黃金之際，定與京畿一帶的鏢局有聯絡，好好監視他們，看清楚他們之間的形勢，這對我們奔馬居的事業，大有幫助！」

好大野心的宮藏！

這也難怪他，他不想再做一隻棋子！

只有把奔馬居擴大，他會成為眞正的主人！

赤羽門的游若水心思最為細密，問道：「居主，假若眞的發現了黃金，那又如何？」

宮藏笑道：「假若如此，你們要秉公辦理——不過，在江湖之上，多一個朋友，總好過多一個敵人！」

五位隨人，來自各門各派，都是聰明機智之士，他們當然明白宮藏的意思。

× × ×

兀鷹樓內，也有差不多同樣的一番話。

其實兀鷹樓樓主這次向奔馬居徵收黃金，目的也是削減奔馬居在江南的勢力，因此，沈彤提議四大鷹王再南下與宮藏查黃金的事，倒也合心意。

他留了四大鷹王在寢室之內，道：「各位，你們跟了我多年，如何？」

金眼禿鷹代表他們道：「樓主恩德，我們當然會緊記！」

沈鷹道：「說實話，你們這次隨宮藏南下，找回黃金的機會其實是微乎其微！」

鐵翅灰鷹韋不凡問：「那又何必？」

沈鷹道：「趁此機會，多聯絡長江一帶的鏢局，也可以看出宮藏在長江一帶的勢力，所謂知已知彼，百戰百勝！」

金眼禿鷹布青雲道：「假若眞有發現黃金，如何處理？」

沈鷹道：「無論發現甚麼人劫去黃金，也不要動氣，回來商討再作決定——我有一個預感，劫我們黃金的人，是有一個重大的陰謀！」

「陰謀？」

「是的，這個陰謀，可以說是兀鷹樓與奔馬居生死存亡的關鍵！」

「事情竟是那麼嚴重？」

沈鷹嘆了口氣，續道：「我不知道，我只是憑直覺，不過，我只希望我的預感失靈！」

不過，沈鷹本身是極其相信這預感的，在他離開兀鷹樓之前，他已作了一番週密的佈置。

× × ×

翌晨，天還未亮。

宮藏已一早起來，他走入了竹林。

他的懷中已有了一隻帶來的信鴿。

鴿子帶着他的訊息一飛冲天，轉眼間，那細小的身影，已沒入雲間。

宮藏很滿意的笑了。

不過，這鴿子並沒有飛得太遠。

當宮藏轉身，那鴿子已被一支袖箭所擊下。

發袖箭的是一個女人，那個神秘的女人，在清晨的霧露中，她就像一個仙子。

那白鴿墮下，正墮入她的手中。

她把鴿上的圓筒拆開，把字條拿出，並放入另一張紙條——

然後，她替鴿兒抽出箭，療傷。

不一會，鴿兒甦醒，因為傷不及翅膀，很快又再飛入雲端。

那女人詭異地笑了。

她偷龍轉鳳，究竟換了甚麼訊息？

宮藏一直以為，他是沈鷹手中一隻棋子，他不甘心當棋子，才起反叛之心。

不過，他從來也不知道，其實沈鷹背後，何嘗又沒有一隻控制着他的手？

這個神秘的女人，可能便是這隻手！

可是，這隻手為甚麼要控制他？為的是甚麼？

沒有人知道。

連沈鷹也不知道。

× × ×

四大鷹王已恭候着奔馬宮藏。

出乎意料之外，沈彤也是在等着。

沈彤一見了宮藏，便道：「宮藏哥哥，我從未南下江南，你要一盡地主之誼！」

宮藏喜道：「這個當然！」

六人拜別了沈鷹，約定十日之後，再會於兀鷹樓。

策馬揚鞭，宮藏是出奇的愉快。

一路指指點點，已臨早春的江南。

宮藏領着衆人，一一拜會大小鏢局，受到非常熱烈的招待，却並沒有甚麼發現。

那日，他們已進入了蘇浙地區。

南去便是著名的杭州西湖，這個名聞天下風景秀麗之處，沈彤當然不想錯過。

不過，他們都有公務在身。

四大鷹王眼看這對男女，早已知他們神女有心，襄王也有夢，於是，便提議讓他們拜會鏢局，並且查看黃金下落，讓宮藏與沈彤作西湖之遊。

宮藏起初並不想如此，可是敵不過沈彤的眼神。

於是，他們決定東往遊湖兩天，然後再會合於蘇州的太白樓。

春遊西湖，有美同行，風光旖旎，美不勝收。

他們晨早遊蘇堤，享受微風盪漾，蘇堤春曉，人在圖畫中的景色。

午間，他們在花港觀魚，一羣的紅色金色的鯉魚，搶着吃他們拋下的食物。

晚間，他們坐着輕舟，泛盪在湖中，看三潭印月，月在半空，也在湖水內，更在他們的心中。

× × ×

四大鷹王却沒有他們遊山玩水的情懷。

這次在路上失去黃金，對他們來說，實在是一次重大的侮辱。

他們都是江湖成名人物，恨透那個用下三濫手法的劫賊，可是，恨在心底，却無法找到兇手一些蛛絲馬跡。

這次再度與奔馬居居主宮藏南下，他們似有了發現，雖然，並不是實質的發現。

那晚他們四人在微醉之後，聊天起來。

布青雲笑道：「看來，我們回歸兀鷹樓之日，也會帶回喜訊！」

白天道：「你是說小姐與宮藏之事？」

卓越道：「這個當然，最好是雙喜臨門！」

韋不凡不明所以道：「小姐的婚事是一喜，另一喜却是甚麼？」

布青雲道：「難道你忘了此行目的？」

韋不凡道：「找到黃金？我看沒有那麼輕易！」

提起黃金，他們陷入了緘默。

布青雲嘆了口氣，忽道：「你們與宮藏相處了幾天，看到些甚麼？」

白天道：「他與樓主千金的兩情相悅？」

布青雲道：「不——」

卓越道：「我也發覺了一點——他似乎成竹在胸——我們一定找不到黃金！」

白天道：「其實這件事對他來說，也是重要！」

布青雲道：「卓老弟，你向來心思縝密，他的不在乎，你認為表示甚麼？」

卓越道：「有兩個表示，第一，他根本不關心此事，第二，他有把握，知道黃金並不在江南！」

三人聽了，有些動容。

白天搶着問：「他怎會知道黃金不在江南？」

布青雲道：「那麼，換句話說，黃金的失落，與他有重大關連！」

卓越謹愼地道：「事關重大，我們不能隨便忖測，何況他是一居之主，也是兀鷹樓的分支！」

布青雲道：「我們來一個假設——他眞的知道黃金不在江南——」

韋不凡道：「那麼，他是知道黃金所在！」

衆人再度陷入沈默。

布青雲道：「我有一個提議，本來我們相約兩日之後，在蘇州太白樓相會，然後便返奔馬居，這裏回奔馬居

，最快也要一天的脚程，倒不如，我們明天便去奔馬居——」

卓越道：「這是個好提議！突然造訪奔馬居，可能會帶來意想不到的收穫！」

事情便這樣決定下來。

翌日，他們先在徐州太白樓留下了字條，叫他們兩人自己回奔馬居。

然後，四人換了新馬，向奔馬居馳去。

路途熟悉，傍晚便到了奔馬居。

接待他們的是奔馬居中的四大捕手。

自從宮藏離開奔馬居北上，居中大小之事都由四大捕手主持，他們之中的大哥元霸，也能把居中大小事務，主理得井井有條。

他們恭敬地接待了四大鷹王。

因爲四大鷹王前些日子來過，居中之人，對他們也相熟，因此，他們在居中行動，也十分自由。

四大鷹王當然不會放過這個機會，一面是暗中探查黃金失落的事情，另一方面，也應樓主的吩咐，看看奔馬居的實力，和他們人心的趨向。

四大捕手見有貴客來臨，也用心招待，免至失了奔馬居的名頭，他們知道奔馬居居主在兩日之後便會回來，也感到高興。

那日，四大捕手爲首的元霸，在奔馬居上，接到了飛鴿傳書。

他急忙把鴿脚上圓筒拆下，倒出傳書。

上面寫着：

「北往四十里外山神廟，廟後浮沙沼澤地！」

字條並沒有署名。

不過，却印有一隻奔馬。

這是宮藏的私人標誌。

元霸並不明白字條所指，於是，他集合了其他三大捕手，一齊商議。

洪濤、陸標與馬二看過字條，覺得並無可疑之處，便決定立刻依字條所吩咐去做。

他們並沒有驚動其他人。

不過，他們的舉動，却使四大鷹王奇怪。

這麼晚了，還要四人齊齊出動，難道是發生了甚麼大事？

就算不是大事，他們也不會放過任何的舉動。

四捕手是騎馬而去。

爲了好好跟踪他們，四大鷹王並沒有乘馬。

他們既有鷹王的外號，輕功自然不弱。

不過，人力有限，他們害怕會失去四捕手的踪跡，可是，以常理推斷，他們這麼晚才出門，並不會去太遠的地方！

四人藉着大路兩旁樹木的掩護，跟踪着四大捕手的馬匹。

出了郊外，樹木却多，更易追踪掩飾。

他們來到了山神廟。

四十餘里的脚程並沒有難倒四大鷹王。

四大捕手下了馬。

其實，他們此來，並沒有什麼目的，只不過是依照吩咐而已。

他們走進山神廟，這小廟根本是人跡罕到，全無香火，有一部份的圍牆亦已塌下。

他們繞過了廟牆，到了後面。

後面是大片廢田，生滿了野草藤蔓。

元霸輕聲道：「小心，看那處有浮沙！」

他們亮了火摺子，燃起一捆枯草樹枝。

野草中似有一條小徑。

他們沒有其他選擇，只有沿着小徑而行。

果然，行了不久，野草再沒有那麼多，面前一片，似是個沼澤。

四週傳來蛙鳴聲叫，在這無月的夜色中，倒也有一份荒涼恐怖的味道！

再走近幾步，却是一片荒禿。

他們移火一看，果然是一處浮沙。

浮沙四週俱有藤蔓。

他們實在看不出，究竟居主飛鴿傳書而來，要他們看些什麼！

馬二蹲在地下，他貪玩地拉着一支藤蔓，那藤蔓很長，他拉了幾下。

然而，有些不對，藤蔓似是縛着一些東西。

馬二叫道：「大哥，快來看！」

元霸走近，也幫手拉藤蔓。

其他兩人洪濤與陸標也把火炬放在一旁，合力拉藤蔓，合四人之力，果然拉到了東西。

是一個裝滿浮沙的木箱。

四大鷹王在附近的雜草中，也看得眞切！

木箱。

熟悉的木箱。

除去浮沙，他們更可以清楚的看到。

四大捕手反而覺得奇怪，因爲上次奔馬居送上黃金之事，他們並不知道。

元霸道：「看看是什麼東西！」

他們小心地弄開了木箱。

黃金。

在火炬下的黃金，更是震人心弦。

元霸道：「居主叫我們來，難道是把這些黃金拿回居內？」

四大鷹王掩着咀巴。

黃金。

踏破鐵鞋無覓處的黃金！

白天正想一躍而出。

不過，布青雲按着他，示意他忍耐。

四大捕手既然扯起了一箱黃金，當然不會停下來，他們又合力扯另外一些藤蔓。

也是繫着木箱，木箱內也是黃澄澄的金塊。

四大鷹王一直蟄伏着，也虧他們有這麼大的忍耐力！

直至十箱黃金都扯了起來。

四大鷹王一躍而出。

元霸也警覺，不過，這警覺實在太遲。

四大鷹王知道事情不容再失，各人猛下絕招，不用一炷香的時光，已制服了四大捕手。

元霸看見四大鷹王，心下已涼了半截。

其餘三人，只破口大駡。

白天不待吩咐，索性點了他們的啞穴。

看着十箱黃金，他們既感到興奮，也感到有點徬徨，如何是好？

卓越最爲足智多謀，道：「布大哥，不要再躭誤時日，免生枝節，我們立刻收拾木箱，押了這四人回到兀鷹樓，交樓主發落！」

這事事關重大，四人合力，把木箱綑好，放在馬匹之上，然後向城門進發。

晨早進出城門的人很多，卓越向一些販夫買了一輛堅實的馬車，把黃金與四大捕手縛在車內，起程北上。

他們在路途上也不多說話，心中嘀咕，爲什麼這次南下，竟然會有如此好運？

當然，他們都不知道，有人在幕後安排。

連宮藏也不知道。

他自己當然不會揭破自己奸計！

當他回到奔馬居，發現四大捕手失了踪，居內的人又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情，他已開始感到事情的不妙。

不過，愛情使人痲木。

西湖的春風仍在他心中盪漾着。

他們兩人在奔馬居盤桓兩日，直到他收到另一封飛鴿傳書，要他倆北上回兀鷹樓。

而今，沈彤反而不想這麼快回去。

宮藏笑道：「我這個醜女婿也始終要見岳父！」

沈彤滿臉紅霞，啐道：「誰人會嫁你！」

* * *

四大鷹王把十箱黃金運返兀鷹樓，一路馬不停蹄，總算平安。

他們不知此事，對兀鷹樓樓主沈鷹是否有打擊，更不知他會有什麼反應，因此，他們一切小心從事。

回到兀鷹樓時，已是深夜。

在兀鷹樓內的五位奔馬居的人，並不知他們已回來，更不知道他們已發現了贓物。

四大鷹王立即往見樓主。

樓主聽了，臉如土色。

他震驚地道：「想不到宮藏是個叛徒，枉我費了一番心機，栽培他……」

金眼禿鷹布青雲較爲老於世故，安慰地道：「樓主，我們還沒有聽過他的解釋，也許其中還有轉折！」

沈鷹感覺到十分頹喪。

他的心情，四大鷹王都十分明瞭。

好好的栽培一個人，而那個人竟然要陷害自己，這實在令人不安與憤怒。

沈鷹畢竟是老於江湖，道：「各位，事已至此，多埋怨亦無益！你們對這事有何意見？」

白天道：「背叛當然是要殺！」

卓越道：「不單要殺背叛者，還要把他手下組織，一併剷除！」

韋不凡也道：「看來叛徒並未發覺事敗，我們先下手爲强！」

沈鷹似乎有些猶豫。

布青雲道：「也許其中還有些我們尚不知道的內情，看來我們應給他一個機會！」

白天大大地反對。

布青雲看得出，樓主沈鷹對宮藏是有一番特別的感情，並不是上司對屬下，或者恩人或受恩者之間的關係。

沈鷹本身的確是如此。

他是一個極爲自信的人，他相信自己的眼光，幾十年來，閱人無數，幾曾逃過他的法眼？

他有點不肯相信宮藏是叛徒。

可是，目前事實却是如此。

他嘆了一口氣，實在不知道自己應該如何處置這件事！

忽然，他想起了女兒沈彤。

「沈彤呢？」

布青雲道：「他們往遊西湖……相信在幾日之後，便會回樓！」

沈鷹聽了這消息，似乎更爲震驚。

他說道：「看來事情會更複雜！」

四大鷹王都明白他的意思。

假若沈彤與宮藏有了感情，其間的關係便更爲複雜，事情更難解決。

而事實上宮藏與沈彤遊西湖之後，感情更是大大躍進了一步。

布青雲道：「假若他與姑娘……」

沈鷹怒道：「無論是誰，背叛了我，背叛兀鷹樓，都不會得到好結果！」

沈彤是他的命根，因此，他的心情更加激動起來。

爲了使事情易於解決，衆人在兀鷹樓內，商議直到天亮，才找到一個較好的計策！

兀鷹決定飛鴿傳書召他們二人立即回兀鷹樓。

* * *

回沈鷹樓的旅程，對宮藏與沈彤來說，仍然是一次溫馨的旅程。

他們並不急於走路。

沈彤很少在江湖走動，在路上的事物，都成爲她向宮藏發問的對象。

宮藏都詳細地一一解釋。

路上，他們遇到了一些强徒，向

孤兒老弱施暴搶掠，宮藏本身是孤兒，飽嘗被人欺侮的滋味，於是，他略施拳脚，教訓了那些强徒。

沈彤也大爲讚好。

在江湖之上，鋤强扶弱，沈彤從父親口中聽得多了，而今目睹耳聞，而且是自己心儀的人所做，更大爲讚服，高興。

沈彤只覺得，人生實在是美好。身旁有英俊威猛的宮藏，他對自己更是體貼入微，而每一天遇見的事情，總是順着自己的心意。

人生至此，似乎再無所求。

可是，月不常圓。

那夜，他們已快到了兀鷹樓。

沈彤把脚步放緩，她不想這麼快便回到兀鷹樓，因爲她不知道父親對宮藏的看法，雖然，她知道父親一直看重宮藏，不過，越近兀鷹樓，她越是不安。

他父親曾經對她說過，希望她能嫁入普通人家，最好是不懂武功的讀書人，這樣他才可以安定下來，不再擔心江湖險惡。

父親的心意，她是明白的，這幾十年來，父親在江湖中奔走，在刀光血影中生活，這種生活，並非一般人想像中那麼易過。

做父親的，誰不希望自己兒女安安穩穩的渡過一生？

不過，她希望宮藏是一個例外，父親並不會反對。

假若反對又如何？

她眞不敢再想下去！

宮藏看着她，她似乎陷入了沈思，便輕聲道：「彤兒，你在想什麼？」

沈彤搖搖了頭，並沒有說什麼，她只是微笑。

情人的微笑，對任何一個問題也是好答案。

宮藏也笑了——

他的笑突然僵住。

因爲面前出現了四個人——四大鷹王。

一向以來，四大鷹王對宮藏是十分恭敬的，可是，如今四人臉露兇光。

沈彤見了他們，起初心下有些不安，道：「四位叔叔，我們回來了！」

四大鷹王並沒有答話，已掏出了兵刃。

宮藏道：「四位——」

他們並沒有答話，只是迫進。

宮藏對沈彤道：「你站在一旁！」

沈彤如言。

宮藏又道：「發生了什麼事？我們何必要兵刃相對？」

四大鷹王仍然沒有答話。

銀喙天鷹白天的長鞭已出，一招「玉蟒盤身」便要捲起宮藏。

宮藏挫身暴退，避過了這一鞭。

鐵翅灰鷹韋不凡的大刀又至。

宮藏向後一躍，緬刀已在手。

宮藏已知道，自己的預感已有些靈驗，可是，他並不會想到，黃金竟會被發現，並已運回兀鷹樓。

他只以爲自己行藏已敗，或者，兀鷹樓樓主知道自己與他的女兒戀愛，並不喜歡。

不過，當他看到銅爪飛鷹卓越的短刃也出，事情已不如想像中那麼簡單。

他把緬刀一揮，片片刀浪湧起，嗡嗡之聲不絕於耳，這種威勢，實是嚇人！

四大鷹王也是老於江湖的人。

他們已決心活擒此人。

這一戰是爲贖罪而戰，也爲樓主清除門戶而戰。

布青雲雙掌挺出，隱含風雷之聲。

掌影與刀影，在黑暗中仍然清晰可見。

只見宮藏與布青雲兩人同時翻飛——

空氣激盪着，氣流翻騰着。

宮藏緬刀在半空之中，猝然的揮動，波光橫湧，韋不凡的短刃死命的一擋，火光乍現。

白天的長鞭，看準了這個機會，向宮藏的下盤捲去，這一捲實有千鈞之力。

宮藏再想躍高，已無借力之處。

好個宮藏，乘着被捲的去勢，脚上頭下，緬刀已在半空中，畫了一個大圈。

緬刀刀光所過，幾乎把銅爪飛鷹卓越與金眼禿鷹布青雲的頭髮削去！

幸好他們都能側身而避！

不過，布青雲的側袖已被削了一片。

而卓越的頭髮也失了一綹！

四大鷹王心中不禁叫好。

宮藏的武功是實而不華的，假若不是四人同攻，看來是無法敵過此人。

四大鷹王立時暴退。

宮藏又再把緬刀圈了一下，刀光眩目，道：「各位，發生什麼事也好，讓我與樓主當面對質！」

四大鷹王仍不理會。

韋不凡大刀揮舞，一招「力劈華山」，向宮藏天靈直斫而下。

宮藏側身，卓越也趁此機猱身而上，走近了宮藏，他的短刃無聲地刺出。

卓越一招「靈蛇閃刺」，是他成名的招式，由猱身而上，至短刃刺出，俱是無聲，很多高手，也因爲他的快速與無聲，而死在他的短刃之下。

宮藏的緬刀也屬輕巧的兵刃，對於卓越這一刺，早已在意——

卓越一刺不着。

而他另外一隻手，突然一伸。

這一伸正抓着宮藏脅下的衣服，「嘶」的一聲，整片衣服已被扯了下來。

至此，宮藏才明白，爲什麼卓越

有「銅爪飛鷹」的外號！他的另一隻手是一只爪，只要近着敵人的身體，一爪發出，無人可避！

宮藏也只能避開兩分，衣服却不能避開。

這「嘶」的一聲，嚇了在旁的沈彤一驚。

幸好，他見宮藏只被抓下衣服。

不過，宮藏也是十分狼狽，因爲銀喙天鷹的長鞭又罩面而來。

宮藏突然抝腰，背靠着地——鞭梢在他面門揮過。

然後，一個倒彈，已出了四人的包圍，並走近了沈彤的身畔。

四大鷹王如何不知宮藏的心意。

銀喙天鷹白天的長鞭尾隨不捨。

布青雲亦如影隨形。

立時，已把宮藏與沈彤圍在核心。

沈彤手中已有長劍。

宮藏護着沈彤，道：「四位鷹王，爲何苦苦相迫！」

四大鷹王仍不答話，攻勢又再展開。

宮藏與沈彤靠背而立，他面對布青雲與卓越，緬刀在他們之間湧現，使他們無法攻下。

而今，他面對二人，已不見吃力。

可是，沈彤却要面對白天與韋不凡，她的武功底子不差，可惜缺乏臨陣經驗。

十多招後，沈彤已手忙脚亂。

這反而拖累了宮藏。宮藏既要護着自己，又要分心護沈彤。一時之間，只有招架之功，無還手之力。

幸好他們對沈彤仍有顧忌。

她是樓主的千金，怎能下殺着？

這樣僵持了百餘招。

宮藏心想：「四大鷹王一直未透露過半句話，其中定然是有問題，而且他們也不下殺着，看來是要生擒自已——既是如此，多戰無益！倒不如擺脫了他們，再到兀鷹樓看看，才作決定！」

於是，緬刀橫揮，迴身對沈彤道：「逃！」

沈彤點首

兩人虛晃，便要逃出圍攻。

四大鷹王也知他們要逃離，心下暗急，不過，一時之間又無法活擒此人。

倒是銅爪飛鷹卓越心思細密，叫道：「姑娘先跟我們回去！」

布青雲立時會意，只要留下沈彤，相信宮藏定然不會隻身逃離。

於是，他們向沈彤猛攻。

宮藏一躍，本已離開他們，不過，回首一望，見沈彤仍在四大鷹王手中，只好再度回身。

沈彤有點心急，長劍一舉，韋不凡的大刀向上一挑，頓時，她手中長劍，已被打開。

她感到虎口一震。

大刀已擱在她的頸上。

宮藏急道：「我們就跟你們回樓！」

布青雲笑道：「奔馬居居主，請！」

這個稱呼，更令宮藏不安。

* * *

奔馬居的五位隨人，在兀鷹樓內等候奔馬宮藏回來，已使他們納悶了幾天。

雖然，宮藏與四大鷹王離開之時，兀鷹樓樓主是打算帶同他們，再到京畿附近，探查黃金的下落。

不過，四大鷹王與宮藏動身了好幾天，兀鷹樓樓主沈鷹仍然似乎沒有行動。

兀鷹樓的招待是上乘的，每日，佳餚美酒，美不勝收。然而，在這五位隨人的心目中，却另有一種感覺。

那日，他們晚膳已過。

五人聚在小樓之內。

無極門的「三筆判官」岳峙對衆人道：「各位，看來我們不似客人！」

全眞教的「拂塵劍」松溪道人笑：「兀鷹樓樓主對我們不薄！」

青藏派的大喇嘛伊力赤其實早已不耐煩這種生活，但自己始終作客他人之處，因此盡力按捺，而今見二人言語之間有些不滿，便破口大罵道：「我們簡直是囚犯！」

赤羽派的「擲地無聲」游若水道：「伊兄勿亂說，居主不在，無謂惹不必要的麻煩！」

天心派的「斷碑裂石」藍飛雁道：「伊兄並沒有說錯，樓主似乎並不想去找黃金！」

說到這裏，衆人默然。

他們不期然的望着游若水。

在這五人之中，武功各有各的長處，但說到聰明機智，却以游若水最好。

游若水外表斯文，羽扇綸巾，有點諸葛孔明的味道。

衆人的眼神，已提出了相同的問題。

游若水一撥羽扇，道：「我們隨居主北上多天，冷眼旁觀，居主與樓主之間，已有嫌隙！」

衆人都表示同意。

其實，這五位隨人，在這黃金事件中，始終是局外人，局外人的意思，並非指這事與他們無關，而是並無直接的關係。

假若三大馬客仍在的話，那裏輪到這五位隨人保護宮藏北上？

護送黃金之事，他們也沒有份兒。

因此，他們看這件事的發展，也較爲冷靜。

游若水續道：「假若那日不是沈姑娘出現，四大鷹王已經和我們居主大戰起來！」

岳峙道：「四大鷹王稍爲暴躁！」

松溪道人道：「那也怪不得他

們──整件事都與他們有關，從南下與我們居主談判，談判成功而護金北上，在路途上失去黃金，再回稟樓主……這一連串的事件，都發生在他們的身上，他們責任也最大！」

游若水也同意松溪道人的分析，道：「假若那天四大鷹王與居主動手，兀鷹樓樓主便會與居主有正面的衝突！」

岳崎道：「幸好出現了沈姑娘！」

伊力赤道：「看來沈姑娘對我們居主，青眼有加！」他是個方外人，對人間俗世事，却十分清楚。

藍飛雁道：「其實，我們在這裏等什麼？」

岳崎道：「等待居主與四大鷹王回來！」

藍飛雁道：「事實上再南下找金，也是多餘之舉，併吞黃金的人，事發之時，已有縝密佈置，不留下蛛絲馬跡，過了這麼多時日，更不會有什麼線索！」

游若水道：「我看樓主自然有其用意，而且，天下事情往往出人意表！」

忽然，小樓之外，傳來一些異响。

五人驚覺。

游若水已飛身出了小樓的露台。

外面是漆黑一片，只有虫聲唧唧。

可是，滴水簷處却似有東西在搖晃。

其餘四人亦已出了露台。

游若水飛身上滴水簷頭，單腿一勾，用手把那繫着的東西取了下來。

他們入了小樓。

那搖晃的東西是一張捲起的字條。

游若水小心攤開。

上面寫着：

「居主被控，生擒兀鷹，事不宜遲！」

下款並沒有署名。

大喇嘛已拿起了他的法器。

游若水道：「伊兄，不要這麼衝動！」

他們又再小心研究，仍找不到頭緒，不過，可以肯定一點是，墨香未乾，發這字條的人，也是倉猝行事。

游若水道：「我們先去兀鷹樓，看看動靜，見機行事，千萬不要妄動，否則可能壞了大事！」

他們先上了屋頂。

從他們的小樓到兀鷹樓也要一盞茶的時間。

到了兀鷹樓的附近，他們伏下，由游若水一人往窺探，因爲五人之中，以游若水的輕功最好，他的外號，也叫「擲地無聲」！

游若水上了兀鷹樓的屋頂。

已接近午夜，樓內却是燈火通明。

他伏在瓦上，赫然聽見四大鷹王的聲音！

他們竟然回來了？

游若水推開一塊小瓦，果然，四大鷹王正與兀鷹樓樓主商議。

他們說話的聲音並不大。

他只能聽到：「……就這樣……決定……」

說罷四人便離兀鷹樓。

游若水不得要領，但他却不敢妄動，因爲他害怕四大鷹王發現他的踪跡。

直到四大鷹王離去，游若水才回到衆人所伏之處。

「四大鷹王回來了！」

「那麼，居主呢？」

「沒有──居主並不在樓內！」

「他們說什麼？」

「我無法聽清楚，不過，看來四大鷹王又要動身！」

「我們應怎樣？」

游若水道：「松溪兄，你先往居主所住的小樓，看看他是否回來了！然後再回此處集合。」

松溪應命而去。

游若水道：「岳兄，你快去跟踪四大鷹王！」

岳崎也領命。

游若水向伊力赤與藍飛雁道：「我們先監視樓主！」

三人分三面上了兀鷹樓樓頂。

兀鷹樓樓主沈鷹已不在大廳之內，入了他的臥室。

游若水示意二人隨行。

沈鷹臥室之中，多了幾個木箱。

他正在打開一個木箱。

室內燈火雖然沒有大廳那麼明亮，不過，仍然可以使他看得清楚。

金光一耀！

黃金，使人目爲之眩的黃金。

這時，松溪道人亦已回來。

他輕聲道：「居主不在！」

下面的沈鷹立時有了警覺，道：「誰？」

「誰」字語音未完，他已飛身出窗。

游若水知道，再不下手，便會太遲。

他一揮手，三人也隨着他，撲向那窗。

沈鷹迴身，暗器已無聲的射出。

幸好四人已有準備。

游若水羽扇一撥，松溪道人拂塵一揮，伊力赤法器一旋，藍飛雁雙掌一挺──

暗器已紛紛落下。

四人已入了臥室。

沈鷹叫道：「原來是你們！」

四人散開。

臥室很大，多了四人，也不覺得擠。

游若水拱手道：「叨擾樓主！」

沈鷹若有所動。

游若水羽扇急揮，一招「雨打飛花」向沈鷹上盤攻去。

沈鷹猛地擰腰挫身，避過了羽扇

，猝然雙掌挺出，掌風雄渾剛健，向四方八面而去。

三人稍退。

伊力赤法器已上，嗚嗚有聲。

松溪道人的拂塵揚起，拂毛四散，就像一張網的向沈鷹撤去。

沈鷹並不慌忙。

只見他左掌圈花揚起，右手却屈肘當胸，化解了伊力赤與松溪二人的攻擊。

兩人招式已老，未及收回，沈鷹已化掌爲指，左右兩指倏忽彈開，發出了「波波」的聲音。

這種隔空打穴的指法，兩人如何不知，只好急忙之中，飛身上了臥室的橫樑。

而今地上只餘游若水與藍飛雁。

藍飛雁向來是使橫練功夫，他有「斷碑裂石」的稱號，雙掌力度之大，可以想見。

他雙掌向上下游移，使人眼花撩亂之際，猛然向沈鷹的上盤與下盤攻去。

掌力初似陰柔無勁，接近沈鷹之時，却有如勁風狂濤，罡氣直衝，使沈鷹衣衫獵獵飛起。

沈鷹也不示弱，就以雙掌迎出。

掌力講求剛勁，但是，掌力比試，並不只是一擊，而講求耐力。

畢竟老薑是辣。

沈鷹順着藍飛雁的猛力，硬挺一下，再以綿密的耐力，向藍飛雁攻去。

假若單以力猛取勝，藍飛雁當然可勝，可是，內力功夫，要講修爲，要講時日。

一比之後，藍飛雁漸見落敗，只見他額上汗水涔涔而下。

游若水如何不知，這是個大好時機！

他羽扇一揮，直迫沈鷹面門。

沈鷹無法不放棄藍飛雁，掌力一撤，藍飛雁猝然退身，心中暗道：「好險！」

那時，游若水的羽扇已近，沈鷹感到一陣寒氣，他心知不妙，急忙閃身。

可惜，事已太遲。

只見羽扇之間，五枝尖銳鋼刺彈出。

沈鷹避無可避，臉上已有血痕！

在樑上的伊力赤與松溪道人，同時撲下。

兩人在燭光之中，猶如兩隻大鵬。

沈鷹一摸臉上血痕，見滿手鮮血，心中一驚，而兩人已撲到。

那嗚嗚的法器更擾亂他的心神。

松溪的拂塵已捲着他的右手。

游若水羽扇又至，這次却不是羽毛，而是扇柄，一點向他腰間的「志堂」穴。

這一連串的密襲，使沈鷹有點手足無措。

拚鬥畢竟是年輕力壯的佔優，何況雙拳難敵四手，而今却有八手相侵！

沈鷹感到腰間一痛，全身酥軟。

松溪的拂塵把他的右手索得更牢，他已再沒有還擊的餘地，便怒道：「你們想怎樣？」

游若水沒有答話，反手再用扇柄，連點了沈鷹身上七大要穴，道：「松溪，放了他！」

沈鷹已無力地半躺於椅上。

游若水拱手道：「得罪樓主！」

沈鷹怒目而視。

游若水續道：「我們也是忠人之事！」

沈鷹沒有答話。

游若水道：「樓主，黃金已找回？」

黃金已在房內，沈鷹也無需作答。

游若水道：「劫黃金的是──」

沈鷹道：「便是你們的居主！」

這話令四人目瞪舌結。

奔馬居居主劫黃金，實在不可置信！

沈鷹道：「你們不相信？事實却是如此！」

游若水道：「那麼，居主呢？」

「他仍在路上！」

「他知道這事嗎？」

沈鷹冷笑。

游若水道：「我們而今仍不知這事是否當眞──看來剛才四大鷹王匆匆而去，還是攔截居主！」

沈鷹仍然冷笑，道：「叛徒！」

游若水轉向三人道：「四大鷹王攔截居主，假若居主失手，我們奔馬居將是一敗塗地，任人宰割──樓主，事實眞相未露之前，我們也只好扣押樓主！」

游若水果然是心思週密。

爲了使這件事保持秘密，不讓其他兀鷹樓樓衆知悉，三人在樓外監視，游若水却看管着沈鷹。

他們在等待着。

假若居主宮藏發生了什麼事，岳峙亦該可以先得到消息，這樣，他們會有備而戰。

等待是最令人煩躁的事。

一日過去，並無消息。

直到翌日傍晚，岳峙才趕回來。

岳峙見游若水扣押了沈鷹，心中的大石才放了下來。

游若水心焦地問：「岳兄，事情如何？」

岳峙道：「四大鷹王已擒了居主──」

原來宮藏與四大鷹王拚鬥之時，岳峙一直在旁，他並沒有出手，因爲他知道宮藏的武功。

果然，宮藏沒有落敗。

可惜的是，沈形却落在四大鷹王手上。

其實，宮藏也知道，四大鷹王不

敢殺害沈彤，因爲沈彤是他們主人的女兒。

不過，他不忍見沈彤被利刀威脅，而且，這事始終要與兀鷹樓樓主對質。

游若水聽完了岳峙的話，道：「幸好我們也不弱，他們手上有居主，我們手上也有樓主！」

於是，他們又再等待着。

做盡壞事　不得好死

四大鷹王一進入兀鷹樓，便覺得有點不對勁！

大廳是燈火通明，沈鷹是坐在當中。

當四大鷹王押着宮藏與沈彤入來，沈彤一眼瞥見父親，便叫道：「爹！」

她一邊說，一邊衝向父親。

游若水與其他人已亮出了兵刃！

沈彤愕然。

不過，他們都立即知道，發生了什麼事。

沈鷹怒吼：「叛徒！」

四大鷹王也同時亮出兵刃！

大喇嘛伊力赤法器一揚，發生了嗚嗚的聲音，而四大鷹王中的銀喙天鷹白天，也抽出了長鞭向伊力赤迎頭鞭下，一時之間，廳內罡風四起。

伊力赤身軀雖然龐大，但身形却是極爲靈活。只見他身軀微斜，避過了白天的長鞭，而他手中法器已攻向他的面門。

兩人在長鞭與法器之間，進退如風。

其餘的人當然不會袖手。

布青雲迎戰「三筆判官」岳峙，他以一雙肉掌對岳峙的一雙判官筆。

岳峙既使判官筆，對於點穴，極其精通，一時之間，雙筆猶似來自四方八面的疾矢，猛向布青雲身上各大要穴招呼去。

點、打、戳、拿，筆影上下縱撲，實在使人眼花撩亂，不過，布青雲也不愧是四大鷹王之首，只見他以肉掌攻敵，而以雙袖迎着判官筆的攻勢。

布青雲爲人深沈，武功也深沈。

岳峙屢攻不下，有點心煩意躁。

但布青雲却越戰越勇。

時間一長，布青雲的一雙肉掌，把江湖中的幾種掌法混合使出，霹靂掌、綿掌、截心掌、鐵砂掌、柔掌……他自幼在江湖飄泊，所學極雜，因此，對各門各派武功都十分熟悉，加上自己的浸淫切磋，採長截短，已自成一家，並有各家風範。

岳峙心下一急。

只見布青雲突然使出一招「左穿花手」——

岳峙判官筆一遞，却正中布青雲的陷阱——布青雲繼而使出「右穿花手」——

岳峙似已被擁入他的懷中，陷入他雙掌之內。

布青雲雙臂是何等剛勁！

岳峙也是進退維谷——

可是，「嗤」「嗤」兩聲——

布青雲臉色慘白！

原來第一聲「嗤」聲，是岳峙右判官筆中突然彈出另一支尖刺，第二聲「嗤」聲，是那尖刺撕破了布青雲的衣衫，並在他胸膛上畫出一條血痕！

岳峙外號爲「三筆判官」，人們往往都覺得奇怪，爲什麼他使一雙判官筆，却叫「三筆判官」？秘密便在這裏——當他雙判官筆無法再攻，或身陷敵人包圍，他便會按右判官筆上一個精巧的機括，彈出另一支尖刺似的筆尖，這正是筆中有筆——三筆來源便是自此！

布青雲受傷，一躍八步。

岳峙並沒有停下來，二人再度酣戰。

×　×　×

銅爪飛鷹卓越對的是全眞敎的松溪道人。

卓越使的是短刃，使的是近身拚搏的功夫，而松溪道人使的是一柄「拂塵劍」，也是着重靈巧。

卓越手中一柄短刃，却在撲動的身影中，幻化成千萬把短刃，一時之間，寒氣迫人。

短刃波光撲湧。

「拂塵劍」松溪道人並無懼色，他的內勁使本是柔弱無力的拂塵，忽而變成一個撒開的大網，忽而變成無數隻觸鬚，向敵人攻去。

兩人戰了百多回合，却無分勝負。

卓越斜眼看其他人，似乎是奔馬居的隨人稍佔上風，他的內心有點發急。

他要使出殺着。

短刃在他手中更形急切，一招「白蛇渡河」，短刃有如靈蛇猛竄，直向松溪道人的心胸。

松溪道人一個側身，「拂塵劍」却從下撥向上，迫使卓越昂起面來。

這一昂面，却露出了一個大大空門。

「拂塵劍」再挺，拂塵之中竟有劍？

是的，拂塵盡處，是掩藏了劍鋒，也是「拂塵劍」外號的來源！

劍鋒一挺，眼看卓越已是避無可避——

「呀」的一聲狂叫！

叫聲並不是來自卓越，而是來自松溪道人！

却原來拂塵劍劍鋒未挺出，卓越的銅爪已從松溪脅間抓下。

銅爪也是卓越的厲害而致命的武器。

松溪道人脅下的衣衫，被銅爪硬生生的撕了下來，並且連着一些皮肉！

松溪痛極，怒吼之中，拂塵劍又再攻上。

×　×　×

那邊是鐵翅灰鷹韋不凡大刀連揮，對手是天心派的「斷碑裂石」藍飛雁。

藍飛雁雖是慣於赤手空拳，但對着韋不凡的大刀，他也不敢空手上陣，入門之時，他已抓着一支熟銅棍。

兩種都是大開大合的兵器。

刀棒相碰，發出震耳欲聾的聲響。

韋不凡神勇非凡，大刀飛舞，刀光如輪轉，燦爍有如團團流飛的冷焰！

藍飛雁銅棍飛揚，銅棍的光影急展、瀰合、捲迎。他臂力驚人，暗勁之中，着着殺招。

他的身畔已由內勁聚湧而成了一道氣牆。

韋不凡知道力敵再不是辦法，他的大刀，砍不開他的罡氣，只好稍爲向後躍。

藍飛雁見有機可乘，黃銅棍箍下。

韋不凡早已有準備。旋身，背後弓起。

他以弓背硬接藍飛雁的一棍。

藍飛雁見他空門大露，却不迴刀擋格，心下竟大有疑惑，棍勢稍緩。

這一緩勢，却給了韋不凡一個大好良機。

只見他以刀柄拄地，頭下脚上，已翻了一個觔斗，而大刀正循着這翻身之勢，由下而上，劈向藍飛雁。

藍飛雁反應也快。

身形已矮，却感刀鋒如寒風撲面，着膚如刺。

大刀去勢看來已盡，藍飛雁身體亦已拗盡，不過，韋不凡早已成竹在胸，刀勢仍未去盡。

勁力之末，刀面一旋——

他的額前髮髻已被削去一片！

髮絲飛揚！

他的熟銅棍更添幾分怒意！

×　×　×

赤羽派的「擲地無聲」游若水一直監視着兀鷹樓樓主沈鷹。沈鷹不動，他也不動。

環觀大廳，四大鷹王猛拚四位奔馬居的人，各有勝負，因爲他們之間，武功相當，一時也難分個眞正的高低。

忽然，沈鷹怒喝一聲，聲震屋瓦。

衆人各自躍了開來。

沈鷹道：「宮藏，這次風波，其實是你我二人恩怨，何必累及他人！」

宮藏接口道：「對——各位退下！」

四位隨人已退下。

四大鷹王亦退至沈鷹的後面。

這時，監視着沈鷹的游若水，有些尷尬。

宮藏道：「游先生，你也過來！」

游若水依言，回到宮藏的身邊。

而沈彤正以哀愁的眼光，望着父親怒視的目光，使她心下十分羞愧。

她回首看宮藏。

宮藏是出乎的平靜，他雙眸似一泓死水。

沈彤道：「宮藏哥哥，我們根本是一家人！」

沈鷹道：「他是恩將仇報的叛徒！」

宮藏也不言語。

他想起沈鷹對自己的看重，也想起已往的日子，不過，而今已勢成騎虎。

人生有無數的抉擇，有些抉擇，可以一而再，再而三，但是有些抉擇却是無可挽回。

一次的錯誤，足可致命。

沈鷹長袍鼓動，他已聚氣蓄勁。

宮藏是異常的冷靜。

沈鷹突然人影一翻，上了橫樑，再借橫樑之力，一個「巨鷹展翅」之勢，由上撲下。

這來勢極爲兇猛。

廳中燭火，被這一撲之勢，吹得搖搖曳曳，火光乍明乍滅。

宮藏也同時拗背，迎着來勢。

沈鷹撲下，雙掌挺出。

宮藏也是雙掌挺出，却不是硬接沈鷹這一招。

他知道自己內力不及沈鷹，一接雙掌，却以退爲進，借力打力，竟然把沈鷹的力量衝去，而且借他的力使他向前衝去。

宮藏這一招實在聰明。

沈鷹也不笨，他知道宮藏借力打力，以四兩撥千斤之法，既破這下撲的一招，又是乘機反擊。

果然，宮藏已然站穩，雙腿踢出。

這一蹴之力，足可以使沈鷹的背部重創。

沈鷹並不慌忙，他身已着地，突然，橫身滾動，連帶滾開三丈！

宮藏從未料到沈鷹會使出這招。

全身力量聚在雙脚之上，脚着地上，堅硬花崗石竟然有兩個靴印！

在場之人，不禁同聲喝采。

沈鷹站了起來，看見地上靴印，也有點心驚！假若雙腿蹴在自己身上，如何了得？

他記得宮藏離開兀鷹樓之時，武功雖然已是不弱，而今看來，却已更爲精進！

由此推想，奔馬居在他的手中發展，再已不是一個可以忽視的力量。

宮藏是一個人材，他當然最明白這點，否則他也不會派他南下創立奔馬居。

可是，他估計錯誤的是，他的野心是如此大！

他武功精進，野心勃勃！

喝采聲中，宮藏的進攻又再連綿

不絕！

最心焦的是在旁的沈彤，一個是自己的父親，另一個却是心愛的人，正是手掌是肉，手背也是肉！

但憑自己的力量，如何分解兩人？

這時，沈鷹與宮藏已變成近身拚搏。

兩人拳來脚往，內力、勁力相拚，發生「啪啪」的聲音。

突然，沈鷹雙手分開，倏忽叉着宮藏的頸項。而宮藏也不甘示弱，右手手指戳向沈鷹右眼！

兩人同時喝道：「死！」

沈彤見情勢危急，叫道：「死的不是你們！」她已抓向韋不凡的大刀。

這一突然，人人不知如何是好！

「你也不應死！」

是外面傳來的聲音，冷冷的聲音。

* * *

宮藏與沈鷹已然分開，沈彤的頭頸擱在韋不凡的大刀刀鋒上。

衆人望着廳外。

一個幪面的女嫗出現。

說話正是從她口中說出。

宮藏已認得這女嫗，她曾經幾次出現，助他一臂。

老嫗慢慢的走入大廳之中。

這時，大廳之中，靜如深海。

沈鷹喝道：「你是誰？」

那老嫗發出冷笑的聲音：「我是誰？」

她緩緩的拉下了臉上的黑色幪巾，露出了衰老的容顏，不過，從她輪廓看來，年輕時她定是個美人胚子！

沈鷹震驚，呆了半晌。

老嫗露出凄厲的笑容。

「娉婷！」

老嫗臉上笑容僵住。

「娉婷！」沈鷹又叫了一聲，聲音竟是充滿愛意。

「我不是娉婷！」

「你是……」

「世上與娉婷同一面貌的，還有誰人？」

「你是……你是嬋娟！」

「當然，我是嬋娟！」

衆人聽了這幾句對話，不知底裏，一頭霧水。

可是兀鷹樓樓主沈鷹的臉上，却出現了恍然而悟的神色，道：「這一切都是你安排與佈置！」

蔡嬋娟臉上露出得意的微笑，換句話說，她已承認了沈鷹的質問。

沈鷹嘆了口氣，道：「這爲了什麼？」

嬋娟臉上又露嚴霜：「當然是爲了復仇！」

「復仇？」沈鷹臉上露出不解的神色。

嬋娟臉上嚴霜更冷，道：「我爲自己復仇，也爲天下武林人物復仇！」

本來，衆人以爲這是他兩人之間的恩怨，或是男歡女愛之事，本已不大感到興趣，不過，她却又說是爲了武林人物復仇，衆人又再注視二人。

沈鷹道：「我沈鷹在江湖行走，一手創業，那有過對不起什麼武林人物！」

在衆人之中，他是大義凜然的。

嬋娟冷笑，道：「沈鷹，你的兀鷹樓如何建立，你應該有自知之明！」

她從懷中拿出五個金色圓環。

沈鷹臉上露出驚異的神色。

衆人之中，大喇嘛伊力赤突然狂叫一聲，人隨聲至，已站在蔡嬋娟跟前。

伊力赤道：「這五個金耳環——」

蔡嬋娟冷笑：「這是你們青藏派之物！」

伊力赤怒吼，道：「你如何得此物？」

「你問問這位名重江湖的兀鷹樓樓主！」

伊力赤法器一揚，「嗚嗚」之聲不絕於耳，他的動作表示他極大的憤怒。

沈鷹臉上的顏色，更爲難看。

蔡嬋娟道：「大師，你從老遠西藏來到中原，爲的便是訪尋這五個金環？」

伊力赤道：「是的，這是我五位師兄配帶的耳環，可是五位師兄已失踪十多年！」

蔡嬋娟道：「當年你五位師兄，與天下鏢局交惡，由沈鷹出面調停，本已談判妥當，沈樓主爲了揚名立萬，仍在天下鏢局十位鏢師面前，殺死五位喇嘛！」

伊力赤怒吼，不過，他外表粗獷，却是頭腦清明，恐怕被人利用，道：「他的武功怎足以殺死我五位師兄！」

「他當然沒有這個大能耐！不過，中了化骨酥合散的大喇嘛，又如何反抗！」

既下毒，又殺人，實在是可耻！

蔡嬋娟道：「服了化骨酥合散後，三個時辰之後，會全身化爲腐骨，不過，在當初的一個時辰，却只會令人筋骨酥軟！」

伊力赤也開始明白。

「五位大喇嘛，那時面對十位鏢師，武功其實已失去大半。沈鷹便以化骨綿掌，一一把喇嘛殺死，天下鏢局十個名鏢師，當然震慄，而沈鷹的名字，也可以開始名揚天下，鏢局行業，誰個不懼於沈鷹的名頭！」

伊力赤已提起法器。

蔡嬋娟却阻道：「大師，受害的不單只是貴派！」

伊力赤的法器仍「嗚嗚」發響，忽又想起，問道：「你從那裏得這五個金耳環？」

蔡嬋娟道：「沈鷹爲人也謹慎，他看着五位喇嘛化爲五副屍骨之後，才揚長而去！也許他太快樂了，忘記這

五個金環是不會化去的——我便拾入懷中！」

伊力赤接過金環，淚水簌簌而下，一個本是粗獷慓悍的大漢子，竟有如此情深義重。

蔡嬋娟又環視大廳，突然，她雙手展開，作了一個向上飛去的招式。

當中一人「咦」的一聲。

這人正是全眞派的松溪道人。

蔡嬋娟笑道：「松溪道長可好？」

松溪道人合什道：「善哉！善哉！」

「道長久違——請你到大廳外面看看！」

松溪道：「前輩，我想知道，你剛才使的一個招式是來自——」

蔡嬋娟道：「道長好眼力！那是『北斗七星陣』之中的『身披萬點金星』！」

「對，這是『七星北斗陣』中的招式，你如何學得，你如何學得？」

他一連重覆了兩句，顯然，他對這事極爲關注，而且又認爲不大可能發生。

蔡嬋娟仍好整以暇，道：「你到大廳外面細看！」

松溪道人一揮拂塵劍，人已出了大廳，隨即又再入了廳內，瞪着沈鷹。

蔡嬋娟道：「你明白了嗎？」

松溪點點了頭，臉露殺機。

沈鷹低下頭來，避過他的目光。

衆人都紛紛議論。

蔡嬋娟道：「各位，外面已有兀鷹樓的樓衆，佈了一個全眞派名滿天下的『北斗七星陣』——這個陣法，是全眞派鎮山之寶，只傳敎派之內入道弟子，俗家弟子概也不傳！而今，兀鷹樓樓主却從陣譜之中，訓練門人！」

松溪道人喝問：「你從那裡盜去我派陣譜？」

沈鷹當然不會作答。

蔡嬋娟道：「他當然不會自暴醜行，那年，你們全眞敎的兩個弟子——凌雲子與凌霄子，路經陝西，無端牽入了一宗鏢局的劫案之間，後來又再牽入一些色慾之事，松溪道長可曾記得？」

松溪道長當然知道，不過，這些事情對自己敎派有不好的名聲，他也不敢多言一句。

蔡嬋娟道：「你想找回『北斗七星陣』陣譜嗎？你想挽回全眞派的聲譽嗎？」

松溪道人道：「『北斗七星陣』陣譜也只是身外之物，我們全眞敎派的聲名最爲要緊！」

蔡嬋娟道：「對，道長說得對！凌雲子與凌霄子兩位，當年是護着他們的師尊靈陽眞人的遺物回教，遺物之中，便有這本『北斗七星陣』陣譜！沈鷹探得消息，便使了一個一石二鳥之計！」

衆人屏息靜氣地聽着。

「他親身劫去了天馬鏢局的水膽瑪瑙雕——」

當她提到天馬鏢局時，人叢之中又發出喟歎，再提到水膽瑪瑙雕時，天心派的「斷碑裂石」藍飛雁已不禁的跳了出來！

蔡嬋娟瞟了他一眼，道：「小鳥子！」

藍飛雁聽了，臉泛紅霞；這一個肌肉賁突的大漢，竟會有此顏色！

「我當然知道你的乳名是小鳥子！」

松溪道人不耐煩，道：「前輩，你還是把我全眞派之事作個了結！」

蔡嬋娟道：「好——劫去水膽瑪瑙雕，據爲己有，然後再推在兩位道長身上，這是一計！」

「旁人會隨便置信？」

「當然不會，他劫鏢使的是下三濫手法——用迷香燻人，使他們失去知覺，然後予取予携！」

說到這裏，蔡嬋娟瞟了宮藏一眼，宮藏當然明白，不禁低下頭來。

「拿去了寶物，殺死了鏢師，再用『雨打飛花錯脈』劍法，挑斷他們的手筋脚筋！這種『雨打飛花錯脈』劍法，除了全眞派，又有何人懂得？」

松溪道人點了點頭。

蔡嬋娟續道：「那時凌雲子與凌霄子又在附近，匆匆便要上路，剩下未死的鏢師，當然圍攻二位道長，而沈鷹也趁此機，連你們的陣譜也偸去了！

「兩位道長無端惹禍，又失去了師尊遺物，心下自然徬徨，那有面目回到教內！所謂福無重至，禍不單行，那日他們擺脫了天馬鏢局的人追殺，躲在山神廟之內，一覺醒來，身畔却多了兩個衣衫破爛的雛兒！

「那山神廟平日本無香火，那日却見無數鄉人前來參拜，却發現兩個道人與雛兒！人們會怎麼想，謠言如何傳出去，你們也可以想像到！

「鄉民人多勢衆，謠言越傳越可怕，兩位道長如何抗辯？只有見路便跑，跑到一處絕崖，在互相埋怨的情勢之下竟跌下萬丈深谷，屍骨無存！」

全眞教拂塵劍松溪道人聽了，自言自語道：「原來如此，原來如此！」

他回首瞪視着沈鷹。

「小鳥子！」

藍飛雁自然而然的應了一聲，然後滿臉赤紅，他本身已是身形高大，再加上練的是橫練功夫，站在一般人當中，早已有天神模樣，可是，他竟有這一個有趣的乳名！

「前輩，你怎知我的乳名？」

「我知道的還有很多——例如水膽瑪瑙雕，價值連城，天馬鏢局失去這重鏢之後，以爲是全眞教所爲，不過，始終找不回貨物，便要向貨主負責。

「天馬鏢局的大鏢頭連夜失踪，據說是不想連累別人而自盡了！」

這時，藍飛雁眼有淚光。

「不過，這件事牽連很大，藍總鏢頭逝世，仍然連累他的手下，甚至其他有關連的鏢局：天行、天龍、天靈、天祿、天風，都因此而陷於破產！」

藍飛雁一直聆聽着，看來他知道這事的來龍，却不知去脈，更不知其中的秘密。

藍飛雁道。

「這五間鏢局最終也沒有關門！」

「當然——這又是兀鷹樓樓主幹的好事！」

「什麼？」

「你不知道？當五間鏢局快要關門之際，兀鷹樓樓主以大義凜然之勢，暗中幫助了五間鏢局！」

原來沈鷹也會做好事的！

「他的幫助是用極低的價錢買了這五間鏢局，他自己不去經營，由原來的鏢師繼續下去，不過，以後每接一趟鏢，他便坐收鏢銀，只把零碎的給鏢師作生活費！

「他這手法，暗裏自然已有大利，但明外仍然有大利！外人不知他才是五間鏢局的老闆，只知五間鏢局對他極爲尊敬，又肯交上保護費，其他的，自然又是跟紅頂白，以兀鷹爲尊，兀鷹樓在江湖之上，聲名更盛！」

衆人聽了，才知道沈鷹外表沉穩老實，內裏却是奸狡百出，行爲使人齒冷。

「小鳥子——」

藍飛雁又是一怔。

「你小時身體本很瘦弱，因此人們才會叫你小鳥子，但你長大之後，武功精進，才會如此高大威猛！記得你母親臨終的囑咐？」

藍飛雁點了點頭，道：「我母親臨死之前，吩咐過我一定要找到那劫水膽瑪瑙雕的人，爲天馬鏢局，爲我的枉死父親恢復名譽——而今我找到了！」

他說「找到了」三個字的時候，雙掌不斷箕張，手指發出「劈啪」聲響！

背肌與胸肌賁起，實在嚇人。

他突然一個竄身，已近沈鷹，然後是一掌橫揮，劈向他身旁的牆壁。

「嘩啦嘩啦」，半片牆也應聲塌下。

藍飛雁外號「斷碑裂石」，果是名不虛傳。

沈鷹也吃了一驚，向後縮去。順眼望向破牆，却見外面除了他訓練的北斗七星陣之外，外面更多了一批人，看來他訓練有素的樓衆，正在設法護主。

藍飛雁喝道：「沈鷹，水膽瑪瑙雕呢？」

沈鷹道：「你不要聽此人胡言亂語！」

蔡嬋娟道：「你說我胡言亂語？你才是胡言亂語！小鳥子，你能否劈開塌牆之下那片地板？」

「當然可以！」

地板是極其堅硬的花崗石，用鐵錘鋼斧來劈，也要費很多氣力，不過，藍飛雁掌力驚人——

他吆喝一聲，地板已裂。

他揪起石板，下面竟是一個鐵箱。

藍飛雁把鐵箱拿起，看來是十分沉重，鐵箱打開，却是一個同樣大小的紫檀木盒。

藍飛雁似乎已認得紫檀木盒，他把木盒打開，只見一座瑪瑙雕刻。

他把瑪瑙雕刻拿了出來，只見其內似有水流動，他把雕刻放在木盒之上。

原來整個雕刻是個飛瀑流泉，伴以奇石嶙峋。瑪瑙本是地層之下一種稀有礦物，其身堅硬，質地却是啡色呈半透明，一般是用來作飾物，此座瑪瑙，在地下成形之際，恰在其間，有一泡水，便形成了一個水膽。

這種情況，實在是萬中無一。

這瑪瑙出土之後，被高明的雕刻家雕成這種雕刻，利用這水泡作爲飛瀑流泉，實在是天然與人工的重大藝術結晶，也就成爲了無可估價的寶物！

蔡嬋娟道：「其實，樓主你掠了別人寶物，也是毫無用處，此一座精美雕刻，放在廳堂，作爲擺設，那也叫人羨慕讚嘆，可惜，來路不正，却要埋在大廳之下，與泥土相伴，那又有何益！」

世人總想把寶物據爲己有，千方百計，你搶我奪，終又有何用？

藍飛雁抱起這個水膽瑪瑙雕，就好像抱着自己的親生嬰兒。

過了一會，他突然把這座水膽瑪瑙雕向地上一擲！

瑪瑙本是極爲堅硬的東西，但也十分脆弱，這一擲，整座瑪瑙已崩裂，成爲碎塊，水膽內的水也流了出來。

這泡水相信已存於水膽之內，足有億萬之年，可是在地上一會，便已無影無踪！

人生若朝露，豈不是轉眼也化爲煙雲？

× × ×

這一擲，使室內嘩然，室外也嘩然。

沈鷹頻頻外望，希望他的樓衆會攻入來。

蔡嬋娟道：「沈鷹，你不用妄想，今日你無論如何，也不能脫身，我們這裏，高手如雲——假若他們再聽下去，奔馬居的不讓你走，就算你的四大鷹王，也不會讓你走！」

沈鷹的惡行，與奔馬居三個隨人有關，大家都已明白，但蔡嬋娟語氣，看來剩下的兩個「擲地無聲」游若水與「三筆判官」岳峙也有關係。

甚至樓主手下四大鷹王也有關連。

這時，藍飛雁抱拳向衆人道：「各

位，我擲下瑪瑙，爲的是此物不祥，累了我父親，也累了無數叔伯兄弟，甚至使我家散人亡，而今，瑪瑙已碎，無人再爭奪！我與沈鷹的仇恨也告一段落！」

蔡嬋娟奇怪道：「你不報仇？」

藍飛雁搖了搖頭，轉身出了大廳。

據說，藍飛雁這一擲，頓悟人生，離開了兀鷹樓之後，出家成爲一位有道高僧。

蔡嬋娟突然指着無極門的三筆判官岳峙道：「你是新任的無極門掌門？」

岳峙有點愕然，因爲他接任掌門，只有他們門人才知道的。

蔡嬋娟又游目四顧，看着赤羽派的擲地無聲游若水，道：「你也是新任的赤羽派掌門？」

同樣，游若水也爲之心頭一凜。

他們都沒有直接承認，也沒有否認。

他們異口同聲道：「你怎知道？」

「我知道的事，還有很多！你倆都是東北長白山下的兩個門派，都是以採參爲業！」

岳峙道：「你知道這個不奇！」

蔡嬋娟笑道：「你們以採參爲業，當然最懂得以參補身，因此，你們的人都極爲長壽！所謂百歲人瑞，滿山都是！不過——你們前任掌門，却不過三十五歲！」

兩人都震驚起來。

他們兩派地處東北，對中原武林不大相熟。

「你們聽過雌雄人參的事嗎？」

游若水與岳峙一聽到這四個字，不禁各自行前一步。

「雌雄人參？」

衆人都議論起來。

人參也分雌雄？

沈鷹的臉又呈灰白之色。

「你們都知道，極品人參，都成人形，有手有腳有頭，那年無極門發現了一支千年人參，人參下肢與身體相連之處，多了一小塊，命名爲雄人參！

「同時，赤羽派亦發現一支，說也奇怪！這株千年人參，下肢與身體相連之處，却有一凹，便被命名爲雌人參！兩株罕有巨參，成爲兩派鎮派之寶！」

兩人都不覺點點頭。

「那麼，兩位前任掌門都意外死去，雌雄人參也失了踪影，更甚者，你們赤羽與無極，成了世仇！」

岳峙道：「咱們兩派成仇，是因爲我們懷疑赤羽偷去了雄人參……」

游若水道：「我們也懷疑無極門奪去了雌人參！」

兩人互瞪了一眼。

蔡嬋娟道：「你們不用再猜忌仇視下去——罪魁禍首，是沈鷹！」

沈鷹臉如死灰！

「那年，刑部大人垂危，甚至已開始籌辦喪事，却又突然無事，之後，竟又多活十年，那起死回生之功，自然是雌雄人參！

「沈鷹神通廣大，早知你們兩派各有鎮門之寶，他爲了攏絡刑部，便出盡了辦法！你們兩位前任掌門，當然不會爲他所利誘，利誘不得寶，便會用武力！

「你們發現掌門無端斃命，並不是他們短壽，而是沈鷹下了手脚！」

岳峙問：「敝掌門死時身無傷痕，我曾親自驗屍，也無可疑之處！」

「對，沈鷹手法極爲高明——你們可知後腦有個『風府』大穴？」

岳峙是點穴名家，當然知道，而在座都是武學大家，而且這個人身大穴，有誰不知？

「沈鷹把兩位掌門引到山頭，跌下了一個早先預設的陷阱，弄暈兩人，然後用針刺他們腦後的風府大穴，於是兩人便無疾而終！」

游若水道：「我也檢驗過掌門屍身，甚至剃下身上所有毛髮檢視，並無傷痕，或者遺留下的細針！」

「你知他們用的是甚麼針？」

兩人當然不知。

「他用的是骨針！」

「就算是骨針，也會留在風府穴內！」

「那骨針是用魚骨做成，並且先用醋浸過，魚骨並不堅硬，但用內力拍入，並不困難，兩位掌門暈了之後，任由他施爲。最重要的一點是，那魚骨入穴之後，因爲本身用醋浸過，是會自行化解於無形！」

衆人聽了，都發出喟歎，不知是讚沈鷹心思縝密，還是驚於他的心狠手辣！

蔡嬋娟續道：「各位也有哽魚骨在喉的經驗，一般人也懂得多吞下酸醋，魚骨便會化去！」

游若水與岳峙至此，才明白他們掌門死去的原因。

「既斃了掌門，雌雄人參便易於到手，他把雌雄人參是給刑部大人，成了續命湯！而沈鷹以後的日子，一帆風順，難道他可以隻手遮天，還不是刑部的關照！」

事實上這十多年來，官府對於兀鷹樓的行徑，都採取了隻眼開隻眼閉的手法，却原來有此重大秘密！

游若水與岳峙相視一笑。

岳峙道：「雌雄人參已化爲烏有，不用追究，但罪魁禍首，咱們不會放過！」

他們怒視沈鷹。

游若水道：「這也不枉我投身奔馬居，發現了咱們兩派無端結怨的因由！」

岳峙道：「我們回去，向門人解釋，以後不用再互相仇視！」

蔡嬋娟道：「兩位，我有點不明白，你們兩人，早已知對方門派，爲何

仍可忍耐？」

岳峙道：「盲目追殺報復，是不會找到事情的眞相！」

游若水道：「假若咱們都與一般人見識，又怎能當一派之掌門？」

蔡嬋娟與在場衆人，對兩位掌門的器量，都大爲折服！想不到這次衝突，竟能解開了赤羽派與無極門的一番恩怨，一段世仇！

這時，奔馬居的人都怒視着沈鷹，而宮藏也覺得自己是大好形勢，便叫道：「沈鷹無義，每一個江湖人都要殺他！」

他作勢欲上。

蔡嬋娟目光如炬，看着宮藏，冷冷的道：「你何當不是個大奸大惡之徒！」

宮藏聽了，退了一步。

這人究竟是何方神聖，似乎是天下事無所不知！

蔡嬋娟朗聲道：「你們奔馬居的居主，源自兀鷹樓，却是一個吃裡扒外的人！」

這話最令沈彤驚異，在她心目中，宮藏是何等美好，何等正義！

「他假意上繳黃金，却派了三大馬客去劫回黃金，用的是下三濫的迷香手法，令兀鷹樓四大鷹王名譽蒙羞，這也是一石二鳥之計！」

四大鷹王中的布青雲，才恍然而悟道：「怪不得我們失去黃金，却完全摸不着頭腦！我們四大鷹王，久歷江湖，幾時試過如此失威，想不到是你這小子的安排！」

蔡嬋娟道：「這手法令到兀鷹樓樓主誤會四大鷹王監守自盜！另一方面，他却親自去殺了三大馬客，劫回黃金——這計策實在美妙！」

在場的人聽了，十分哄動！

奔馬居的四個門人，都注視着自己的主子，想不到這個主子竟是冷血如斯！

「他埋藏好黃金之後，把兀鷹樓的黑布金絲留在三大馬客的屍身上，這既可令他自己置身事外，也可以把這罪完全推在四大鷹王的身上！」

四大鷹王正在怒火中燒。

「不過，這一切都逃不過我的眼睛！」

宮藏實在忍耐不住，喝問：「究竟你是誰？」

「我是誰？」

蔡嬋娟仰天長笑，笑聲却帶着無限悲哀與愁苦。

沈鷹突插口道：「嬋娟，何必再說下去！」

蔡嬋娟道：「你叫我如何不說下去——幾十年的處心積慮的安排，我只是渴望有這一天！」

她轉向宮藏。

「居主，你出身如何？」

宮藏傲然道：「我出身孤兒，無父無母！」

「好一個無父無母的孤兒！你流浪江湖，行乞渡日，竟然可以學到武功，成了鏢局的趟子手，你認爲完全是你自己的能力？」

「當然是我的努力！」

「天下間那麼多孤兒，他們何嘗不努力向上，試問又有幾個能爬到你的地位？」

宮藏一時之間，無言以對。

「假若不是我暗中安排，不要說江湖險惡之事，就是你被惡狗追咬，也死過了無數次！」

宮藏心中一凜，事實上他在年幼時行乞渡日，很多次幾乎被野狗咬死，這些事他從來沒有向人提過，這個蔡嬋娟又怎會得知？

「你從趟子手，再躍爲鏢師，得到沈鷹器重，入兀鷹樓，再南下創奔馬居，都是你自己的本領？」

「難道是你的安排？」

「當然是我的安排！」

宮藏實在不能相信，在場的人也不能相信，一個人竟可以安排另外一個人的命運！

蔡嬋娟道：「你們現在當然不相信，因爲你們不知道有甚麼故事發生在我的身上——」

她轉身怒視沈鷹。

沈鷹似乎是知道她的故事。

「各位，假若你是一個弱質女流，受了一個既有財富，有武功，有勢力的人欺負，你會如何復仇？」

大廳之中，默然一片，只有沈鷹顯得十分煩躁。

「沈鷹是我的仇人，殺了他，殺了他……」蔡嬋娟的語氣滲出怕人的憤恨。

「不過，他欺負我，我殺了他，只能洩一時之憤，也便宜了他，因此，我訂下了一個計劃，這個計劃會令他求生不得，求死不能！」

沈鷹聽了，似乎也不明所以。

「沈鷹的夫人是我的一個孿生姐姐蔡娉婷，不過，她生下一個孩子之後，便被虐待而死！

「然後，他竟然垂涎於我，其實，這也沒有甚麼，天下有很多姐妹同侍一夫，不過，他有了勢力之後，却拋棄了我，而且到處留情！

「我恨他，却是無可奈何，後來，我發現他是殺死我姐姐的兇手，於是，我立刻離開他，決意爲自己爲姐姐報這一段仇！

「於是，我拐走他的兒子，好讓他痛苦，可是，他痛苦了一兩天，再沒有甚麼感覺，這人連骨肉親情也沒有，實在是個冷血的人！

「我帶着他的兒子，在生活上是十分不方便，本想殺他，代替他的父親，以洩心中憤恨，不過，這孩子也有姐姐的血肉，我又怎忍下手？而且，孩子無罪，何必把仇恨加之於他身上！

「於是，他成爲了孤兒！」

衆人不期然的看着宮藏。

而宮藏與沈鷹也互視一眼，眼中滿是疑惑、惶恐。

「我却一直在旁扶持他，表面上他是孤兒，但實際上我是他隱形的母親，處處照顧他，事實上，這孩子也努力，終於成爲奔馬居居主！」

「沈鷹是我的父親？」宮藏茫然一問。

蔡嬋娟道：「難道你不發覺，他一直對你特別愛惜，其中沒有另一番感情？」

「宮藏是我的兒子？」沈鷹也是茫然。

「難道你不發覺，他身上流着你的背叛血液？」

這時，沈彤突然抽泣着，望着宮藏與沈鷹二人一會，便奔出了大廳。

蔡嬋娟又仰天長笑了一會，道：「各位，我的故事說完了，這對大奸大惡的父子，便交在你們的手上！」

她退身在廳旁。

立時，大廳形勢已變。

四個奔馬居的隨人，要圍着沈鷹。

而四大鷹王却要殺宮藏。

沈鷹與宮藏二人退至大廳中央，竟無意之間，靠背而立。

沈鷹道：「我們父子可以聯手？」

「父子？你是殺我母親的兇手！」

「不過——」

「我會暫時與你聯手，解決了強敵之後，再與你算帳！」

四大鷹王已不能再忍耐，猛攻宮藏。

宮藏令他們失去了名譽！也幾乎被他害死。

四大鷹王與宮藏，在回兀鷹樓之時，已曾力戰一次，不過，當時，沈彤在旁，四大鷹王有所顧忌，宮藏也害怕傷害沈彤，故並沒有完全施展所長！

而今，他們再沒有顧忌，奮力一戰。

那邊的四個奔馬居隨人，當然是圍攻沈鷹，沈鷹令他們蒙汚，而他們的門派，很多懸案，兇手便是他一人，他們如何不誅之而後快！

大廳中激戰又再展開。

蔡嬋娟在旁觀戰，臉上展露笑容。

她的笑容充滿了快意，幾十年來的惱恨，就在這刀光之中全洩出來！

復仇已是她一生的目標，目標是否已達？

宮藏與沈鷹武功雖好，但雙拳總難敵四手，兩人被迫至大廳當中，作殊死之戰。

忽然，一聲巨响——

大廳瓦頂盡裂。

瓦片塵土飛揚，出現了四個大洞。

四人從屋頂躍下。

「四大捕手！」

宮藏似乎得到外援，心中稍寬。

大廳之中，形勢又變。

四大捕手，雖是奔馬居的二線人物，不過，他們的武功也是不弱，否則，外面有兀鷹樓樓衆，他們也不會這麼容易從天而降！

這一個變化，蔡嬋娟是始料不及！

不過，已呈弱勢的宮藏與沈鷹，又有了希望。

可惜，這希望之火只燃了一會。

蔡嬋娟突然叫道：「讓他們父子相殘！」

四大鷹王之中的銅爪飛鷹卓越，一聽這話，已然會意，叫道：「退！」

其他三個鷹王，一向知道他智慧過人，也應聲退出了戰圈。

四位來自不同門派的奔馬居隨人，赤羽派的擲地無聲游若水，一向也是智計過人，見四大鷹王如此行動，也意會到蔡嬋娟之意，也朗聲道：「退！」

他們共事宮藏一段日子，早已有默契，便同時應聲退下。

宮藏對四大捕手道：「多得四位及時趕到！」

他轉向沈鷹。

沈鷹微笑。

這微笑却激起宮藏的怒火，他叫道：「四位，先宰了這個老匹夫！」

沈鷹仍然微笑。

四大捕手也沒有動。

沈鷹微笑僵住，道：「殺這忤逆人！」

四大捕手身手，手中兵刃如靈蛇出洞。

宮藏大驚。

他驚的並不是四大捕手的武功，而是驚他們竟然是全無徵兆的叛變！

沈鷹慢慢退後。

四大捕手圍攻宮藏。

這個突變，也令奔馬居的四個隨人感到意外，四大捕手是他們的手下，他們的叛變，竟也被蒙在鼓裏！

宮藏怒道：「你們……」他的聲調喑啞，一時之間，似受了刺激。

四大捕手中爲首的元霸，道：「居主，對不起，我們行走江湖的，爲的也是生活……」

宮藏道：「我待你們不薄？」

年紀最輕的馬二道：「但我們永遠不能屈居別人之下，我們也想有出人頭地的一天！」

宮藏不言，抖擻精神，要好好教訓這些叛徒，回心一想，自己何嘗又不是如此？

天理循環，果眞報應不爽？

元霸使的是一枝血櫻槍，那槍上絲縧，色如紅血，抖動起來，朵朵紅雲，使人眼花撩亂！

洪濤是第二位捕手，他使的是斬馬刀。刀身沈厚，揮動之時，空氣激盪，發出破空之聲。

第三位捕手陸標，身材高大，使的是一支長戟，在燭光之下，威勢嚇

人！

最小的馬二，使的是一條絆馬索，索上縛着一個鉛球，這種怪異兵器，是用來控制野馬的，他日常生活中，以馴服野馬出名，想不到如今却用來對付宮藏！

宮藏緬刀，對付這些長兵器，顯得有點吃虧，不過，他的內力在四人之上，憑着身形輕快，刀招刁鑽，一時之間，四人也莫可奈何。

不過，大廳之中，人聲鼎沸，看來，宮藏假若打敗四大捕手，他也難於脫身！

沈鷹要取他的命，四大鷹王也要取他的命，至於他的隨人，看來也不會再插手。

沈鷹又想再動。

不過，那奔馬居的四個門人，立時喝止，而四大鷹王也要護主。

蔡嬋娟一直在看着，她計劃這事已久，日夕盼望有這一天，她顯得異常的興奮。

她也感到非常自豪。

大廳之中，每一個人都像她手中的棋子，她只要把其中一顆行到某一個位置，他們便會厮殺、拚命。

忽然，馬二低吼一聲。

他的絆馬索已然捲出，已絆着宮藏的左脚。

宮藏緬刀橫揮，可是，馬二的絆馬索並非用普通的繩索做成，緬刀雖鋒利，却不能斬斷絆馬索。

馬二一拉，宮藏脚步却出奇的穩，竟動也不動！

不過，洪濤的斬馬刀從上劈下，假若宮藏死釘在地上，他便會被劈着！

而同時，元霸的血櫻槍亦向他胸前刺來。

宮藏在這危險的刹那，突然向上一竄，脚上仍有絆馬索，竟然連馬二也扯了起來，幸好，他爲人甚機靈，已把絆馬索放開！

宮藏竄上橫樑，四大鷹王已作勢要上。

他已唿哨一响——

外面人聲哄動，宮藏手上還有甚麼後援？

攻入大廳的是兀鷹樓的樓衆！

沈鷹也隱隱感到有些出乎意料的變化，他却不肯相信這是事實——

事實却是如此！

兀鷹樓樓衆，入了大廳，四大捕手散開。

他們排開了一個陣勢，對於全眞教的松溪道人來說，更爲熟悉——

北斗七星陣！

宮藏立時從樑上飄身而下，已立於七人之中！

「殺！」

七人殺上。

這陣勢果然奇妙，四大捕手武功也不平凡，而且手中有長武器，却被這陣勢迫得連連退下！

然後，他們的陣勢移向沈鷹！

宮藏也在陣勢之後，看着沈鷹！

沈鷹看着自己一手訓練出來的北斗七星陣，竟是用來對付自己！

他感到一陣難以言喻的悲哀！

人性奸狡，在這個形勢之下，表露無遺！

宮藏也是自己一手培植出來的，而今何嘗又不是要對付自己？

本來是個如意算盤，却變成一個自掘墳墓，人算果然不如天算？

他再審視大廳中的形勢。

四大鷹王與四大捕手仍然會站在兀鷹樓這一邊，而奔馬居有這個北斗七星陣的七人，加上他的四個隨人，不過，那四個隨人，可能會袖手旁觀，那麼，應該是自己的兀鷹樓，稍爲佔些微上風。

既佔上風，他不再猶豫。

北斗七星陣已展開。

果然，四大鷹王與四大捕手也湧上。

一時之間，大廳之內，又有一番拚鬥。

三百招轉眼已過，兩方人馬，各有受傷。

北斗七星陣中一人被斬馬刀斬傷，而四大鷹王中的銅爪飛鷹卓越也掛了彩，四大捕手中的馬二，亦被北斗七星陣所震傷倒地。

忽然，沈鷹一聲怒吼：「宮藏！」

大廳之內，衆人愕然。

沈鷹續道：「其實這番拚鬥，是我們二人之間的事，何必累及無辜？」

宮藏道：「對——你們退下！」

北斗七星陣已退下。

護着沈鷹的人也散開了。

沈鷹道：「宮藏，奔馬居由你創立，却是由我扶植你的，我是你的大恩人！」

宮藏道：「不過，你殺死我母親！」

沈鷹道：「你不要聽旁人的話！」

宮藏道：「沈鷹，你也無謂再多花言巧語！」

「你忘記我們之間的血緣？」

「血緣？」

看着這個父親，他感到茫然。

忽然，他們都同時想起了沈彤。

沈彤到了那裏？這個年輕的女孩子，會不會因爲接受不了這個打擊而——

大廳之中，蔡嬋娟也不知在甚麼時候離開！

沈鷹道：「各位，我沈鷹爲了在江湖上佔一席位，不擇手段，手染血汚，這點我是承認的，不過，你們又撫心自問，爲了自己，你們都是一生正直嗎？」

這話當然沒有人回答。

沈鷹又道：「你們都明白，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一經插足江湖，便無可選擇，我知罪孽已深——我亦死不足惜，我只有一個希望——」

衆人聽着他的話，有點感動。

「我只希望再見我女兒一面！」

提起沈彤，宮藏也是不安之極。

他又說：「我見了我女兒之後，任由你們如何處理兀鷹樓！」

他似乎眞的心灰意冷。

宮藏也感到一陣空虛，道：「你們隨我多年，而今要追查的也追查到了，你們還需要甚麼？」

四個不同門派的人，共事奔馬，雖然各有所因，但對奔馬宮藏也有一份感情。

無極門岳峙道：「好了，我們也要回到我們的宗派去，把這眞相交待，至於你們兀鷹樓、奔馬居之事，就由你們解決！」

四人立時退出了大廳。

四大鷹王爲首的金眼禿鷹布青雲，也嘆了口氣，道：「樓主，我們也厭倦了這種拚鬥生涯！」

沈鷹看着他們，道：「你們會怎樣？」

布青雲扶着銅爪飛鷹卓越，道：「我們也不再效力兀鷹樓，過去一段恩怨，也由今日開始成爲過去！」

而今，留在大廳之內，只有本屬於兀鷹樓的北斗七星陣，和本屬於奔馬居的四大捕手，不過，他們已各爲其主，反屬對方。

沈鷹道：「四大捕手，你們都年輕有爲，以後的日子，兀鷹樓便是你們的了！」

四大捕手十分高興，他們都是初生之犢，那會知道擁有兀鷹樓，並不是易事。

宮藏也道：「你們七人！也接任奔馬居！」

這七人立時拱手，表示感謝。

不過，立時之間，這七人對四大捕手已充滿了敵意！

「咱們奔馬居不再屬兀鷹樓！」

「沒有兀鷹樓，奔馬居可立足？」

「我不相信兀鷹樓有此能力！」

「我也不相信奔馬居又有此能力！」

看來，另一次的拚鬥又再開始！

× × ×

沈鷹與宮藏已出了大廳。

兀鷹樓之外，到處都有死傷的人。

原來，當他們在大樓之內連番斷殺之際，兀鷹樓的樓衆，早已人心思變，各自去搶奪他們所要之物！

在搶奪之中，很多人受傷，得手的樓衆，也各自散去，兀鷹樓已是到了崩分離析的時候。

沈鷹無言，但從他的眼光中，可知他是多麼的悲痛，一手創辦的心血，落得如此田地，實在使人嘆惜！

而今的奔馬居又如何？

宮藏也不敢想像。

相信只要消息傳到，情形與兀鷹樓一樣，甚至可能更壞！

其實，宮藏孤兒出身，向上爬的慾念比沈鷹猶爲強烈，不擇手段之處，更令人齒冷。

這也不怪得他，實在很難下一判語。

他們各有各的思想，但同時奔向沈彤的小樓。

樓內並無她的踪影。

他們看了一會，宮藏才發覺綉閣上內，一張琉璃枱上，有些水漬。

水漬可能是沈彤的淚水，水漬之上，隱隱可見一字：「死！」

二人大驚。

事實上，一個弱質女子，發現自己的父親竟是一個大壞人，而且更是殺死自己母親的兇手！

更壞的，自己所愛的人，竟是兄長！

這個打擊，如何接受？

他們不約而同的奔往山後的斷崖。

這斷崖曾經是宮藏與沈彤見面的地方，下面是萬丈深淵，只要一躍，再無希望。

他們已見兩個人影。

一個是蔡嬋娟，另一個是沈彤。

她們似正在爭論不已。

沈彤已瞥見二人奔來，喝道：「你們兩人都不要再進一步！」

兩人停了下來，慢慢移近。

沈彤道：「你們再動，我便跳下去！」

二人停了。

蔡嬋娟道：「沈鷹，你已得到了報應！」

沈鷹望着女兒，淚如雨下。

蔡嬋娟道：「你的兀鷹樓已散——你的手下完全叛變，你至親的人也恨你、殺你！」

沈鷹道：「我承認我的錯！」頓了一頓，才道：「可以挽回嗎？」

「挽回？我姐姐的性命可以挽回嗎？我幾年來的青春！可以挽回嗎？」

「你需要甚麼補償？」

沈鷹望着二人，並不只徵詢蔡嬋娟的意思。

「我要的補償是看着你痛苦，千刀萬刃的痛苦，就正如我當年所受的一樣！」

沈鷹看着女兒，道：「我知道你不會原諒我！」

沈彤雙眼紅腫，嗚咽道：「你叫我如何原諒你？」

宮藏欲言又止，又想行近。

沈彤道：「宮藏，你也不要迫

我！」

宮藏道：「我們的遭遇，只不過是命運的安排與撥弄，爲何怨我？」

「怨你？我怎能怨你，而今我只是再無面目見天下之人！」

這時，沈鷹突然一個竄身，以他的武功，是有十足的把握可以攔腰抱着沈彤的。

可是，他忘記了蔡嬋娟。

蔡嬋娟伸腿一攔。

沈鷹的身形已慢。

而沈彤亦已發覺，她向後退，已退至斷崖之旁。

宮藏大叫。

沈彤更驚，又退一步，這步已使她身體懸空，向斷崖墮下！

沈鷹又再竄身，但時間實在太少，他伸手向下一抓，只能抓着一些衣袖。

裂帛之聲，使人心弦震動。

他抓着那些破布，竟是呆了。

宮藏也伸頭向下望，下面是雲霧縈繞，他也整個人如遭雷殛一般，魂魄彷似出竅！

沈鷹悲鳴道：「我，我害了你！」

蔡嬋娟仰天長嘯，幾十年來處心積慮的佈置，而今成功了！

一陣復仇的快意！

沈鷹突然自言自語道：「我……我是誰？」

忽然，宮藏站了起來，滿眼怒火，他慢慢的移向沈鷹，道：「我要殺了你！」

「殺你……殺你……」之聲不絕於山崖上。

沈鷹並沒有反抗。

宮藏已舉起右掌，便要劈下。

蔡嬋娟道：「不要殺他！」

宮藏奇怪，道：「爲甚麼？」

「那太便宜了他——有時死並不是最痛苦之事，反而讓他痛苦生存，想死却死不得，才是人生最大的痛苦！」

蔡嬋娟的心計果然是怨毒非常。

她示意宮藏隨她而去。

斷崖之上，只留下沈鷹獨自一人，自言自語。

宮藏道：「我們往那裏？」

蔡嬋娟道：「你跟我來！」

兩人走過斷崖的另一面，那處有些細碎突出的山石，可以小心的下崖。

崖邊赫然坐着沈彤。

宮藏迷惑着。

蔡嬋娟道：「宮藏，你並不是沈鷹的兒子！」

「我是誰？」

「孤兒！」

沈彤似已知這個秘密，歡喜地迎接宮藏。

忽然，蔡嬋娟却向山崖一躍而下。

宮藏擁着沈彤，感到從來沒有過的疲倦！

（全文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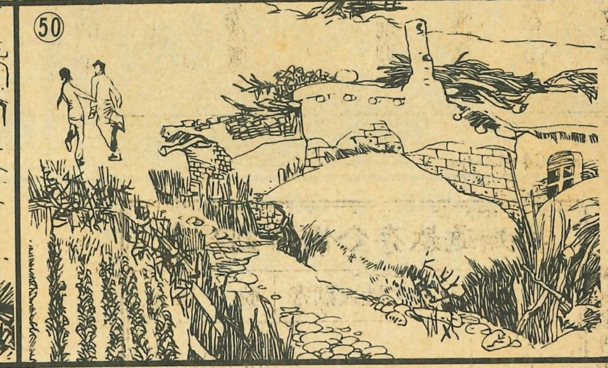
武林英雄軼事

武林奇女（中）

劉世慶．編繪



49　花三春油咀滑舌地說："小姑奶奶，那您把我許配給什麼樣的人？一表人材的漢子，我跟他去，猪狗不如的劣貨，我不去。"柳葉眉氣忿忿地說："我給你找個是敎書先生，人品出衆，才高八斗！"說完，又牽着花三春的辮子回到瓜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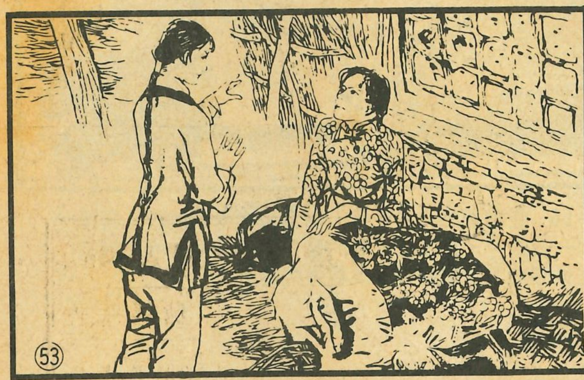


50　挨到日落黃昏，柳葉眉一陣風直奔村口，來到一道彎彎河叉岸邊兩間小棚屋內。這是吳鈞的家。這時，吳鈞放學剛回來，柳葉眉扯起吳鈞的胳膊，拖了就走，吳鈞莫名其妙地說："二弟，你這幹什麼？"



51　柳葉眉一溜煙把吳鈞拉到瓜棚外，把他推上瓜棚，噗哧一笑說："我捉住一隻巧咀花翎白肚皮兒的水鳥兒，關在籠子裏，你去看看。"吳鈞不明眞相，呆裏呆氣地說："那可要一飽眼福。"

52　一頓飯工夫，吳鈞從瓜棚上走下來。柳葉眉歪着頭問："大哥，中意不中意？"吳鈞面紅耳赤地說："全聽二弟安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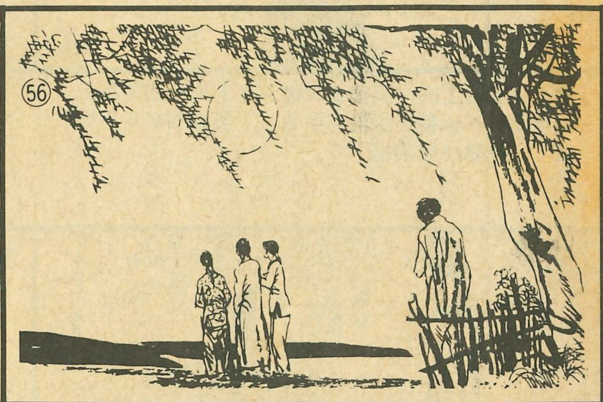
53　柳葉眉跳上瓜棚，只見花三春身倚後窗，哭得雨打桃花淚紛紛，柳葉眉大聲問道："野鴨子伴着天鵝飛，你還覺得不夠本兒呀？"花三春搖搖頭說："嫁給他這樣的人兒，是我一輩子的福氣，但我怕……給他帶來殺身之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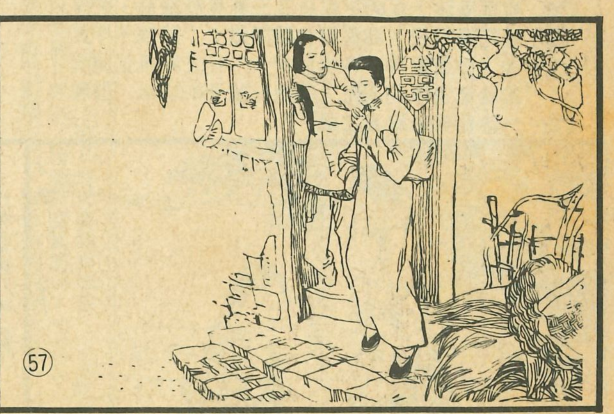
54　柳葉眉聲色俱厲地問："什麼殺身之禍？"花三春打着寒顫說："那個人販子龍頭少爺湯三圓子，指名叫我做二房，我嫁給了吳先生，飛不上天，入不了地，湯三圓子找上門來，吳先生性命難保，還得把我抓走去放鷹。"



55　柳葉眉聽了，柳眉倒竪，喊道："他來一個，姑奶奶殺他一個，來兩個，殺他一雙！"窗外，柳梢青慢聲慢氣地說："來三個，我也上手。大姑娘，放心跟吳鈎過日子去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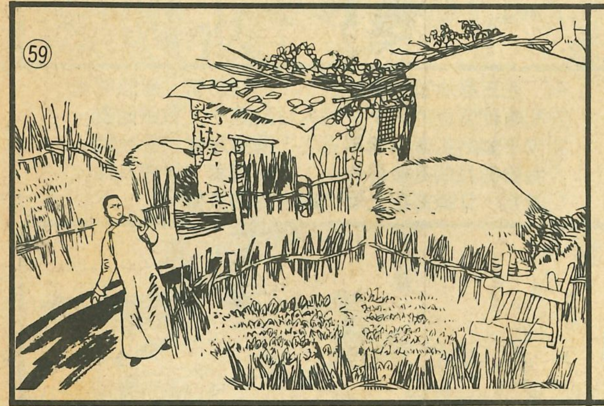
56　在圓圓的月亮底下，柳葉眉從水柳籬牆上折來一技野花，插在花三春的鬢角上，又把她和吳鈎按倒到地上，雙雙拜月成親做夫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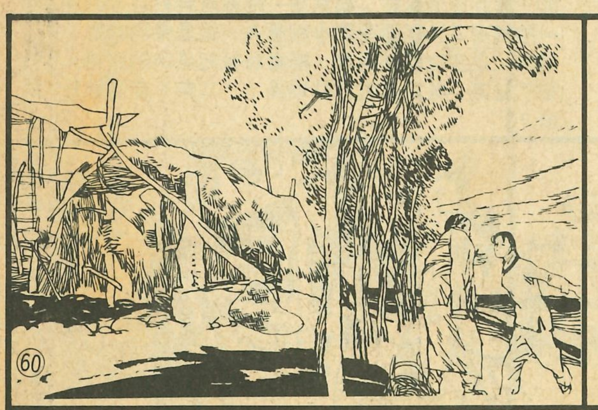
57　花三春和吳鈎成了親，兩個人恩恩愛愛過了幾天。這天早晨，霞光滿窗，花三春心神不定地說："你今天別去學校，陪一陪我。"吳鈎面有難色："我昨天沒告假。"花三春目光閃爍，嘆口氣說："那……早點兒回來。"



58　夕陽西下時分，花三春正在冷灶上和面，墻外响起她熟悉的那種尖厲刺耳的口哨聲，花三春看看吳家中的物件，不忍心拐走任何一樣。她急忙出門，沿着口哨聲的去向，尋找那個拉線的人碰頭。



59　吳鈎掛念花三春，放了學早早回到家裏。他娘到河灘地薅草去了，可是家裏不見了花三春。他想到花三春早上心神不定的樣子，知道事情不妙，急得大聲喊叫："三春！三春！"



60　吳鈎轉身跑到柳家瓜園，柳葉眉一聽，急得蹦跳："哎呀呀，一定是跑腿拉線兒的把她勾引走了。"柳梢青也跺着脚說："趕快四下去找。"

61　吳鈎和柳葉眉沿着河邊尋找，忽然聽見河彎的一塊野麻地裏，有人叫駡、廝打、掙扎。柳葉眉拉着吳鈎，輕輕靠攏過去，只見一個瘦老頭抓住花三春的頭髮，聲嘶力竭地說："你叫他破了身，臨走絲毫不帶，天生的賤貨！"



62　花三春悲切地說："爹，他窮！""難道沒有一粒糧食，一條被子，幾件衣服？""可我怎忍心叫他母子挨餓受凍？""看來，你戀上了他？"花三春啜泣着說："爹，行行好，生米做成了熟飯，你就開恩讓我歸他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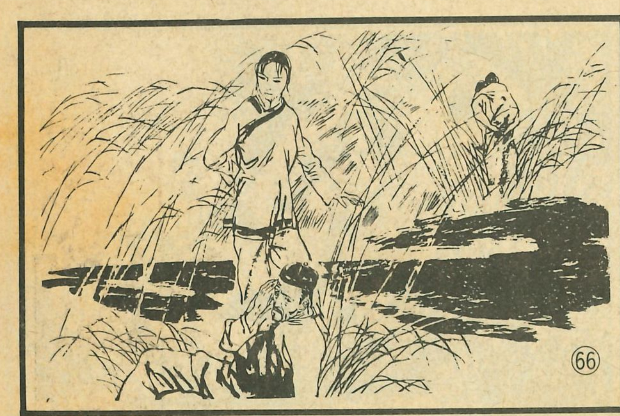
63　瘦老頭向着花三春拳打脚踢，駡道："笨蛋，湯三圓子不嫌你殘花敗柳，命我跟賈二哈吧把你帶回去，快走！"花三春死也不肯走。賈二哈吧拿着一串繩索跳出來說："捆走！"



64　柳葉眉和吳鈎奔進野麻地，大喝道："不許搶人！"瘦老頭見了，拉開一個餓虎撲羊的架式，柳葉眉迎上前去，抓住他的手腕，讓他跌個咀啃泥，冷笑道："看在吳大哥和三春嫂子的面上，我不下毒手。"



65　這時，賈二哈吧冷不防拔出匕首向吳鈎投去，花三春叫聲"親人兒！"嚇得昏了過去，匕首正中賈二哈吧的大腿。賈二哈吧一聲喊叫，連滾帶爬地逃走了。



66　花子金嚇得躺在地上，抽搐不止。柳葉眉走過去，軟中有硬地踢了他一脚，啐道："你也滾吧！世上眞有你這樣沒人味兒的爹，還有什麼臉目再來見你的親生女兒？"

67　花子金抱頭鼠竄而去。吳鈞把嚇昏了的花三春背在背上，由柳葉眉護送着也回到家裏。



68　不久，花三春懷了孕，轉眼到了麥子楊花的時節，她即將臨盆分娩。一天傍晚，吳大娘下地未回。她正在家做飯。忽然，院外小河邊又口哨聲四起，她不由心驚肉跳，但她馬上定了定神，鎖上房門，動身到柳家瓜園去求救。



69　花三春剛拐過河彎，走上河灘，蓬蒿中蹦出賈二哈吧。花三春一見，掉頭就跑，沒跑幾步，油頭粉面的龍頭大爺湯三圓子攔住去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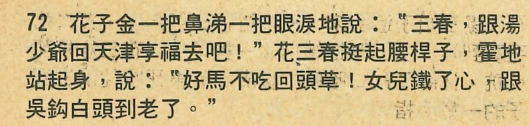
70　湯三圓子色迷迷地，斜着眼睛說："三春呀，河邊拴着我的蓮花快船，接你回天津衞過神仙日子。"花三春雙膝跪住說："少爺，我跟吳鈞懷胎十月了，殘花敗柳的晦氣身子，你放生我吧！"



71　湯三圓子陡地變了臉，滿臉殺氣地說："你不聽良言相勸，那就別怪我手下無情。來，把花子金押過來！"花三春一抬頭，只見賈二哈吧擰着他爹的脖領子，扔到她的面前。



72　花子金一把鼻涕一把眼淚地說："三春，跟湯少爺回天津享福去吧！"花三春挺起腰桿子，霍地站起身，說："好馬不吃回頭草！女兒鐵了心，跟吳鈞白頭到老了。"



73　湯三圓子拿出一把雙刄尖刀，當胸劃開花子金的布衫，逼視着花三春說："你跟我走不走？不走，我就宰了你爹。"花子金哀叫道："親不過父女，三春救爹一命吧！"花三春把心一橫說："我生是吳鈞的人，死是吳鈞的鬼，六親不認。"



74　湯三圓子一擰頭，雙刄尖刀插進花子金的胸口，花子金不由一聲慘叫。花三春見湯三圓子眞的動刀，撒腿就跑。她凄厲地呼喊："殺人啦！柳大叔，眉妹子，快來救命呀！……"



75　湯三圓子追上來，一脚把花三春踢翻，賈二哈吧騎到她身上，要把她捆成一隻稷子。花三春拚死反抗，抓破了賈二哈吧的臉皮，又再死咬住湯三圓子的一隻手指。



76　柳梢靑和柳葉眉聽到花三春的呼救聲，急急趕來，只見湯三圓子正拔出雙刄尖刀，要刺死花三春。柳梢靑大喝一聲："住手！"吼聲像一個沉雷炸响，湯三圓子手一顫，雙刄尖刀落地。



77　賈二哈吧一見柳葉眉，馬上鬼叫一聲："少爺！這個柴禾妞兒惹不得，快跑！"說完，拉住湯三圓子，落荒而逃。



78　柳梢靑和柳葉眉趕到花三春身邊，只見花三春失去了知覺，身下一灘血水，生下了一個呱呱啼哭的嬰兒。柳葉眉背起花三春，柳梢靑抱着剛落地的嬰兒，把她倆送回家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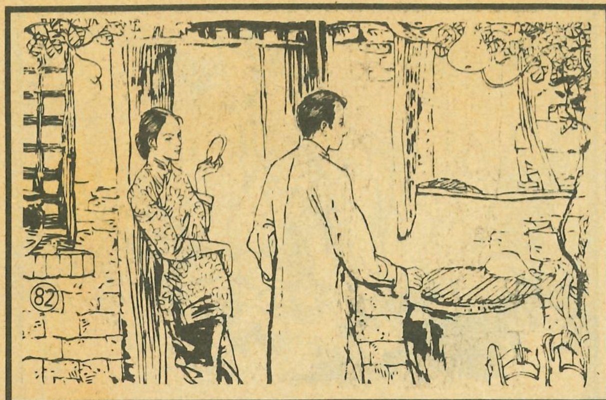
79 吳鈎給這個男孩起名摸魚兒。摸魚兒剛過百日，花三春又懷了孕。這以後，她一不推磨，二不做飯，三不挑水，四不拾柴，每天只想打扮得把吳鈎迷住，以免男人在外沾花惹草。



80 一天，吳鈎放學回家，只見桶朝天，盆朝地，水缸空無滴水，老娘一邊哄着摸魚兒，一邊喂鷄打狗，而花三春却臨窗鏡前，搔首弄姿，不由氣呼呼地說："……你於心何忍？"花三春並不頂撞，却回眸一笑。



81 吳鈎嘆了口氣，挑起水筲來到河邊，柳葉眉正洗衣裳　她打趣地說："大哥，你眞把三春嫂子供在丈二的佛龕裏呀！"吳鈎也開玩笑地回答："都怪你送了我一隻只巧咀花翎白肚皮的水鳥兒，中看不中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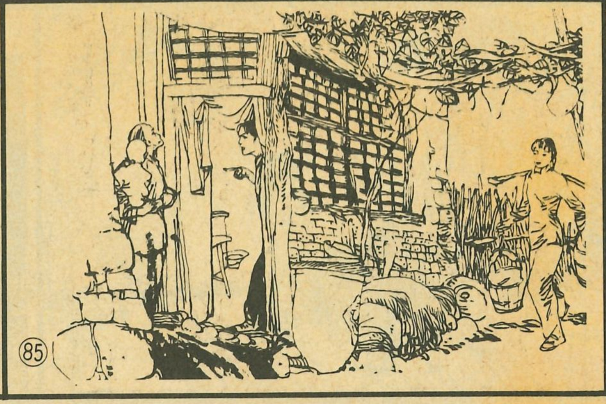
82 第二天，吳鈎放學回家，一見水滿缸，缸邊還存下兩水筲，便問臨窗照鏡的花三春："誰挑的？"花三春嬉笑道："你的好妹子，我的小姑賢呀！這個眉妹子跟咱們眞像一家人。"



83 吳鈎到柳家瓜園去道謝，半路上，却見柳葉眉在他租種的二畝河灘地裏耕荒。他羞愧地說："二弟，怎能一而再，再而三地勞累你呢？"柳葉眉夾槍帶棒地說："挑幾筲水，耕兩壠地，累不死我！你還是佛龕前拜娘娘去吧！"



84 吳鈎被噎得窩着一肚子火回到家裏，頭一回扯着嗓子對花三春嚷道："你也該學眉妹子，不應四體不勤，好逸惡勞！"花三春一頭撲到吳鈎懷裏，撒嬌地說："你不要這山望着那山高，吃着碗裏，看着鍋裏！"



85 一天，柳葉眉挑水進門，看到吳大娘在跟花三春拌咀。吳大娘嘟囔着說："人有臉，樹有皮，你一天到晚身不動膀不搖，臉皮子不發燒，心裏過意得去呀？人家柳葉眉又不是咱家的長工短伙……"



86 花三春舌尖帶刺地說："那是她放長線釣大魚！我還得留神，別叫她佔了我的窩。"柳葉眉聽了，扔下水筲，闖進屋去："花三春，你是尿布擦咀長大的！你給我把剛才滿咀噴糞舔回去。"



87 花三春雙手叉腰，放起刁來："君子一言，快馬一鞭，我花三春吐唾沫落地是釘兒，不改口！"柳葉眉上前撕她的咀，花三春也不甘示弱，又抓又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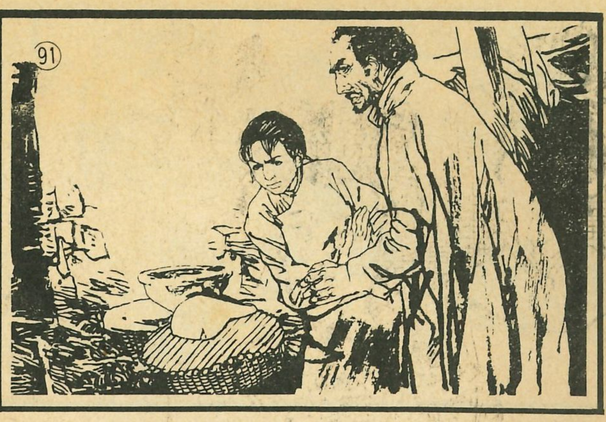
88 柳葉眉被惹得野性發作，把花三春挾出屋去，摔在地上，拳脚交加，一邊打一邊問："你改口不改口？"花三春是個蒸不熟煮不爛的女人，她忍着痛，照舊大聲叫嚷："柳家的丫頭想佔我的窩兒……"



89 柳葉眉血湧上臉，從牆角落找來一把鈍斧子，一塊磨刀石，把花三春的下巴按在磨刀石上，擠出她的舌頭，舉起斧子說："你改不口，我砍下你的舌頭餵狗！"花三春嚇破了膽，連聲說："好妹子，我舔……回去……"



90 柳葉眉把斧子一扔，哭着回到家園。她抹掉滿臉淚水，坐在冷灶旁呆呆出神。這時，一個女人的哭喊聲隨着晚風從大路上傳來："柳家的丫頭偷咀的貓兒……"



91 柳梢青聽到了，進屋問："眉子，三春怎麼指名在駡你？"柳葉眉怒火萬丈地說："這潑貨，我要活剝她的皮！"說完，想衝出瓜棚，柳梢青攔住女兒說："你別出去，君子動口不動手！"



92 柳梢青自己迎出門去，只見花三春披頭散髮，拄着一根木棍過來。她一見柳梢青，跪倒大哭："柳大叔，眉子剛才手拿斧子要劈死我，她想佔我的窩兒……"



93 柳梢青沉着臉喝道："三春，不許血口噴人！"花三春尖聲冷笑說："我那耳不聾眼不花的好大叔呀！難道你蒙在鼓裏睡昏了頭，你家眉子跟我孩子他爹，明來暗去，可不是三天兩日了。"



94 柳葉眉有口難言，衝上前去："花三春，離地三尺有神靈，我跟你破腹明心。"柳梢青又把女兒攔住，忍下這口窩心的惡氣，冷冷地說："三春，回去吧！從今以後，咱兩家劃地絕交了。"（待續）

滿天神佛演義故事／蕭玉寒·文
可飛·圖

寂寞嫦娥舒廣袖

王母擺壽酒　狼星下凡間

混沌蒼天。忽一日，玉皇大帝問班中衆仙宿道：「誰肯下凡去當大唐的開國帝君？」

兩班中肅靜無聲，絕無應諾之言。玉帝心中暗喜道：「如此看來，衆仙卿無一動塵心也，須知仙佛首重無情麼？」

就在此時，仙班中忽聽有嗤的聲淺笑。

玉帝閃目一看，原來發出笑聲的竟是赤脚大仙。玉帝嗔怪道：「笑者便是有情，雖未明言，說不得亦須下去走一遭也！」

赤脚大仙尚未回話，班中忽又有一聲懊悔的歎息，玉帝一看，歎息的却是天狼星。玉帝沉吟不語。

這時，執掌天廷諸仙宿行止的葛仙翁忽越班而出，奏道：「玉帝！天狼方才之歎，乃有感赤脚仙有幸下凡爲天子而發，他懊悔自己爲何不搶先答話哩！」

玉帝沉吟道：「世間面臨一場浩大劫數，肅殺之氣直犯天宮，座中仙宿幾被涉及，但凡心動者皆劫榜上有名之人！葛仙翁速查典籍，天狼帝運如何？」

葛仙翁掐指一算，便回話道：「天狼帝運僅十三天也？」

玉帝微笑道：「世間隋朝將亡，天狼星是否願下去當這亡國之君？」

天狼星哈哈一笑，道：「天上一日，凡間一年，有十三天帝運，凡間便有十三年皇帝日子快活也！好！好！我便去混混吧了！」

玉帝歎了口氣，昭示羣仙宿道：「在座中尚有無數仙家須下去歷劫，此行兇險重重，能否重到仙班，便看諸位各自之定力修爲矣！天運如此，睽亦不能拗之，諸位好自爲之！」

* * *

上界又匆匆過了數天，這一日，瑤池王母重開萬年宴。瑤池又叫西池，因此，王母亦名西王母。

天上又有各界，東天乃道祖三清及羣仙所居。西天是如來佛祖及諸佛、菩薩、阿羅漢駐地。北天是玄武大帝及衆神將治地，玉皇大帝的宮闕位於中央，而統轄南天。南天又有南極老人及南斗星君，但皆在玉帝統轄之內。

玉帝居於中而偏於南，有長養萬物之義。玄武大帝統率雷霆神將，專主肅殺，故居於北。佛宗寂滅無生，故以西方爲極樂。道君以得道長生，因此佔聚東方，取其氣生於此之義。

西王母所居之珠樓具闕，在瑤池之畔。瑤池的水，乃碧玉融成的精髓，澄碧生輝，溶溶漾漾，便如美酒一般，因此凡間喻上等美酒爲玉液瓊漿。

瑤池北面又有三座大園，中央一座叫「碧桃園」，東面一座叫「青鸞園」，西面一座叫「石麟園」。

最有名氣的當數「碧桃園」，園中

有一特大桃樹，高八十尺，玲瓏盤郁，勢若蛟龍，因此又名「蟠桃」。

此桃樹乃瑤池之玉液浸潤，得碧玉之精華，乃仙樹中的極品。所出三子，三千年開花，三千年結子，三千年果熟，萬年始有一輪桃熟。因此吃一枚便壽與天齊，若連吃三枚，便萬劫皆超脫了。孫悟空迚吃多枚，飽餐一頓，因此他永與天地共存。

西王母平日開桃宴，只請西方佛祖、道祖、元始天尊及上帝、諸大仙眞，其餘一切仙官、仙吏、海島散仙、斗牛宮二十八宿皆無緣粘曾享受，因此歲星東方朔垂涎欲滴，便效孫悟空之法，每到歲末其氣大盛之時，潛入蟠桃園，偸嗅索桃氣，雖不敢偸食，但光聞桃味，便已保其歲歲健旺。

但今次西王母見蟠桃大豐收，乃萬年少見，於是大發雌恩，廣邀散仙列宿，參加十萬年難得一見的盛會。

當其時，佛祖、仙眞等次第雲集，一會後，但見鸞駕雍容而來，大張紫雲牢，星幢前尊，羽扇後擁，衆仙皆俯伏迎迓。如來佛祖、三清道祖却肅立不動。

來的是西王母的夫君玉皇大帝。他上了御案，先向佛祖、三清道祖拱手而言道：「隋運告終，民間應罹兵劫，已令赤脚仙下凡勘平禍亂，今日再令天狼星下凡，令其殺戮當死者五百餘萬。凡人有一事一念之善，朕已下令皆悉數赦之。」

如來合掌道：「善哉，善哉！此乃玉帝好生之德也。」

西王母笑道：「盛宴之日，說甚麼殺戮？便請衆仙佛入座如何？」

玉帝大笑，道：「好好，便依西王母之言便是了。」

於是衆仙佛紛紛依導引入座。

向南正中之位，乃如來佛祖之座。他左面是過去諸佛，右面是未來諸佛。如來前面是三清道祖，如來東西兩面皆是諸大菩薩。

東面，玉皇大帝南向；左面昭位，坐玄武大帝，下面環坐諸天尊；右面穆位，坐青華帝君，下面皆諸大眞人。

西面，南海觀音大士南向獨座，北向兩座，左為斗姥天眞，右為九天玄女；東向首座為鬼母天尊；西向首座為天孫織女；其餘為太微左夫人、九華安妃、昭靈夫人、觀香夫人、月殿嫦娥、張天師、三茅眞君、麻姑等，以及八仙李鐵拐、鍾離權、張果老、呂洞賓、何仙姑、藍采和、韓湘子、曹國舅、劉海蟾等！尚有四海神君、五嶽帝君、財神趙公明，以及掌管民間金、木、水、火、土五大諸神，眞箇是浩浩蕩蕩、宣威顯赫。

西王母以主人身份居中主席。她環視諸仙神佛一眼，便微笑吩咐侍仙女派仙桃，道：「座中各人每位一顆可也，但如來三顆，此乃尊佛為首，以謝其維護天威之意，玉帝及三清道祖亦獻上兩顆，取其天道本為一體之意也！」

衆仙女領旨，捧着大紅仙蟠桃，下去派發諸衆仙神佛，然後又派送玄梨火棗、雪藕冰桃、玉液瓊漿、絳雪玄霜等佐輔之物。

如來手擧蟠桃，忽開口唱道：「桃有萬年子，人無百歲春，可憐虛寶筏，誰個渡迷津？」唱畢，剖桃而食。

如來佛祖身旁的迦葉、阿難近侍視之垂涎欲滴。如來便分以兩人每人一顆仙桃。

三清道祖亦各把一枚分與金銀二童子分食。南極仙翁座下的仙鶴，這時舒翼旋舞，延頸徐徐而鳴，而座鹿亦跳躍着呦呦而叫，俯首伏地，作乞憐狀。南極仙翁笑道：「你這兩頭畜牲，亦想吃這好東西麼？」便以指爪各掐一片分與食之。

南海觀音大士見身旁的善財童子目光灼灼的注視，大士心性慈悲，自己不吃，把一枚蟠桃向善財遞去。善財童子道：「菩薩想必是年老健忘了，我在西天路上做大王，要吃唐僧，那時菩薩拋下個箍兒，把我兩手合住，再不得放開，如何接得桃子？這遞來桃子，豈非虛僞作狀麼？」

南海大士笑道：「你這孩子，雖是牛種，倒也聰明，只因你向善之心至今未定，是以尚須箍手以戒惡，你但向善，雙手自然便開得矣！」

大士言畢，擧手一指，善財童子果然兩手分開，接過桃子，但剛吃罷，雙手依舊又合攏作拜佛狀了。

座中嫦娥乃月宮仙子，她有二名近侍仙女，一名素英，一名寒簧，是她寂寞之中的姐妹。嫦娥把蟠桃分作三分，二份與二仙女，一份自己吃了。

西王母遠遠視之，微微一笑，便問近侍仙女董雙成、謝長珠道：「尚剩下多少蟠桃？」

董仙女見王母目注嫦娥發此問，便知要多贈與嫦娥，便答道：「好教娘娘得知！往年結得少，只剩了二十枚我等分吃，但今年結得多，却僅剩十一枚了！」

西王母笑道：「這丫頭慳吝作怪！便取一個來吧，其餘十枚，你等拿去分吃了吧！」

董仙女無奈，只好撿了一枚送來西王母。西王母素手一彈，蟠桃便向嫦娥平飛而去。西王母道：「嫦娥今將遠別，另外多賜一枚。」

嫦娥不明所以，謙讓道：「佛祖、道祖方敢承受一枚以上，小仙何德何能，膽敢承納？」堅辭不受。

在一旁的齊天大聖孫悟空抓耳撓腮道：「誰謂仙家無情無私？依我看來，比凡人更甚之！若非如此，剩下蟠桃，為何獨給嫦娥，便不多送老孫一顆？」

如來道：「西王母送與嫦娥，乃禮也，非偏私也，此猶如凡間餞行一般，悟空，汝已成佛，莫似昔日粗魯為是。」

在一旁太上老君對孫悟空猶有餘恨，便趁機笑道：「這賊猴！前次蟠桃會，他一人便幾乎吃光了蟠桃園的桃，今只吃一個，豈能稱意？怪不得他要爭，娘娘尚須防他趁人不備又溜進蟠桃園去也！」

齊天大聖孫悟空笑道：「老孫這個佛號，猶如盜賊做了官，今日撞着了老對頭！」

衆仙佛大笑，王母與玉皇大帝亦會心一笑，均知孫悟空雖有賊性，但平生不說假話，心直口快，雖曾亂天宮，但一旦歸順便輕易不再萌反意，因此放下一塊心頭大石。

滿座開懷，獨嫦娥默默不語。因她先聽王母遠別之言，又聞如來餞行二字，心下倍增疑惑，怔怔的不發一言。

南海大士慈悲為懷，見嫦娥郁郁不歡，心下不忍，便慰道：「這顆蟠桃，王母該送，嫦娥亦該受，不必推辭也！」

嫦娥無奈，只好勉强受了，向王母謝恩畢，走過大士身前俯首道：「小仙敢請大士指示迷津！」

南海大士微笑道：「欲知未來，先明既往，嫦娥自省便可明了。」

嫦娥更感疑惑，又俯首懇請大士示知。

大士不忍過拒，便微露端詳道：「月仙可否記得當日奔月之時？是時王母以丹藥贈與有窮國君之稱的后羿，月仙當時為后羿國妃，私吞丹藥，因而飛身月宮，但后羿情緣未盡，此未了之情，只怕他日順發於月仙身上也。」

嫦娥默默沉思，忽有點醒悟道：「小仙聞緣從情發，若一心不動，情緣兩滅，想小仙已在月宮清修數千年，一點情心已然掃盡，未知這未了之情從何而發？」

南海大士微笑道：「緣有二種，好緣稱為情，惡緣稱為孽，情緣如磁之吸鐵，遇則必合，不但人不能强之不合，即天亦不能使之不合也。孽緣亦如鐵之與火石，遇則必激而發火花。是則凡人多溺於其內，而仙家遇之，時而墮其網也。嫦娥請記斯言，日後自有應驗。」

嫦娥一聽，雖不甚明瞭，但也不便再强求點明，只好俯首謝過大士，退返己位。

如來合掌微笑道：「善哉！善哉！大士於仙宮妙論姻緣，當足警世人千秋萬世也！」如來言畢，向王母娘娘謝宴告辭。衆仙佛亦紛紛起辭。佛祖、道祖、玉帝先行，然後衆仙佛依次告辭而散。

嫦娥心中悶悶不樂，臨別向王母依依不捨，再叩問未來之事。

王母道：「未來便似現在，愼勿忘却今日之會，如此便可身逢歷劫而不墮塵網，百天之後，可重返仙班。」

嫦娥拜謝王母教誨，然後駕素鸞，展彩雲，由素英、寒簧二仙女引領，一路冉冉歸向廣寒月宮。

* * *

嫦娥鸞駕正行之間，猛地從側面跳出一人，便來搶抱嫦娥。

嫦娥座駕素鸞乃通靈神鳥，突見有人對嫦娥不利，猛地便一個迴旋，避了開去。撲來之人却與二仙女撞個滿懷。

但見這人頭戴星冠，燦爛如瑤台明月，身披鶴氅，飄飄動如清風。兩道劍眉濃似墨，一雙電眼刺人肌骨，膀闊腰粗，渾身有千斤膂力，勢如拔山，動若山崩地坼，原來這人却是斗牛宮天狼星君是也。

只聽天狼星君哈哈大笑道：「我奉玉帝敕旨，今年便要下凡，只因大隋氣數當盡，民間須歷劫數，玉帝令我下去以應此劫數也，他日身為大隋天子自居之福份，却少了個稱心皇后，嫦娥何不隨我一同下去，二位仙姐也做個東西二宮，四人長相厮守，快活風流，何苦呆在廣寒宮中受那冷冰冰守活寡之罪也！」

嫦娥一聽，又羞又怒，罵道：「汝這賊怪！玉帝洪恩敕你下凡做天子，却敢潛入月宮，調戲金仙！觸犯天律，我即奏明玉帝，決斬汝首，懸於闕下！」

天狼星笑道：「嫦娥！你當日乃是窮國后，不外諸侯之妃，我不日却是大隋一統天子，請你為后，有甚辱沒之處？便同去叩請玉帝，求其恩准婚姻大禮，亦未嘗不可也。」

嫦娥心中更怒，厲聲毒罵。天狼星見善求不得，便推開素英、寒簧二仙女，飛步來搶嫦娥。

嫦娥心慌，情知不能與天狼星鬥，便棄了素鸞，化起道金光，飛入織女宮中。

織女宮乃天帝孫女之宮，天狼星再大的膽子亦不敢輕進，但一點慾念無處宣洩，便逕入廣寒宮，肆意搗亂一番，以洩心頭慾火。隨後眼見時辰已到，不敢逗留，抽身搶出南天門來。守門神將已接玉帝敕令，知天狼星乃奉旨下凡，便把金鎚巨斧一張，放他下凡去了。

天狼星出了南天門，便覺昏昏沉沉，身不由己，竟投向下面極北之大漠，降生在隋朝文帝楊堅的昭靈宮內。這便是日後的隋朝的一代昏君楊廣，此是後話，日後自有細述。

嫦娥化了一道金光，躲進織女宮，天狼星果然畏懼不敢冒進，嫦娥稍舒口氣，心道：「只待天狼星這厮下凡界去了，再出織女宮可也！」於是便呆在織女宮中，與織女閒話家常，但心中終覺郁郁不歡，扯了一會，計算天狼星已離天宮，便告辭織女而出。

返回廣寒宮，衆侍女未等嫦娥坐定，便哭着訴說道：「天狼星這賊怪、

趁仙子不在，竟闖入宮中，大肆搗亂，更口出穢言汚語，調戲我等，請月仙替我等作主！」

嫦娥大怒，道：「這斯如此無禮，怎可輕饒？素英速擬奏章，待我立刻面謁帝君！」

素英乃月宮有名才女，那消一刻，奏章便已擬就，嫦娥閱畢，即離廣寒宮，逕闖玉帝視事之通明殿，敲響奏事金鐘。一時間金鐘大鳴，那消片刻，玉皇大帝便已冉冉飄升寶座視事來了。

原來天宮不比凡間，君皇要規定五更才臨朝，而且是逢三大朝，逢五小朝，而天宮玉皇大帝，自身有所感應，但凡通明殿上金鐘一響，不消片刻，玉皇大帝身不由己便得駕臨視事。當然通明殿上金鐘不是輕易便可以敲響的，如若不然，玉皇大帝雖不得不臨朝，但依然會治你一個魯莽敲鐘驚動天廷的死罪。雖說仙家不死，但要你輪迴歷劫，也是一場很慘的折磨。

這時，玉皇大帝於通明殿上傳嫦娥進殿。嫦娥憤憤然的走進，跪下叩頭畢，隨即捧上奏章，道：「小仙有事冒死啓奏玉帝！」

玉皇大帝見是嫦娥，心中一動，已知所奏何事，便微笑道：「月仙且呈上奏章一閱！」

嫦娥把奏章交與葛仙翁，葛仙翁接了，呈上玉皇大帝的御案。嫦娥在奏章中不外歷數天狼星種種不是之處，奏章末了道：「……伏望玉帝賜遣神將，將天狼星追回，按律處治，此等惡劣星官，難膺帝福，此舉一可肅仙宮威儀，又免人間劫數，此不獨小仙蒙不朽之恩，世間民生亦荷無疆之福！小仙嫦娥冒死具奏以聞，伏乞恩准。」

玉帝閱畢，微笑道：「月仙奏請追還天狼星，乃嗔怒之見，非仙眞之語也，天狼之帝福，乃其自修，非天廷之賜予；世間民生劫數，乃衆生自取，非天廷之罰，天廷不外順應運數而行吧了！運數非賞罰所能左右也！天狼星即位之後，尚有一大劫數，需月仙歷之，天狼星之言，求婚姻之事，並非其膽大妄爲，實天數使然，假籍其口而出罷了。如今月仙已着道兒，好歹只怕要下去走一遭矣！」

嫦娥一聽，大驚道：「這並非小仙過犯，怎該謫下？」

玉皇大帝肅然道：「月仙之歷劫並非下謫，實乃運數使然！正如月仙當日飛升之時，有窮國君后羿哀痛欲絕一般，兩者皆爲情緣未了也！朕不對你明言，當日的有窮國君，即今日的天狼星，亦即他日的大隋天子，月仙與他一段未了之情，正要此天道循環大劫數了結也！天命如此，連朕亦無可奈何，月仙不必傷悲，更不必作推辭之念也！」

嫦娥無奈，只好含淚再奏道：「帝旨敢不欽遵？唯是一涉塵世情緣，便有孽債纏身，迷惑心神，豈能重返清眞？月仙竟懇聖恩，但上界最苦之差役，月仙願爲之應劫！」奏罷俯伏不起。

玉帝以手指輕彈，月仙隨即身不由已抬起身子，立於帝御案前。玉帝憐之慰道：「當日如來，大士之言，月仙又還記得？佛祖大士皆預知過去未來數萬年，由此可見天數之所在也，數在，連朕亦不能違拗！但月仙忽萌此念，足見清修定力深厚，若問前程，只須不昧慧根，便可來去自如矣！朕言盡於此，月仙不必猶豫，起去也吧！」

嫦娥萬般無奈，只好拜辭玉帝，退出通明殿，返回廣寒宮。但心中總悶悶不樂，於是又跑去織女宮，向織女訴述天數之意。

織女道：「玉帝之言，必有道理，月仙須牢記之，日後功行，便在你方寸之間。瑤池會上諸仙，當日皆聞如來佛祖及南海大士之言，我當助月仙在諸仙佛面前運動，但求得三兩位抽空下凡相助，月仙重返天宮，便無大礙也！」

月仙含淚謝了織女成全之恩，悲悲戚戚的返回月宮。

不一會，便有葛仙翁前來宣示玉帝御旨，着嫦娥午時三刻下凡。葛仙翁宣示聖旨畢，慰道：「下凡雖苦，且要遍歷劫數，但若堅守方寸，始終如一，亦可增廣見聞，倍添道行，月仙不必傷懷，便權當從新修煉數十天吧了！」

葛仙翁安慰了幾句，也就告辭。一會後，送生仙女已飄然而至，齊聲道：「時辰已到，請月仙隨我等起行也吧！」

嫦娥萬般無奈，但到此地步，尚有甚好辦法？只對含淚與素英、寒簧二仙女泣別。寒簧、素英均道：「怎忍與月仙姐姐分手？我等隨你下去便了！」

送生仙女忙道：「私去不得！要奉旨意！」

二仙女牽嫦娥霓裳痛哭，嫦娥亦不捨，三人抱頭哭作一堆。但時辰已到，不敢再行逗留，只好把素手一摔，悽悽戚戚的隨送生仙女出了廣寒月宮，朝送生南天門而來。

想起當日瑤池之會，何等熱鬧，如今孤身一人，下去茫茫人間，竟連個送行的仙輩也沒有！想念及此，嫦娥心中倍添悲傷，雖不敢哭出聲來，驚動天廷，但心裏已哭得肝腸欲斷。

冉冉已近南天門，遙見守門神將把關，送生仙女趨前道：「好教神將得知！月仙乃奉旨出關下凡歷劫，請神將放行！」

執掌天門的唐、葛、周三將軍齊聲道：「月仙請行！今日由此門而出，他日亦由此門而入也！」

月仙嫦娥知天門三將有撫慰之意

，心中感激，謝過三位好意，出了南天門。但見雲海茫茫，前不見去路，後不見彼岸，心中正感悲戚徬徨，送生仙女突地在嫦娥背後一推，輕喝道：「天上人間皆茫茫，月仙且去不須慌，他朝重返天廷日，接引仙樂好鏗鏘！」

嫦娥身不自已，身子直向下面茫茫雲海中掉下去！她又慌又急，不禁哭道：「這送生仙女爲何這等無情？便不容我多留天廷片刻……」心念及此，悲啼不已。忽耳畔聽聞一老婦歡聲道：「恭喜張老爺！夫人已平安誕下一位千金小姐也！……」

嫦娥正感迷惑，不知身處何處時，又聞一婦人嬌慵聲道：「相公！妾有辱所望，並非弄璋而弄瓦也！」言畢唏噓不已。

又聞一男子朗聲笑道：「所謂弄瓦者，望日後擺弄紡錘女工之意；弄璋者，求兒日後有美玉一般的品格，不外世俗之見。焉知男兒便如玉，女兒便精女紅？若其性懈怠，倒有男似女，終日無所事事，浸淫酒色，猶如女兒長守閨房；若女兒一心向上，勤奮向學，强勝男兒者大有人在！夫人又何必爲此耿耿於懷？」

中年婦人靜了片刻，又道：「如此相公又想好了名字沒有？」

男子更不思索，聞聲應道：「別人望生男，我卻偏反其道望生女！女兒名字早已擬定，便叫張青奴便了！」

婦人道：「名字乃主何意？」

男子大笑道：「目下女子均太自悲，人前自稱奴奴，我偏反其道而行，取名曰青奴，意即比奴奴青出於藍，更勝於藍也！」

聽聞及此，嫦娥忽然心中明白，自己已然降臨人世，且已得名曰張青奴，心中一陣刺痛，前塵往事忽一概忘卻，只剩一點悽戚，令她悲啼不止……

* * *

就這時，張家的鄰里，忽見有五彩雲霞，伴着一輪明月，自南而降於張家，迷茫夜空中，響起一陣絲弦仙樂。

然後忽聽張家有娃兒呱呱哭叫，又接報張家於片刻之前，剛誕下一位女娃娃，長得臉如明月，明艷照人，衆皆駭異，均道：「張秀才家生的孩子，必是個大有來頭的人物！」

衆議紛紛，通邑皆知。張秀才在邑中人緣甚好，又是個教書先生，邑中父老的娃兒多在他學堂授敎，因此有人提議，各出一份，牽羊抬酒，齊來張家奉賀。

張秀才單名一個進字，乃其父望子成龍，意謂他日必中個進士，但張秀才不幸年將五十，依然僅是個秀才身。

這時張進聽聞衆鄉親牽羊抬酒前來奉賀，心中又驚又喜，連忙迎了出去。向衆人拱手道：「所出不外是個女娃，豈敢驚動高鄰奉賀？」

爲首的一位老人家，是當地的首富，聞言笑嘻嘻道：「偌大蘇杭，通邑三甲百年才出此奇女子，方才彩雲明月仙樂，誰不聽見？老夫枉活了六十多歲，亦是今日才見此等奇事！張秀才不必謙讓，但敎我等見識見識此奇女娃兒，便多抬十缸酒來也是物有所值！」

衆人皆齊聲附和稱好。張秀才沒法，只好迎衆人進廳，下人忙忙亂亂的獻上香茶。

衆人心思不在茶水，喝了一口便道：「張秀才請抱娃娃出來觀仰，杭州今日出此奇女子，亦是通邑之榮寵也！」

張進拗不過衆人拳拳盛意，只好吩咐乳娘入內把女娃兒張青奴抱了出來。

衆人紛紛湊前一看，果然生得臉如明月，光艷照人，令人不敢逼視，只感此女只能敬而遠觀，不能近而褻瀆，於是盡皆面露肅容莊而敬之。

唯一美中不足的是張青奴悲啼不止，一任乳娘百般撫慰，依然啼哭不絕。張進無奈，只好着乳娘先行抱娃兒進去，張羅尋醫診視。

衆鄉鄰中有一位姓余的老者，平日自誇「下能算命，上能算天」，因此杭州通邑中皆稱爲「余半仙」。他所斷吉兇晴雨，卻頗有靈驗，因此這半仙之名，倒越發響亮。

這時余半仙越衆而出，開口道：「余某請敎令千金之生辰八字，未知張秀才能否眞告？」

這余半仙平日替人算命占卜，脾氣甚怪，合他眼緣的，分文不收也樂意效勞，但若然開罪於他，便千金亦難求其鐵筆一動。這時他主動上前開口，又是平生未見之舉。

衆鄉親均聳然道：「好！好！這才是奇女子碰着個余半仙！我等正要大開眼界，見識見識也！」

張進被衆人這般一鬧，心下也對女兒的來歷忽感迷惑，便把張青奴的生辰八字說了。

余半仙聞言，低頭沉思，指上掐算，許久沒話，衆人都等得不耐煩了，他卻忽地站了起來，大聲叫道：「如此八字，便連生神仙亦難算出！」

衆人一聽，皆道：「怎的了？」

余半仙聳然動容道：「各位可知當年關羽將軍的生辰八字？他乃戊午年戊午月戊午日戊午時誕生，便做了千古大聖人、大豪傑，如今這女娃兒乃乙酉年乙酉月乙酉日乙酉時誕生，分明擺着是關羽大將軍一般的運命，且有過之而無不及，且又是個女兒身，這便難算之極！」

衆人笑道：「關羽將軍如此大人物，余先生亦能算，何況這小小女娃？」

余半仙歎口氣，道：「人不可貌相，海不可斗量，又道寧欺白鬚公，莫欺少年蟲，各位可知否！關羽雖然乃

千古大聖賢，但畢竟是已仙逝的，但這女娃年方一日，往後日子漫長，這奇之怪極的運命，便極難算也！」

衆人不捨，道：「卻如何難算？再難亦請示知一二！」

余半仙無奈只好道：「各位！譬如是皇后、皇妃、或一品夫人運命，這般定形格局，倒還易算，但這女娃之八字，一面是金，一面是火，若全然屬火，便是冶煉天下的運命；若全然屬金，便是肅殺而得天下的開國帝君形格；況乎陰星為命主，卻又屬金，金者乃兵權之謂，當其二十歲起，便行金運，要掌天下兵馬大權！這比皇后尚勝數分……但若再細推，如何顯貴？如何掌兵權？不但余某人算不出，只怕生神仙臨凡，亦啞口無言也！」

張進歎道：「如此說來，顯見是個怪命，倒是家門不幸矣！」

余半仙道：「我幾時說其乃怪命？但可惜這女娃運命奇特，不但凡間無人可消受此天大豪福，便連余某有幸占其八字，亦無福見其顯貴之時！」

衆皆駭然。

張進心性豁達，聞言雖亦一驚，但隨即釋然，哈哈一笑道：「娃兒既已降生，好歹也得撫育成人，前程乃她自身，我等各自顧盼便了！想他怎的？」

衆人暢飲盡醉。酒氣上湧，衆人膽一壯，一人笑道：「余先生乃半仙，為何連自己往後的運命亦不知曉？」

余半仙哈哈一笑道：「我只是半仙，因此過去的一半知道，未來的一半只好付諸缺如！」

衆皆大笑而別。

張青奴依舊啼哭不止，自誕生之時，已整整哭了一日一夜。

張進夫婦雖亦請了十數郎中回來診視，但無一說出症狀，更不必說下藥，說一聲「奇哉怪也」，就紛紛的告辭退走，連酬金也不敢收取了。

張進正惶急無計時，忽門丁進來稟報道：「老爺！門外有一婦人，瘋瘋癲癲的，卻自稱能醫小姐哭啼之症哩！」

張進聞言出門一看，原來竟是個女道姑，只見她年方四十，身披一件百葉編成的大氅，腰纏葫蘆，手執拂塵，手舞足蹈的唱道：「廣東增城是吾鄉，千里相會路不長；昔為瑤池座上客，今為民女暗神傷……張老爺請了！聽說你家小姐悲啼不止，貧道願代為止之！」

張進驚奇道：「道姑亦懂醫術麼？」

道姑微笑道：「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不忍相煎急……姑且一試而已！」

張進眼見這道姑半瘋半真的，雖心中猶豫，但情急亂投醫，好歹也得讓她試試了！於是向道姑作一揖道：「如此，有勞道姑，這便請進！」

張進引領道姑進去外廳，着乳娘抱張青奴出來。張青奴呱呱的仍然悲啼不止。

道姑接過張青奴，閃目一看，便微笑道：「休叫！休叫！月兒高照；莫哭！莫哭！已明心曲……」

道姑這般莫名其妙的念了數遍，說也奇怪，張青奴便竟似聽懂了，先是眨了眨眼睛，接而止了哭啼，再望着道姑嘻嘻的笑個不止。

乳母要接手抱她，張青奴反把身子靠緊道姑，似乎是認得的樣子！

張進瞧得呆了！他也不知這道姑是甚來路，但能止住女兒的哭症，便是好的，因此忙向道姑道：「在下張進，年已五十，方得此一女，蒙道姑相救，感恩不盡！但竟連道姑的法名亦忘了請教，在下該死之極！」

道姑嘿嘿一笑，道：「張秀才不必客氣，更不必盡說這等掉書袋子的話兒，乾脆一聲多謝，便一了百了！況且貧道上這張家，夙願使然，並非為你而來也！貧道姓何，人皆稱為何二姑。」

張進沒來由被這道姑搶白了一通，卻不怪她，只道她脾氣古怪吧了，便求懇道：「若何二姑一走；小女又哭，卻將如何？在下聞佛道者雲遊四海，並無定宿，若何二姑不嫌棄，便在寒舍權過數月如何？」

何二姑倒也爽脆，一聽便哈哈一笑道：「如此貧道樂得有塊安樂窩也！」

從此之後，何二姑便在張進府上住了下來。但她甚為怪異，三餐不沾，日常喜吃水果，但凡蘋果、桃子、梨子一類，她飽餐一頓，便可半月不動飲食。

眨眼過了一年。

張青奴已到民間俗例抓周之期張秀才預備了酒席，請親朋來看女兒抓周。

丫環在中堂鋪下紅毯，擺列抓周物件。何二姑亦被邀觀看，見狀發聲道：「有劍，便放一柄！」

張進便取出祖傳的弧形劍，猶似一彎月牙兒，閃灼生輝，遠遠放在紅毯上面。

乳娘便去抱了張青奴出來，張青奴見了親戚只是笑，衆親戚均暗道：「年前盡是哭，年後盡是笑，這女娃兒果然怪極！」

這時，何二姑又在懷內探出一面玉印，光華奪目，放在劍的左側。然後着乳娘把張青奴放在地毯。地毯上更擺滿娃兒的玩物。

張青奴這女娃娃，各樣不抓，對那些娃兒玩物不屑一顧，竟爬到前面，右手把劍拖到身邊，再三玩弄；左手又取玉印，印有鈕，鈕有紅絲絛，張青奴竟把紅絲絛自己穿在手臂上去了。接着又翻了翻幾本書籍。

衆親戚瞧在眼內，均感駭然，暗道：「這女娃兒若非大富大貴非凡人物，便是妖怪降生人世矣！」

張進雖已窺知衆親戚之意，卻佯作不知，神色自如，這正是他為人心性豁達，凡事不多計較的好處。

* * *

眨眼五年過去，張青奴已到五歲之齡。張進思忖要送女兒入學，但張青奴卻道：「爹爹放着個大師傅在此，尚去求先生怎的？女兒只跟何二姑學便足矣！」

張進便笑問何二姑道：「二姑意下如何？」

何二姑微微一笑，道：「彼此皆為座中客人，有甚教不教的？貧道只把一點慧根授與令千金吧了！」

於是何二姑便先教張青奴讀「女兒經」，一遍即能背誦，慧悟聰異，過目不忘。四書五經，只兩年讀完。略講大義，便聞一知十，更能融滙貫通，解前人所未能解，發古人未能發。

張秀才有的是書，盡數送入內室，任張青奴隨意選讀。

張青奴到九歲時，文章詩賦，便無所不妙，應答如流。

一日，張青奴問何二姑，要瞧兵書。何二姑微笑道：「尚早哩！你便先讀武經七書便了，但凡循序漸進，根基立穩，他日方有大成。」

張進聞女兒要讀兵書，心中訝然，便生一試其志向之心。便把張青奴傳到書房，捧起鎮書的一塊方玉，上面雕着蟠螭，遞給張青奴道：「我兒但凡讀書之人，這鎮書之寶是少不得的，你可就賦詩一首。」

張青奴接過方玉，略一瞧，便隨口吟道：「玉螭千古鎮詩書，豈可拘泥迂腐儒？何不化龍行雨去，九天出入聖神懼！」

張進一聽，心頭一震，暗驚道：「此女之詩，格調意旨之高遠，便連當今男狀元亦自愧不如！」

張進又指指書房外的斑竹，道：「不拘詩辭，試吟一首！」張進之意，乃暗示湘妃為女德之至。

豈料張青奴立成一闋道：「情脈脈，淚雙雙，二女同心灑碧篁；不向九疑從舜帝，湘川獨立作君王！」

張進一聽，驚得呆了！他心道：「先父要我爭取進士功名，尚是奢求無望，但豈料這孫女兒卻有帝王之想！但普天下哪有個女兒身為帝為王之理？這豈非痴人說夢麼？」

心中轉念，便指指已懸於西天之月，道：「月已西沉，奴兒有甚感觸？」

張青奴朗聲吟道：「碧空露洗新月鈎，瑤台素女弄清秋，欲將寶劍露鋒芒，一片霜華肅九州！」

此言甫出，張進便驚得呆呆的，再也說不出話來。心道：「此女他日若非龍鳳，便是作祟天下的孽鳳孽龍一類怪物矣！這卻如何是好……罷！罷！罷！但得她長大成人，管她是龍是鳳！」

然後更漸見端倪，心中不禁憶起余半仙之言，可惜這時余半仙已然仙逝，再要尋個精於此道的人來問問，也沒個着落處，無奈只好向何二姑請教道：「青奴之詩辭，意旨遠大，但口氣未免狂妄，卻像個曹操，關羽的志氣，但哪有女兒身為帝為王之理？」

何二姑微笑道：「姑娘乃女中丈夫，是故有此豪言壯語也！張老爺不必介懷，依貧道之見，日後前程，皆姑娘自身承之，與張家無涉也！」

張進聞言，忽又憶起余半仙無緣見其顯貴之言，暗料女兒日見精進之日，便是自己撒手塵寰之時，心胸反而達觀，哈哈一笑道：「是極！是極！二姑之言果如是也，正是死去後事誰管得？通邑皆道張秀才吧了！」

何二姑不再答言，微微一笑，便即作罷。

不久張夫人便一病去世。因喪妻之痛，又加措辦喪事勞頓，張秀才待妻子入葬畢，便一跌摔在地上，再也扎掙不起。

張青奴這時年方十三歲，但已甚懂事，極有主意，見父親臥床不起，便作主着人請了城中有名郎中返家診治。

郎中仔細瞧了，竟搖頭不肯下藥，只道：「張老爺之病非藥石可治，為人子女者，一盡孝道，以養天年便了！」說罷辭去。

張青奴沒了主意，只好請教何二姑。何二姑道：「令尊大限，應在本月二十八日亥時。」

張青奴哀求二姑，道：「娘親捨我而去未及一月，爹爹又欲撒手而行，這傷痛加何受之？剩下我孤苦一人，日後如何過日子？只請二姑救救父親則箇！」

何二姑道：「運數天定，無須多言。如今唯有預備後事為妙。」

張青奴知何二姑言出不虛，早早打點預備去了。

到二十五日清晨，昏睡中的張秀才忽地醒來，對衣不解帶守在床前的張青奴道：「為父昨晚夢見半空有人叫我名字，道：『玉帝令爾為杭州府城隍，三日之後當有衙役接爾上任！』是故為父只怕要離去矣！」

在一旁的何二姑卻道：「張秀才一生清廉正直，帝命為神，乃理所當然！這比凡夫俗子要歷輪迴之苦，當又勝一籌也！悲傷怎的？」

眨眼已近廿八日亥時。

何二姑忽對張進道：「張秀才宜於此刻沐浴淨身，以便赴任去也！」

張進歎道：「此刻我但覺身重千鈞，如何尚能澡洗？」

張青奴接口道：「放着女兒在此，誰道不可以為爹爹淨身麼？」

張進感歎道：「吾兒孝心，可謂至極，猶勝男兒，我雖死亦無憾矣！但你是個女兒身，為父豈可赤身露體，累你伏侍？」

張青奴道：「養兒千日，用在一時

，十三年養育之恩，無以爲報，爹爹便讓孩兒盡一點心意吧！」

說罷，命人擺好澡盆，滿貯香湯，與老婢一道，扶持張進入浴。遍身洗淨，更換了衣飾冠履，然後重新扶進中堂，背褥而坐，。又取來淨水漱口。

張進忽低聲問何二姑道：「行之將別矣，青奴日後行止，二姑便不肯略示一二麼？」

何二姑沉吟半晌，方低聲道：「寂寞嫦娥舒廣袖，一統江山泯恩仇！」

張進一聽，雖然何二姑這話只有他一人聽到，但也忽然醒悟，便含笑點了點頭，道：「如此，張某人雖去亦安心矣！」

隔了一會，已到亥時。張進忽大聲道：「來接的衙役到矣！」

張青奴忽聽中堂外面有啾啾聲悄語道：「太陰娘娘大駕在此，我等須迴避才是……」

這聲音何二姑亦已聽聞，她忽然伸手往張進身上一指。

張青奴便突聽啾啾叫道：「好了！好了！張城隍自己走出來矣！我等快上前拜見引領是也……」

啾啾聲剛畢，張青奴定睛一看，其父張進已含笑而逝。張青奴心中一陣刺痛，不禁放聲大哭。

乳娘見張青奴哭得傷心，便勸道：「喪葬大事，全憑姑娘料理，若哭壞了身子，如何是好？」

何二姑接口道：「此言不差，青奴，你哭的日子盡多，如今却非時候，暫且收住了吧！」

不一會，衆親友皆紛紛前來奔喪。張青奴含淚一一接應，又調動諸中喪事禮儀，有條不紊，井然有序。

衆人均暗暗點頭稱讚，但也有人發輕言道：「這女娃雖是強了，但到底乃女兒家，這喪事原該廻避的，如今却要獻身露體！」

張青奴一聽，把眼淚一抹，嗔道：「女兒便不能與男兒共事麼？這總是世俗之見，青奴偏要逆其道而行，好教世人得知，莫道女兒便可任由男人欺負！」

張青奴來歷非凡，她這一作色，雖目中含淚，但雙眸淚水難掩如電光閃爍，令人觸之驚魂奪魄，衆皆肅然。

不覺七七四十九日喪禮已畢，張青奴在這段日子克盡爲人兒女之道，奉節守孝，鞠躬盡瘁，令人感動。不但原來讚她的人更不絕於口，連原來有所輕慢之人，亦不禁心悅誠服道：「得女若此，夫復何求？且不管她日後有否成就，單是這盡節守孝的操行，便猶勝千萬男兒身也！」

從此之後，張青奴在蘇杭一帶的孝女之名不脛而走，漸漸的竟傳入大隋的京師長安去了，但何二姑對此却直皺眉頭。

喪事既畢，何二姑便不耐煩的對張青奴道：「爲人子女之道，業已克盡。如今是姑娘爲自身前程計較之時矣！」

張青奴默默無言，半晌方感歎道：「一月之內，父母先後捨我而去，忽生感觸，只覺人生短促，去爭強鬥勝幹麼？倒不如安安份份的做個普通民女算了！」

何二姑冷笑道：「姑娘怕死麼？」

張青奴道：「誰不怕死，强如爹爹般豁達，末了也是依依不捨的！但怕又有何用，總不成人人都長生不老？」

何二姑一聽，心中驚駭道：「這塵世濁氣果然厲害！好端端一位在月宮清修的太陰仙子，下到此塵世，打滾了十三年，竟然連一點慧根亦緩緩消退了……但却萬萬不能對其明白道出其慧根，否則便不能完滿磨煉此劫數！這却如何是好？」

一時間，何二姑亦默默無言，半晌作聲不得。

原來這何二姑便是在民間甚有名頭的八仙中的何仙姑。乃廣東增城人，在增城羅浮山得道成仙。但尚屬散仙之數，萬年一次方又上天廷一聚蟠桃盛會，平素多以人間仙境爲其行止。當日在蟠桃宴上，知嫦娥須下凡歷劫，心甚憐之。後接天絲織女仙函，着其就便扶掖嫦娥凡身，才化名何二姑，潛來張家府上，一住便是十三年。

何仙姑知大隋氣數將盡，羣仙亦因此須歷劫下凡，但尚缺一位統領羣雄仙客的人物，而細思嫦娥情形，天數註定她不但是歷劫中人物，且隱隱有統御羣雄的氣度，便斷定嫦娥之凡身日後必定爲這一場慘酷劫數之統御首領，若能順利渡化，倒不失大功一場。

何仙姑又知嫦娥的凡身已到金運之關之期，不料她竟然因生身父母之喪，精神意志沉淪其中，竟連一點慧根亦有隱退之兆，心中那能不心焦如火？

何仙姑咬一咬牙，暗道：「渡化須重潛移默引，時勢迫人，也容不得徐而圖之，沒奈何，只得鋌行險着矣！」當下何仙姑已暗暗打下主意，只待時辰一到，便立即行事。

＊ ＊ ＊

匆匆又半月過去。

這一晚，何仙姑獨自在院外徘徊，忽見北面帝星搖搖欲墜，接而猛烈搖晃，隨後便霍地離開本位，在天際間劃過一道弧光，重返其本位去了！何仙姑心頭一震，已知此事。

第二天一早，果然聽聞官府中傳出訊息，道：「大隋皇帝楊堅，已在昨晚歸天！太子楊廣已然登位，是爲隋煬帝。」

何仙姑獲知消息，更斷定天下大亂在即，打定主意，鋌行險着，渡化張青奴，以統領羣仙宿了此一段慘酷劫數。

當晚，何仙姑便忽對張青奴道：「明日乃祈寒時節，姑娘須前去拜祭祖墓。」

張青奴一聽，連忙稱是，因這時她已着塵世道兒，慧根已被衝淡，因此對於「孝節」二字，甚爲看重。

第二天一早，張青奴由乳娘伴着，坐轎上路，何仙姑亦執意跟隨。

張秀才夫婦的穴墓合葬於杭州西郊，從城裏西行須半日路程，走了一半路程，已是出城門的關口。

守門的兵卒排列兩行，查禁甚嚴，張青奴的轎子抬近。兵卒大喝道：「轎裏的人出來受查！」

乳娘忙趨前道：「轎內乃本城張秀才之遺女，盡孝之名，天下皆知，此行出去拜祭祖墓，有孝在身，不便拋頭露面見人，請兵大哥開恩，免查了吧！」

兵卒向坐於城堞的校官詢問，那校官一聽，却走了下來，邪笑道：「孝女之名聞得久矣，人却緣慳一面！不知誰家小子有此福氣，娶得如此美人兒歸家也！出來，本座要親自檢查！」

乳娘見這校官口出汚言，氣得渾身打顫。張青奴無奈，只好掀轎而出，站於衆兵卒將校面前。

衆兵卒一見，皆雀躍叫道：「果然是天下一等一的美人兒！只消見得一見，便猶如喝一杯美酒也！」

校官淫笑道：「皇上恩旨，但凡將士效忠於朝廷，於酒色財氣上皆可縱容！嘿嘿，你不提王法猶自可，如今我倒要親自動手，依王例搜身！」

衆將校一聽，哄的一聲狂笑，早有數人圍了上來，淫笑着，向張青奴的身上伸手摸去！

張青奴眼看自己便要在光天化日之下，當街受辱，但又無力反抗，心中驚懼惱恨交集，幾乎昏了過去……

就在此時，張青奴忽覺眼前一黑，接而飛沙走石，無奈只好緊閉雙眼，到眼前一亮，睜開眼來，原來身已在城外五里之處！乳娘依然在身邊伴着她，但何二姑却落在後面，望着她微微冷笑。

張青奴又驚又喜，忙問乳娘道：「方才是怎的了？」

乳娘茫然道：「妾身亦大感驚訝，方才眼看姑娘行將受辱，正嚇得半死，忽覺眼前飛沙走石，只好閉着雙目，豈料睜眼一瞧，身子已在此地矣。」

張青奴目視何仙姑道：「二姑，方才之事，怎的了？」

何仙姑笑笑，道：「也沒甚麼，老身見你等平安而出，自然便跟了上來。」

張青奴道：「然則是誰救了我？」

何仙姑微微冷笑道：「人貴有自救之能，若有自救之能，又何必追問是誰所救！」

張青奴一聽，忽心頭一動，似有所悟，何二姑之言，隱有警醒之意。

張青奴這時連轎子也沒有了，只好步行，她一個弱質女子，在郊外行走，道路崎嶇不平，甚覺艱辛。

好半天，方才掙扎着走到爹娘的墓前，却已累得大汗淋漓，一下坐在碑前，再也掙扎不起。

張青奴望一眼碑上爹娘的名號，觸景傷情，感懷身世，只覺天地茫茫，剩下自己一個弱質女子，處處有虎狼窺伺，前不到頭，後不見岸，天下之大，竟無一處容身之所，她悲從心來，不禁抱着石碑哀哀痛哭。

何仙姑却站立一旁，微微冷笑，沉吟不語。

張青奴哀哀的哭得不覺有點倦了，頭一側，竟抱着石碑奄奄欲睡。

張青奴剛合上眼皮，忽覺眼前一黑，身子已然向一處昏天黑地的地方沉下去。她正感驚惶間，忽見遠處一座城池，守門的是一班牛頭馬臉的鬼卒，一見張青奴，皆俯伏地上，不敢抬頭，啾啾的道：「恭迎太陰娘娘大駕，張城隍有命，恭請太陰娘娘進城相見！」

張青奴心感迷惑，暗道：「這是第二次聽到稱我爲太陰娘娘，不知這是何種官號？但我不外民女一名，談甚麼官號？只怕是弄錯了！」心中雖然迷惑，但聽說是「張城隍有請」，心中却又一動，暗道：「爹爹臨去之時，說他被封爲城隍，莫非眞有其事麼？」

張青奴身不由己，便尾隨引路牛頭馬臉入城而去。

城中漆黑一團，但張青奴却自覺目能視物。但見城中來往之人，衣不蔽體，蓬頭垢面，狀甚淒涼。又見乞丐遍佈，枯槁之手伸出，望人打救，但經過她身邊的亦是奄奄一息之人，有誰尚有餘力打救他？忽然又聽一間屋內傳出悽慘呼嚎。

張青奴走過去，推門一看，原來一對中年男女，以及三個娃娃，跪在一張破床前面，哭得昏天黑地，均叫道：「娘親！你爲何這般作賤自己……」

破床上躺着一位老婆婆，原已奄奄一息，這時忽地睜開眼皮，道：「爾等哭甚麼？爲娘服毒乃是自願，若爲娘不去，你等須爲我白費口糧，但爲娘一去，便可省却一份，也好留着養活三位孫兒……」言畢眼皮一合，顯然就此去了。

張青奴才知道這位老太婆見家中沒了活路，爲節省一口米糧，竟自我了斷，以免拖累兒孫！

目睹這慘象，張青奴突感心中熱血沸騰，怒道：「天下盡皆皇土，誰敢如此荼毒百姓？」

心中激憤，大步走到一座衙門，不待傳呼，便闖了進去。她心中生有一念：爲民請命，怒責這罪惡的地方官！

進去一看，原來這是衙門的後堂，一對男女正坐在太師椅上，含笑望着她。這對男女並非別人，竟是張青

奴的生身父母張進夫婦！

「孩兒別來無恙？」張進微笑道，他依然是一副心性豁達的模樣。

張青奴此時心中又愛又恨又怒又愧，愛者，眼前分明是生身父母，骨肉之情，那能不愛？恨者，父母分明是這城中的地方官，却把萬千百姓如此荼毒！愧者，自己身爲這地方官的女兒，能不心中慚愧？心中百感交集，一時間怔怔的站着，竟說不出話來。

張進忽然微笑道：「孩兒路上所見，想必已銘刻心中？」

張青奴道：「刻骨銘心！且羞稱爾爲父！」

張進大笑，道：「如此足證吾女乃熱血兒女也！果眞如此，不但兒羞，爲父亦含羞於九泉！」張進略一頓，便正色道：「實不相瞞，方才吾兒所見一幕，不外乃人間慘狀地府預演吧了！爲父不外區區城隍，便欲作惡，也斷無此大法力令萬千百姓遭殃！吾兒細思便可明瞭矣。」

張青奴一聽，猛然清醒，心道：「是了！父親臨去之時說被封爲城隍，他既爲陰間官兒，又如何管得了人間百姓生計大事？」

張青奴忙下拜道：「青兒錯怪爹爹矣！請恕孩兒不敬之罪！」

張進忙還禮不迭，道：「孩兒千萬莫行大禮，否則便折殺老夫也！」

張青奴奇道：「孩兒拜見爹爹，有甚麼折殺之處？」

張進歎了口氣，道：「孩兒可知天道轉變，大隋行將傾滅，天下浩劫在即？萬千仙佛皆被這場浩劫牽連，孩兒不過是萬千之一，藉張家女兒之軀殼，行統御萬千應劫之人行事吧了！爲父但稱一聲孩兒，已屬失禮，豈敢有望他哉？」

張青奴聽父親說得半明半暗，心中迷惑，便道：「爹爹方才說，孩兒所見不外是預演人間慘象，然則人世間果眞會如斯悽慘麼？」

張進斷然道：「丁點不錯！而且這不外是浩劫天下中的一角罷了！」

張青奴怒道：「是誰個地方官如此作惡？」

張進冷笑道：「地方官吏就算爲非作歹，亦僅荼毒一城一池吧了，況且朝廷法制嚴謹，地方官天大的膽子，亦不致一惡如斯，此乃大隋天子之惡劣根性使然，普天之下，再無樂土矣！」

張青奴怔怔不語，心中似感慨萬千。張進見狀，又道：「孩兒有見及此，尚須及早圖謀進取，以拯救天下蒼生於水火一二，如此浩大劫數，若非大仁大義大智大勇之士，便只好坐視而待斃矣！」

張青奴心頭一震，忙道：「爹爹教誨，孩兒當緊記了。」

張進一聽，喜道：「好！好！這才叫欲將寶劍鋒芒露，一片霜華肅九州也！」

張青奴聽聞自己曾吟咏之詩句，心頭又一震，熱血上湧，竟有欲振臂一呼救蒼生的衝動！好不容易才勉强按捺下去。道：「爹爹既已被封爲城隍，想必是歷劫榜上有名之人？」

張進大笑道：「小鬼城隍，豈敢與衆仙諸佛並列？孩兒說笑了！今番得與孩兒相見，亦全賴一位仙姑飛敕文到地府，奏知閻王，藉爲父一地預演玄機吧了！今日一見，便從此仙鬼殊途，永無相見之日矣！」

張青奴心中猶依依不捨，忙道：「是那位仙姑？她既有此法力，孩兒便求她時時相助，便可時時與爹相見！」

張進歎道：「萬千仙佛，面臨浩劫在即，均各惶然，自顧不暇，哪來閒心理會這等兒女私情，孩兒早早收起兒女心腸，及早打穩根基，冀能於浩劫之中救人亦自救便了！致於是何位仙姑，遠在天邊，近在眼前，孩兒留心細思便可明瞭！孩兒登堂入室，亦須仗此位仙姑之力！爾好自爲之。」張進言畢，忽擧手一甩袍袖，一股陰風陡地刮起。

陰風托着張青奴，直向上緩緩的飛升。眨眼間，張青奴自覺已升上地面，便睜開眼來，原來是南柯一夢，但夢境依然歷歷在目。乳娘尚在哀哀抽泣呼喚自己的名字，何二姑却負手而立，百葉衣裙隨風飄忽，臉放光華，好一派仙風道骨。

張青奴忽爾靈台清明，翻身而起，走到何二姑身前，深深一拜道：「青兒恭請仙姑教誨！」

何仙姑微微一笑，忙伸手攙扶，但也不便直言，淡淡而言道：「彼此皆爲瑤池座上客，青兒不必客氣，靈台既已復清明，便是登堂入室之機矣！」

張青奴奇道：「何謂瑤池座上客？」

何仙姑哈哈一笑，道：「爾日後自當明瞭！這些許小事也不必根究。爾可讓乳娘先行返城，二姑便領你上一處地方去也！」

張青奴依言，打發乳娘先行返杭州張府而去。

就這時，北面天際間突地衝起一道紅光，其色鮮血，猶如平地一股血箭衝起。

何仙姑忙掐指一算，咬牙切齒，又無奈的歎了口氣，道：「天狼星又於長安京師肆虐矣！如此一日數起，天下蒼生不知被屠戮多少！」

張青奴茫然不知所措，何仙姑詐作不見，攜起張青奴的右手，令她閉起眼睛，雙足一頓，二人凌空而起，直向西面的懸崖峭壁中飛去。

這正是：浩劫在即衆仙憂，寂寞嫦娥舒廣袖！二人飛向何處？何仙姑如何引領張青奴登堂入室？天狼星如何於京師長安肆虐？「滿天神佛演義故事集之二」自有交代。

社會秘聞

狄奇・文
可飛・圖

時間殺手

此情難再　正義爲上

一個早有預謀的謀殺犯，通常在計劃犯案之時，都會一併計劃如何脫險。如果要將自己置身事外，通常最好就莫如製造一些不在場（ALIBI）證據。而要妥當執行他的謀殺計劃時，時間的控制更爲重要，因爲這樣才可以確確實實的稱爲「時間殺手」。

* * *

寶儀穿著那薄薄的毛衣走在舊山頂道上，在一片昏黃街燈的馬路上，吹來了陣陣的涼意。

夕陽的餘暉仍在照着大地，天空中就像懸掛着一幅淡淡的水彩畫。

「啊！多美麗的夕陽……」寶儀禁不住自言自語起來。

已經是六時半了，她藉故擺脫了同事，先來探訪一下臥病在醫院病床上的上司。她來得這樣神秘，無非是不想同事們發現她和上司之間的關係，因爲這肯定會惹來相當多的閒言閒語。

由嘉諾撒醫院向下走，就是兵頭花園。這裏的人跡極少，而且往返半山的人多數會利用汽車或公共交通工具代步，又那會浪費氣力徒步上山呢？

寶儀懷着一股興奮的心情，因爲內心受到愛情的滋潤，泛出一陣陣的溫暖感。

正在這個時候，那右邊的小徑突然閃出一個人來，因爲來勢太急，兩個人幾乎碰個正着，在吃驚之下，寶儀幾乎「哇」一聲的叫了出來。

同時，對方也受了突然的驚嚇倒退了兩步。

寶儀霎時間流露出不悅的表情，因爲對方將她那份喜悅的心情無情地驅掉。所以，她正準備用憤怒的目光抗議；但突然她那憤怒的眼神又收斂起來。

因爲，在同一時間內，雙方幾乎都表現出一個驚訝的反應。

對方穿着一套深色西裝，鼻樑架着一副深色鏡片的眼鏡，當他在呆然之下，竟張開口望着寶儀。

「志强……」

寶儀最先作出了反應，雖然彼此是同樣地驚訝，但她的反應却是先流露出來。而面對着寶儀這種突然的反應，志强在街燈之下，毫無保留地露出一副狼狽的相貌。

「唉！很久不見了……妳爲什麼在這個時候會在這裏呢？」

怎麼會在這個時候在這裏呢……寶儀倒發覺這個問題難以作答，因爲她倒沒有心理準備現在就向其他人公開她與上司的秘密，更何況對方是她的舊情人，她更覺得難以啓齒。

寶儀與志强最初一起在一間出入口公司服務，兩人因工作關係而拉近了距離，最後終於發展成爲戀人。但好景不常，志强竟然移情別戀，而對方却是寶儀的好朋友敏光，最後志强拋棄了寶儀。

寶儀望着眼前的舊情人，內心一陣的不舒服，就將剛才的喜悅一掃而空。

他們無奈地並肩而行往中環，志强的脚步顯得很忽忙。

「妳很好吧……」志强打破那沉寂的空間，但他的聲音却是異常的低沉。

「還是以前一樣。」寶儀望着眼前的舊戀人：「你不是跟敏光結了婚嗎？」

「哦……是……不過我們已分了居。」

「你剛才不是去探敏光嗎？」

寶儀這句說話並不是想諷刺志强，因爲她似乎有點不相信，或者是對方刻意將自己的情况說成很苦，來掩飾自己以前拋棄對方的過失罷了！

由兵頭花園向下走，很快就到達了雲咸街。寶儀一直發覺志强臉上呈現出一種奇妙的表情，不過，她並沒有說出來。

「你是不是搭地鐵？」

「唔……唔……」志强含糊地點了點頭。

寶儀覺得奇怪，昔日的志强是一個健談、爽朗的人，但爲什麼今天竟然是那麼垂頭喪氣、閃閃縮縮的呢！難道婚姻失敗會令一個人徹底改變？寶儀不禁湧起了這一句問話。

由於志强步履匆匆，兩人很快就走到了車站，中環置地廣場外的時鐘正打出六時四十一分。

志强本想跟寶儀道別，但同時寶儀亦步入地鐵站中。

「妳也是坐地鐵嗎？」志强說。

「對。」

志强在袋中掏出一張儲值車票，接着就看看手錶，急步向閘口走去。

當寶儀見到志强那份忽忙，正擬離開的時候，志强突然說：「請等一下。」

寶儀被志强這句突然而來的說話弄得呆了一陣。

「有什麼事嗎？」

「妳可以將今日碰到我的事保守秘密嗎？」

「爲什麼要這麼秘密呢？」寶儀說。

「如果有人知道我今天到過敏光的家，那就糟透了。」

「糟透？我不明白。」

「妳是不是過海，我們一邊走一邊說吧！」

志强示意寶儀向月台走去。

「我不會說出去的，但假如……」

「哦……」志强以沮喪的表情說：「寶儀，我和敏光的婚姻是一次慘敗。因爲敏光根本就從來沒有當過我是她的丈夫，在結了婚以後，她比以往更任性、傲慢以及奢侈，更令我難受的是她在別人面前對我的冷言冷語，她簡直沒當我是她的老公。」

「但你不是早知道她的性格嗎？」

寶儀以諷刺的話回答他，亦可以說是難得一次可以宣洩她心頭累積下來的氣憤。

志强沒有答話，祇是低下頭來。

「我不是對你說過，敏光是很任性的嗎？」寶儀說。

「對，但當時我祇是迷戀着她的美色，心想，縱使她有什麼的缺點，我都可以將她改善過來。」

寶儀沒有作聲。

「而自從敏光的父親去世之後，她就更加變本加厲。」

「那麼……」

「我的一生幾乎就被她毀滅了，她不肯離婚，而且將我有如玩具般玩弄和奚落。」

「但你們不是分居了嗎？」

志强剛想回答時，見到月台開往九龍的班車正準備駛離，便示意寶儀一併趕車去。

兩個人剛好擠進車廂內，列車就已經開行。

兩個人在車廂內就面對面的站着，雖然車內相當多人，但由於有一羣中學生在高聲談話，使得志强及寶儀之間又有信心在這時再打開話匣子，都不怕被人聽見。

「你和敏光不是分居了嗎？」寶儀在車廂內再重複剛才的問話。

「是。」

「那問題不是暫時解決了嗎？」

「沒有。我說分居祇是單方面的分居而已。而且她一直都在加重對我的壓力。」

「加重壓力？」

「對，她一直都找私家偵探跟踪我，她是一個陰險的女人。」

「她爲什麼會這樣做呢？」

「或者，她可能看穿我一直都沒有忘記妳，她用她的直覺，來猜測我的心意。事實上，我每次想起妳時，我就更恨她，因爲當時如果不是她對我不停說妳的壞話，我也不會疏遠妳而接近她。」

志强這句說話，倒使寶儀內心泛出一陣漣漪，因爲當初的失敗者，如今得到一份難以言喻的創傷治療。

「但你今天不是去找敏光嗎？」

列車已到了金鐘站，志强看着一大羣乘客由月台湧入，用很低沉的聲音答道。

「我……」

志强再搖了搖頭。

寶儀見志强很像頗爲難似的，也不想再追問下去。

列車已經快到達尖沙咀車站，車速仍然平常的快。

「我一定要在七點二十五分前趕到美孚的影都戲院。」志强自言自語地說。

「你約了人？」

「不是，我一定在散場時在現場出現，這樣我就有不在場的證據。」

不在場三個字……跟地鐵和乘客的噪音混成一片，這句話在寶儀的腦中突然響起了千百次的廻響。

「難道你……」

寶儀凝視着志强，使得志强立刻低下頭來，不敢正視着對方。

「我……我今晚殺死了敏光。」

雖然志强的聲音細小得祇有寶儀一個人可以聽到，但那幾個字却如雷聲般激起了無數的震盪。

「你怎可以這樣做？」

「我是迫不得已的。她一直都不放過我，我非跟她算帳不可。這不是離婚分居可以解決的問題，我要對她報復。」

列車已駛入尖沙咀車站，乘客湧入車廂更多，這令寶儀和志强間的距離拉近。

當列車再次開行時，志强又恢復了剛才那份咬牙切齒的語氣繼續說：「我今天中午買了一張影都戲院五點半的戲票，跟着四點半放工就走到敏光的家裏，我用以前的鑰匙打開門進去，在那寬闊的房子內，現在只有她一個人居住，平時在房內工作的菲傭，這個星期剛好放假返菲律賓去。而今天，敏光因爲感冒並未痊癒，所以她仍在家裏休息，那是我從其他人處打聽來的。當我走進去時，見她躺在床上，於是我靜靜地走近去，兩手將她的頸部扼住，就這樣……」

兩年前，當寶儀和志强仍在談戀愛的時候，他們是一雙令人羨慕的愛侶，而昔日的戀情，寶儀好像還歷歷在目；但如今，寶儀聽完志强那番說話，內心却好像有說不出的感受。人的感情簡直就不可思議！

「敏光斷氣之後，我就將屋內的東西倒得一團糟，故作她曾經抵抗的跡象。

「我故意裝作劫匪入屋行劫的跡象，來減輕我的嫌疑性，尤其如果我有不在場的証據，那就百分之百成功了。」

「但你選搭地鐵，你不怕被人認出嗎？」

「這個時候搭地鐵的人多，反而不會被人留意。」

「哦！」

「寶儀，我已經對妳說出今天報復的經過，我的報仇是否成功，就完全繫於妳一念之間，雖然我不敢妄想妳回到我身邊，但我仍如以前一樣愛妳。」

「愛妳」這兩個字在寶儀的心中，就立刻湧起一陣激蕩，因爲她確實曾經深深的愛過。

「我今天做的事，妳肯爲我保守秘密嗎？」

列車已於這時駛進油麻地站。寶儀一面望着志强，一面茫然思考着。

寶儀是懊悔剛才爲什麼要和志强碰面呢？只要是早晚三數分鐘，都不會發生現在令她爲難的場面了。

但是，眼前的志强，是那麼的可憐，這不能不令寶儀痛心。

以往的事就如流水一樣，志强拋棄寶儀，結果她受到了痛苦與傷害；但志强婚姻失敗，也許已經得到了應得的報應。

當然，祇要寶儀保持沉默，志强就可以安然洗脫他的罪名了。

「只要不在現場……」志强低聲地說。

「你眞的有信心可以洗脫一切罪名？」

「當然可以，而且我已經安排好一切，就算是我走了以後有什麼突發的事情，我都已安排人爲我解決。

「而且，我祇在戲院散場時趕到戲院，我就可以找到人証，那時我什麼都可以解決了。」

「你已經安排好？」

寶儀對身旁的志强突然有一種陌生的感覺，因爲在她心裏，志强不獨有一種報復殺人的念頭，而且更有冷血殺人的感覺。

寶儀不期然再望一下身旁的志强，她眞不知道志强現在究竟是一個怎樣的人。

志强就和以前一樣，表面上並無異樣；但是當她望向志强身上的毛衫時，她突然有一陣很奇怪的感覺，就是——好一件手工精巧的手織毛背心。但……但敏光是不懂織毛衫的，他的毛衫是那裏弄來的呢？

隨而，寶儀的腦海裏就閃出另一個人——敏明，對，是敏明，敏光的妹妹。

敏明是一個編織高手，那是人所共知的，更何况寶儀曾請教過敏明，對敏明的編織手法更有一定的認識，如今看見穿在志强身上的毛背心，眞不由得不相信這應該是敏明的作品。

這時，寶儀突然湧起志强剛才所說的一番話，就是——有什麼突發的事件，他都安排了人爲他解決。

這時的寶儀，逐漸開始懷疑志强剛才所說的一切，她懷疑志强跟敏光分居的眞正的理由，她懷疑剛才志强所說的那一番甜言蜜語的可信程度，而她更懷疑志强犯罪的眞正動機……

尤其，當她想起剛才志强所說的那番忘不了她的話，使她突然覺得噁心，因爲她幾乎無知地墮進謊言的陷阱裏。

寶儀再想起志强當時與她在分手時那份冷漠及決絕，不禁湧起一陣妒火，尤其加上志强剛才那番虛假的甜言蜜語時，更使她整個人起了極度的反感。

「今晚的事情，我信得過妳的。」

志强再叮囑寶儀一次，寶儀無意識地點了點頭。

「現在到了深水埗站，我很快就要落車，以後我們再聯絡吧！」

志强不停的叮嚀，愈發使到寶儀有强烈的不安。

寶儀望見深水埗月台站的時鐘剛

好指着七時十一分。心想：志強的計劃，是多麼周詳和細密呢！

誰會想到一個假裝在戲院看戲的人，利用那兩個小時的時間，乘搭特快的交通工具，去做完一樁謀殺案後，又可以製造不在場的証據呢！

「寶儀，忘記問妳在那一個站下車呢？」

「噢，我在長沙灣下車，因爲今晚我有飲宴。」

「啊！」

「志強，難道我們有機會復合嗎？」

寶儀再次詢問志強，希望可以絕對確定志強內心的世界。

「可以，當然可以。」志強漫不經心地回答。

「我們可以和以前一樣？」

「可以，絕對可以。」

但答案中有多少成數是眞的，寶儀已心中有數。

列車這時已駛入長沙灣站。

「妳要落車了，是嗎？」

寶儀點了點頭。

「記着我們的協議啊！」

寶儀由志強的眼神看出，他剛才所說的並未忘情絕對是假的。

寶儀惘然地離開車廂，她做夢也沒想到今天竟然會碰到這樣的一樁事情。

她步向電梯，見列車正徐徐駛離月台。

她心中不斷發出疑問，她是否應該幫助志強呢？

她是否應該甘冒知情不報的罪名呢？

她可不可以就這樣讓志強逍遙法外呢？

寶儀的內心混亂到了極點，她告訴自己：行事要憑良心，她絕不可以這樣欺騙自己、欺騙社會、欺騙法律，最後她走進了大堂，拿起電話筒，毫無後悔地撥了九九九報警。

（全文完）

上文提要：邱雨強與王志平綜合李素菊的述說均認爲信用咭部主任林尙輝的嫌疑最大，他假意追求李素菊，繼而插贓嫁禍；王志平氣憤難平，與章洋龍理論一番，竟落得被辭退的收場，未幾，却在王氏印刷廠當製版工作……余森牟榮登豐隆銀行董事長，設宴慶祝，衣香鬢影，好不熱鬧，另一方面，魯春齡却着程光摸清豐隆銀行分行經理鍾坤的底……

（本故事純屬虛構，如有雷同實屬巧合）

港澳商戰黑幕諷刺小說／蕭萬貫·文　可飛·圖

錢莊風雲

吃裡扒外　報應不爽

金黃色吊宮格，碧綠的洋酒，醉人的音樂，那雪白的酥胸，粉紅色的乳罩，鍾坤沉醉在眼前的景色！

鍾坤在金宮夜總會鬼混了大半晚左右，直到子夜時份，才醉醺醺的離開金宮，乘的士返回他在九龍的家。

在半醒半醉中，他也分不出東南西北，直到的士過了海底隧道，轉上公主道，又駛入彌敦道，在一門戲院的門口停下，的士司機向他吆喝：「到啦！你還能自己下車吧？大佬！」他才含混不清的嚷道：「能能……怎不能……我還要喝三枝XO嘿！啱，不必找了！」他把車錢往司機手裏一塞，就跌跌撞撞的跳下車去。

就在這時，一部白色的小車突然飛駛而至，在鍾坤身邊停下，隨即有三條大漢打車上跳下來，其中一名大漢伸手霍的就把鍾坤像皮球般的抓住了，立刻，一柄寒光閃閃的利刀就猛的架在鍾坤的脖子上！「靜靜的上去！喊一句就要你的命！」一聲厲喝也在他耳邊響了起來！

利刀擱頸的寒凜的感覺，耳邊這要命的沉喝，立刻就把鍾坤的酒氣嚇走了大半！連下意識的要嚷出「打劫」兩字也嚇得咽回肚子裏！這種事他雖然有幸沒碰上過，但聽也聽得多了，他知道這絕不是說着玩的！因此他連大氣也不敢喘一口，就乖乖的領着三條大漢，向他住的那幢樓走去。這時是夜深人靜，行人也不多一個，而且就算偶爾被人瞧見了，也只當是摟頭抱頭的好友串門。這回鍾坤當眞絕望了，他認定這伙人必是劫匪無疑，說不定什麼時候早已把他這銀行經理盯上了！

他戰戰兢兢的把屋門開了，三條大漢隨即一擁而進，反手砰的一聲就把大門掩上了。「今回當眞是甕中捉鱉矣！」鍾坤在心裏痛叫一聲。

× × ×

「亞坤！厨房有鷄湯，留給你的！」

突然太太在睡房喊道。大概是開門聲把她驚動了。鍾坤正要作聲，那脖上的刀子却往下一壓，他不敢作聲了，咧着嘴不知如何是好。太太聽不到丈夫的答應，連忙跑出廳來，見眼前這陣勢，就嚇得失聲尖叫道：「啊！你們是打……」又有一條大漢拿刀在她面前一晃，那「劫」字就消失了！

「打！就是打！嘿嘿，」爲首的一條大漢陰森的咧嘴一笑，伸手撫一下他臉上的一條烏黑發亮的刀疤，「不妨告訴你，我等是受人錢財，替人消災！看來你是他太太吧？識趣的你就勸勸他，日後做人規矩點，莫要如此忤逆！」刀疤大漢說罷，朝身邊另一條彪形大漢打一個眼色，彪形大漢手起一拳，就把鍾坤打得殺豬般叫起來！幸好彪形大漢的下手似甚有分寸，專揀鍾坤雖然肉痛但並不傷及內裏的部

位，不然鍾坤有十條小命也得報廢！

三條大漢着實的揍了鍾坤一頓，吹一聲口哨就施施然的走了。臨出門時刀疤大漢驀地轉過頭來，陰森森的盯着軟癱在地上的鍾坤，說：「老板要我等轉話給你，你做的事自己知！你趁早找定條後路！不然他見一次就揍你一次！好讓天下人都認識你這吃裏扒外的叛徒！」話音剛落，他就驀地衝上前，抽出一柄彈弓刀，「噠」一聲彈開，朝鍾坤的右耳珠處狠狠的一割！半粒耳珠肉就被他切去了！「這是回去向老板交貨的信物！哈哈！」刀疤大漢獰笑一聲，這才率領着其餘兩條大漢走了。

鍾坤又痛又驚，早就被折磨得昏了過去。鍾太撲出去猛的把所有的鐵門、木門都關上了，才又撲到鍾坤身上，用葯水替他的右耳止血，一面就痛哭起來！「天！……你到底得罪了什麼猛人？仇家要找上門來呀……你說呀，醒醒呀……」

直到快天亮時，渾身痛楚再加酒氣攻心的鍾坤才從昏迷中甦醒過來，他猛的就在床上直挺挺的彈起，失聲尖叫道：「別殺我！別殺我……」

鍾太一直守着他沒合過一刻眼皮，這時忍不住淚水又直湧出來。「亞坤！你在家裏，眼下沒人殺你！但天那，你到底得罪了什麼仇家，他們要這般對你呀……」鍾太哭嚎着說。

耳邊清清楚楚的聽到自己老婆的哭叫，鍾坤這才確信自己尚未被殺，這時尚在人世。但回過口氣，却立刻又陷入更劇烈絕望的痛苦中，因爲他自己心知肚明這慘酷報復的前因後果！

這天，鍾坤向總行致電，說自己因急事不能上班。他呆在家裏，在床上着實的躺了一日一夜。

第二天，他强打起精神，返回他那間分行。他剛在他的經理室坐下，就一連接了二個電話。第一個電話是雷平康在總行打來的，問他碰上什麼要緊事，是代表余森牟董事長安慰了他幾句，鍾坤支吾了幾句也沒敢說出內情。第二個電話却是他新近才結識的豐捷財務經理魯春齡打來的，魯春齡在電話中說，他上次提過的那筆私人貸款有商量，約他晚上十時在澳門見面細談。接了魯春齡這電話，鍾坤就驀地從椅上站起身來，胖嘟嘟的臉肉抖顫着，細小的眼珠在絕望的混濁中突然一亮，就像垂死的遇溺人，突然瞧見一隻足可以助他逃出生天的木船！

×　×　×

當天是周末，魯春齡打電話給鍾坤，抄起辦公桌上積壓了多天的貸款文件，就仔細的審閱起來。這全都是百萬元以上的求貸書，不然，亦不必勞動魯春齡這位總經理的大駕。憑他的獨特的處事手腕，他應付這類棘手事却是綽綽有餘的。他拿起每一份求貸書，只關心兩個項目，一是求貸的數字，二是貸款抵押，只要這兩者大致相抵，他就毫不猶豫的照批。對貸款的抵押品類，魯春齡有他自己的一條獨特的標準，一切以市場供求爲準則，例如房地產在別人眼內是較呆滯的抵押品，但魯春齡却另有見解，他斷定香港五百多萬人口，却只有一千多平方公里，每人只佔萬分之一平方公里，而且許多還是根本不能住人的荒島，人口密度之大在世界上亦數一數二，這就是香港房地產有特殊價值的獨特之處，房地產是香港最吃香的抵押品，這就是魯春齡衡量抵押品價值的第一個標準。致於一些銀行或財務公司所謂的「三C調查」，「三C調查」即貸款人的品格、才幹、資本的英文字母縮寫，稱爲三C，魯春齡是不屑一顧的。一切以價值爲依據，這是魯春齡的處世信念，他把這亦超卓的帶到生意上來了。因此別人也許要花上相當時間才能下判斷的求貸審批，魯春齡在五秒鐘內就能斷然的作出決定。

這麼看，他在幾分鐘內，就把別人眼內也許要花上個把月的求貸文件處理得乾淨利落。

然後他把文件疊好，按一下手掣，吩咐秘書把文件轉交貸款部。魯春齡目送着秘書扭動着屁股走出去，臉上浮出一絲古怪的笑容。他伸手抄起電話，就劃撥起來：「仙綺麼，今天是週末哩，晚上七點，我在港澳碼頭等你……對啦，我相信你一定會來！因爲我相信這是一個愉快的周末！」魯春齡說，他的口氣充滿自信。然後他就信心十足的擱下電話。

晚上八點的澳門，夜幕已經降臨，大多數的幽暗的路燈使這座東方的蒙地卡羅更添了幾分神秘、刺激的色彩。在弧形彎入的海傍，車輛行人却忽然多了起來，人流車龍紛紛的向一座座幻影般的建築物撲去。

在夜幕神秘的外衣蒙罩着的行人中，有一個肥胖的身影，他低垂着頭，顯得心事重重，他不時往前面掛在半空的一個巨大的夜光鐘瞥上一眼，似乎在焦心的等待着甚麼。但又緩緩的搖搖頭，歎了口氣，似乎意識到離某個約會的時間還早，於是便緩緩的向那夜光鐘的方向蹀去。

在夜光鐘的側畔，是一座宏偉的圓形的建築物。圓形建築物的頂部，豎着一個巨大的棱形球體，球體上面，向四面八方射出幾十枝棒球，它好像一頂西方女皇的皇冠，君臨天下的俯視着湧來向她膜拜的死心塌地的羣臣；又好像一隻巨型的刺蝟，張開着鋒利的刺芒，隨時恭迎那些心甘情願供它飽腹的肉體，這些沒披上盾甲的可憐蟲！

肥胖的身影終於亦走近了這座建築物，在入口處的幽暗的燈下，這才看清他就是前來澳門赴魯春齡約會的

豐隆銀行分行經理鍾坤，因鍾坤在余森牟酒會那日提到的貸款事，魯春齡約他晚上十時在這兒的大堂門口見面，至於他爲甚麼偏偏選中這個地方，鍾坤是百思不得其解，事實上他眼下已無暇去細想，因爲他深知自己得爲自己的性命兒打點了！鍾坤是從側門進去的，這裏才是直接進入賭場的門口，有巡場守衛，而賭場轉出去老遠，才是大堂門口，那兒倒有商場式的堂皇華麗，這時的鍾坤那兒還有心情去遊歷那堂皇華麗的商場？困擾着他的就是他下意識裏有一個念頭：人生如賭博，因此在等候的焦燥中，賭場是唯一適合他的地方。

賭場的門口守衛的眼力非常厲害，僅憑第一眼就能瞧出來客的斤兩。守衛見到鍾坤身穿的那套名貴的有光澤的英國絨料西裝，手戴的那隻起稜起角的金庄勞力士錶，便馬上換了另一副笑迷迷的面孔，恭迎他進去。

鍾坤轉過幾條走廊過道，就走入地下大堂，這裏是整座建築物最低的地方，亦是整座建築物最充滿刺激的地方，陣陣壓抑已久的歡呼、歎息、驚叫，在每一張的桌子上此起彼伏。

鍾坤心不在焉的東瞧西望，漫無目的的踱着，那一檔檔輪盤、百家樂、牌九、番攤、骰寶大小、沙蟹的玩

「就看看能否湊足這個逃出生天的數字吧！」鍾坤在肚子裏咕嚕了一句，帶着這碰運氣的心理，鍾坤摸出一張紅底，就猛的押在一位他認定有點希望的賭客的注碼上。這樣子玩了幾手，却終於就被他贏了一點小財。

鍾坤贏了錢就立刻轉身走開，輸了他還會留連，但贏了得知自己還有那麼一點運氣這就夠了，那筆貸款也可以就如此這般的弄到手，到時便神不知鬼不覺的一溜，在海外安頓下來，再把老婆偷偷的接去，那場惡夢就做完了！不管怎麼說，鍾坤對他老婆到底還有點念情。他這麼東一搭西一搭的胡思亂想，心兒一忽兒興奮，一忽兒絕望，混混噩噩的在四周就這麼着轉了個把鐘頭，終於消磨到晚上接近十點了，他才突然醒覺似的霍的扭身向大堂的門口走去。

大堂門口隔着一扇玻璃門望出去就是夜色迷濛的海畔。這門口的大堂與那地下大堂相比，就跟一個眉目俊秀的人與他的神秘古怪腸肚相較的一樣令人莫測高深，四周是富麗堂皇的商場，大人在緩步留連，娃娃在奔走歡叫，一派大都市的生活意味，活像一隻掙扎出火山熔流的豪華遊船。鍾坤站在門口，在他眼內，他倒眞希望這眞的是一艘載着他逃出生天的遊船！

，其實他光聽聲音便知道背後這人便是他焦急等待着的那救星——魯春齡！

魯春齡是從地下大堂走出來的，他在鍾坤後面站定了，這才出聲招呼。鍾坤扭轉身，逼不及待的就叫道：「春齡兄！你剛到麼？那事你到底有甚話說……我可是急用哪！春齡兄！」

鍾坤的失措，魯春齡似乎早就料到，因此他毫不動容，只是笑笑，就低聲說道：「這裏不是說話的地方吧？來，我帶你去一個地方！我敢擔保，那是你喜歡去的！」

魯春齡和鍾坤在大堂門口的斜坡，截了一部的士，就吩咐司機駛去那鍾坤喜歡到的地方。的士沿着海傍大道，轉入市區，然後拐上一條彎曲向上的小路，不久就在一座聳立在崗頂的戲院前停了下來。

說是戲院，倒像是一座教堂，實際上它也是教堂改建成的，因此座位不多，只有二百張左右，分隔成三排。正面是一個供表演的舞台，大堂的四周是幾座懸在半空的小閣樓，閣樓上面架了數十盞不同顏色的射燈，從不同的角度射向舞台。四周的牆壁，嵌了幾座大型音櫃，掀開第一層布幕，那「噠噠嗤嗤」的西洋音樂便鑽進耳。

當魯春齡、鍾坤走進時，恰恰是誰的面孔。帶位的把他們領到前面的第二排，剛坐下，舞台上便有一位衣着艷麗的法國小姐站出來報幕，她說的是法語，但馬上有人替她翻譯出來：「各位先生女仕們！歡迎你的光臨……下面表演開始，多謝各位的捧場！多謝！多謝！」

立刻，一羣年輕漂亮的法國小姐湧了出來，她們衣着整齊，臉上綻開了迷人的微笑，向台下禮貌的行禮鞠躬。

「怎麼樣？鍾坤兄！這些洋女娃，還過得去吧？」

魯春齡輕鬆的微笑着說。但鍾坤却焦急得要死，他心中的那事要脅着他，這時就算是九天仙女下凡也難引起他的興趣！「你賣甚麼迷魂藥哪！春齡兄！你約我到這兒，大概不是就爲了瞧這吧！」鍾坤苦口苦臉的嚷了一句。

「呵呵，別焦急，這是戲院，心情該輕鬆一點嘛……怎麼樣？這台上的女娃？你還沒回答我哩！」

「這……還不錯！」

「對啦！呵呵，這是生活的調味品！挺不錯！人生在世，辛辛苦苦擔驚受怕去搏，爲甚麼？還不是求一時的舒服麼！這，就得看你是否有膽量去爭取囉！」

魯春齡驀地就說。鍾坤的心頭突

下魯春齡這話裏的含意，然後他就突然醒悟了，在生死悠關的事上，鍾坤這胖腦袋可轉得半點不比別人差哩！

「這麼說……豐捷提供的貸款是有附帶條件囉！」

「呵呵，別說得那麼難聽，不是條件，我跟你彼此投契，況且你也是堂堂分行經理，三幾十萬的私人貸款，也不是怎麼回事，到時就連三C調查也免了！不過是請你幫一個忙，只不過是舉手之勞吧了！」

「嘿嘿，春齡兄開口說的舉手之勞，看來就不是鷄毛蒜皮的小事情啦！但到底是甚麼條件？不，那就算幫忙吧，不知我能做些甚麼！」

鍾坤又驚又急的說，他此刻已明白，他要取得這筆貸款絕非輕而易舉的事！可能還要把他扯進另一座火山上去！但他眼下已入了火海，但着實少不了這隻救命的船！

一絲獰笑打魯春齡的嘴角迅速的掠過，他立刻就瞧破鍾坤眼下這心曲！他最恨這種又貪又怕的二流貨色！

「不！你辦得到，只消動動口就可以辦得妥妥當當！」魯春齡驀地沉聲說，隨即，他湊近鍾坤的耳朵邊，說了一句甚麼。這聲音極低，幾乎就如蚊子在鳴叫，但落在鍾坤耳內，却就有如旱天的一聲炸雷，轟的一聲，把他震呆了！好半晌，他才擠出一句失魂落魄的話來！

「這！這！這……這是銀行的秘密啊！讓余……他知道，我就得死多十次……」

「嘿，」魯春齡微微冷笑，他拿眼角掃了鍾坤一眼，就把那無形的繩網勒緊一下：「做事總要有點勇氣！例如，我聽說在余先生收購豐隆的事上，鍾坤兄也着實出了一把力，這就是勇氣，好，你終於也當分行經理啦，這就是做事有勇氣的報酬！況且我還聽說，豐隆的舊老板老趙對這事非常憤怒，憑他的性子，那會放過在背後插他一刀的人？鍾坤兄連這個也不怕，這個勇氣就令人佩服！但話說回來，趙老板那面也不能不防呵，他可是說得出就做得出的辣手漢那！鍾坤兄是聰明人，如何打條後路，看來也不必我細說吧！哈哈。」魯春齡驀地打一個哈哈就頓住，故意留下這空檔讓鍾坤去思想。

鍾坤這時才徹底弄明魯春齡約他來澳門的用意！那貸款只是一根香餌！目的是要他硬生生的吞下去！這一吞下肚去，他立刻就被另一根鐵絲把他拴住了！這些大財團勾心鬥角的無所不用其極的陰險手段，鍾坤這時眞正的體味到了！章、余兩家在早陣子的勾心鬥角時他也知道一、二！鍾坤直覺得自己就正陷身在石縫中，四面鑲了尖刀的石壁正向他無情的逼壓過來！他甚至已感到那迫到前胸後背刀尖的陰寒的滋味……但他却絕無退路！這種比死還更可怕的絕望，迎頭的把他壓住，他頓時虛脫了似的萎頓了！

魯春齡往鍾坤掠了一眼，嘴角就綻出一絲陰沉而輕蔑的笑意，却沒再作聲，把目光投向舞台上去。魯春齡確信身邊這「二流貨色」，已經是甕中之鱉！

這時，舞台上那羣衣着整齊的法國小姐已退了進去，另外有二個節目也表演過了，緊接着，這時便有下一個節目的中文字幕打了出來：「美人魚」。

一會後，隨着一陣輕快的動作舞曲，一個下面裝了輪子的巨大圓形玻璃缸便推了出來，玻璃缸內裝了大半缸清澈澄碧的水。剛才出來亮相的其中二位法國小姐姍姍慵慵的踱了出來，音樂更强烈的震响起來了，台下觀衆的心兒給這萬馬奔騰般的强音收攝住。隨即音樂就變得輕柔浪漫，那兩位小姐施施然隨着音樂起舞，突然，她們開始一件一件的把自己身上的衣服脫下來了，最後，隨着突地轉强的驚天動地的音樂，四面的射燈交叉射在兩具赤裸裸的肉體上，交織成二件七彩幻變的霓裳羽衣！然後她們便爬入裝滿了水的玻璃缸中，在裏面翻騰旋舞，眞箇活像兩條活生生的美人魚！

不知打從甚麼時候起，也許是台上的表演惹起鍾坤對往日風花雪月的回憶，他有點神氣了。

「春齡兄！你看，這些洋妞，眼睛大而閃亮清澈，嘴唇薄鼻樑高挺，小咀細細，牙小而整齊，玉指尖尖，長髮披肩，皮膚光滑細緻，嘖嘖！這是標準的西歐美人兒哩！」鍾坤嘖嘖的讚嘆着，彷彿已忘了片刻前他的絕望，却大扯起這風花雪月女人經來！

當兩人最後從這戲院走出來時，鍾坤却湊近魯春齡的耳邊，緊張的低聲說：「那！……那筆款項……」

魯春齡在黑暗中微微一笑，隨即就把他的話截斷了：「放心吧，明天你上豐捷貸款部就可以拿到期票，事成之後期票自然就會兌現……我還有點事，你先走吧！」

魯春齡與鍾坤分手後，截了部的士，就吩咐司機開去花都酒店。

下了車，魯春齡就急忙走進酒店裏面的一間西式餐廳。那是一間通宵營業的餐廳。這裏幽暗而寧靜的，像是專爲情侶或偷情男女而設的。那兒有一個人等着魯春齡，她就是章仙綺！她曾經試圖强逼自己推掉這約會，但不知爲甚麼她作出這決定時忽然就生起氣來，她在家裏坐立不安，在她自己的房裏却下意識的面對鏡子，打扮起來，然後她又把鏡子狠狠的摔在地上，這樣子折騰到傍晚六時多，她終於還是旋風般的跑下樓，然後就吆喝司機逕直的把她送來碼頭，魯春齡正滿臉含笑的等着她。

這時，當魯春齡尋着她那張卡位，微笑着坐下時，章仙綺却滿臉怒容。

「你到底上了那裏去？一去就是二個鐘頭！把人家抛下，你自己却去快活！早知這樣我才不跟你來！」章仙綺咬着牙狠狠的瞪着魯春齡，氣虎虎的說。對章仙綺這種大小姐脾氣，魯春齡却笑笑，盡量放軟口氣說：「我不是對你說麼，趁這個周末，我要替你爸爸辦點事哩！剛才你在賭場不是玩得挺開心麼？」

「嘿，你倒是娛樂不忘公事囉！開心，開心個鬼！錢倒輸了不少！但人家跟你來，就光是爲了上賭場麼！」

「別生氣！仙綺！就算我的不是吧，要不，等這事大功告成，我跟你爸爸說這裏面有你一份功勞！這總可以將功抵過了吧！」

魯春齡微笑着摸準了章仙綺心意的說，這才把章仙綺噗嗤的逗笑，然後她帶點撒嬌的說：「稀罕麼！但春齡，你倒是老老實實告訴我，你們算計着的是怎麼一回事！你不告訴我，你休想再約我去這去那！」

魯春齡捧起桌上的奶茶呷了一口，趁機思忖着是否該把這事向章仙綺透露出來。終於，他把杯子緩緩的放下，又緩緩的鄭重其事的說：「告訴你也可以，你是章家的人，當然不會把這事向外人洩露，壞了你爸爸的大事情吧！這可令你爸爸對余森牟作狠狠的一擊！」

章仙綺嚇了一跳，她驚奇地但又帶點幸災樂禍的說：「這好極了！但眞有這麼厲害？你不是故意討我爸爸歡心吧？但你們打算用甚麼法子？春齡！說呀！」

「當然啦，實話說吧！剛才我跟那個人見面，就是這計劃中最關鍵性的一步！」

「嘿，看你說得多含糊！這是甚麼人，他竟有這般威力？一個單獨的人能起甚麼作用！」

「你錯了，仙綺！一個人能起的作用有時是非常巨大的，特別是一個處在關鍵地位的人物！例如說，如果這人是豐隆內部的關鍵人物，他的一句話，那時就能把他所在的銀行鬧得天翻地覆……這事我就只能說這麼多，這可是你爸爸特別吩咐的！但很快你就會知道得清清楚楚啦，仙綺！」魯春齡說，然後，他就把話題一轉，不知說了甚麼，章仙綺臉上一紅，然後含羞帶笑的瞪了魯春齡一眼，就站起來，與魯春齡依偎着，走出餐廳，截了部的士駛去碼頭，他們決定連夜趕返香港去。

夜深了，一艘現代化的飛翼船正在珠江口的海面上疾駛，一忽兒便把後面那弧形半島抛離了老遠，海浪也漸漸洶湧起來，飛翼船的速度却加快了，騰的便凌空升離海面，就像一架快速的水上飛機，壓住翻湧的海浪，向香港方向飛馳。

在船艙內，章仙綺半坐半躺，半閉着眼的在養神。魯春齡却精神奕奕，沒丁點倦意，當他向某一個目標追攫時，他甚至可以七天七夜不沾一沾床邊，到第八天的早上，他依然可以對世間的物事迅速的作出判斷！這時，他正把一串美國無核葡萄，逐顆逐顆的剝皮，然後把葡萄肉向章仙綺的嘴裏送。章仙綺嘴嚼着美味的葡萄肉，彷佛在細細的領略魯春齡的體貼入微，終於，她霍的睜大她本來就很大的眼睛，定定的瞪着他，很緊張的悄聲問道：「春齡，你得老實告訴我，你到底有沒有像這樣替女孩子剝過葡萄皮的？」

魯春齡微笑着眨眨眼：「你說呢？仙綺。」

「我看準有！」

「你錯了，仙綺！不然，小生又怎會虛渡三十五個春天，還尚未娶妻哩！」

章仙綺噗嗤的忍不住就一聲嬌笑，伸手輕輕的拍一下魯春齡的額頭，魯春齡却趁機把她的手握住了，章仙綺沒把手抽回，只是嘻嘻的不知要表達甚麼的嬌笑着。

這時已經是凌晨二時多了，艙內的返港客大都懨懨欲睡的閉着眼兒，誰也沒留意魯春齡和章仙綺這對情侶，自然誰又會想像得到，從這一刻開始，在這對情侶身上會引出一連串令人驚心動魄的大事哩！

× × ×

七天後的上午九點時份，典型的股市「好友派」、手上握有二十萬股南託、曾一度幾乎絕望到跳樓自殺、却有幸上天打救使暴跌的南託反而超越原來價位而狂喜了好一陣子的利達製衣廠的老板趙世明，這時却又神色倉皇的急急趕去豐隆銀行對面的宏福酒樓，找他的老友——股票經紀朱子倫查證一宗恐怖的傳聞！宏福酒樓是證券交易九龍會經紀早茶的滙聚地，大概是取這酒樓雄福宏大的好意頭吧。在早上十時前，在宏福酒樓就準可以找到朱子倫這位九龍會經紀，事實上，許多宗交易，在這兒便已斟妥了八九成，只消上經紀行簽個字交易就大功告成。

趙世明上了宏福酒樓，逕直向東面靠窗望正對面豐隆銀行的幾張特訂的經紀枱走去。老遠他就已經望見朱子倫那半禿的頭顱在一班經紀中聳動，他們嗡嗡的似乎正議論着一宗甚麼重大新聞似的。

「世明兄！上這邊來！」朱子倫偶爾抬起頭，就見看在不遠處正向他打手勢的趙世明，就出聲招呼他。趙世明本想悄悄的問清楚就算，但朱子倫這出聲招呼，無奈便只好走過去，他走到朱子倫身邊，把他扯離那班經紀幾步，才緊張的瞪着朱子倫，把聲音壓得極低的說：「子倫兄！我昨天聽到

一個消息是有關豐隆銀行的！聽說他們的董事長與大馬的一宗毒品案有牽連！看來可能捲軟而逃……就不知這事是眞是假？」

朱子倫一聽，却哈哈大笑，扯着趙世明就向那班經紀同行走去。「嘿，我這位老哥告訴我那宗消息，他還當作是秘聞哩！」那班經紀登時嘻哈一陣大笑。

「你們笑甚麼？難道這不是眞的？」趙世明有點生氣的道。

朱子倫拍拍趙世明的肩膊，他的笑容也收斂了，「是眞的！世明兄！我們不過笑你消息太不靈通了，還把這當甚麼秘聞！你問問他們，他們那個不知道？剛才我們就正談論這！知道的事情比你還多哩！」

「你們知道甚麼？這是眞的麼？我正是爲這找你來的！子倫兄！這可是了不起的大事情哩！」趙世明瞪大眼珠說，末了，他又壓低聲線，對朱子倫道：「你知道我在豐隆存了一筆款項！那可是用來支付工人的薪金！萬一有個三長兩短，他們還不作反！」

「錯不了啦！這事從他們銀行內部的人傳出來的！聽說還是豐隆有頭有面的人物！事情不會假的了！世明，別說我不提醒你，這事你可得仔細打點打點！你也是的，千不存萬不存，爲甚麼把款項存進這豐隆，近日豐隆風風雨雨，挺多事哩！」

「哎！還不是貪那高二厘的利息……天哪，那些還是定期一月的存款哩！就不知他們肯不肯讓我提出來！」

「你的算盤也打得太响啦！工人的糧款也拿去定期貪那高息！就算你不要這一個月利息，他們也有權拒絕你提取現金！你這是自己綁住自己手腳，我看你怎麼辦！」朱子倫說，他着實也爲他這位老友擔心了。朱子倫的這番好意，却就把本已驚魂不定的趙世明嚇得半死！他下意識的恐懼使他朝對面的豐隆銀行總行瞥了一眼，那兒倒平靜如常，但他存款的那間分行呢？到時還會不會毫無動靜？這麼盤算着，趙世明再也呆不下去了，他決定得馬上趕去那間分行盯着，萬一有勢頭不對，雖然心痛，那一萬幾千的利息白白丟去，也要馬上提取現金！

× × ×

與豐隆銀行總行隔了幾條馬路鍾坤任經理的那間分行，自九時半分行的大門開啓這一刻開始，氣氛便很有點不尋常。未開門時，大門外已聚集了不少存戶，每人的臉上都繃得緊緊的，人人的心裏都似乎隱藏着一個極大的秘密，但誰也不願把這告訴別人，唯恐這消息外洩，等會就誤了他們的搶佔先機。

分行的大門甫一打開，聚在門外的近百人便哄的一擁而進，每人都像鬼趕似的急步一齊向提款的窗口奔去！一瞬間便把提款的幾個窗口塞滿了！起初還有點秩序的排了四條長龍，但外面陸續有大量存戶湧入，全都湧來提款窗這一角，接着就把偌大的一間分行塞滿了！

存款部的女職員被這股洶湧的人潮嚇得不知所措，有的目瞪口呆的站着，不曉得如何應付這場面，有的手忙脚亂的替擠到窗口的存戶辦提款手續，欲速不達，反而比平日的工作效率慢了許多。

存款部主任登時沒了主意，連忙跑去經理室，但鍾坤却不見人，而在平日他倒是比誰都準時返行的！存款部主任沒了主意，心頭更忙亂，他跑了出來，跳上一張桌子，就對擠擁着的人潮高聲叫道：「大家靜一靜！請排好隊！一個一個接着來……請排好隊！」

但一任他喊破了喉嚨，人潮中却沒一個响應他，反而騰起一陣低沉的咒罵聲！存款部主任無計可施了，呆若木鷄的站在桌子上，這時他在絕望中閃過一個念頭，便立刻向總行報告求助！但立刻這念頭又被另一個恐怖的意念趕跑了，現任的董事長對職員的要求非同小可！曾試過一位分行經理因一件小事向他請示，他當時沒表示甚麼，但三天後這經理就被連降三級，理由是，你連一個副主任的處事能力也沒有，怎能當這分行經理……這恐怖的意念，就像鐵釘般登時就把存款部主任的雙脚釘住了！

這片刻的僵持，人就越來越多，分行的其他業務都被逼停頓了，存戶的情緒也越來越焦燥，這就有如埋在銀行下面的計時炸彈，眼看就要被引爆了！

幸好這時分行經理鍾坤却在這時出現了，存款部主任一眼看見鍾坤，就像發現救星似的連忙打桌子跳下來，一把扯住他就失聲嚷道：「鍾經理！這，這可怎麼辦？我看得馬上向總行報告……」存款部主任眼看已有人接住這燙手山芋，連忙一脚就把它交給鍾坤！

鍾坤在這時倒顯得異常鎮靜，他的雙脚也似乎突地俐落起來，霍的就跳上桌子，大聲的叫道：「各位！各位！大家不要慌張，豐隆有的是現金！你們提多少都可以！現在我代表分行宣佈，所有窗口都改爲提款窗，請你們一個一個排好隊，輪着來……方主任！你帶二個職員出來大堂，就地替存戶填寫款單，加快提款速度！」

存款部方主任很快就帶領兩名女職員出來，在大堂擺好桌子，就地替一些存戶填寫提款單。鍾坤這一點撥，果然就起了作用，存戶的情緒就安靜了點，各自搶去提款窗前排起隊來，四條人龍就化成十幾條，因此也顯得稍有秩序了。

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趕到這分行時，見到的就是這麼一種場面！他的心頭登時就半驚半喜，驚的是這分

行的提款如此擠擁，這豐隆的狀況就大有疑問！喜的是提款的尚算有點秩序，在受控制的情形下，他那筆定期存款大概還可以安全脫險，這時驚喜參半的趙世明，立刻就揀中一條他認爲移動速度最快的人龍，站了進去，很快，他的後面又站上十個八個人了，儘管緩慢，但人龍到底還是向前移動了，趙世明這龍尾，慢慢的就升上龍腰的位置，他已經可以瞧得見在提款窗口裏面的女職員，正在一把一把的把鈔票往外面送出。看來這豐隆還有實力，不然，斷不會如此鎮靜！趙世明的心又添多了一點安心。終於，他升上龍頭的位置了，離那靠提款窗的龍頭，也只是那麼十個八個了！這時的趙世明脖子伸得老長，恨不得一下子就湊上那提款窗口去！

「鍾經理！分行的現金剩下不多了！」

分行的會計神色倉皇的跑去向鍾坤告急，鍾坤却出人意料的鎮靜！

「還有多少？你說！」

「只剩七百多萬了！這樣下去可危險哪！一旦缺了現金兌付，存戶的情緒就會更加焦燥，那情形就很難控制！」

「怕甚麼，來提款都是那些小存戶！每人一萬幾千相信可以對付過去的！」

會計的言下之意也是必須向總行告急，但鍾坤却立刻就把這意思頂了回去！會計無法可施，就跑出經理室，迎面就見存款部主任老方向這面跑來！

「你去哪？老方！」會計一把扯住方主任。

「眞要命！人越來越多哩！這樣下去會鬧出大事的！」方主任驚慌失措的說，他就差說出「擠提」這銀行的恐怖的字眼吧了！

「剛才我曾向鍾經理請示過，但他挺鎮靜！滿不在乎的！你去跟他說也是白費心機！」

「哎！鍾經理這是怎麼啦？在這節骨眼上還硬充好漢！」

「他這是怕總行說他辦事不力吧！董事長的脾性他比誰都更清楚！眼下去跟他說還不是白費勁！」

「那怎麼辦？現金不夠哪！」

「那也沒辦法，向不向總行告急，那是經理的職權，眼下也只好見一步走一步啦！」分行會計說，然後他就急的跑去他的會計室，方主任齜牙咧嘴的瞪着會計的背影，終於無可奈何的轉身跑了出去。

當分行會計再次火急流星的跑去向鍾坤告急，分行的現金只剩下最後的二百萬元時，在營業廳默唸救難觀世音菩薩的趙世明終於被升上靠提款窗的龍頭了！他待前面那位提清所存的存戶退開，就把已摺皺了的定期存款單往窗口上一拍，咬牙叫道：「不要利息了！兌現吧！」

窗口裏面的女職員接過這張定期存款單，只溜了數字一眼，就驚得「花容失色」，把存款單往存款部方主任手上一塞，就呆若木鷄的站着，作聲不得！這單上的數字，別說眼下的局面，就算平日也得請示經理才能決定是否可以即時兌現！

方主任接過這單子也着實呆了一陣子！「趙先生……請你稍等一等！」他從窗口探探頭對趙世明說，然後轉身就向經理室跑去！

這片刻的等候，可當眞要了趙世明的命兒！他就像被提起緩緩的往滾油鑊上送！「觀世音！救苦救難！我甘願向你跪上十年八載！只要這見鬼的銀行說出可以二字……」

幸好，方主任很快就重新在窗口出現了！他臉上光景還有點笑容！這可當眞是神靈顯聖！

「對不起！對不起！趙先生，按銀行規矩，你這定期票據，到期才能兌現！其實也不急在這一時啦，到時提取，利息才不致於白丟啦！就這樣吧！趙先生……下一位吧！」

方主任臉上拚命的擠出笑容，他巴巴的盼望他這一說就可以把這宗棘手事兒對付過去！但他這話却立刻就把趙世明的雙脚像綁上千斤鼎般墜住了！

「不！不！利息我不要了！兌現好了！你們平日也有這個通融的規矩哪！」趙世明急忙叫道，他這時把提款窗整個堵住了，縱使差來十架馬車也休想把他扯離半步！跟在他後面的人開始鼓噪了，但趙世明却絲毫不動，就連眼毛也沒跳動一下，這麼死盯着方主任的面孔！不幸他見到的依然是茫然的緩緩的搖頭拒絕！這就把趙世明的最後一絲希望也噗的打碎了！

「天哪！這是幾十萬的存款哪！他們拒付！他們拒付！他們拒付啦……」趙世明霍霍的就轉過身來，拿背部堵住提款窗，臉向着後面的提款人龍就絕望的嘶聲狂叫！這立刻就像一把火，把埋在銀行下面的定時炸彈的導火綫燃着了！

「哎呀！我這張也是定期存款單呀！身家性命全在此哪！天啊！」

「這是我的棺材本！他們不給，我就死在這裏算了！」

「嗚嗚！這可是我辛辛苦苦替兒子積存的媳婦錢！我守寡幾十年，就剩下這點希望……嗚……」

人龍中騰起一陣鼓噪，一位老太婆被驚嚇得嗚嗚哭了起來！哄的一聲，人龍立刻亂了，後面的人都拚命的往前擠，希望瞧個究竟，前面的人被壓到分隔銀行內外的雲石墻壁上，呼天搶地的叫喊，又反湧出來，兩股力量相碰，湧前湧後湧左湧右，霎間又把其餘的十幾條人龍捲了進去，尖叫聲、叫痛聲、狂吼聲、咒罵聲滙成雷一般的轟鳴——「擠提呀！豐隆銀行擠提呀！」這雷般的轟鳴又迅速的向分行

外面擴散，像毒霧般的迅速向豐隆銀行其他分行蔓延！這勢頭是如此的凶猛，眼看就要把豐隆銀行淹沒！

一會後，在豐隆銀行總部的豐隆銀行董事長余森牟終於接到分行的告急報告，而且是三間分行幾乎在同一時間的告急求救！

這就連素以超凡定力自負的余森牟也着實驚呆了好一陣子！然後他就驀地從他的董事長專用的旋轉椅上跳起來，衝出董事長室，像一頭受嚇的獅子般的撲向會計部！

「總行的現金還有多少？說！」余森牟幾乎是貼着會計部主任的鼻子說。

「是董事長……一億多吧，不到法定的存款額二十五巴仙啦，其餘的都放出去了！」會計部主任面青唇白的說。

余森牟狠狠的瞪了他一眼，就說：「總行先留下五千萬，其餘的馬上送往各分行去！這個時候是說什麼鬼法定！先過了這一關再說！如果不夠，就馬上動用儲備金！你！馬上打電話去差館請警方派人來助維持秩序……讓我知道這把火到底是誰燒起的，我定要剝他的皮！」

余森牟咬牙切齒的吼了一聲，就轉身衝了出去。下意識的，他衝落下面的營業大廳，目光銳利的搜索了一圈，直把營業大廳的職員嚇得面青唇白，存款部的主任就連冷汗也冒了出來！幸好入目的還算平靜，雖然來提款的人比平日多了許多，但總算還是有秩序的排着隊！

這入眼處余森牟也說不出是什麼滋味，終於，他咬牙切齒的又向他的董事長室跑去！在門口幾乎就與反衝出來的副董事長雷平康撞了個正着！

「森牟！我正找你來着！下面形勢非常緊張！天，三間分行一齊發生擠提，這到底是怎麼回事哪？森牟！」雷平康苦着臉孔失聲叫道，他這時的模樣很使人擔心他就要哭出聲來。眼下他的全副家當就全押在這豐隆上面了，萬一豐隆眞有個三長兩短，雷平康的命兒也得搭上！

「慌什麼？讓職員看見你這樣子，成何體統……進去再說，平康！」

走進董事長室，余森牟也沒心情理會雷平康，先就搶到可以俯視銀行側門的窗前。一輛解款車這時正停在銀行側門的入口處，解款的護衛員荷槍實彈如臨大敵的排成兩行，背對背，另外有四名護衛就打從中間穿過，把一箱箱載着現鈔的鐵箱子搬上解款車上去。那鐵箱碰撞發出沉悶的砰砰聲響，直撲站在窗前的余森牟的耳鼓，這聲浪就有如一柄沉重的鐵鎚，一下一下的在余森牟心房上面猛敲！

「嘿！」余森牟突地一聲獰笑，就折轉身來，下意識的像餓狼般的瞪着雷平康！

「是誰燒起這把火的？你知道麼？平康！」

「相信與市面一個謠言有關！這我是昨天晚上才聽到的，我當時以爲這是無稽之談，就沒加理會！」

「嘿！這謠言是怎麼說的？你說！」

「說豐隆的董事長與大馬的一個販毒集團有關，正打算捲款潛逃哩！還說得有板有眼的……」

「嘿嘿！怎不直說我是大毒販！這虛妄之言不見得就有人相信！」

「我也是這麼想。但很快就有人把豐隆日前發表的年報聯繫起來，他們說，年報把豐隆的業績吹得怎麼怎麼好，該行的負責人又如何奉公守法，這是此地無銀三百両！於是像生了翼似的四處傳了開去！更要命的是據說這消息是從豐隆內部的一位高級職員傳出去的！這就使這謠言更加使人相信！」雷平康哭喪着臉說。

這「豐隆內部高級職員」幾個字眼，就像連續的幾棍子，「彭彭」的把余森牟敲得直打辦公椅上跳了起來！他怒不可遏的猛力把桌子一拍，就要發作，這時，桌上的電話却恰恰被震得嘟嘟響起來！那電話靠近雷平康處，他就伸手抄起來接聽。

「說吧！他在這……什麼？三間分行連送去的七千多萬也快提光！這！這……你等一等！」

余森牟連一句惡毒的咒駡還未出口，雷平康已一把將電話塞在他手上！「送去的七千多萬也要提光了！會計部請示怎麼辦……森牟，這如何是好？」

余森牟從喉間擠出一聲獰笑，抄起電話咬牙切齒的說：「哪就把緊急儲備金送去！並告訴三間分行的經理就只剩下這筆現金了！死了也等過了今天再說！」

余森牟砰的把電話一摔，猛地就轉身面向雷平康，打牙縫裏擠出一句話來：「平康，你去差館走一趟！把張幫辦請來……我要活剝這造謠者十八層皮！」

× × ×

第二天，到中午時份，照常開門營業的豐隆銀行各分行的提款人潮總算緩緩的疏散了，局面顯然已受了控制。

這多虧了余森牟以豐隆銀行董事長的身份在記者招待會上亮相、力言豐隆銀行實力雄厚、有大量現金應付任何緊急局面云云的照片及內容、今天一大早就在香港各大報章上刋登出來；同時，因張幫辦的協助，警方亦刋出一則闢謠聲明，表示市面流傳的本港某大銀行家與某販毒集團有牽連正受警方追查純屬謠言等等；這對豐隆的存戶的心理多少起了一定安撫的作用。但最有說服力的恐怕是昨天豐隆的現金源源不絕的運去出事分行應急，在這個功利至上的社會才是最令人佩服的無聲的「闢謠聲明」！權衡自

己的利害得失，料着這豐隆光景眞有一定實力，類似利達製衣廠老板趙世明這等中型存戶，大概就會捨不得那定期的利息而暫時打消即時兌現的衝動。

這報上刋出的照片及聲明，魯春齡一早就知道了。他離開他來港後長期租用的那個住宅單位，就直接驅車返豐捷財務公司，在路上他捧着那份報紙津津有味的閱讀。

他走入他的總經理室後，就把那份報紙往辦公桌上一扔，等着章洋龍的電話。他這時已自負摸透了這老頭子的脾性，昨日瞧着豐隆上演了這幕好戲，如果今天一大早他沒電話打來，那他魯春齡自願把腦袋砍下來！

果然，不消片刻，章洋龍的電話就打來了，這時剛好是上午八時四十五分，離銀行開門營業還有那麼一點時間。

「春齡麼？是我——洋龍！怎麼樣，你看今天的豐隆會是什麼局面？」

「我正仔細瞧着，董事長！今早的報紙你看過了麼？是呀，姓余的正使出渾身解數招架哩！看來也會起一定作用的……當然，如果再加一把火他就再難招架了！他可以動用的現金據我所知剩下的已不多啦！你意思怎麼樣？董事長！」魯春齡畢恭畢敬的語氣說，但他的嘴角，却抖出一絲陰狠的笑意。

電話沉默了一會，顯然章洋龍正在南託那面沉思。一會後，却聽他微微歎了口氣，顯得有點心緒不寧的說：「哎！春齡，算了！這一棍攔腰打下也夠他反省的了！看來他也知道被人反叛的滋味了吧！我跟他總算共事一場，也不希望瞧着他走上絕路！況且這事再鬧大會引起銀行界連鎖反應，這對南託也沒好處！見好即收算了，春齡！這事你瞧着辦吧！對了，過幾天我打算離開香港一段時間，去大馬散散心，趁便探探那邊的老朋友，豐捷這一頭就靠你好好照應着！仙綺跟你挺熟絡吧！在生意上你還得提點她一下！還有，豐隆的事要盡量做好，千萬別留下什麼把柄給人家揪着！」

「是，董事長！過幾天我就把姓鍾的攆出香港，到時就一切乾淨俐落啦！」

「唔，這樣就好！還有幾份求貸文件，我打算轉來豐捷，你這邊利息高，就由你審批好了！」章洋龍有點婆媽的吩咐了一遍，這才把電話擱下了。

魯春齡的嘴角却跳出一縷得意的微笑，他知道老頭子只有對最得力的親信甚至是家人才會用這種口氣說話，這意味着他與章仙綺的關係老頭子已經獲悉並已默許！自然他也着實讓他瞧見自己處事的能耐！就拿他一手導演的豐隆的這幕好戲，就已讓老頭子瞧得快慰無比。

這麼回味着，魯春齡確信，他距離那「金鎖匙」又大大的拉近了一步。

在南託，章洋龍擱下電話，就長長的吐了口氣。這時，他的太太方玉嬋在場，她聽着章洋龍打完這個電話就湊近章洋龍身邊，滿不是味道的低叫了一聲。「這太便宜姓余的啦！洋龍！他在背後捅刀子時會有手下留情麼？換了他是你，還不趕盡殺絕麼？我們犯不着存這婦人之仁！依我看，趁他眼下半死不活的，再給他狠狠地加一把鹽，這樣他就算不死，也痛掉半條小命啦！要讓他永遠記得這教訓！」

對方玉嬋的激動，章洋龍却緩緩的搖頭苦笑。

「算了，別人瞧見我出了這口氣，以爲就高興得要死，錯了！其實我是心疼！如果大家好好地在南託共謀發展，也不致於弄出這許多事情來！但他和平康鬼迷心竅，一聲不響就向我下手，倒好像我章某人是大魔頭似的！現下也好，讓他吃點苦頭收歛一下囂張的氣燄也就算了，他幹他的，恩恩怨怨一筆勾銷！當然我不是怕了他，如果他的囂張氣焰還不收斂，日後還有更厲害的教他嘗嘗！再說我也感覺有點疲倦了，這事我吩咐春齡到此爲止算了！」

章洋龍緩緩的但却是決然的說，方玉嬋知道，這已經很難使他改變主意了，同時，另一件事也湧上她的心頭，因此就轉了話題。

「春齡這個人辦事倒挺精明！但就怕過了頭！我總感覺他有點莫測高深的！」方玉嬋憑她女人的直覺，有點擔心的說。

但章洋龍却不以爲然的一笑。「嘿，你怕駕馭不了他？少擔這個心，有我章某人一日，我敢擔保他作反不了的！況且既然是個人才，就得放手給他發揮，你要人家替你賣力，又不信任他，這怎麼成？對了，近來仙綺老跟他出雙入對的，好像有點意思，這事你怎麼看？你是她母親，也該對他們說說啦！」

「你這麼瞧重他，看來他快要成爲乘龍快婿了，還擔心什麼？」

「這不同，那是公事，這是私事，男子在私事上總有點不大檢點！我不希望別人說章家的閒話！」

「嘿，那你呢？你也是男子，有時也不大檢點吧！我看你呀，年紀大了，年體又不太好，這些事還這麼任性！」方玉嬋扯到這些事上，口氣就有點酸溜溜，章洋龍照例哈哈一笑就避了開去。方玉嬋似乎也見怪不怪，沒再作聲。一會後，她打算出去，却突然想起章洋龍方才在電話上流露的意思。便問道：「洋龍，你眞的打算去大馬那邊渡假？」

「有這意思，但到時不知能否走開！」

「這樣也好，洋龍！這段時間你也太操心，既然事情都告一段落，去那邊散散心對你的身體會有好處的！香

港這面你就不必擔心啦，這裏有我和伯祥瞧着，豐捷那邊還有你那個準女婿！仙綺，還有承業也能辦點事了，趁機讓他們歷練也好！」

方玉嬋頓了一下，想了想，接着說：「要去就趁這生意淡薄的五窮六絕的月份去吧，決定了，我才替你準備一下。」

章洋龍點點頭道：「看來在這十天八天內會有決定；你把這事告知伯祥、耀光、汝年他們。」

× × ×

就在章洋龍打點去馬來西亞渡假的這幾天裏，豐隆董事長余森牟正為一時難緝獲那造謠者「活剝他十八層皮」而恨得面孔也拉長了！

豐隆的擠提風波總算已經過去，總行及各分行的業務總算已恢復正常，表面上看來，豐隆處變不驚，依然像平日的那樣風光。但內裏的苦處，却只有豐隆的最大股東兼董事長余森牟才是寒天飲雪水，點點滴滴在心頭！在短短的一天之內，三間發生擠提的分行竟被提去近七千萬現金！加上第二天的餘波，合計損失的存款現金竟達一億一千多萬元！幾乎佔了平日存款總額的四十巴仙！這還不算，因此次的衝擊，使豐隆的股價亦下跌了近三十巴仙！換一句話說，不但在生意上因現金短缺而處處拮据，就連余森牟和精於計算的雷平康私人持有的豐隆資產價值亦被一棍敲碎了百分之三十！這當眞就要了雷平康的命兒，就連余森牟也被這一棍揍得昏頭轉向！

七日七夜內，余森牟沒離開過豐隆銀行總行半步，七日七夜內，也沒合過一會眼，眼皮剛一合上，那彷似銀行炸彈轟轟的擠提吼聲又把他震醒了，在這轟轟聲中，銀行的大廈彷彿在搖晃，他立刻又驚恐的跳了起來，半夜三更也立刻撥電話去向他的律師查詢有關的法律程序。在這短短的七天內，他的頭髮又白多了一百幾十根，鬍子長得長了也懶得去刮上一刮，就連他穿着的那套西裝也皺得苦瓜乾似的，領帶乾脆就不知扔向何處去了，跟平日的風度翩翩，簡直是判若兩人。

他的秘書嚇得縮頭縮腦，非到萬不得矣，不敢踏進他的董事長室半步。不幸這時她又不得不進去了！

「董——事長！德豐銀行白副總經理有電話到，要——接進來麼？」

「嘿，連這個也要問！我正等着，快接進來！」

意外地，余森牟那滿腔的怒火却因「白副總經理」這字眼壓住，他逼不及待的向秘書嚷了一句，就一手抄起電話。

「白副總經理麼？是哪，我等着你們的答覆！」

「對不起呵，董事局經過研究，暫時未能對你們豐隆的財政狀況下結論，所以這個有關以現金支持的申請就只能緩一緩啦！眞對不起，我也無能為力！」

「難道就沒轉圜的餘地麼？我這是等着救急哪！就那麼一頭半月，豐隆就可以本息交還！現金短缺也只是那麼一小段時間！」

「辦法倒是有一個，但得請一間華資銀行作擔保，例如是南亞信託銀行吧！如果余先生能請他們出面擔保，德豐方面估計沒什麼問題，而且這對穩定豐隆效果會好一些！」

余森牟在酒會上曾着意巴結、當時滿口好話的德豐銀行白副總經理說着，然後就毫不留情的把電話擱下了。余森牟登時呆了好一陣子！在這個時候去向南託那老頭子求助，這簡直就如水中撈月！到今時今日老頭子還怎會賣這情面！反招來自討沒趣罷了！這白鬼佬說了還不就是白搭麼！

這是發生在擠提的第二天中午時份的事。正當余森牟差點就陷入無計可施的絕望境地時，他所使出的渾身解數似乎就起了一點作用，到下午二點鐘，那三間分行先後打來電話，報告提款人潮已顯著減少了！到第三天早上開門營業時，竟就奇跡般的有客戶反而進去存款了！直到第七天的傍晚，經總行會計部緊急核算，客戶的重新存款額已達二千多萬元，豐隆損失的現金降到九千多萬元的報告送到余森牟手上時，他攫着這份報告的手抖顫了一會，然後狠狠的朝辦公桌上一摔，才跌跌撞撞的跑下去，從銀行側門駕車返他的余公館去。他在家裏謝絕了一切來訪，摟着朱莉在床上躺了二日一夜。到第九天的早上他就霍的跳了起來，着意的打扮了一番，然後就返回他的豐隆銀行總部。

余森牟在董事長室沉思了一會，雷平康就顚着屁股走了進來。他坐在董事長室的客用長梳發上，重重的歎了口氣，活像對着余森牟哭喪似的。

「張幫辦那面怎麼說？平康！現在有眉目了吧？這造謠者……」余森牟定定的盯着雷平康的哭喪臉，咬緊牙關說，他的語氣緩緩的，似乎要讓雷平康瞧着他已恢復了往昔的風采。但雷平康却搖搖頭，滿臉迷茫的苦笑一下，現下他的心頭依然因那慘重的損失而生出陣陣隱痛。

「別老是哭喪着臉啦，平康！動動腦筋嘛，按表面的線索分析，除了與豐隆有直接的重大利益關係者外，其餘所有豐隆高層職員都有嫌疑，換句話說，除了你我等少數豐隆股權持有人外，其他近百職員都有可能製造不利於豐隆的謠言！這追查起來就特別困難，經過仔細分析，我把百多位職員的資料比較的結果，發覺重點應放在發生擠提的三間分行上面，其中又以最初發生擠提的那間分行嫌疑最大！」

（未完・七）

賭國豪雄

新派諧趣江湖遨遊錄／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胡蘆庇佑贏錢　香園揮霍賞芳

杭州。

西湖。

月夜——一個極美極美的月夜。

一條豪華的畫舫，正在湖面上漫無目的地盪漾着。

這是杭州城最大的一家賭坊——「快樂賭坊」的活動賭場。船名也叫「快樂」，設備富麗堂皇，美侖美奐，儼然水上宮殿，湖中樓閣。

此刻，正有一大羣嘉賓在畫坊的花廳內聚賭，一桌麻將，兩桌牌九，賭骰子的人最多，圍了一大堆。

在十幾盞的琉璃燈的照射下，明如白晝，可以淸楚的看到，參予賭局之人俱非泛泛之輩，不是富商巨賈，就是武林豪客，賭注也不小，動輒上百論千，但每一個人皆笑口大開，面不改色。

賭資豐厚固是原因之一，最重要的還是招待熱誠，服侍週到，使人有賓至如歸之感。

不是嗎，豐滿、健美而又年輕、貌美的美女，穿着噴火式的、最最流行的迷你裙、露背裝，穿梭在衆賭徒之間，時而噓寒問暖，時而奉茶敬酒，冷不防偶而還會獻上一個香噴噴的熱吻。尤其賭坊請有專人垂釣，鮮嫩活脫的西湖鯉魚，從上鈎至上桌，絕對不會超過三分鐘，更是在其他賭場享受不到的。

醇酒、美人、佳餚、豪賭，再加上湖光、月色，使「賭」的境界大為提升，彷若遊湖雅客，早將輸贏之事拋諸腦後。

賭坊名快樂，畫舫叫快樂，賭客也快快樂樂。

只有一個人不快樂！

誰？

是杭州城的一個寶貝，一位名人，也是一個標準的敗家子。

本是富家子弟，年方十六，姓白名聰明，人如其名，生得白白淨淨，端端正正的，從小便穎慧過人，學甚麼像甚麼，三歲會背唐詩，七歲就可吟詩作對，八歲棄文習武，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被人譽為杭州的才子、神童。

偏偏這小子不學好，交友不愼，十三歲迷上賭博，一經迷上，便陷入泥淖，無法自拔。

打也不聽，罵也不改，老爹老娘一見苗頭不對，趕緊給他改名小痴，意即寧願他痴傻呆滯，也別再在賭場鬼混。

可是，小痴早已鬼迷心竅，嗜賭如命，也視賭如命，任憑他老爹臭罵、毒打、鞭笞，老娘一哭、二鬧、三上吊，都拿他沒法，依然我行我素，照賭不誤。

而且，賭運奇差，聰明無用武之地，贏小錢，輸大錢，吃小注，賠大注，三年下來，他老子的萬貫家產全部被他折騰光，最後，老夫老妻倆連命也賠了進去——雙雙上吊身亡。

二老的死，僅僅給小痴帶來極為短暫的悔恨，不久，他便將祖先的房子賣掉，又踏進賭場的門。

偌大的一棟古宅，才賣了八千兩銀子，不到十天，就被他輸掉七千。

今天，他帶着一千兩銀子來。

現在，還剩下五十兩。

這是他一生中最後一筆錢。

小痴全部下在面前的賭桌上。

「妖魔鬼怪，牛鬼蛇神，不讓我贏錢我就操你媽！」

「天靈靈，地靈靈，皇天不負苦心人，豹子！豹子！」

許是妖魔鬼怪，牛鬼蛇神眞的怕了他，許是皇天大發慈悲，眞的佑他白小痴，骰子離手，嘩啦啦的一陣響，果然擲出三顆四來——滿堂紅，四點豹子。

小痴樂了，賭友樂了，連莊家也為他高興，沒有人願見他輸掉這最後一筆錢，讓他走投無路。

然而，很不幸，白小痴算是倒霉倒到了家，莊家僅輕輕鬆鬆的隨便一擲，便擲出一個五點豹子來，剛好吃住他。

輸了，小痴已是一無所有，像是被人以定身法定住，更像是一個十足的小痴般楞在當場，不言不動。

「下啊，下啊，下甚麼賠甚麼，下多少賠多少，多下多賠，少下少賠，不下不賠！」

莊家也愛莫能助，又在扯開嗓門，催促大夥下注。

小痴眼見賭友們，將白花花的銀子猛往賭桌上堆，自己却已斷了賭本，絕了路。

不禁從心底最深處發出一聲沉重的歎息。

——一聲人之將死，鳥之將亡之最後歎息。

但，一剎那間，這一聲最後的歎息，又被一個更大更强的聲音淹沒。

「不！我絕不服輸，輸掉了錢財、家產、父母，我還有血肉、靈魂、生命！」

是的，一個眞正的賭徒，在他還沒有將生命賠進去以前，他是絕對不會認輸的。

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

只要命在，仍可東山再起。

乍然刀光一閃，白小痴從長統皮靴內摸出一把匕首來，白刀子進，紅刀子出，好狠，竟然在自己的大腿上割下一塊巴掌大小，重約四兩的肉來。

儘管血流如注，儘管全場驚駭，白小痴却穩坐如故，從容不迫，未曾發出半聲哼。

啪！將人肉往桌上一擺，抓起骰子來就要擲，却被莊家及時阻住了，面無表情的道：「小子，你這是幹嘛？」

白小痴語冷如冰：「賭博呀。」

「賭甚麼？」

「人肉！」

「抱歉，我們這裏只賭錢，不賭肉。」

「老小子，別忘記你剛才說的話，下甚麼賠甚麼。」

「那是指金銀錢財而言。」

「人肉照樣可以折價。」

「說了半天，你是存心要賴、訛詐？」

「捨不得銀子，可以賠我一塊相同的肉。」

莊家已年逾不惑，從小便在賭坊裏打滾，甚麼樣的角色都見過，怎會被一個毛頭小子唬住，聞言未再答腔，僅在鼻孔裏冷冷的哼了一聲。

處理這種場面很簡單，一是花錢消災，給他一點小錢打發走。

二是武力解決，强行驅逐。

他選擇了後者。使個眼色，立有兩條彪形大漢大踏步的衝上來。

「滾！少在快樂賭坊惹是生非！」

「媽的！下水去涼快涼快吧！」

誰也沒料到，兩頭蠻牛似的保鏢，居然連白小痴的邊兒都沒沾上，便被他的內家掌力震飛出去，噗通！噗通！落了水。

莊家臉色大變，知道即使自己親自出馬，也沒有將白小痴制服的把握，只好退而求其次，放低姿態，跟他談判。

「小痴，你眞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你的賭技平平，武功却是超人一等，佩服，佩服！」

「哼，少拍馬屁，辦正事要緊，我要擲骰子啦。」

「且慢，你說個數字，只要在小老兒的權責範圍之內，一定讓你滿意。」

白小痴沒再吭氣，冷冷一笑，伸出來一個手指頭。

莊家會錯了意，興沖沖的道：「一百兩？這好辦，小老頭兒——」

白小痴打斷他的話，截口說道：「是人肉，不是烤鷄燒鴨，不會這麼賤，一萬兩，金子。」

莊家聞言，臉色一變再變道：「甚麼？一萬兩金子？乖乖我的媽，就是把小老兒燒成灰也不值這麼多，何況數目太大，老夫根本無法做主。」

「誰可以做主？」

「自然是我們大老闆。」

「叫你們老闆來。」

「敝上不在杭州。」

「在那裏？。」

「九江，或者武漢。」

「多大的數目你可以做主？」

「頂多五百兩。」

「金子？」

「銀子！」

「哼！」

「小老兒甘冒被革職之險，湊個整數，給你一千兩，等於你今天所輸的錢全部奉還。」

「不行，這太少，我要你將本少爺輸在快樂賭坊的錢全部吐出來。」

「多少？」

「古宅一棟，店鋪五間，良田千頃，金銀騾馬無數，外加我爹我娘的兩條性命。」

這是白小痴三年來輸掉的一份清單，莊家一聞他胃口奇大，不禁眉頭一皺，又板起了面孔，道：「光棍只打九九，不打加一，我看你還是見好就收，拿着一千兩銀子下船吧，一旦惹惱了我們大老闆，保證叫你吃不了兜着走！」

人急拚命，狗急跳牆，白小痴此刻已是一窮二白，末路窮途，連自己的肉都敢割下來，還怕甚麼，挑眉瞪眼的道：「這樣吧，先給我兩千兩，就放過今天，其餘的咱們以後再慢慢的算。」

顯然，小痴已讓步，莊家却固執己見，一成不變的道：「小老兒職權有限，多一文也做不了主。」

不由的激怒了白小痴，勃然大怒道：「奶奶的，給你陽關路你不走，偏要過獨木橋，好，談判既然破裂，咱們就賭吧，賭甚麼賠甚麼，部位份量，一絲一毫也不能差！」

抓住骰子猛一搖，不管三七二十一，抖手丟進羊脂白磁海碗裏去。

莊家連忙將碗蓋上，收回到面前去，沉聲說道：「對不起，小老兒說過，本賭坊只賭金銀，不賭人肉。」

與此同時，海碗裏的骰子，仍自嘩啦啦的旋轉未停。

而那兩頭蠻牛，直到此時才爬上畫舫來，全身濕淋淋的，好不狼狽，虎目暴睜，惡狠狠的瞪着白小痴，只要莊家一聲令下，隨時都有出手行兇的可能。

氣氛頓形緊張，惡戰一觸即發，就在骰子滾動，莊家發話，保鏢現身的當口，突聞一個爽朗而渾厚有力的聲音接口說道：「莊家不賭，我賭！」

聲音不是來自船內。

是從船外飄進來的。

循聲望去，只見月色下，湖面上，來了一位神仙似的少年。

這話並不誇張，面如滿月，目賽寒星，劍眉隆鼻，唇紅齒白，絲綢做的衣裳，迎風招展，獵獵有聲，背上還揹着一個葫蘆。

既非坐船，亦未乘筏，而是以武林中的絕頂輕功——「一葦渡江」乘風破浪而來。

「一葦渡江」，係指以數支蘆葦，交替投至水中，渡者足不涉水，踏葦而過，當今武林之世，精於此道者，可謂寥若辰星，屈指可數。

少年小小年紀，竟已達到這種境界，目睹之人莫不嘖嘖稱奇。

就在大夥兒的讚歎聲中，少年已翩然上船，踱進花廳來。

大家有目共睹，少年全身上下涓水未沾，而且，氣不喘，色不變，好像他早已站在這裏一樣。

牌九、麻將、骰子全停頓下來，所有的賭徒，妖冶的侍女，垂釣的釣手，廚下的大師傅，一律停止工作，齊將驚奇的眸光，投注在這位不速之客一個人身上。

經過一陣短暫的沉寂後，還是莊家首先打破沉寂：「朋友打那兒來？」

「台灣。」

「台灣？」

「不錯，是台灣！」

「請教尊性大名？」

「趙默梵。」

「找麻煩？」

「可以這樣說，本少爺正是為找麻煩而來。」

夠了，夠了，雖僅寥寥數語，在場之人俱已瞭然於胸，凡是在賭場裏混的賭徒，在江湖上跑的武林人物，已經知道他是誰。

因為，他的名頭太響太大，早已轟動武林，震驚賭國。

沒錯，他是從台灣來的，屈指算來，從廈門登陸至今尚不足一個月。

時間雖短，却已打出足以令人歎息、羨慕、甚至妒忌的知名度。

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他好賭，尤其賭技絕佳，每賭必贏，迄無一場敗績。

不騙、不詐、不貪，賭品一流，小贏即收，沒有大小通吃，趕盡殺絕的記錄。

他好色，贏來的錢全花在女人身上，可謂揮金如土，他自己身上經常保留十兩銀子的賭本。

對女人很挑剔，也很內行，非處子不上床，絕不穿破鞋，玩二手貨。

他當然不叫趙默梵，「找麻煩」倒是眞的，他自己就曾一再宣示：「打垮武林各派，贏遍天下賭坊，玩盡中原姑娘，氣死牛鬼蛇神！」

口氣不小，却絕非空口說大話，他正在按照自己的計劃，一步一步的去做。

他究竟是誰？

自稱常勝公子。

又稱不輸少爺。

還自命為小神通。

但，眞名實姓却無人知曉。

他的來龍去脈如何？

此來中原，目的何在？

難道當眞純粹是為了吃喝嫖賭找麻煩？

這是一個謎，除了他自己以外，誰也不知道。

對他身上的那一個葫蘆，賭國武林中，却繪聲繪影傳言特別多。

有人說葫蘆裏面有寶貝，故而小神通隨身携帶，寸步不離。

有人說葫蘆裏面有大仙，誰焚香膜拜，誰就會大贏特贏。

事實是，常勝公子每賭必拜，每賭必贏。

凡是參拜過葫蘆仙的人，亦皆大有斬穫。

逛窰子玩女人的時候，則大異其

趣，不輸少爺一定會用一塊紅布將胡蘆蒙起來。

到底胡蘆裏賣的是甚麼藥，是仙？是寶？或是其他奇物異珍？沒有一個人敢下斷言。

也曾有人單刀直入的問過小神通，常勝公子卻顧左右而言他，反而警告大家，胡蘆可以焚香膜拜，可以虔誠禮敬，却絕對不可以摸它，碰它，或者偷走它，誰要是膽敢犯此禁忌，保證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只要有錢賺，殺頭的事也大有人幹，胡蘆仙百試不爽，想要摸它、碰它、甚至偷走它的人自然也前仆後繼，大有人在。

可惜，都是失敗者，無人得手。

小神通言出如山，果然叫他們血染黃沙，命歸九幽。

殺人的方法很特別，既不用刀劍，也不用拳掌，而是用一枚特製的，長二寸三分三，中空的鐵釘，名曰：「奪命釘」的暗器，釘在死者的眉心，腦漿鮮血會從中空處激射而出，死狀極慘。

釘尾還綁着一條粉紅色的絲帶，狀如蝴蝶結，恰巧垂掛在死者的雙眼上，上面還寫着有字。

右邊是：命喪小神通。

左邊是：做鬼也不寃。

非但打出字號，更未將死者放在眼內。

這就是眼前的這一位年方十五的少年的寫照，嗜賭、好色、兇狠、毒辣、聰慧、機伶、武功超卓、賭技絕佳，而又莫測高深，不知他胡蘆裏究竟賣的是甚麼藥。

這些事，寫來雖長，實則在大家腦海裏一閃即過。

不由皆機伶伶的打了一個冷顫，情不自禁的各自向後退了一步。

薑是老的辣，還是那位莊家先開口：「不知小神通此來有何見教？」

小神通的一雙明亮眸子，宛若兩片鋒利的刀片，從大家的臉上一掃而過，冷冰冰的道：「廢話，到賭場來沒有人想馬殺鷄。」

莊家神色一緊，道：「小友打算賭甚麼？」

常勝公子指着白小痴割下來的那一塊肉：「賭這一塊人肉！」

高懸的石頭落了地，莊家總算大大地鬆了一口氣，煞星上門沒惹事，還替自己架樑子，這是他求之不得的上上之計，豈有不願之理，聞言連聲說請，回到自己的位子去。

而小神通似乎也認定，白小痴非跟他一博不可，根本不理會對手是否願意，便兀自將胡蘆取下來，置於桌上。

並不是天然生成的胡蘆，而係以上好的紫檀木雕刻而成，高八寸，下圍徑五寸，書一草書「佛」字，上圍徑三寸半，書一楷字「壽」，胡蘆口有軟木塞，裏以黃綾，顯爲內空，底座稍大，嵌着一個小金香爐，另有一個小筒子，裝滿檀香。

小神通顯得十分虔誠，淨手之後才燃香禱告，口中唸唸有詞，可惜聲音太小，低若蚊蚋，沒有人知道他在說些甚麼。

插上香，雙掌合十的又拜了三拜，這才將莊家面前的海碗取過來。

打開碗蓋，裏面赫然是一個一，一個二，一個三，一二三，等於是牌九的癟十，穩輸。

小神通斜乜着眼，睨着白小痴，神氣活現的道：「算你走狗運，遇上了貴人，逃過一劫，本少爺大人大量，這一把不算，你再擲一把吧。」

白小痴可不領他這個情，亦未去抓骰子，眼一瞪，吐字如刀：「小爺不跟你賭！」

「哼哼，你非賭不可。」

「爲甚麼？」

「因爲除了我小神通之外，再也不會有第二個人願意和你這種死皮賴臉的流氓賭。」

「你——你打算甚樣賭？」

「悉聽尊便，一概奉陪。」

「賭肉，你必須先割一塊下來。」

「我的媽呀，血淋淋的那多疼，賭輸以後再割也不遲，反正八兩賠半斤，不會偷斤減兩的。」

「賭錢，就應該先講好價碼。」

「就照你自己開的，兩千，如何？」

「不行，現在漲啦。」

「多少？」

「三千。」

「哎唷，四兩人肉要三千兩銀子，媽的，好貴啊！」

「嫌貴可以滾到一邊涼快去，事實上你本來就沒有賭的理由。」

「不貴，不貴，我賭，我賭啦。」

「小神通，你還沒有說出想賭的理由來。」

凝視着人肉，吞了一口口水，常勝公子一本正經的道：「還不是爲了饞嘴，想開洋葷，吃人肉，聽說人肉甘美，世無其匹，食之可益壽延年。」

白小痴的鼻子都氣歪了，橫眉豎目的道：「想吃人肉你得先將三千兩銀子亮出來。」

小神通嘻皮笑臉的道：「待你贏了之後，自會如數奉上，少不了，也跑不了，你他媽的猴急甚麼。」

白小痴可不吃這一套，猛的一拍桌子，破口大罵道：「放屁，賭國交易，現金現銀，不興買空賣空，有錢就賭，無錢就滾！」

話已說絕，毫無轉圜餘地，不輸少爺愕然一楞，從懷中取出一錠小元寶來，往桌子上一放，慢吞吞的道：「吸！銀子在這裏，可以放心了吧？」

元寶太小，看上去不過十兩左右，白小痴怎會看在眼內，怒眉雙挑的道：「就這麼多？」

「不少，不少，這叫錢母，會變魔

術。」

「錢母？甚麼叫錢母？又如何變魔術？」

「哼，土包子，沒知識，連這個也不懂，難怪你會窮愁潦倒賣人肉。」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告訴你長長見識，就是小錢生大錢，下金蛋銀蛋的意思啦。」

小錢如何生大錢？錢母如何下金蛋？白小痴還是不甚了了，小神通却未作進一步的解釋，轉對莊家道：「老兄，高名上姓？」

莊家不假思索的道：「莊吉利，快樂賭坊的荷官(賭坊內主持賭局，負責做莊的人)。」

小神通冷然一哂，將「莊吉利」三字唸了好幾遍，然後才不徐不疾的道：「只怕你今天會不吉利，要掏荷包。」

莊吉利沉聲道：「甚麼意思？」

不輸少爺答非所問的道：「老兄，你有沒有算過，以十兩銀子作本，連賭連贏二十次，一共是多少？」

莊吉利從來沒有計算過，一時答不上話來。

圍觀的賭徒却爭先恐後的計算起來，很快便有了答案。

賭徒甲大呼小叫道：「啊，好大的數目字，共是五十二萬四千二百八十八兩，堆起來像座山，攤平了可以舖一條大馬路。」

賭徒乙眉飛色舞道：「我的親娘祖奶奶，這麼多銀子，吃也吃不完，喝也喝不光。」

賭徒丙道：「買一羣女子，建一個女人國，恐怕操也操不完。」

莊吉利已意識到事態的嚴重性，沉着臉，一言不發。

常勝公子亦未再開腔，兀自將三顆骰子抓在手中。

「一二三！」

「二三四！」

這都是通賠穩輸的點數，難在小神通要甚麼是甚麼，喊甚麼來甚麼。

既然喊一二三，就能來一二三，那麼，要四五六，或者豹子，自然也可以來四五六，或者豹子。

「癟十！」

「癟十！」

這一次的表演更加令人歎爲觀止，以「遙控」的方法，從鄰桌凌空摸來一張「二板」四點。

喜歡推牌九的人，大概都熟識「小牌九推得歡，就怕二板配長三」這一首歌謠，而此刻，是表演，小神通需要的正是長三六點。

說神眞神，簡直神乎其技，隨便虛空一抓，果然摸來一張長三。

接着是虎頭配老九，小三配雜七，連摸兩把癟十。

這已經不是賭技，簡直是魔術，甚至達到藝術的境界，可以呼風喚雨。

莊吉利面色凝重，心事重重，額角已出現汗珠。

白小痴的臉色也不怎麼好看，一陣青一陣白的，眼珠子翻來翻去，天曉得他在打甚麼主意。

不輸少爺仍在繼續玩他的骰子、牌九，要一二三，不會來豹子、四五六；要癟十，也絕不會出現地槓、天九王，喊什麼出什麼，屢試不爽。

直令衆賭徒全部看儍了眼，認定必是那葫蘆仙在作法護佑，人，是不可能如此神乎其技的。有不少人忙不迭的淨手拈香，已拜倒在地，口裏猛唸「菩薩保佑」、「阿彌陀佛」、「賭場連戰皆捷」。

小神通則若無其事，仍在津津有味的玩他的賭博遊戲，而且，從頭至尾始終保持良好的風度，更不曾開口敲詐、勒索。

但莊吉利的心裏却明白得很，知道遇上眞正扎手的角色，非破財不足以消災，當下略一沉吟，道：「小神通，咱們打開天窗說亮話，別再捉迷藏，請說個數字，只要快樂賭坊能力所及，一定照辦！」

賭坊遇上高人，通常都是孝敬對方一筆銀子，花錢了事，而高手本人，亦莫不以此爲榮，大多見好就收，不爲已甚，因而，雖然到處賭坊林立，高手所在都有，踩盤子，砸場子的事却少之又少。

這位不輸少爺，可眞算得上是高手中的高手，連數目都懶得開，指着人肉，從從容容的道：「夠買這塊肉就可以了。」

其實也等於說出了數字，莊吉利的表現十分爽快，跟畫舫上的伙伴換了一道眼神，當即數了三千兩的銀票，恭恭敬敬的送到小神通的面前去。

「莊吉利，怎麼樣？咱們玩兩把吧？」

「行家一伸手，就知有沒有，小老兒螢火之光怎敢與皓月爭輝。」

「只怕這樣你會心有不甘？」

「小老兒甘拜下風！」

小神通等的就是這一句話，志得意滿的笑笑，將骰子往白小痴面前一推，道：「現在該咱們來賭錢賭肉了，你先請。」

出乎大家意料之外，白小痴並沒有打退堂鼓，既無懼意，亦未客套，拿起骰子來晃一晃便抖手擲出。

明知其不可爲而爲之，這是白小痴的悲哀。

小痴不可能會贏，不輸少爺也不可能會輸。

只是，贏得不多，僅一點點，是小神通給他面子。

常勝公子拿起人肉，掂一下，聞一聞，對厨房的大師傅道：「勞你的駕，來一道醬爆人肉，外加三斤紹興。」

「咻！」的一聲，人肉去勢如風，好準，不偏不倚的落在切菜板上。

原以爲不輸少爺只是說着好玩，孰料，當醬爆人肉端上桌時，小神通

當眞大口大口的吃起來。

一口酒一口肉，一口肉一口酒，吃得眉開眼笑，吃得意氣風發，却令在場之人看得目瞪口呆，傻呼呼的俱皆僵住了。

有一位朋友硬着頭皮詢問道：「怎麼樣，味道如何？」

小神通哈哈一笑，道：「很好，比豬肉香，比羊肉甘，可惜嫩了些，何不來一塊嚐嚐，白小痴出肉，我請客。」

他可不是說着玩，眞的夾起一塊人肉來送過去。

那位仁兄却不敢吃，連忙退了回去。

何消片刻工夫，四兩人肉，三斤紹興，便被常勝公子一掃而光，見白小痴依舊坐在自己的對面未去，小神通不由一楞，道：「咦，傻瓜，你怎麼還沒有走？」

白小痴冷哼一聲，道：「咱們的賭局還沒有完。」

小神通的臉色微微一變，道：「錢輸光了，肉也賣啦，你還能賭甚麼？」

「賭命！」

「賭命？好死不如賴着活，年紀輕輕的幹嘛尋死？」

「媽的，少假慈悲，不敢賭就夾着尾巴滾。」

「笑話，天下沒有我不輸少爺不敢賭的。」

「敢賭就好，人命本無價，對你特別大優待，先亮出三十萬兩銀子來瞧瞧。」

「赫！蝦蟆打噴嚏，你好大的口氣，再說，打死莊吉利他此刻也籌不出三十萬兩銀子來。」

「沒有錢就賭命，一命博一命。」

「青春年少，前途無量，死了多可惜，這樣吧，本少爺孑然一身，正缺一個奴才跟班的，你如果輸掉，就跟着我聽差吧。」

「別想得太美，你輸掉如何？」

「條件相同，自然是貶身爲奴，聽你使喚，或者送你三千兩銀子。」

「好，君子一言！」

「駟馬難追！」

「我白小痴跟你賭啦。」

這小子好爽快的性子，餘音未盡，三顆骰子已經掉進海碗裏去。

人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乞兒也有變富時，大概是白小痴確已轉運，骰子停住，本是兩個五，最後一顆骰子又繞了一個圈兒，就那麼一碰一撞，翻了一個身，赫然變成了三個六，豹子。

六點豹子是最大的，白小痴幾乎可以說是贏定了。

就算小神通也擲出六點豹子，頂多平手，已立於不敗之地。

然而，白小痴却輸了。

而且，輸得他心服口服。

因爲，小神通利用三顆骰子，却擲出兩副六點豹子來。

事實是，小神通骰子離手，立將磁碗蓋住，只聽飛滾碰撞的聲音不絕如縷，待聲音停止，打開碗蓋，所有的人皆驚呼出聲，被眼前的事實嚇呆了。

碗內清一色全是黑的，整整齊齊的掛成兩行，共是六顆六，豹子王。

只有三顆骰子，怎會跑出六顆來，難不成是小神通使詐做假？

若是使詐做假，白小痴如何能心服口服，骰子是三顆，沒錯，另外三顆是複製品，是被硬生生的印在碗底的。

憑內家功夫，巧施妙力，能在骰子完好無損的情況下，在碗底再複印三顆出來，簡直是匪夷所思的事，如非親眼目睹，任何人都不會相信。

但是，小神通做到了，可謂前無古人，不知後面有沒有來者？

「我的媽呀，這個台灣小子好厲害。」

「啊！他不是人，簡直是神仙嘛！」

「我明白啦！一定是葫蘆仙在幫他。」

「對，是葫蘆仙，咱們快來拜呀！」

你一言，我一語，結論落在葫蘆上面，大家一窩蜂焚香膜拜起來。

小神通却充耳不聞，視如不見，對白小痴道：「雕蟲小技，不值方家一笑，朋友如心有不服，算和局，咱們可以重新來過，玩六顆。」

白小痴心裏雪亮，這絕不是雕蟲小技，若非武功賭技俱臻一流境界，絕對做不到，一次和局，只能說是自己的手氣運氣好，而好的運氣手氣，不可能永遠跟着他。

心兒打鼓，思之再三，再繼續賭下去，自己還是一個穩輸的局面，於是，乾脆大大方方的道：「閣下賭技超卓，我認輸就是，不必再浪費時間。」

小神通一怔，道：「你眞的願意接受失敗？」

「騙你是王八。」

「當眞情願貶身爲奴？」

「傻蛋才願意當奴才，但既已落敗，也只好屈就。」

「難得你這樣坦白，放心，本少爺不會虧待你的，保證叫你吃香的，喝辣的，呼風喚雨，神氣活現。」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你叫白小痴？」

「這是我的偏名。」

「學名叫甚麼？」

「白聰明。」

「家裏還有甚麼人？」

「都死光啦，就剩我一個。」

「死得好，死得好。」

「主人，你說死得好？」

「是呀，無牽無掛，就可以跟着本少爺遨遊四海，『打垮武林各派，贏遍天下賭場，玩盡中原姑娘，氣死牛鬼神蛇』，再說，也可以免去家長出具同

意書的痲煩。」

「媽的，當奴才還要家長出具同意書？」

「那當然，你小子尚未成年，本少爺可不願擔當販賣人口的罪責。」

「哦。」

「同意書免啦，但你必須寫一張賣身契，還得宣誓效忠。」

「我的天哪，當奴才也這麼痲煩，賣身契怎樣寫，又如何宣誓效忠？」

「賣身契本少爺身上有現成的，你簽個名，畫個押即可，宣誓更簡單，跟着我唸就成啦。」

取出一張賣身契，白小痴略一瀏覽，立即大筆一揮，簽上了名，還捺了一個指印。

接着，小神通命白小痴高舉右手，開始宣誓。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

「皇天在上，后土在下。」

「我，白小痴，願賣身爲奴。」

「我，白小痴，願賣身爲奴。」

「他，小神通，就是我的主人。」

「他，小神通，就是我的主人。」

「今後，主人叫我往東，絕不敢往西。」

「今後，主人叫我往東，絕不敢往西。」

「主人叫我站着，絕不敢坐下。」

「主人叫我站着，絕不敢坐下。」

「主人吃肉我喝湯，主人花錢我付賬。」

「主人吃肉我喝湯，主人花錢我付賬。」

「忠心耿耿，唯命是從。」

「忠心耿耿，唯命是從。」

「謹誓。」

「謹誓。」

「白小痴。」

「白小痴。」

誓已宣完，白小痴忽然發覺不對，道：「主人，這誓詞有問題。」

不輸少爺一怔神，道：「那裏有問題？」

白小痴理直氣壯的道：「你花錢，我付賬，想我白小痴已上無片瓦，下無寸土，身上一文不名，那來的銀子替主人付賬？」

小神通微微一笑，戲罵道：「傻瓜、白痴、二百五，那句話的意思是封你做官，當本少爺的總管，掌管一切收支錢財，還不快將莊老兒孝敬的銀票收起來，咱們該告辭啦，有錢不化就是大笨鳥。」

「拜拜。」

「拜拜。」

收起銀票、葫蘆，揮揮手，一齊跳進西湖去。

＊　＊　＊

「一葦渡江」，小神通固然遊刃有餘，白小痴却力有未逮，一入西湖，便差點一頭栽進水裏去。

忙呼天搶地的道：「救命呀！救命呀！我是個旱鴨子，平生最怕水。」

敢情這小子新官上任，昏了頭，下水之後才醒起自己是旱鴨子。

所幸，小神通身懷絕技，輕功絕佳，伸手在他腋下一架，便輕鬆寫意的將他帶離西湖，登上東岸。

一邊漫無目的的溜躂，小神通一邊說道：「小白，我問你，你可要說實話，憑你的賭技，明擺着是羽量級的，爲甚麼還要跟重量級的高手對決？」

小痴倒很坦白，實話實說道：「最初只是賭氣，不計輸贏。」

「後來呢？」

「發現遇上了絕世高人，決定擇人而事。」

「噢，如此說來，是本少爺中了你的圈套？」

「主人也並不吃虧，不費吹灰之力，找到一個奴才，多了一個幫手，還外帶三千兩的花紅。」

「說，你追隨本少爺，究竟目的何在？」

「見眞人不說假話，首先，可以解決吃住問題，不必再淪落街頭。」

「其次？」

「想學主人的武功賭技。」

「還有嗎？」

「另外，以牙還牙，以肉還肉，有一天我會贏主人的一塊肉回來炒着吃。」

「小痴，我發現你很聰明。」

「本來就是嘛！」

「可是也很笨。」

「怎麼又笨啦？」

「報仇的話只宜放在心裏，不可以說出來。」

「沒有關係，反正君子報仇，十年未晚。」

「十年你就有信心定能贏得了本少爺？」

「時間會證明一切。」

「就憑你現在的水準？」

「那是因爲未遇名師指點。」

「你以爲我會教你？」

「起碼可以觀摩、模仿、暗中學習。」

「嗯！有志氣。」

「還可以日夜祭拜葫蘆仙。」

「小白，你也相信葫蘆仙的法力無邊？」

「莫非主人你不信？」

「我信！」

「我也信！」

談話至此中斷，目光不約而同的投注在葫蘆上。

腳步也停下來，斜倚在一塊巨石上，望着澎湃的湖水。

月已偏西，已是子夜時分。

夜涼如水，不由的皆緊一下衣領。

片刻之後，二人才恢復對話。

「主人眞的是從台灣來的？」

「錯不了。」

「純粹是爲了找賭國武林的痲煩？」

「不完全是，本少爺另有任務。」

「可否說出來聽聽？」

「時機未到。」

「不論是武功，或是賭技，如欲達到主人的這種境界，大約需時多久？」

「各人的天資師資不同，苦練的程度亦異，難下定論。」

「主人今年貴庚？」

「十五。」

「練功學賭幾年啦？」

「十六年。」

「甚麼？主人才十五歲，居然已經練了十六年的功，這——」

「鬼崽子，別大驚小怪，我的意思是說，從娘胎便開始下工夫，換句話說，是得自遺傳。」

「主人原來是出身武林世家？」

「也是賭博世家！」

「主人家學淵源，莫怪——」

「別再扯蛋，談點別的吧。」

「談甚麼？」

「你是地頭蛇，談談杭州的風花雪月，談談你的嗜好專長。」

「我的嗜好是吃喝嫖賭，專長也是嫖賭吃喝。」

「好極了，聽說杭州的妞兒艷冠羣芳，可知艷窟何處？那裏有高級的應召站？有那些新奇刺激的好玩兒？」

「有，有，此地最高級的銷魂處是『金香園』，最新奇的節目是『扮皇帝』。」

「扮皇帝？小白，把話說清楚點。」

「我沒有玩過，據說就跟眞的皇帝一樣，住在皇宮大內，擁有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左擁右抱，清歌妙舞，馬殺鷄、三溫暖、應有盡有，高興玩那個就玩那個，高興怎麼樣就怎麼樣。」

聽到這裏，小神通早已血脈賁張，神采飛揚，恨不得馬上插翅飛去，迫不及待的道：「媽的，有這麼好的去處，何不早說，走，帶本少爺到金香園去！」

* * *

金香園。

好大，簡直就是皇宮大內的縮影。

建有一座金鑾殿，三座寢宮，還有一個造型典雅、設計精巧、遍植奇花異卉的御花園。

這裏，是專業經營「扮皇帝」的高級妓院，今夜，正巧輪空，金香園內並無皇帝在。

鶯鶯燕燕，三三兩兩，利用空閒，在園內勤練歌舞。

一個個環肥燕瘦，婀娜多姿，清歌妙舞，美不勝收，不輸少爺、白小痴有如置身女兒國，飄飄欲仙，看得雙眼發直，全身生癢。

白小痴道：「哇，好棒啊，這麼多漂亮的妞兒，簡直就是女人國。」

小神通道：「沒見識，皇宮後院，本來就是女人的天下，男人一多，皇上老子包準會戴綠帽子。」

金香園的妞兒的確不少，最保守估計也在百人以上。

沒有男人，上自老鴇，下至蒼頭，清一色全部是女的。

同時，一切設施都是超時代的，老鴇不叫老鴇，叫經理，蒼頭不叫蒼頭，叫服務生，窰姐兒的身份也大為提高，叫小姐。

金香園的經理叫方妍，別號姣姣，雖已年近不惑，看上去仍如三十許人，艷光四射，媚笑生春，正在一間敞軒內，親自招待來客。

憑心而論，扮皇帝二人的年齡確嫌輕了一點，而年輕人大多又皆缺乏經濟基礎，方妍老於世故，先嬌滴滴的獻上一個媚笑，以試探的語氣道：「二人既然找到金香園來，想必應該知道，本園是專業經營『扮皇帝』的。」

常勝公子啜了一口香茗，正容說道：「我們正是專程為『扮皇帝』而來。」

白小痴補充道：「是嘛，憑我家公子的身份地位，一般的書寓妓院，用八抬轎子請都不會去。」

方妍依舊面帶笑容，聲調富有迷人的磁性：「可是，扮皇帝的費用遠比逛窰子要貴得多！」

小神通聞言頗為不悅道：「這本少爺知道，沒有三兩三，不會上梁山。」

白小痴替他大吹法螺道：「方經理，妳他媽的最好別在門縫裏看人，我家主人，在台灣可是一等一的大財閥，大富豪，多的是金銀財寶，花不完，用不了。」

方妍笑笑，重新打量一下小神通，發現眼前的這位年輕人，無論相貌、衣著、氣質皆符合紈袴子弟，火山孝子的標準，沉吟一下，慢條斯理的道：「請教這位公子，不知是打算玩全套的？還是單挑幾個精采的小節？」

不輸少爺道：「何謂全套？」

「所謂全套，就是包括馬殺鷄、三溫暖、穿龍袍、大登殿、百鳥朝鳳、清歌妙舞、滿漢全席、選后封妃、鴛鴦戲水、挑燈夜戰等等，本園所精心排練的全部節目。」

「分節又怎樣？」

「只能選幾則鍾意的節目，個別進行，如鴛鴦戲水，就無法穿龍袍，吃滿漢全席，自亦不便挑燈夜戰。」

「這些節目，一律香艷刺激，精采絕倫，錯過多可惜，本少爺自然是玩全套的。」

「兩位？」

「一個！」

「那他——」

「我這位奴才扮太監！」

白小痴一聽自己只有扮太監的份兒，差點沒氣昏，氣急敗壞的道：「主人說過，你吃肉，我喝湯，三宮、六院、七十二妃子中，至低限度，也該分十個八個讓白小痴玩玩，一扮太監，豈不要絕了女人的緣？」

小神通在他的頭上戳了一指，戲謔道：「渾球，只是扮一個假太監，又不會眞的閹了你，本少爺挑剩的，都是你的，愛怎樣，就怎樣，保證叫你趴個夠，累個半死，看到女人就舉白旗！」

聽他這樣一說，白小痴才破涕為笑，暈呼呼的兀自陶醉在甜美的憧憬中。

不輸少爺道：「玩全套，一次要多少時間？」

方妍道：「一整天。」

「費用若干？」

「單人一千，雙人千二。」

「自然是雙人。」

「一千兩百兩，現金交易。」

「連玩三天，可有折扣優待？」

「就算三個整數好啦。」

白小痴不以為然，斤斤計較道：「還是太貴，薄利多銷，打對折還差不多。」

方妍却不肯退讓：「對不起，本園向來不二價。」

「方經理若肯減讓，我們一定會替金香園大肆宣傳，屆時定必艷名遠播，生意興隆。」

「謝了，本園早已名聞天下，遠近皆知。」

「知道的人再多一些，豈不更好？」

「掛號、預約、排長龍，並非本園樂見。」

方妍詞鋒犀利，不肯退讓，白小痴一時詞窮，接不上話來。

小神通是個急色兒，早已按耐不住，道：「小白，區微小數，何必浪費唇舌，三千就三千，把銀子給她，我這個皇帝急着走馬上任哩！」

主人如此交代，小痴那還敢再多放半個屁，立將莊吉利孝敬的三千兩銀票，掃數給了方妍。

有錢能使鬼推磨，孔方兄的確神通廣大，方妍見錢眼開，疑慮頓消，拍了一下巴掌，馬上湧進來一羣絕色佳人，將二人困在脂粉陣中。

不輸少爺乃識途老馬，挑了一個年輕的，眉清目秀的，羞人答答的妞兒，往懷裡一摟，道：「方經理，本少爺有一句醜話，要聲明在先。」

方妍恭恭敬敬的道：「請皇上示下！」

乖乖，小神通眞的當上了皇帝，一聲「皇上」，叫得常勝公子的骨頭都酥了，當下也毫不客氣的自稱起「朕」來，道：「朕臨幸的女子，一定要是清官，絕不玩二手貨，倘若濫芋充數，小心砸爛金香園！」

方妍嚇一跳，欲語未言，白小痴傻笑道：「主人的話，小痴有聽沒有懂，甚麼是清官？甚麼又是二手貨？」

小神通嗤之以鼻，啐道：「土包子，這個你都不懂，簡直枉為男子漢，清官就是未曾被男人趴過的處子，反之就是二手貨，只有二流的人物才玩二手貨。」

白小痴好似突然挨了一記悶棍，楞在當場，自怨自艾的道：「衰！衰！衰透啦，我過去玩的那些窰姐兒，好像都是二手貨。」

不輸少爺譏笑道：「二流的人，玩二手貨，可謂門當戶對，沒有甚麼好衰的。」

白小痴十分認眞的說：「媽的，過去的窩囊糗事且別去管它，今夜可要補償補償，非要『趴』一『趴』未被人『趴』過的妞兒不可。」

小神通笑道：「只不知金香園內可有足夠的現貨供應？」

鴇母方妍忙道：「金香園的小姐來源充足，杭州城各書寓妓院的姑娘，未接客前，多數送來本園學習訓練，清官的比例，經常保持在三分之一以上。」

白小痴道：「傳令下去，凡是清官，就在胸前掛一朵玫瑰花，免得俺再入錯『門』，鑽錯『洞』。」

方妍笑容可掬的道：「自己精挑細選，慢慢鑑識品評，豈不更妙？」

英雄所見略同，小神通亦有此同感，朗聲道：「好主意，就這麼辦，節目現在就開始。」

× × ×

第一個節目是馬殺鷄，小神通和白小痴幾乎是被金香園的小姐抬進去的。

房子不算大，陳設亦頗簡陋，主要的設施只有兩張軟綿綿的床。

眾美女一齊動手，摸遍了他們的每一寸肌膚，敲遍了每一處關節。

果然訓練有素，按摩的技術的確不賴，二人俱覺精神百倍，渾身舒暢。

當然，不輸少爺沒有忘記他的葫蘆，早在衣冠齊整時，用一塊紅色的絲巾，將葫蘆小心遮蓋起來，還上了三炷香，禱告一番。

一名妞兒好奇的問道：「是甚麼？幹嘛這樣愼重？」

小神通收起笑臉，肅穆鄭重的道：「是寶貝，是神仙，記住，朕到那裡，朕的東西跟到那裡，誰要是亂動葫蘆衣物，最好當心吃飯的傢伙！」

眾宮娥齊聲應諾，執禮甚恭。

白小痴知道他們並沒有當眞，進一步解釋道：「這不是陛下的旨意，而是我家公子的命令，亂動葫蘆仙，準會嗚呼哀哉，『命喪小神通，做鬼也不寃』，江湖上人人聞名喪膽，你們姐妹可別當作兒戲。」

小神通滿意的笑笑，道：「孺子可教，進步神速，小白，你這個奴才越來越管用，總管之外，本少爺再賜你一個新職。」

「請主人明示。」

「當我小神通的發言人。」

「是，主人。」

（未完・一）

上文提要：

幾經艱苦，羣豪才由暗渠走過地道，以為可以逃出生天，豈料却是走回原處，終於在誤打誤撞之下，找到機關按鈕，眼下竟是一座大廳，出口處竟在一座小山後，却不見了木寨……衆人決定重回木寨，先到灶房找食物，雖用銀針試過，却仍是中毒暈倒，醒過來時，豈料却身在大廳中，且發現鼎內有一布包，裡面是些乾糧，並附有一漢人留下的字條……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西門丁·文

可飛·圖

塞外風雲錄

偶得無名經　屢遇西夏兵

侯知機道：「姓毛的你瘋了？莫以為老子怕你！」

毛元章道：「不怕的就長身與毛爺爺決個高下！」

「住手！」黑暗中只聽楚嘯雲暴喝，緊接着，又聞「噹」的一聲接着嘩啦啦亂響。

段秋山驚呼一聲：「甚麼事，楚兄你作甚？」

楚嘯雲期期艾艾地道：「我也不知道發生甚麼事，快點火摺子！」

黃長河點起火摺子，火光一起，但見楚嘯雲手執寶刀站在銅鼎之前，那銅鼎只剩下三雙脚仍豎立在地上，鼎身的銅片已碎了一地，足足有二三十塊！常恨春道：「楚兄好神力！」

楚嘯雲亦有點奇怪，看一看手中刀，愕然道：「奇怪怎會一刀把銅鼎擊碎，這具銅鼎，不知是甚麼東西鑄的！」

侯知機道：「既曰銅鼎，當然是銅鑄的！」

張啓林急道：「管它是銅鑄的，還是鐵鑄的？二哥，咱們快來研究八卦圖案！」黃長河連忙將火遞過去。那八卦圖案，還是原來的樣子，毫無改變。

楚嘯雲一脚踢在一隻鼎脚上，道：「不如研究這個還實際！」

毛元章怒道：「你別亂搞！」

話音一落，張啓林叫道：「八卦移動！楚兄快再推動那隻鼎脚！」羣豪一聽，精神均是一振，連忙過去推鼎脚，地上的八卦圖案，果然震了一震，但並無其他變化。

周晋道：「推其他兩隻試試，不可一齊推，先推左首的！」常恨春用力一推左首那隻銅鼎脚，八卦圖案依然只跳動了一下，再推最後那一隻，情況依然。

黃長河問道：「老二，這有甚麼巧妙？」

周晋道：「三隻鼎脚向定一個方向推！」一推之下，情況並無改變，周晋緊張得脖子上的青筋都突了出來，喚道：「向左轉！」

這一次立即有了反應，地底下胡胡一聲響，那個刻着八卦圖案的石板忽然升高，離地寸餘。楚嘯雲叫道：「咦，這是甚麼原因？」

忽然衆人又聽到一道嘩啦啦的水聲，羣豪循聲望去，只見左首石墻上露出幾個碗口般大小的洞口，一股股水由洞口湧出來。

毛元章道：「眞是塞翁得馬，焉知非禍！」楚嘯雲不理三七二十一，走至墻邊張口喝水，毛元章自己也忍不住，如飢似渴地狂飲，叫道：「這水好生清甜！」羣豪見他倆無事，也紛紛走過去，喝了個飽。

半晌，段秋山喘着氣道：「這些水如果繼續湧進來，咱們非溺死不可！」

周晋忙走至八卦旁邊，用手撫摸了一番，最後旋動了一下，水洞關閉，接着南方墻上忽有火焰噴出，地廳內一片光亮！

張啓林道：「原來這八卦的玄妙大得很，不要再胡亂試了，最好能打開出口！」

周晋忙又旋動八卦，頭頂上發出霹靂一道巨响，只震得羣豪耳鼓發痛，心頭突突亂跳。周晋連忙再旋動八卦，這次他吸取了教訓，轉得很急，可是不見有門打開！

周晋叫道：「老六，你過來看住八卦，待我去生門處找尋機關！」他跑至上次摸到出口機關之處，可惜仍然找不到。

張啓林將八卦停在離位上，石墻上仍有火焰噴出，也許因為時間太久，有的火藥已經失效，故此火焰噴不遠，對羣豪沒有生命威脅。

楚嘯雲道：「眞是竹籃提水一場空！」

黃長河道：「這個八卦既然可以控制這許多機關，很可能亦可以打開出口，只是咱們尚不知方法而已，慢慢再試試！」

楚嘯雲道：「不如待楚某再在銅鼎脚上劈一刀看看！」

周晋急道：「不可胡來！」誰知楚嘯雲的刀已經劈出，但聞「噹」的一道震耳巨响，刀鋒砍在銅鼎脚上，濺起一蓬火星子，銅鼎脚絲毫不損，刀鋒崩了個缺口！

郭全煥道：「奇怪，鼎身跟鼎脚的性質竟然完全不同，這鼎也有古怪！」他俯腰拾起一塊鼎銅碎片，細看幾眼忽又叫了起來：「奇怪上面有些奇形怪狀的圖案！」

楚嘯雲探頭望了一下，道：「好像是文字！」

郭全煥瞪了他一眼，道：「甚麼文字？為何我一個也認不得！」

毛元章走過去拉了一塊，再走近火焰旁看了一陣，道：「這是鐘鼎文！」

張啓林急道：「快把碎片拾來，讓老四看看，也許這些記載開啓出口的文字！」羣豪精神均是一振，不久便將所有的銅鼎碎片放在一起。其實羣豪都知道上面記載的，必不止開啓方法，因為那些字，非常小，粗略計算一下，起碼有一萬個字！

楚嘯雲見毛元章久久不作聲，忍不住問道：「喂，你到底認不認得鐘鼎文？」

黃長河道：「老五父親是儒林名宿，舉凡甲骨文、鐘鼎文，無一不曉，老五家學淵源，自然亦懂得！」

毛元章道：「這是一篇文章，非常深奧……」

楚嘯雲冷笑一聲：「如此說來，你還是看不懂！」

毛元章道：「小弟懷疑這……可能與……無名經有關！」話剛說畢，他手臂已經給侯知機緊緊抓住。毛元章怒道：「侯兄要動武麼？」

侯知機道：「你看清楚，到底是不是無名經？」

「是又如何，不是又如何？」毛元章冷哼一聲：「你只不過為了那五萬兩銀子而已！小心被困死在這裡，則好夢成空！」

侯知機放開了手，撲在銅鼎碎片上，道：「你們不要，都給我吧！」

黃長河喝道：「走開，這是你發現的？就算見者有份，你也只能得到九分之一！」侯知機見羣豪都怒瞪着自己，深知衆怒難犯，遂垂頭喪氣走開，黃長河望一望毛元章，見他向自己暗打眼色，知道這些銅鼎碎片，確是無名經，忍不住心頭一陣狂跳，須知數百年來，無名經乃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無價寶。

常恨春道：「大家看清楚，這些銅鼎碎片，乍看周不規則，令人以為是被擊碎的，仔細瞧其邊緣，則知本是如此，然後再黏合起來，形成一座大鼎……」

侯知機叫道：「若非無名經，造鼎的人何須費這些苦心？是無名經，是無名眞經！」他高聲大叫，音調沙啞，似發瘋狂，令人毛骨悚然。

楚嘯雲喝道：「老侯，你鬼嚎甚麼？如今連能否活着出去還不知道哩！這跟窮心未盡、色心又起實有異曲同工之妙！」

侯知機道：「萬一能逃出生天，這些東西如何分配？」

段秋山道：「小妹數過了，共有三十六塊銅片，咱們九個人，恰好每人可分四塊！」

侯知機道：「既然如此，如今便先分了吧！」

常恨春長嘆一聲：「人為財死，鳥為食亡，誠哉斯言！」

侯知機冷哼一聲：「別自命清高，你不要麼？」

常恨春沉吟道：「常某就算不要，也得要！這是形勢所迫，但有了這三十六塊銅片，恐怕就算咱們可逃離此地，亦難以活着離開西夏！」

段秋山惘然道：「常大哥，你這話教人難明！」

「以前咱們能夠共患難，那是因為生死與共，沒有其他目的！如今有了這些破銅片，死了一個其餘的人便可以多分一點，再也難以連成一氣，試想想，由此到宋境，有多少里路，會遇到多少西夏兵？只要咱們九個人有一個有私心，便全部不能活着離開！」

黃長河道：「有道理，該想個方法解決！」

侯知機道：「無名經再值錢，也不如生命重要，誰會存私心？莫聽姓常的危言聳聽！」

毛元章道：「若論私心，第一個便是你！」

楚嘯雲道：「眼前的事不管，却去管以後的事！如今雖然不愁喝的，但沒有糧食也支持不了多久！」

張啓林道：「我跟老二都沒停過手！」

忽然「轟隆隆」一陣震耳的巨响，連地廳都在顫動，段秋山驚呼道：「要倒塌啦！」羣豪亦都失色。

緊接着胡地一聲响，前端墻壁却多了一道門，毛元章歡呼一聲：「有出口了！快跑！」

侯知機一聲不吭，向地上的銅片撲去，突然白光一閃，臉前已多了一把刀。侯知機吃了一驚，抬頭望去，見是黃長河，訕訕地道：「你不是說過，每人分四塊麼？」

黃長河道：「要分也得一齊分！你們都過來！」他為了表示公正，把沒文字的那邊向上，然後攪亂，道：「每人四塊，不許挑！黃某最後才取！」

楚嘯雲最爽快就把面前的四塊抓了起來，看也不看一眼。段秋山低聲問道：「常大哥，小妹對這個沒興趣，不取也罷！」

「多出你那四塊怎樣分？千萬不要意氣用事，不想要也得先將之據為己有，說不定這是救命稻草哩！」常恨春亦隨之取了四塊，段秋山見狀，只好也拿四塊，只覺入手沉甸甸的，攜帶頗不方便。

侯知機取了四塊，道：「還不快走，要不石門關上，就得葬身於此！」當下羣豪從石門走出去，這次却不是石級，而是一條看不到盡頭的地道。侯知機一愕，不由停住了。

黃長河道：「老二，還是由你先行吧，我來殿後。」走了一陣，由地廳映進來的火光，已全不起作用，毛元章只好再把火摺子點燃。

地道基本上畢直，走了半里，突然向下傾斜，羣豪甚是詫異，可是不久又向上延伸，終於來到了盡頭，却有一道石牆，周晋走了上去，向頭頂的石板看了一陣，雙手向上一托一推，那塊石板居然彈開，一抹紅光映射了進來，地道內的羣豪，齊發出一道歡呼聲。

周晋看看外面無人，一躍而上，然後向下招手，羣豪魚貫而出，但見西天一片紅彤彤，又一個黃昏。

楚嘯雲道：「想不到咱們還有見到天日之一天！」

段秋山喜道：「你們看，原來咱們已在小河的彼岸！」羣豪回頭望去，果見木寨離此足足有兩三里遠，在暮色中顯得孤清破落！

毛元章道：「你們有否想過，是誰替咱們打開出口的？不會是上官百山吧？」

「鬼才會相信是他！」楚嘯雲道：「何必為此而擔心？咱們如今是分道揚鑣，還是共同行動？若是後者，又該去何處？」

常恨春立即答道：「諸位的事，在下不便過問，但常某此次來夏，目的是為了報殺妻之仇，如今既知龔雙龍在興慶府，自不能空手入寶山！」

黃長河乾咳一聲：「咱們在興慶府大鬧一場，常兄孤身去，極是危險，可否再作考慮！」

段秋山道：「小妹願陪常大哥去興慶府！」

常恨春既感動，又覺肩上壓力太重，忙道：「黃兄說得不錯，再去興慶府十分危險，段姑娘實不宜去。」

段秋山一臉正經地道：「正因為危險，所以小妹方要陪你同去！多一個人也可多一分照顧！」

常恨春訥訥地說不出話來，侯知機嘻嘻地道：「常兄有佳人相陪，死而無憾，請恕侯某不相陪了，咱來西夏的目的已達到，自無必要久留！」

楚嘯雲急道：「你答應過四爺，助我保護惠宗的，如今連他的臉都未見到，便想回去？」

侯知機冷笑一聲：「楚兄怎地這般死心眼？四爺並沒有要你見惠宗，只怕他被梁太后暗害而已！如今有上官百山保護他，還擔心甚麼？」

楚嘯雲高聲道：「放屁！上官百山的話也能相信？」

侯知機寒聲道：「楚兄說話最好客氣一點，侯某叫你回去，是好意，你莫誤會！梁太后若想暗害惠宗的，而上官百山又是聽她命令的，十個惠宗也已死了！既然梁太后不想殺惠宗，你留下來，對他有害而無益，對你更是如此！」

楚嘯雲聽後，無言以對，常恨春道：「侯兄說得有理！楚兄若留下來，對惠宗來說反沒好處，其實梁太后也未必敢殺他，因為惠宗頗得西夏百姓擁戴！再說他若重新掌權，亦不能保証他不發兵攻打大宋，此只不過是司馬四爺一厢情願而已！」

段秋山讚道：「高見！西夏貧瘠，必須向外擴張方能强大，不會因為有一個好皇帝，而有所改變，所謂江山易改，品性難移也！」

楚嘯雲抓抓頭皮，道：「若非家母及舍妹為四爺所控制，楚嘯雲才不會管他們西夏的事，黃兄你們又準備去何處？」

黃長河微笑道：「黃某只想找些東西裹腹，不管要去何處，還得先治好肚子！」這一說羣豪頓覺腹如雷鳴。

常恨春道：「諸位，常某先走一步，後會有期！」

黃長河急道：「希望大家能在國土內再見，」常恨春拱拱手便走，段秋山急跟而上，常恨春略頓一頓，不再堅持，任由段秋山跟着。黃長河等人亦轉身向南方走去。由於衆人身上多了四塊銅片，走動都沒平日之輕鬆。走了二三里路，天色已黑了。

楚嘯雲邊走邊嘮叨着：「不知何處有東西吃？」

黃長河忽然轉頭望回去，只見遠處有兩個人，急奔而來，訝然道：「那不是常恨春和段秋山麼？莫非他們遇到甚麼意外？」

毛元章道：「正是他們兩個人，可能上官百山帶人追來了！」

「停！」楚嘯雲大喝一聲：「他來得正好，咱正要跟他算賬！」

侯知機冷冷地道：「你不顧老母和妹妹了？」楚嘯雲登時氣餒，話雖如此，羣豪都不期然地住了脚，未幾常恨春和段秋山趕了上來，侯知機急問：「兩位為何去而復返？捨不得朋友們！」

段秋山喘着氣道：「大隊西夏兵馬趕來，似乎是對付咱們的，須想個辦法！」

侯知機道：「笑話，你怎知道他們要對付咱們？」

「因為常某發現龔雙龍也在人叢中！」常恨春緊張地道：「如今咱們筋疲力盡，不能與之硬拚……」

段秋山截口道：「有個辦法，趁他們尚未進入視線，再返回地道，料他們也未必能找到！」

侯知機道：「侯某一想起地道就害怕，寧願逃跑也不願龜縮！」

黃長河却道：「段姑娘此計大妙，誰不願龜縮的，大可以立即逃跑！」衆人返回地道口，黃長河首先把石板拉開，躍下地道，周晋和毛元章等人素來以他馬首是瞻，是故魚貫而入，最後則是常恨春。

侯知機急道：「誰說侯某要跑？」他搶在常恨春之前躍下去，常恨春縮進去，忙將石板蓋好。一到下面，便隱隱聽到馬蹄聲。未幾馬蹄聲越來越近，亦越來越响，再一刻，已如轟雷，只震得地道裡「嗡嗡」作响，上面的沙塵紛紛揚揚飄下來，羣豪置身其中，但覺耳鼓隱隱生痛，看來龔雙龍帶來的人不少，不由都變了臉色。

侯知機發覺馬匹去勢極快，心中暗道：「幸好老子沒有魯莽，否則如何逃得出去？」

上面的馬匹突然在「附近」停了下來，羣豪雖然再聽不到聲音，却覺得上面似有一股令人難以抵抗的壓力透下來，一時之間，竟無人作聲。

良久楚嘯雲方打破僵局：「咱們要在此處等到甚麼時候？」

毛元章道：「要走也得等到半夜。」

楚嘯雲嘀咕道：「只怕未至半夜楚某已變成餓殍！」人在飢餓中，時光過得特別慢，但死神却慢慢接近，楚嘯雲忽然叫了一聲：「難道咱們就餓死在這裡？」

黃長河冷冷地道：「黃某實在奇怪，以你這種脾性，怎能當殺手！」

侯知機道：「此乃你少研究耳，殺手也有許多種……」

常恨春截口道：「不如運功調息一下，養足精神，好上去斷殺，何必將精力浪費在閑事上？」此言一出，羣豪皆閉嘴，盤膝運功。過了三頓飯工夫，方見常恨春長身道：「上面沒有聲息，無論如何也得上去看看！」

侯知機道：「說得不錯，但別人侯某信不過，只信你藝高膽大，行事又謹慎！」常恨春微微一笑，也不與他計較，走至石板下面，暗提一口眞氣，拔身躍起，雙掌抵在石板上，輕輕一托一推。

石板輕輕移開，常恨春雙臂一翻，手掌已抓及邊緣，微一用勁，引體上升，探出頭顱仔細觀察，不見附近有人，便縱身而上。

夜風呼呼，送來輕輕的馬嘶聲，估計距離頗遠，常恨春稍為放心，蹲下身對地道裏道：「上面沒有人，快！」羣豪依次而上，黃長河仔細，仍把石板放回原處，然後一揮手，向東南方跑去。

遠處的馬嘶聲，越來越輕，以至不可聞，侯知機噓了一口氣，道：「總算沒有走錯方向！」

楚嘯雲道：「不要忘記，咱們還未吃飯，遇到强敵，那有精神與他們斷殺？」跑了一陣，羣豪都因筋疲力盡，放慢了行速。

黃長河忽然低聲道：「周圍靜得有點奇怪！」

侯知機「嗤」地冷笑道：「難道你希望龔雙龍他們就在旁邊？莫說那麼多人，如今若有一百個西夏兵趕至，咱們也死無葬身之地！」

張啓林低聲道：「夜裡說話傳得遠，尤其是在郊野內！」

常恨春道：「諸位，前面不遠之處，有兩個營帳！」

話剛說畢，楚嘯雲已急道：「快過去，無論如何，先要些吃的！」他帶頭大步而行，此刻羣豪亦都覺得飢火直冒，四肢軟綿綿的，沒一絲勁，是故亦無人笑他。

到得營帳前，發覺帳後有馬匹，常恨春急低聲道：「不好，似是西夏兵，快走！」不料帳裏剛好有人出來，看服飾，果然是西夏兵。

那西夏兵邊走邊打呵欠，伸手去拉褲帶，楚嘯雲恐敗露行藏，首先發難，一刀劈過去，但聞呼的一聲，那西夏兵的頭顱飛起，來不及呼叫，已然了賬，乾淨俐落之至，不料他屍體倒塌，却撞在帳上，發出「蓬」的一聲响！

帳裡即有人道：「沒藏財，你奶奶的幹甚麼？」

楚嘯雲回頭望望羣豪，徵詢意見，黃長河當機立斷，揮臂作個「殺」的手勢，當下羣豪自動分作兩批，殺進那兩座營帳。

那兩座營帳，只有十來個西夏兵，大多數仍在夢中，如何能敵得住羣豪，不一陣，都已了賬，侯知機哈哈大笑：「咱們匿了大半夜，這口烏氣，到現在才得發洩！」

外面傳來一陣馬嘶聲，楚嘯雲道：「快找食物，若無吃的，宰一匹馬吃了吧！」一提起吃字，羣豪肚子裡都一陣咕咕亂响，當下立即分頭在帳內找

尋食物，天幸竟有半隻未吃的烤羊肉，還有乾糧土酒。羣豪取出兵器宰割，一人分了一塊羊肉，眨眼便已吃光，又吃了好些乾糧，把剩下的又都分了。

楚嘯雲喝了幾口酒，噓了一口氣，問道：「咱們是留下來過夜，還是再趕路？」

黃長河望了常恨春一眼，道：「先睡片刻，再騎馬離開！」

楚嘯雲再問：「去那裡？」

「咱們要去邊境刺探軍情，諸位又有何打算？」

常恨春道：「常某還要留下來報仇！」

黃長河沉吟道：「常兄，不是小弟潑你冷水，你實不宜留下來，因爲龔雙龍已有準備，千軍萬馬之中，又怎殺得了他，即使可以殺死他，你自己跑不掉也是枉然！」

常恨春道：「常某賤軀何足惜，但求能爲亡妻報仇！」

侯知機哈哈笑道：「常恨春，你着實迂腐，有必要與那種人同歸於盡麼？再說尊夫人若尚有靈者，也絕不希望你爲她而死！嘿嘿，你自己想一想，有一辦法：先退後進，走了之後再回來，敎他沒提防，屆時說不定能夠得手！」

楚嘯雲道：「你說了這許多話，只有這句話中人聽！」

黃長河亦道：「侯兄所言有理，請常兄考慮！」

段秋山道：「諸位不用擔心，有小妹陪她！」

楚嘯雲呸了一聲：「多你一人陪他，管甚麼用，不過多送一命給那姓龔的而已！」

常恨春忽覺雙肩沉甸甸的，細想段秋山近日之表現，自己留下來，她也必然不走，若因自己賠了她一條命，自己於心難安，當下道：「常某願接受諸位勸告！」

侯知機笑道：「咱們一齊入西夏，亦應該一齊回去！」

黃長河道：「既然大家都要回國，便得保重身體，先休息一下吧。」

羣豪小睡了片刻，常恨春首先醒來，跑出帳外一望，四周漆黑如墨，正值黎明黑暗時份！他一出帳，段秋山也醒來了，怕他回興慶府，急呼道：「常大哥別走，等等小妹！」

這一喚，登時把羣豪都吵醒，常恨春探頭進帳道：「誰說我要走？常某出來解個手！」段秋山聽畢，雙頰飛起兩朵紅雲。

俄頃，羣豪準備停當，把十來匹馬統統帶走，騎着快馬，趁黑急馳。一口氣馳了六七里路，天色方逐漸放亮，極目望去，一片灰濛濛，不見有人，使人更加放心。

至中午，一個人也不見，羣豪停在路旁吃乾糧，又料理了馬匹飲食方再繼續上路。走了片刻，段秋山忽然指着地上道：「看，這泥沙上有馬蹄印！」

地上果然有馬蹄印，只是十分淺，而且斷斷續續，料是被風沙掩蓋的原因，不過引起了常恨春和黃長河的警惕，黃長河提醒羣豪：「大家小心，須留意周圍動靜！」

四面景物依舊，仍不見人跡，可是耳邊却因風而隱隱聽到馬蹄聲！侯知機吃了一驚：「不好，有人追上來！」當下羣豪換馬狂鞭而去。

至下午，來至一山下，羣豪才停馬休息，毛元章自告奮勇登山瞭望，其他人則在山下休息，楚嘯雲又嘆息道：「這些食物只夠明早開銷，以後又要頭痛！」經過一段時間相處，加上共歷生死，彼此之間都很熟絡！是故，郭全煥等人都忍不住打趣他。

正在笑鬧間，忽聞山上的毛元章喚道：「不好，有西夏兵馬追來了！」

侯知機急問：「來的人多不多？離此有多遠？」

毛元章自山上跑下來，道：「離此尚有四五里，約莫有百多人！是走還是戰，須立即決定！」

侯知機道：「當然是走，反正咱們本就要回國！」

楚嘯雲道：「有一個問題，如果咱們繼續逃跑，可能也會餓死，不如跟他們拚一拚！百多個人，並不可怕！」

侯知機駡道：「你吃昏了頭，西夏鐵馬擧世聞名，人家用箭便可以收拾你，枉你有一身本領也使不上！」

黃長河道：「不必爭，趁如今走吧，待被他們追上再作打算！」當下羣豪再度上馬逃奔。

羣豪雖然騎術都不錯，又有一身武藝，可是西夏人自小在馬背上長大，騎術更精，每走七里便讓對方追近一里。楚嘯雲回頭望去，道：「楚某早說過用不着逃跑，你們不信，如今還不是被人家追上？」

常恨春躍上馬背瞻望，道：「前面有座小集，再過去料是黃河，諸位都曉水性吧？」

段秋山紅着臉道：「要我泅水渡黃河，小妹恐無此能力。」

常恨春道：「不怕，這段黃河水不深，亦沒有什麼暗流！」他坐回馬背，又道：「咱們先進集，找些吃的！」楚嘯雲頭一個贊成，雙腿用力挾馬腹，當先馳出，未幾即進入一小集。

時近黃昏，街上行人頗多，突見一彪人馬衝了進來，紛紛走避，黃長河見旁邊有一間小店，是漢人開的，賣的既有西夏食物，亦有漢人食品，乃呼停下馬，買了一大袋東西上馬，又問：「老闆，快拿些水來，咱們買！」他將羊皮水囊遞上去。

老闆見他們來勢洶洶，又是漢人，忙不迭裝好水，將水囊交給黃長河等人，就在此刻，鎭外已傳來馬蹄聲，羣豪忙不迭上馬，後面傳來西夏士兵的吆喝聲。

羣豪亡命而逃，出了集揮鞭如雨，果然未幾即見到一條河流橫在眼前，此段河流因爲未經黃土高原，故此河水並不黃濁，河道雖寬，但河床淺，羣豪策馬涉水，至河中間，水只及馬腹，不過馬匹走動甚慢。

此慢彼快，刹那間，龔雙龍帶來之快騎，已追至岸邊，但聞他下令：「射箭，過河追！」羣豪不待吩咐，都反身跨馬，拔出兵器。

霎時間，數十枝長箭齊發，羣豪用兵器擋格，那幾匹空馬中箭，發出悲鳴，在河中亂騰，如此一來，其他馬匹受驚，拚命向前跑，速度反而更快，眨眼間便到達彼岸。

常恨春眼明手快，伸手抓住了一枝長箭，將它當作甩手箭抛出，那枝箭在內力激發之下，呼呼作响，疾如星火、「噗」地一聲，貫進了一名西夏兵的胸膛，應聲跌落河！

上了岸之後，羣豪又再揮鞭催馬，奈何一再讓西夏兵纏上，又有長箭，始終未脫離險境。楚嘯雲道：「不如停馬跟他們拚一拚！」

黃長河道：「不可，還可再逃，離開興慶府越遠，對咱們越有利！」

段秋山忽然驚呼一聲：「不好，前面又有一彪人馬！」

黃長河當機立斷，回首道：「速轉首向西夏兵衝去，務需先打敗龔雙龍！」羣豪紛紛撥轉馬首，邊揮動兵刃，邊策馬急進。

「啊——」龔雙龍怪叫一聲，揮刀率衆衝前，刹那間，荒野裡殺聲震天！常恨春見到他，正是仇人見面，份外眼紅，亦一馬當先向前，龔雙龍厚背刀向他橫劈過去，常恨春自馬背上一躍而起，那馬仍然向前衝去。

龔雙龍猝不及防，刹那間竟有點手忙脚亂，百忙中一掌擊在常恨春坐騎馬首，人則斜飛而起。

說時遲，那時快，常恨春拳頭已至，擊在龔雙龍右腿上只痛得龔雙龍一口眞氣洩了，跌落地上，幸好有馬匹作屛障，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常恨春知道一時間殺不了龔雙龍，身子倏地一橫，再一拳擊在旁邊一個西夏兵的坐騎上！那馬兒吃痛，希聿聿長嘶一聲，人立而起，常恨春趁對方失神之際，一把將他抓了下來，左手食指封住了其「曲池穴」，劈手奪了其劍。

他一個風車大轉身，長劍驚雷一般，將另一個西夏兵刺落馬下！

與此同時，龔雙龍亦趕了過來。常恨春大喝，聲：「你來得正好，省得常某找你！」一句話未說畢，已攻出了四五劍，一劍急過一劍。

但聞「噹噹」一陣金鐵交響聲，龔雙龍接了五劍，退了三步，但門戶嚴緊，不漏一絲破綻，使得常恨春無機可乘！龔雙龍趁對方換氣稍慢之際，乘機反攻！

刀劍再度相交，兩人殺得難分難解，但始終是常恨春稍佔上風。龔雙龍見對方氣勢盛，已怯了三分，連忙呼手下助戰，幾個西夏兵策馬過來，將常恨春圍住。

好個常恨春，臨危不懼，只見他身子一落，在地上滾動，劍光過處，鮮血迸裂，他將馬蹄斬了下來，兩個西夏兵登時跌落地，被常恨春一人一劍了結，龔雙龍雖欲乘機進攻，奈何常恨春的性子外冷內狠，轉動既快，又不斷變更方向，使對方無從下手！

龔雙龍見連折幾個手下，忍不住咒道：「飯桶！你們都給本將滾開！」

話剛說畢，常恨春已撲了上去，長劍斜指龔雙龍的左脅，龔雙龍鼓起餘勇，揮刀遮攔，常恨春改變作風，攻勢狂風暴雨般，雙腿不時配合長劍的攻勢，他劍上之威力不大，常只作防守用，但左拳和兩脚的招式，却令龔雙龍大感頭痛。

龔雙龍氣勢已輸了幾成，剛才腿上又中了一拳，閃動不便，因此幾番遇險，連忙又令手下來助戰，段秋山首先殺至常恨春身邊，爲他抵擋西夏兵的騷擾，讓常恨春能專心應付龔雙龍。

楚嘯雲最勇猛，他搶了一柄大刀，在人叢中縱橫廝殺，擋者披靡，只殺得西夏兵神號鬼泣，隊形全失！黃長河和毛章並肩而進，一刀一棍，左右出招，張啓林和周晋一組居中，侯知機則與郭全煥殿後。

那郭全煥更絕，不時撮哨指揮馬匹，令到馬背上的西夏兵，手忙足亂，侯知機則乘機下毒手。

眨眼間，有許名西夏悍兵，在中土九名高手進襲下，不但佔不了便宜，反而丟下了二三十條命，受傷者更不計其數，無奈西夏軍規甚嚴，雖慘遭損失，仍不敢後退，不過胯下之馬匹受驚，許多已散掉，羣豪壓力大爲減輕！

龔雙龍這才後悔自己過太託大，人馬配備不足，長箭更嫌太少！他看勢色不對，暗中打退堂鼓，只望援兵速至，他分神之下，行動稍慢，被常恨春一脚踹在心窩上，如遭巨木撞擊，喉頭一甜，衝口噴出一股血水！

常恨春再度標前，正欲痛下殺手，幾個西夏兵趕來救駕，常恨春大怒，一掌擊在一名西夏兵的胸膛上，右手長劍橫削，劈在馬腿上，那馬受驚，馬背上的西夏兵被掀倒。

楚嘯雲對常恨春頗有好感，揮舞着大刀殺了過來，一心要成全常恨春報却殺妻大仇，霎時間，龔雙龍四周又一片混亂。

龔雙龍不由暗叫一聲：「吾命休矣！」就在此刻，背後那隊人馬已衝至，帶隊的那人却是侍衛軍副指揮張建浦！

侍衛軍竟然遠離京畿，追殺至此，證明西夏朝廷對黃長河等人十分重視！

（未完・八）

上文提要：陸翰飛和溫如玉在比試武功，發現她是少女，正想追問，她不答而去。旁邊一位西域魔教長老代答，說出她是五毒門教主，魔僧此行來中原，就是捉拿賽孫臏的師兄夏侯律，追討一本秘笈「陰魔經」，夏侯律也是殺害南北雙嶽的人，魔僧嘉檀傳授陸翰飛尅制透骨陰指的武功，然後離去。陸翰飛和冷秋霜找到在龍門幫棲身的杜志遠……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斧環傳奇

船上迎來不速客　叢林捉弄北五狼

陸翰飛舉目瞧去，只見書房中一張紫檀太師椅上，端坐着一位相貌清奇，臉色紅潤，白髯過胸的老人！

正是自己師傅好友，威震江湖的龍門幫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

當下慌忙趨前幾步，拜了下去，口中說道：「晚輩叩見程老前輩！」

程元規起身扶住，一面黯然的道：「陸老弟不可多禮，尊師突遭大故，老夫近在咫尺，竟然不克馳援，眞是愧對故人，這次風聞各派高手紛紛趕來衡山，老夫忝掌龍門一幫，豈能坐視賢侄和司空大俠門下的楚姑娘冒險，才命他們四處查探你們下落，今日總算來了。」

陸翰飛聽到他提到師傅，不由眼圈一紅，連忙謝道：「多蒙老前輩照顧，晚輩感激不盡。」

程元規捋髯道：「老夫和令尊師數十年深厚交誼，即是司空大俠，也非泛泛之交，陸老弟不可客氣。」

說到這裡，兩道冷電般目光掠過冷秋霜，朝杜志遠問道：「這是令師妹了？」

冷秋霜斂衽道：「老伯伯，我叫秋兒，師傅師公……叫厲山雙煞。」

陸地神龍聽得臉色微微一變，接着點頭道：「妳是和陸老弟一起的。」

說到這裡，眼看大家全部站着，不由笑道：「總護法，怎麼也客氣起來，大家快請坐下好說。」

大家落坐之後，兩個侍婢端上香著，冷秋霜只是瞧着書房中琳瑯滿目的詩書典籍，和几上擺着的許多銅器玉器等古玩之物。

程元規向陸翰飛問起經過。

陸翰飛就把自己師傅如何遭人毒手，一直說到目前爲止，只是嘉檀尊者傳授「火燄刀」一節，因自己答應過他，不得在人前洩漏，是以略過不提。

這一段話，直聽得陸地神龍手捋銀髯，不住的點頭，等他說完之後，微微皺了下眉，朝千手儒俠說道：「想不到其中還有如許曲折，目前已露面的，除了冷姑娘兩位尊師之外，還有沙無忌請出來的神鈎眞人郝眞人、華山東門子良、和嶺南五毒門的人。逢巨川的出川，也可能和此有關，方才少林靈岩大師派人傳書，也是因風聞各方趕來的高手太多，要本幫就近監視，這樣看來，石鼓山這場熱鬧，眞還不亞於三十年前的泰山論劍呢！」

千手儒俠沉吟道：「幫主之意，該是如何？」

陸地神龍微笑道：「聞風趕來的人雖多，但目的只有一個，無非全是爲了白衣劍侶的藏珍，但咱們去的目的不同。第一，陸老弟和賽孫臏之約，關係重大，不過據老夫推想，趕去石鼓山的人，誰也不會知道確實寶藏地點，是以陸老弟和賽孫臏在會面之前，大家雖存覬覦，也只在暗中監視，虎視眈眈，不會遽爾出手。而眞正紛

爭的開始，當在發現寶藏之時，老夫之意，在陸老弟未晤賽孫臏之前，有勞總護法暗中保護，杜老弟可隨總護法同行。」

千手儒俠史南溪拱手道：「幫主算無遺策，兄弟遵命。」

杜志遠也起身應了聲：「是。」

陸地神龍又道：「令狐宣和陸老弟所約日期，近在目前，只是陸老弟和冷姑娘兩位，江湖經驗，終嫌不足，可由倪堂主同行，飯後依然乘原船啟程。」

說到這裡，咀皮又是一陣微動。

黑娘子倪釆珍趕緊站起身子，躬身道：「侄女遵命。」

陸地神龍目光一轉，又道：「從今日起，幫中事務，暫由姜堂主代行。」

白面判官姜南豹臉帶驚愕，起身應「是」。

這時，侍婢已在書房中擺上豐富酒席，大家依次入席，不必細表。

飯後，白面判官姜南豹、奪命飛環邢長林首先辭出，黑娘子倪釆珍却吩咐侍婢取過紙筆，然後向杜志遠、陸翰飛兩人詢問楚湘雲面貌特徵。

兩人仔細說了，黑娘子一邊聽兩人述說，一面手不停揮，片刻工夫已畫好一張人像，偏頭笑道：「兩位瞧瞧，我畫得可像？」

杜志遠、陸翰飛往紙上一瞧，她居然只憑兩人口頭述說，已把楚湘雲畫成了十之七八。

杜志遠驚奇萬分，忍不住道：「姑娘這手畫功，眞是神乎其技！」

黑娘子臉罩黑紗，瞧不出她的表情，只是淡淡的道：「這也算不了什麼，我是問你像不像？還有什麼地方，需要修改的？」

杜志遠碰了一個軟釘子，臉上不禁微微一紅，當下和陸翰飛兩人仔細瞧着，又指點了幾處細微之處。

黑娘子按照他們所說隨手修改，不多一會，已把楚姑娘畫得維妙維肖，她自己看了一陣，才道：「兩位再瞧瞧可有改動之處？」

杜志遠、陸翰飛依言端詳了一番，覺得實在神似已極，連楚姑娘的那份嬌憨神態，都畫了上去。

杜志遠方才碰了她一個釘子，此刻早已忘記得乾乾淨淨，拍手笑道：「這會簡直栩栩如生，和敝師妹分毫不差了。」

黑娘子倪釆珍一聲不作，拿起畫像，轉身朝冷秋霜招招手，道：「小妹子，妳隨我來。」

說着和冷姑娘，俏生生的往門外走去。

陸翰飛心中暗想：她年紀不大，人却生得這般冷傲，難怪終日裡都以黑紗遮面，但回頭一瞧，只見杜志遠望着黑娘子後影，似乎正在出神！

陸地神龍程元規和千手儒俠史南溪坐得很近，兩人正在低聲密談。

一會工夫，千手儒俠忽然站起身子，朗笑道：「杜老弟，咱們就走吧！」

杜志遠瞧了陸翰飛一眼，遲疑的道：「史老前輩，我們要比陸兄弟先走？」

千手儒俠含笑道：「陸少俠只等倪姑娘出來，便要上路了。」

杜志遠忙向陸地神龍行了一禮，然後向陸翰飛低聲說道：「陸兄弟，你路上小心！」

陸翰飛點點頭，千手儒俠已帶着杜志遠飄然走出書房。

陸地神龍轉過頭來，兩道寒電似的目光，瞧着陸翰飛，藹然笑道：「陸老弟，老夫和尊師三十年來，交稱莫逆，你可曾聽尊師說過，咱們當初是如何論交的？」

陸翰飛瞪目道：「晚輩從未聽先師說過。」

陸地神龍呵呵大笑，點頭道：「尊師可能沒和你說過，咱們是打出來的交情。」

陸翰飛只是恭聽着沒有作聲。

陸地神龍又道：「這話已經三十年了，那就是泰山論劍會上，老夫在五百招中，輸了尊師半劍。」

「半劍？」

陸翰飛心中覺得奇怪。

陸地神龍掀髯笑道：「不錯，老夫在第五百招上輸了半劍，那時尊師使的是『丙靈劍法』中一招『石火飛花』，老夫使的一招是『分雲取月』，結果老夫右手衣袖被尊師劍尖劃破，尊師一柄『離火劍』也給老夫削斷劍尖。」

陸翰飛以前從沒聽師傅說過這段往事，不由抬頭問道：「照老前輩的說法，雙方該是不分輸贏。」

陸地神龍哈哈大笑道：「尊師刺破老夫衣袖，乃是憑着精純劍術，而且劍會原是以武會友，不想使老夫難堪，老夫削斷尊師長劍，却只是憑藉手上利器，輸給尊師半招的說法，正是持平之論。」說到這裡，頓了一頓，又道：「當年尊師手上，原也有一柄名劍，劍名『離火』，乃衡山派的鎭山之寶，只因老夫使的一柄，正好是離火劍的尅星，致在無意之間，毀了尊師寶劍……」

這事雖相隔三十年，但聽他言下之意，還是十分歉疚！

陸地神龍又道：「要知使劍之人，一生最愛惜的就是自己隨身長劍，何況那劍又是貴派鎭山之寶，老夫當時深感不安，要把老夫使用的那柄長劍，作爲賠償。那知尊師爲人，豁達大度，說什麼也不肯接受，哈哈，陸老弟，你猜猜這事的後果如何？」

陸翰飛聽得大奇，暗想：如果師傅被削斷長劍，不肯甘休，當然會有不愉快的後果；但師傅不肯接受賠償，還有什麼後果可言？

心中想着，只聽陸地神龍微笑道：「這後果就是老夫從那時起，不再使劍，但也從那時起，交了一位知友，

就是尊師。此後尊師也曾幾次勸老夫恢復使劍，老夫也告訴他，只要他接受賠償，我才恢復使劍，這句話，一晃眼就是三十年了！」

陸翰飛道：「當年老前輩原是事出無心，何況又和先師結成知友，何須耿耿於懷。」

陸地神龍大笑道：「老夫一生言出必踐，後來尊師知道老夫脾氣，也就不勸了。」說到這裡，忽然目注陸翰飛，問道：「陸老弟可知老夫那柄寶劍，是何名稱？」

陸翰飛道：「晚輩年幼識淺，請老前輩指示。」

陸地神龍微笑道：「老夫取名元規，就是因此劍而來，哈哈，這話距今該是七十三個年頭了，當年先父在九疑山一處絕壑之中，得了一柄元龜劍，正好這年老夫誕生，因此以劍為名，取了元規。據說此劍乃漢代王莽取北方癸水精鐵所鑄，劍有龜紋，利可切玉，不但不帶絲毫光芒，而且出手無風，不知底蘊的人，只把它當作一柄凡鐵，當年無巧不巧，尊師使的離火劍，正好在物理上受到元龜劍的尅制。」

「來呀！」

他忽然伸手一招，那在門外伺立的使女，立即應聲入內。

陸地神龍吩咐道：「妳把老夫封存的寶劍取來。」

侍婢躬身領命，翩然走出，不多一回，雙手捧着一柄色澤斑駁，四尺來長的一柄古劍進來。

陸地神龍隨手取過，一按吞口，只聽嗆的一聲龍吟，長劍出匣。

果然劍身上一片黯色，除了隱現龜紋，絲毫不帶鋒芒，當眞像一柄已經鈍得斬不下東西的凡鐵！

陸地神龍吩咐侍婢另外取來一柄新鑄純鋼單刀，隨手輕輕一削，眞像切豆腐一般，聽不到絲毫聲息！

陸地神龍哈哈一笑返劍入鞘，倏地站起身子，清癯臉上神色莊重的道：「陸老弟，老夫僅以此劍相贈，祝你手刃師仇，光大南嶽！」

陸翰飛聽得一驚，惶恐的道：「老前輩厚賜，晚輩本當拜領，只是三十年前，先師未敢收受之物，晚輩怎好有違先師之意，此劍晚輩萬萬不敢拜領。」

「不然……」陸地神龍雙目乍睜，射出兩道懾人精芒，沉聲說道：「尊師當年不受此劍，正是尊師泱泱大度之處，因為老夫曾削斷尊師寶劍，不論事隔多久，不論老夫眞心贈與，但名義上總是含有賠償之意。今日老夫以此劍相贈，乃是長者所賜，性質完全不同，何況陸老弟師仇未報，此劍大有用處。尊師和老夫三十年深交，陸老弟如能以此劍報了尊師血仇，也等於替老夫為故友復仇一樣，有此數點，陸老弟豈可峻拒？」

陸翰飛想再說，陸地神龍不由分說，親自替陸翰飛解下松紋劍，然後把元龜劍繫上，一面笑道：「陸老弟毋須推辭，尊師這柄松紋劍，暫由老夫代為保管，等你石鼓山回來，再來取去就是。」

陸翰飛不好多說，只好拜領。

陸地神龍顯得十分高興，又和陸翰飛談了許多劍法上的要訣心得，陸翰飛自然受益非淺。

時間已經快到未末申初了，冷秋霜和黑娘子倪釆珍兩人去了好一會工夫，還不見他們出來。

陸翰飛心中開始焦急，因為離賽孫臏令狐宣約在石鼓山見面的日期，一共只有三天了……

正當此時，忽然門簾掀處，走進兩個人來！

前面一個是頭戴氈帽，身穿黑衫瘦小老頭，手上提着一個小小包裹，後面跟着一個姑娘，頭包青絹，一身青色勁裝，背負長劍，春花似的臉上，笑盈盈的睜着一雙大眼睛，露出一口整齊貝齒……

那不是在武昌被人擄去的湘雲妹子是誰？

陸翰飛乍見之下，不由大喜，急忙起身迎去！

「陸大哥，你看我像不像湘雲姐姐？」

她明明就是楚湘雲，但聽口氣卻是冷秋霜的聲音！

陸翰飛怔得目瞪口呆，不知所云！

黑衣老頭眨着一雙亮晶晶的眼睛，嬌笑道：「陸少俠，咱們走吧！」

陸翰飛失聲道：「哦，妳是倪堂主！秋兒扮得像極啦！」

黑衣老頭露出一口細齒，嗤的笑道：「陸少俠，我從現在起，是倪老爹了，別叫我堂主堂主的！」

陸翰飛忽然覺得黑娘子倪釆珍，和先前冷冰冰的模樣，好像換了一個人似的，心中不由大奇。

陸地神龍程元規呵呵笑道：「陸老弟，你還不知道老夫這位侄女兒，家學淵源，精擅易容之術，在我這裏來了快兩年了，還沒有一個人見過她的眞面目呢，黑衣娘子倒出了名啦。」

陸翰飛突然想起以前曾聽師傅說過「江南二千」之名，一個就是千手儒俠史南溪，精於點穴。

另一個叫千面怪客倪汝霖，擅長易容之術，據說江湖上誰也沒見過他的廬山眞面，這位倪姑娘正是姓倪，莫非就是千面怪客的女兒？心中想着！

只聽黑衣娘子不依道：「程伯伯，我不來啦！」

陸地神龍撚鬚微笑道：「陸老弟不是外人，說說無妨。唔，時光不早，你們也可以動身了。」

黑娘子倪釆珍應了聲是，陸翰飛轉身向陸地神龍告別。

三人走出書房，由黑娘子倪釆珍領路，曲曲折折的走出莊院後門，原來這是一條港灣，直通後門，自己乘坐的那艘小船，這時早已泊在埗頭邊上，船老大一見陸翰飛和另外一位姑娘，帶着老蒼頭出來，立即迎着諂笑道：「公子爺，快請上船，這裏的老爺子眞好，賞了小老兒不少銀子，還有兩匹細布，嘻嘻，連船上的柴米魚肉，都準備好了。」

他沒想到會因禍得福，龍門幫會對他大事犒賞，自然喜出望外！

三人走落船艙，黑娘子道：「你別嚕嗦，快開船吧！」船老大連聲應是，接着問道：「公子爺可是回武昌去嗎？」

倪釆珍道：「咱們直放衡陽，你要在三天之內趕到。」

船老大聳聳肩道：「行，行，老管家只管放心，小老兒這條船，吃水最輕，順風順水，有三天工夫保你趕到。」說着就和小毛子起錨，扳槳掛帆，緩緩往洞庭湖駛去。

船老大因這趟油水十足，就賣足氣力，和小毛子交換掌舵，連夜開船，第二天早晨，已趕到湘陰。

因江面上有大批木排經過，小船只好沿着江邊上行駛，船勢稍緩。

忽然，江岸上有人大聲叫道：「船老大，行行方便，讓我老頭搭個便船可好？」船老大一面掌舵，一面答道：「我這船是客人包的，你找旁的船吧！」

那人跟在船邊，拉大嗓子道：「不成，後面有狠來了，我非搭船不可。」

陸翰飛原本靠窗而坐，不覺聽得好笑，南方那來的狠？不由探頭瞧去！

只見岸上說話的原來是一個穿得很破舊的窮老頭，生得骨瘦如柴，一臉油泥，脚上拖着兩片鞋皮，梯他梯他的跟着船跑！

口中却在邊跑邊喊道：「瞧你也一大把年紀，連行個方便都不肯，咱們北方，只要說狠來了，誰都會同上個情，你船有人包了，我老頭那會不知道，只是多我一個老頭，也不嫌擠，只要有塊地方蹲蹲就行，一到地頭，就下船的。」

船老大皺皺眉頭道：「老哥兒，你別嚷了，咱們這船直放衡陽，中途不停，你還是找別條船商量商量吧！」

那窮老頭追得氣吁吁的喜道：「巧呀，我老頭就是要趕到衡陽去的，這不是正對了頭？喂，船老大，你駛得慢一點咯！」

陸翰飛雖沒江湖經驗，但近一個月來，碰上不少事故，也漸漸提高了警覺。

他自從服下蛇血，目光何等敏銳，這一注意，頓覺那老頭，雖然窮相，却生得鶴顱鳶肩，此時小船行快，他追在後面，居然行不沾塵！心中方自一動，只見黑娘子倪釆珍口噙冷笑，向自己微微搖頭，道：「別理他，想不到才出洞庭湖，就有不開眼的人，跟上來啦！」

那窮老頭一路大嚷：「喂，喂，船老大，你是存心要我老頭子跑死？你不讓我搭個方便船，我就一路跑給你看！」

這沿江岸上，正好是一條大路，他上氣不接下氣，果然邊嚷邊跑，梯梯他他的跟着船直追！

「哦，有人說我不開眼呢，我老頭子人窮，見過的世面，可大着呢！你們連狠來了都不知道。」

陸翰飛聽得大是驚奇，自己這條船，離岸少說也有十來丈遠，黑娘子在艙中低聲說話，連船老大怕也聽不到，他居然說出來了！

冷秋霜眨着眼睛，道：「陸大哥，這人是衝着我們來的嗎？」

窮老頭在岸上說道：「狠才是衝着你們來的，狠來了！」

黑娘子聽得臉色一變，心頭也不期大驚，暗想這人分明已練成「天耳通」，可是這副長相的人，自己在龍門幫從沒聽人說過！

她心中想着，瞥見自己船後，又有一條小船，駛了上來！

船上篷艙敞開，對坐着兩人，一個是身穿儒服的清癯老者，另一個則是身穿長袍的俊朗青年，兩人中間，一張矮几上，放着一把紫砂茶壺，和兩個細磁茶盅，好像正在品茗下棋。

黑娘子瞧得心頭一定，總護法千手儒俠史南溪來啦！

冷秋霜低低的道：「陸大哥，快瞧，那是杜大哥他們……」黑娘子趕忙朝她搖搖手，意思叫她不要開口。

果然那小船才一駛近，千手儒俠史南溪立即含笑問道：「岸上這位老哥，急着趕路，不知到那裏去的？」

窮老頭正跑得滿頭大汗，氣吁吁的，忽然兩眼一瞪，道：「你管我到那裏去的？」

千手儒俠瞧他瞪眼之時，掩不住神光四射，一時只作不知，笑道：「兄弟只是隨便問問，如果順路的話，不妨搭個便船。」

窮老頭回嗔作喜，停步道：「順路，順路，我是趕着一羣狠來的，唔，你這老相公人倒不錯！」他說話有點語無倫次，忽然瞧到杜志遠身邊放着一口長劍，問道：「你們是保鏢的吧？」

千手儒俠微一皺眉，笑道：「兄弟和這位小兄弟，都是讀書人，隨身帶口長劍，也只是防身罷了。」

窮老頭又瞧了杜志遠身邊那口長劍一眼，點點頭道：「這就是了，我老頭從前吃過保鏢的虧，先是滿口大話，其實只要碰上幾頭狠，就嚇得混身亂抖，哈哈，所以我最討厭保鏢的人。像這位小老弟讀書人隨身帶口長劍，裝裝門面自無不可，眞要到了咱們北方，怕連狠毛也砍不下一根。」

杜志遠聽得有點冒火，暗想自己這口長劍，乃是百煉精鋼所鑄，雖然

比不上吹毛立斷的寶劍寶刃，却也鋒利無比，如今倒被他說得一錢不值！

千手儒俠却依然臉含微笑，吩咐舟子靠近岸去，放下跳板。

那窮老頭正待一脚跨下，却忽然縮了回來，回頭望着漸漸駛遠的陸翰飛那隻小船，咧着咀問道：「老相公，你當我老頭子爲什麼要追前面那條小船？」

杜志遠臉色一變，千手儒俠道：「大概前面那隻小船，和老哥正是順路。」

窮老頭道：「難道你們不是順路？」接着又搖頭道：「說實在，我老頭窮得只有一件長衫，到處都是一樣，那有什麼順路倒路？不過我鼻子最靈，前面那條船上，裝有一罈『碧蘿春釀』，方才船老大偷喝了一碗，香氣外溢，給我聞到，搭他們的船，說不定也弄上一碗喝喝。」

他一說到酒，不禁口沫橫飛，舔咀咂舌的饞涎欲滴！

杜志遠瞧得暗自好笑，這窮老頭原來是個酒鬼！

但這話聽到千手儒俠耳中，却不由一怔，要知「碧蘿春釀」，乃是幫主陸地神龍程元規特製佳釀，用洞庭名產碧蘿春嫩尖，春酒初熟之時，包在封口荷葉之上，然後再以細泥固封，待過了十年，方始取飮，除了入口醇冽，酒中另有一股清新茶香。

要非君山之賓，難得一嘗，這「碧蘿春釀」之名，自然也極少人知道，窮老頭居然一口叫了出來，這叫千手儒俠如何不驚？

但他隨着老頭指手劃脚的一比，無意之間，目光順着他手指往陸翰飛那條小船瞧去，這一瞧，登時又叫千手儒俠如何不驚！

原來那小船尾，赫然劃着一隻白粉的狠頭！

當然這小船從君山開出之時，決不會有人無故去劃個狠頭，即使在沒到君山之前就被人劃了上去，也該早已發現，那麼這白粉狠頭，顯然是駛出君山之後，才劃上去的。

但自己這條小船，始終尾隨在他們後面不遠，怎會沒有瞧到？何況前面船上還有黑娘子倪堂主在着，何以也會絲毫不覺？

不錯，這窮老頭方才口中一直嚷着狠呀狠的，其中莫非和這白粉狠頭，有什麼關連？

憑自己身爲長江龍門幫總護法，在江湖上也闖了幾十個年頭，黑白兩道，只要稍稍有頭臉的人，自己即使沒有見過，多少也有個耳聞，但對這白粉狠頭，却想不出是何來歷？

這一段話，說來話長，其實也只是眨眼工夫，千手儒俠瞧着前面小船尾上劃着的白粉狠頭，微一怔神，那窮老頭明明瞧在眼裏，却故作不知，聳聳肩道：「可惜，可惜，『碧蘿春釀』越走越遠了，這會追不上啦！哦，老相公，你船上有酒麼？要是沒有的話，我老頭寧可跑路，也不要搭船。」

千手儒俠是何等人物，心下一動，不由軒眉笑道：「原來老哥也雅好杯中之物，這倒眞是湊巧，兄弟洞庭歸來，沽了一甕上好佳釀，就因我這位老弟，只解品茗，不喜飮酒，正感遺憾……」

窮老頭本來一脚踏在跳板上，還在猶疑，是否搭船？這一聽有酒，不待他說完，三脚兩步，走下艙來咧咀笑道：「成，成，只要有酒，我寧不歸向來是不醉無歸的。」

他這一走下船艙，杜志遠頓覺他酒氣醺人，原來早已喝得差不多了，難怪說話瘋瘋癲癲的，語無倫次！

千手儒俠拱手道：「原來是寧老哥，久仰久仰！」

寧不歸問道：「你聽到過我寧不歸的名字？哈哈，海內存知己，天涯寧不歸！不醉無歸歸不得，相逢到處是鄉親，老相公，你酒在那裏？臨江對酌，勝過你們手談多多！啊，你們只管下棋，我只要有酒喝，獨個兒找塊地方蹲蹲就行。」

千手儒俠朝杜志遠遞了一個眼色，笑道：「杜老弟，你搬出酒來，吩咐船家弄些下酒菜肴，你少喝一些無妨，咱們和寧老哥乾上幾杯。」

寧不歸連連搖手道：「不，不，我老頭子喝醉了，打個盹沒甚要緊，你老相公可醉不得。」

千手儒俠被他說得一怔，聽他口氣，好像早已知道自己身份，話中句句嵌着骨頭，當然自稱寧不歸，無非是揑造的假名罷了，到底此人是何來歷？

杜志遠站起身子，向舟子吩咐下去。

一會工夫，舟子替三人擺好杯筷，從後艙端出幾盤冷盆，和一壺美酒。

寧不歸不住的嗅酒香，連稱「好酒」，不待千手儒俠謙讓，老實不客氣伸手倒了一杯，「咕」的一飮而盡。

咂咂舌頭，笑道：「老相公，原來你也藏着『碧蘿春釀』，哈哈，眞是好酒。」

接着取起酒壺，又斟了一杯，一口喝乾。

千手儒俠笑道：「寧老哥不愧是酒中知己，萍水相逢，總是有緣，兄弟敬你一杯。」

說着爲他斟了一杯，自己也斟滿了一杯，一飮而盡。

寧不歸酒到杯乾，用袖子抹了抹咀唇，伸手翻起那襲破舊長袍，取出了一個黑漆葫蘆，朝杜志遠笑道：「小兄弟，這麼一杯一杯的，實在不夠意思，老相公說得好，萍水相逢，總是有緣，到了船上，咱們就不是外人，你就替我打上一葫蘆，喝個痛快吧！」

千手儒俠大笑道：「痛快，痛快，寧老哥酒興不淺，兄弟也正好載有一

罈佳釀，足夠寧老哥喝個痛快。」

杜志遠出道江湖，也有幾個年頭，自然瞧得出千手儒俠的舉動，另有深意，立即接過葫蘆，返身往後艙替他裝酒。

寧不歸接過酒壺，連斟帶喝，一口氣喝了幾杯，夾起一塊薰雞腿，塞到口中，一陣咀嚼，帶骨嚥了下去，一面低笑道：「我老頭這幾年作客塞外，除了薰狠腿，就沒有別的下酒之物，先前還嫌狠腿粗得不能下嚥，那知幾年下來，吃習慣了，沒有啃上幾口狠腿，反而牙癢癢的……」

千手儒俠聽他又提起狠來，不由心中一喜，暗想：這會你自己提起來了，正好慢慢的拿話套他，剛好杜志遠替他裝了一葫蘆酒來。

寧不歸迫不急待的一把接過葫蘆，對着口，咕嘟咕嘟喝了幾大口，才透了口氣，回頭朝千手儒俠大笑道：「不過，還好，今兒個晚上，有人送狠腿來，咱們好好薰上兩腿，讓兩位嚐嚐新鮮味兒……」

邊說又舉起葫蘆，一陣猛喝，這會差不多快喝了大半葫蘆！

千手儒俠正待乘機問問他，這裏又不是北方，那來的狠腿？那知他瞇着雙眼，塞起葫蘆，口中說着：「好酒……好……好……酒……」

人却半蹲半靠的呼呼睡去，酒葫蘆也丢在一邊了！

千手儒俠見他倒地睡了，心中暗暗好笑，光棍眼裏不揉砂子，他明明是借酒裝瘋，這如何瞞得過自己眼睛？

我倒要瞧瞧你在我面前，到底要要點什麼花樣？

心中想着，臉上依然絲毫不露，笑道：「杜老弟，咱們方才一局未完，不如把酒臨風，邊吃邊下，你也喝上一杯吧！」

杜志遠瞧着爛醉如泥的窮老頭道：「這位寧老哥喝醉了，要不要把他扶到後艙去睡？」

千手儒俠微笑道：「寧老哥方才說，他喝醉了，只要打個盹就行，還是隨他的便好。」

杜志遠依言坐下，兩人又對弈起來。

千手儒俠一面下棋，一面喝酒，表面上顯得十分鎭定，但他兩道烱烱目光，却不時的注意寧不歸，也不時打量着岸上行人，和江面上的船隻。

寧不歸是眞的醉倒了，他蜷伏着身軀，一動不動，鼻息沉重，酒氣薰天！

江岸上雖有趕路的人，江面上也時有船隻往返，但絲毫瞧不到岔眼之處。

江面遼闊，煙波浩渺，自己的小船，始終和前面陸翰飛的船保持着一段距離，遙遙在望！

黃昏時分，經過嶽麓山下，趕到勒江口，天色已是昏黑。

前面的船已經停下來，在生火做飯了。

千手儒俠向舟子打個手勢，緩緩駛近，裝作互不相識，在不遠之處下碇。

舟子早已把幫中暗號，悄悄的遞到黑娘子手上，晚上可能有警，要他們多加注意。

晚餐之後，千手儒俠取出多年不曾動用過的精鋼摺扇，籠在袖中，舟子替他泡了一壺香茗，憑窗而坐，好像在覽賞夜景！

杜志遠也脫去長衫，換了一身勁裝，佩好長劍，躲在後艙，裝作已經入睡！

只有那窮老頭寧不歸，半蹲半臥的靠着船艙，從上午一直睡到此刻，呼呼大睡。

不，他這時忽然轉動身子，有了聲息！

千手儒俠耳朶何等靈異，窮老頭輕輕一動，便已注意到他了！

只見寧不歸打着呵欠，伸了一個懶腰，坐將起來，口中說着：「好酒，眞是好酒！」

伸手摸過葫蘆，又咕的喝了一大口，才揉揉眼睛，向四外一瞧，失聲道：「啊，天……天已經黑啦，哈哈，老相公，你眞是雅人，獨個兒坐着賞月，嗨，這酒眞好，後勁也眞夠大……」

他話未說完，突然雙手捧着肚子，「啊」了一聲，臉帶愁苦道：「老相公，恕我失禮，我老頭肚痛得緊！」

話沒說完，急匆匆的拉着褲子，拔脚往岸上跑去。

千手儒俠微嘿一聲，回頭以「傳音入密」朝後艙杜志遠叮囑了幾句，立即飛身往岸上縱上！

月光之下，只見窮老頭撩着長衫，一路上東張西望，似乎要找個隱僻所在，去大解模樣！

千手儒俠和他保持着幾丈的距離。

其實憑千手儒俠的身手，這點距離，不難一掠而至。這不過是瞬息間事，離江岸不遠，就是一片樹林。

寧不歸口中不住的叫着「噯呀」，一下就往林中鑽去！

千手儒俠一身功力，何等深厚，目光始終緊盯在他身後，却並沒看清他是如何閃出去的？

脚底一使勁，身發如電，奇快無比的掠登樹梢，縱目往四外一瞧！

這片樹林，疎朗朗的，雖在黑夜，依然漏得進月光，但那裏還有窮老頭寧不歸的踪影？

心下這份震驚，當眞非同小可！

憑自己的身手，即使此人武功再高，但也不致於在這轉眼之間，把人追丢？

千手儒俠史南溪久經風浪，暗想他決不可能走出樹林，說不定就躲在黑暗之處。一念及此，立即寧神調息

，運起內家「千里視聽」之術，仔細搜索。

但聽了一陣，這片樹林方圓一二十丈之內，除了絲絲風響，根本就沒有人跡！

因爲經過這一陣工夫，如果有人潛伏，決不會連一絲最細微的呼吸聲音都沒有。

就在此時，樹林外面却響起兩聲「嘶」「嘶」破空細響，兩條人影，像浮矢掠空，飄落地面上！

但在兩條人影堪堪飛落之時，千手儒俠彷彿聽到遠處有人喊了聲：「狠來了！」

不，這聲細如蚊蚋，好像又近在耳邊！

千手儒俠心頭方自一驚，瞥見那個飄落的人，其中一個，突然脚下好似被什麼東西絆了一下，一個踉蹌，身子往前仆了一下，口中驚噫一聲，倏然騰空躍開數尺！

這眞是電光石火般事，千手儒俠瞧得暗暗驚凛，這兩人身手好生矯捷，但弄不懂他脚下何以會突現踉蹌，因爲他們落身之處，根本就沒有什麼礙脚的東西！

兩人這一站定，月光之下，已可看清他們面貌，那是兩個生相慓悍，裝束奇特的大漢！

一式的頭戴羊皮帽，身上穿一襲長僅及膝的灰色棉袍，腰束蔴繩，斜插一柄狠牙棒！

瞧他們這身打扮，分明不是中原武林中人！

心念方動，只聽另一個回頭道：「老五，你怎麼啦？」

那個躍開的敢情就是老五，他驚奇的瞧著方才躍開之處，說道：「老四，這眞是怪事，小弟剛才脚尖明明絆在一塊大石頭上，還在隱隱作痛，怎的這裏會沒有東西？」

那叫老四的嘿道：「就是有石塊，怕不給你一脚踹得粉碎，那還找得到？」

千手儒俠史南溪暗想這人好大的口氣！

那老五搖搖頭道：「沒有踹碎，小弟只是絆了一下。」

老四嘿道：「都是你自己疑心生暗鬼，今兒個早晨，你就說有人暗中作弄咱們，什麼狠形箭丟啦，飯裏有蚯蚓啦，現在又絆上石頭啦！憑咱們漢北五狠，有誰吃了豹子膽，敢在太歲頭上動……」

他「土」字還沒出口，忽然「啊」了一聲，「呸」「呸」的吐了幾口唾沫，敢情被風吹得滿口都是泥沙！

千手儒俠身在樹上，聽得不期一怔，果然是狠！只是「漢北五狠」這幾個字，自己從沒聽人說過！

老四吐了幾口唾沫，突然跳起身來，面朝樹林，雙目兇光暴射，厲聲喝道：「那一個王八羔子，暗算大爺……」

「啪！」

他頭臉忽然向左歪了一下，右頰上似乎被人打了一個嘴巴！

這下，可說奇快無比，連隱身樹上的千手儒俠都沒瞧得清楚，漢北五狠的老四到底是被誰打的耳光？

老四目如銅鈴，刷的從腰間掣出狠牙棒，大喝一聲：「老五，咱們往林子裏搜！」他不失爲武林中上乘身手，喝聲未落，動作如電，狠牙棒護住前身，刷的往林中竄了進去。

老五一見老四縱入樹林，同樣以奇快身法從林外掠入，就在一掠之際，反手拉出狠牙棒，正好配合老四，攔擊林中敵人。

兩人這一動作，瞧得千手儒俠暗暗點頭，難怪他們口出大言，一身絕技，當眞不可輕視！

就在老四一縱入樹林，擧目打量之際，他頭頂一棵大樹上，突然急如連珠響起一陣「劈劈啪啪」的聲響，登時臭氣四溢，一陣又稀又稠，而且熱烘烘的東西，落得他一頭一臉，穢臭觸鼻！

老四伸手一抹，摸得一手滑膩膩的，竟是新從人肚子裏拉出來的大便！

「嘔！」

他忍不住打了一個噁心，差點連晚餐的酒飯一起都嘔了出來，心知遇上高手，身子迅速後躍，一下退出林外，同時口中喝道：「老五快退！」

那老五從側掠入，原想配合老四，一下截住敵人，但他終究遲了一步！

堪堪掠入林中，就聽到老五要自己趕快退出的喝聲，心頭驀地一驚，正待出聲詢問，只聽耳邊有人低聲說道：「你也分點嚐嚐！」

他話聲還沒出口，只覺一團東西，驀地憑空飛來，無巧不巧，一下塞入自己嘴中！

漢北五狠終究武功不弱，老五口中塞得滿滿的，吐了一口，沒有吐出，連伸手掏挖都來不及，身向後仰，頭先身後，箭一般往林外反射出去！

站定身子，用手指從嘴中挖出一團穢臭觸鼻，帶著滑膩膩的樹葉，那是人家揩過屁股的枯葉！

這一下，簡直瞧得千手儒俠史南溪目瞪口呆，大爲驚凛，這個在暗中惡作劇的人，身手之高，當眞駭人聽聞！

這時老四已撕下長袍下襬，抹了抹頭臉，直氣得怒火迸頂，滿口狠牙格格作響，厲聲喝道：「林中什麼人，還不給大爺滾出來受死？」

「是我！」

有人慢吞吞的答應一聲，從林中蹣跚走出！

千手儒俠聞聲一怔，那不是自稱寧不歸的窮老頭是誰？只見他撩起長袍，兩手還繫著褲帶，邊走邊道：「我老頭在北方住了幾年，那地方窮得可

憐，下酒只有啃啃薰狠腿，那知今兒個啃了一條薰雞腿，肚子就不受用起來，我老頭又怕草堆裏躲著冬眠的蛇蟲，萬一咬上屁股，可要了老命來，才爬到樹上去，想居高臨下，拉個痛快，兩位究竟在嚷什麼？」

那漢北五狠的老四老五，先前瞧到林中走出來的只是一個瞧不起眼窮老頭，拉著褲子，走路蹣跚，還當是附近居民。

那知聽到後來，在樹上拉大便的就是他，不由怒從心起，暴喝一聲，兩柄狠牙棒，一左一右同時往他頭上砸來！

寧不歸好像大是害怕，雙手拉著褲子，大聲叫道：「乖乖，不得了！」脖子一縮，從兩根狠牙棒下面，一下鑽了出去！

老四是氣瘋了心，一棒落空，身如旋風，第二棒又朝寧不歸掃出！

寧不歸又急又怕，口中「啊」了一聲，急急的道：「使不得，你們棒上安著小刀，打著一下，就得戳上十七八個窟窿！」

他脚下蹣跚，像是嚇昏了頭，竟然朝老五身前跑去！

「嘿！」老五兇睛眈眈，吐氣開聲，狠牙棒往前直搗！

「碰」兩根狠牙棒不知怎的，突然撞在一起！

這兩人的手勁何等沈重，只聽「喀」「喀」連響，鋒利如刀的狠牙，登時應聲折斷了幾枚！

兩人身形各自被震退了半步！

老四怒嘿道：「老五，你怎麼攪的？」

回頭瞧去，那窮老頭不是好好的站在老五身後，瞧著自己？心頭不由火發，暴喝一聲：「老五，你站開去！」

聲落人到，一棒當頭劈下！這一下又準又快，動作如電。

寧不歸雙手捧頭，又是一聲驚「啊」轉身就跑，往林中跑去。

老四狠牙棒一帶，縱身就追，厲笑道：「大爺手下，從無活口，你還想那裏逃？」

寧不歸堪堪跑近一棵大樹，老四已經追到身後，一棒朝他後心搠來。

寧不歸大叫一聲，身子一弓，陡然往樹後躲去，只聽「禿」的一聲，狠牙棒無數狠牙，已釘入樹上。

寧不歸探頭一瞧，「啊」，趕緊縮回頭去。老四惱怒異常，拔出狠牙棒，又閃電般撲了上來，但寧不歸早已慌慌張張的拔腿先跑了一步，又躲到另一棵樹後去了。

老四厲吼一聲，狠牙棒疾交左手，右臂運勁，連發三掌，只聽「喀喀喇喇」一聲巨響，那株大樹，突然居中折斷，倒了下來！

「不得了啦，救命哪！」

寧不歸抱頭鼠竄，滿林亂鑽，口中大聲嚷著道：「老相公，快救命哪，都是你的薰雞腿害人呀，窮老頭快沒命啦！」

「老五，還不快截住他！」

老四連聲厲喝，追在寧不歸身後，老五跟踪掠入，分頭圍捕。

三個人在林中穿來穿去，好像捉迷藏似的，莫想抓得住他。

有時明明可以一把抓住了，却偏偏只是毫釐之差，被他滑了過去；有時又明明被兩個人兜個正著，却又身子一矮，從人家胯下鑽出，直逗漢北五狠的老四老五，厲嘯連連，樹林中落葉簌簌！

隱身樹上的千手儒俠幾乎要笑出聲來，這窮酒鬼分明身懷絕技，却裝得眞像，把漢北二狠逗得不亦樂乎，自己倒要瞧瞧你如何打發他們？

心中想著，只聽寧不歸氣喘吁吁的，又在大叫了：「保鏢的老相公，你躲著不肯下來，這不是要我老命？人家可不是衝著我窮老頭來的，我老命賠得豈不寃枉！」

他邊叫邊跑，跑到千手儒俠隱身的樹下，突然停步，指著漢北二狠，撒賴道：「好，你們有本領，就來打死我吧！再跑下去，我的酒蟲可不肯答應啦！」

他翻起長袍，從容取出酒葫蘆，拔開塞子，咕的喝了一大口。

漢北二狠，一時倒被他唬得有點莫測高深，一左一右，也同時站住身子，手橫狠牙棒，踟躕著不敢逼近！

寧不歸連正眼也沒瞧兩人一下，仰起脖子，咕嘟咕嘟喝了幾口，酒葫蘆順手往前一送，咧嘴笑道：「你們要不要也潤潤喉嚨？」

漢北二狠不明就裏，臉色一楞，身不由主的各自後退了兩步。

「哈哈！」樹上忽然響起一聲嘹亮長笑，一條人影，翩然飛落！

漢北二狠聞聲一驚，不禁又後退了幾步，抬眼瞧去，只見來人是一個身穿儒服的老者，氣度雍容，飄然而立！

兩人對瞧了一眼，老四陰嘿一聲，粗暴的道：「你是什麼人？敢來架大爺們的樑子。」

千手儒俠微笑道：「你當老夫是架樑來的？」

老五忍不住喝道：「那麼你是衝著大爺們來的？」

寧不歸索性坐在地上，喝起酒來，聞言連連點頭道：「差不多，差不多！」

老四獰笑道：「大爺們是誰？你弄清楚了嗎？」

千手儒俠笑道：「你們不是漢北五狠的老四、老五？」

老五臉露驚奇，朝老四得意的道：「咱們漢北五狠，初到中原，原來中原武林早已知道咱們啦！」

千手儒俠朗笑一聲，拱手道：「不錯，老夫久仰之至！」

（未完・十）

上文提要：劉能將自己做的壞事，對父親劉天豪全部供出來，劉天豪想不到吳素蘭、吳英傑都是他的兒子害死的，而劉鳳又做出傷天害理的事，自己又有一段不光彩的往事，到底索命血魔影針對的是誰，總之都不能對外人說知，尤其是殺了嚴莊主滅口，使他心裡更不安，此時又來了一個叫老化子，竟是有名的北斗七子之首的天樞上人……



新派湖海恩仇錄／樊中奇・文／可飛・圖

俠義世家

血魔影原形畢露　滕管家恩將仇報

天樞上人剛才雖然尚在大聲疾呼，但此時，卻也面色如同死灰一樣，而且，他手中的鐵琴，也發出了一陣輕微的鏗鏘聲，他這時自然沒有甚麼興緻再揮弦彈琴了，那輕微的聲音，乃是他身子在發抖，帶動了鐵琴所發出來的。

劉能一聲呻吟，竟也站立不穩，向後退出了一步，要扶住了牆，才不致跌下，就差沒有屎滾尿流出了。

劉鳳張大了口，像是離了水的魚兒一樣，劉天豪花白鬍子，如同爲狂風所吹一樣，刹那之間，靜得如同死的一樣，過了好半晌，劉天豪才鼓足勇氣道：「甚……甚麼人？」

這實在是多此一問的，但是，在過度震驚的情形下，他卻又講不出甚麼話來，是以不得不如此問的。

樹林又傳來了那陰惻惻的聲音道：「何必多問，除我之外，尚有甚麼人？」

跟着那兩句話，大樹之後，人影一閃，閃出了一個人來，衆人更是呆若木鷄，只見那人的身上，披着一件血也似紅的披風，披風之內的衣服，也是血一般紅，面上則戴着一個血紅的面具。他通身上下，無處不紅，而那種顏色，像是鮮血一樣，幾乎使人隱隱地感到，有一陣血腥氣。那人才一出現，劉能一聲高呼道：「索命血魔影！」身子一軟，「叭達」一聲，便坐倒在地上了。

劉鳳道：「你……你……」她呆了半晌，也未曾說出第二個字來。

劉天豪乍一見此人，也是驚駭莫名，但薑是老的辣，他隨想到，有天樞上人在，只怕不致於落敗，也說不定的。可是，也就在此際，却又想起另一件事來，不禁透體冰凍，如浸在冰水中一樣，險些昏了過去。

劉天豪在一知道老化子是天樞上人之際，震驚於天樞上人的威名，只想到自己可以有幫手了，未曾想及其他。

可是此際，他向天樞上人一看間，只見他面色慘白，使劉天豪陡地想起，武林傳說，昔年北斗七子，是在太湖之中，遇到了索命血魔影的，從此之後，北斗七子便再也沒有信息了。直到如今，才看到天樞上人，而他的雙目也瞎了。看天樞上人的神情，倒像他對索命血魔影有着極深仇恨似的。那麼，武林中的傳說，是眞有其事，而不是捕風捉影的了。然則，自己又有甚麼可高興的？天樞上人可能給自己以甚麼幫助？因爲北斗七子突然失踪，分明是在太湖之中，吃了索命血魔影的大虧。只怕他的雙目，是那時失去的，自己却尚感於他的威名，想和他一起抵抗索命血魔影，豈不是可笑之極的事情麼？劉天豪一想到及此，心中實是沒法不驚，刹那之間，只覺得背後像是數千百條的長蟲，在背上蠕蠕爬動一下，那自然是他

所出的冷汗了。

在那片刻之間，每一個人都僵立不動，唯有那全身血也似紅的怪人，一步一步地向前走來。他在向前走來之際，身子一聳一聳，看來當眞像是一個鮮血凝成的影子一樣。有着說不出的詭異之感。他每向前走出一步，便發出一種異樣的笑聲來。一步一步的，終於到了劉天豪的面前。

劉天豪想向後退，然而，他的雙腿如同釘在地上一樣，竟難以挪動分毫。耳邊由於過度的震驚，「嗡嗡」作響，腦中也幾乎不能想甚麼，他只想到一點，我難道就此完了？就此要死在索命血魔影之手了麼？

那全身血紅的怪人來到劉天豪面前，停了下來，接連冷笑了三聲。他每一下冷笑，都令得劉天豪的身子不由自主的震上一震。然後，他才冷冷地道：「劉天豪，你知罪了麼？」

劉天豪勉力鎭定心神道：「閣下弄錯了，劉某人一生，只知行俠仗義，那有甚麼錯事，值得尊駕光臨的？」

那紅衣怪人尖聲笑了起來道：「你若是不認罪，我令你全家皆死，鷄犬不留！」

劉天豪聽了，心中不禁一呆，此時，不但劉天豪聽出對方的語氣十分聳動，連劉鳳和劉能等人，也聽出來了。劉鳳首先大着膽子問道：「若是認了罪呢？」

那怪人道：「若認了罪，那還可以商量一二！」

劉天豪的心中，頓時定了下來，講起話來，語音也不發抖了。他心中暗忖，雖然不曾聽說武林傳說，索命血魔影可以給人認罪妥協一事，但是許久已不出江湖，已經改變了當年的習性，也未可知，如此說來，自己一家，可以有一條生路了！

當那個全身血紅的怪人，自樹間閃出之際，劉天豪的心中幾乎已經絕望了。這時，在絕望之中忽然又有了希望，他心中的高興實是可想而知的了。他略想了一想，便道：「既是尊駕如此說法，我們……我們也心照不宣算了。」

那紅衣怪人「桀桀」怪笑了起來道：「好，劉天豪，聽說你有一本內家氣功祕笈，叫做天淸二十四式，你將這册秘笈給我瞧瞧，我便不加追究！」

劉天豪此時心中實已奇怪之極，因爲這天淸二十四式，雖然是非同小可的武學，但是比起索命血魔影的武功，實不能相提並論的。爲甚麼眼前的索命血魔影竟會向自己要這天淸二十四式？他究竟是個老江湖，當下一面陪着笑，一面道：「尊駕武功如此之高，只怕這天淸二十四式，難經法眼。」

紅衣怪人怒道：「少廢話，我武功自然在天淸二十四式所載之上。但是，武功要更進一步，必需集百家之長，你明白了麼？若是不取出來，莫怪我手下無情！」他最後這幾句話，講來尖銳之極，而且他一面講，一面雙臂已張了起來，他身子所穿的衣服，十分怪異，衣袖寬大，在他雙臂張開之際，猶如他的腋下，突然長有兩隻血也似的紅翅膀一樣，看來駭人之極。

劉天豪心中雖然有些疑心，但是一見此等情形，心中却也不禁大是駭然。他忙不迭退開一步道：「自然信，尊駕請在此稍待，我這就去取來。」

紅衣怪人「嘿嘿」冷笑道：「這才是識趣之舉！」

劉天豪轉過身便向內走去，可是，他才一舉步，便聽得天樞上人沉聲道：「且慢！」

劉天豪是何等人物？他一聽到天樞上人的聲音，立時站定了身，轉回頭來，那紅衣怪人却轉頭去，望定了天樞上人，道：「你是誰？」天樞上人面上的肌肉，在不住的抽搐，看來，他的心神十分激動，只聽得他竭力壓抑着自己的聲音道：「尊駕何其健忘，難道竟不認得我了麼？」

紅衣怪人「哼」地一聲道：「我一生之中，不知會過多少人，怎還記得你？」

天樞上人揚起手中的鐵琴來，五指在弦上一揮，發出了「錚錚錚」三下尖銳的聲響，厲聲道：「你不識我是何人，連這張琴你也不識了麼？」

紅衣怪人怒道：「你是甚麼人，趁早報上名來，少在這兒囉囉唆唆，我怎記得你是誰？」

天樞上人一揚首，陡地發出一陣驚天動地的怪笑聲來，道：「血魔影，你是眞的不記得我了，還是假的忘掉？在你的手下，沒有倖存之人，可是，我却是唯一漏網的魚兒，你眞的不記得了？」

劉天豪在天樞上人和紅衣怪人交談之際，十分留意二人的神態，只見天樞上人面上的殺氣漸濃，驚惶的神色也漸漸地退去，顯然他心中對對方的仇恨正在漸漸地滋長，而且，已經橫了心，準備不顧一切地拚上一拚了！劉天豪看了這等情景，心中暗忖，最好天樞上人先出手，那麼自己也好看一看，究竟是索命血魔影的武功高到何等程度，再作打算。反正至多失去一部天淸二十四式，已經沒有別的大礙了。是以他的心情也輕鬆了許多，而天樞上人一說出他自己是「漏網之魚」之際，只見那紅衣怪人的身子猛地震了一震，呆了片刻不曾出聲，才道：「你既然是漏網之魚，如今我又在此，你還不抱頭鼠竄而逃麼？」

天樞上人一聽，又突然怪笑了起來，笑聲凄厲絕倫，接着又尖聲道：「逃？我還沒有逃夠麼？我東奔西竄，天涯海角，逃了多少年？逃了多少日？我已經逃夠了！」他驀然住了口，身子向前踏出了一步，又是一聲怪笑，才續道：「我逃夠了，我不再逃了，我寧願讓天下人知道，我天樞上人因

為武功不濟，而死在索命血魔影之手，而不願被普天下人，說我遇了索命血魔影就逃！」

紅衣怪人沉聲道：「你如今和我動手，却是以卵擊石……」他才講了一句，忽然身子一震，失聲道：「你說你是甚麼人？你是天樞上人？」

天樞上人道：「不錯，你記起來了？你在太湖之上，將我們七人……」他突然之間，怪叫了一聲，手中的鐵琴，盪起了一股極之强勁的勁風，自上而下，向着紅衣怪人疾砸了下來，去勢之快，實是難以形容，而且，他的話只講到一半，便突然發動了，看來勢子更是突兀！想必是他憶起當年在太湖中一役，心頭憤懣，更是難以抑制，所以才驟然出手的。那紅衣怪人的身子陡地向後退了開去。他身形才一退開，劉天豪便看出不對來了！此時，天樞上人的攻勢，何等凌厲？紅衣人就算要退，也該退得快點才是，但是，他却退得相當慢，而且還被鐵琴盪起的勁風，帶得向旁略略跌了一跌。如果說這是甚麼奇特的武功，那劉天豪也只好自嘆孤陋寡聞了。

天樞上人雖然盲了雙目，但是他却也聽出了對方退出之際，腳步聲十分凝重，不像是輕功絕頂之人，是以他倏地收住了鐵琴，第二招暫不發出，喝道：「你是甚麼人？」

那紅衣怪人斥道：「不知死活的老瞎子，我還會是甚麼人？你要是再不跪下認錯，管叫你死無葬身之地！」

天樞上人桀桀怪笑了起來，道：「是麼？」他一個「麼」字才出口，驀然之間，鐵琴橫裏揮了出去，這一下去勢更猛，一股極强的勁風，「轟」地一聲響，成了一個半圓，向外掃了出去，同時，他左手一圈，向前疾推而出，手掌推到了一半，五指如鈎，倏地抓出！這兩招齊施，看來幾乎是同時發出來的。第一招鐵琴橫掃之際，所盪起的那股勁風，已然將那紅衣怪人的身子，掃得狼狽向外跌出，那一抓的去勢，更是凌厲，人隨抓到，陡然抓下，已然牢牢地抓住了紅衣怪人的肩頭了！

若說這一下變化，出乎劉天豪的意外，那也未必，因為在那紅衣怪人的身子向後退出之際，他們幾個人，早已看出天樞上人的一抓，是定然可以抓中，因為在鐵琴盪起之際，那紅衣怪人的腳根已然不穩，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來，那是一定會落敗。

然而，他們心中也不是全然不奇，索命血魔影在一招間便敗在天樞上人之手，這怎能不叫人出奇，就在他們心中驚疑不定之際，只聽得那紅衣怪人的聲音忽然變了，變成了一個他們十分熟悉的聲音叫道：「上人饒命！」

劉能首先失聲道：「是滕勝！」其他人也聽出那正是他們的管家，紅豹子滕勝的聲音，而滕勝為何扮成血魔影出現，他們也都明白了，滕勝是想趁此機會，將天清二十四式騙到手中，遠走高飛的。他知道武林中，人人皆怕索命血魔影，也知道劉天豪已然心中惶惶，所以才出此妙策的。如果不是天樞上人在一旁的話，他早已得手了！天樞上人的突然出現，滕勝是萬萬料不到的，那只好算他運氣不好而已！

此時，他高叫了一聲，天樞上人厲聲道：「你是甚麼人？」

滕勝道：「我是滕勝，是劉宅的管家，我扮索命血魔影，只是想得到天清二十四式，請上人饒命！」

天樞上人左手抓住滕勝的肩頭，將鐵琴挾在脅下，右手空了出來，在滕勝的頭頂之上，輕輕地摸了幾下，滕勝的頭上，本來是和頭套着一雙血也似紅的紅緞套子的，但是，在天樞上人手掌輕輕地撫摸之下，他頭上的頭套，却碎了一片一片，如同一隻隻紅蝴蝶也似，飄飄盪盪地四下揚了開來。

轉眼間，頭套已被磨穿，落了下來，現出滕勝如死灰也似的臉面來，顫聲叫道：「主人，你說說好話，我……一生為牛為馬，再不敢生甚麼妄念了！」

劉天豪此時，心中本已煩到極點，那堪再經滕勝這樣一攪，更是又驚又怒，冷笑道：「滕勝，你當年為仇人所逼，走投無路，是我收留你的，你却趁人之危，如今尚有臉來求我麼？」

滕勝口唇發顫，顯然想講些甚麼話，但是却又發不出聲音來，而天樞上人的手掌，仍然在他的頭頂上輕輕地撫摸着，只見滕勝的頭髮，一寸一寸地斷了下來，四下飛散，轉眼間，他頭頂上，一根頭髮也沒有了，恰如被利刃刮過一樣。天樞上人冷笑之聲不斷，仍然在慢慢地撫摸着他的頭頂。

滕勝突然之間，殺猪也似地叫了起來。此時，連劉天豪等人，也不禁看得呆了，原來滕勝的一塊頭皮，已被磨了下來，鮮血自他的頭頂上滲了出來，却又不是鮮血狂湧，而是那種鮮血一滴滴滲出來的情形，却更是怵目驚心！

劉天豪等人的面色，不由自主地發起白來，劉鳳失聲道：「上人，將他一掌擊死算了！」天樞上人立時翻着一雙白眼，向劉鳳望來，嚇得劉鳳連忙縮回頭去，一聲也不敢出了。天樞上人的手臂突然一震，將滕勝提了起來，滕勝此時早已嚇得軟了，連哀求之聲也發不出來，天樞上人將滕勝提了起來，陡地轉一轉手臂，將滕勝轉得頭下腳上，將滕勝的頭，向地上一撞，只聽得「撲」地一聲，滕勝的頭已被撞進了地中，但是他顯然未曾死去，手足尚在不斷地掙扎着，天樞上人在把他的頭部向地下撞去之際，運上了上乘的內功「隔山打牛」功夫，是以他

的整顆頭顱，雖然陷入了土中，但却仍未受到什麼傷損，只不過他五官陷在土內，呼吸不暢，手足自然非拚命掙扎不可，那和一個人被活埋，實是一樣的殘酷。在場的幾個人，固然全是任性胡為，不知做過了多少壞事的人，但是眼看着滕勝越是掙扎，雙手的顏色越紅，到了後來，雙手簡直成了紫紅色，而天樞上人則不斷地發出動人心魄的尖聲，各人的心頭，也是駭然之極。

足足過了兩盞茶時分，滕勝的掙扎才慢慢地靜下來，天樞上人一聲怪嘯，抓住了滕勝的足踝，手臂一抖，又將滕勝提了起來，他居然尚能發出一下慘呼聲，緊接着，天樞上人的手臂一振一揚，滕勝的身子「呼」地一聲，飛向半空之中，足足有三五丈高下，只聽得滕勝在半空中，又傳來幾下慘叫聲，手足斷裂，鮮血自高處濺了下來，等到他的身體自半空中落下地來時，已然四分五裂了，敢情天樞上人將他向上拋起來，便運了巧勁，令得他的骨肉肢離，死得如此目不忍睹！

天樞上人不斷地笑着，笑得人人心頭生寒。劉天豪定了定神，心忖天樞上人的武功果然非凡，看他的神情，像多少有點瘋瘋癲癲，還是令他定下神來的好，是以他沉聲道：「上人的武功，果然非同凡响，眞有索命血魔影到來，只怕也不必驚惶了。」

劉天豪如此說法，原想討好天樞上人，再進一步討論眞正的索命血魔影的事，却不料天樞上人聽得劉天豪如此說法，笑聲陡止，寒着一張面，轉過身來冷冷地道：「你這樣說，是什麼意思？」

劉天豪不禁一呆，他在江湖中闖蕩了大半生，什麼樣的怪事不曾見過？像眼前那樣一心討好對方，對方倒發起脾氣，這樣的事，却不曾見過，便道：「我是說……」

不等他說完，天樞上人已冷冷地接上了口道：「你是說，我對付假的索命血魔影，綽綽有餘，要是對付眞的索命血魔影，可絕無能力了，是不是？」他最後「是不是」三字，聲色俱厲，竟大有興師問罪之意。

劉天豪心中，當眞是又好氣又好笑，暗忖自己心中，何曾有這樣的意思？本來他可以委婉地解釋一番，令對方不要誤會的，但是，他究竟在武林之中，是大有身份的高人，此際明明是對方的誤會，他如何肯去低聲下氣？當下，他的聲音也不怎麼愉快，只是冷冷地道：「上人誤解在下之意了。」

天樞上人却還不肯罷休，身子踏前一步，兩隻白眼，陰森森地不斷翻着道：「那你的意思是什麼？你說！你說！」他一面咄咄逼人，一面手指揚起來，幾乎要點到了劉天豪的鼻尖。

劉天豪心中又驚又怒，縱使他萬萬不想得罪天樞上人，而且要利用天樞上人來共同對付索命血魔影，但是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却也覺得忍無可忍，當下沉聲道：「在下說上人武功高，這句話難道講錯了麼？」

天樞上人「格格」笑道：「這句話倒未曾講錯，只不過我剛殺了一個假冒血魔影的傢伙，你便如此說法，這豈不是有意譏諷？」

劉天豪想不到天樞上人的名頭如此之响，武功如此之高，但是，為人却會如此夾纏不清，他也漸漸有點不耐煩起來，後退了一步，伸手按在劍柄之上，道：「如此說來，倒反要說尊駕武功不好，才……」

他一句話未曾講完，只聽得天樞上人怪叫了一聲，手中的鐵琴陡地揚起，向着劉天豪疾砸了下來！他手中鐵琴揚起，砸下之際，盪起的勁風，實是駭人之極，將劉鳳等人一齊逼得向外退了開去。而勁風震動了琴弦，刹那之間，只聽得勁風的呼呼聲中：「錚錚」、「咚咚」之聲不絕於耳，倒像有人在勁風排盪之中，奏曲一樣，格外顯得他這一招勢子之詭異凌厲。

劉天豪雖然早已伸手按定了劍柄，但却想不到天樞上人說動手便動手，等到他一覺得不妙時，鐵琴幾乎已砸到他的頭頂！他身形突然一矮，也就在這一矮之間，長劍鏗然而鳴，已然出鞘，便自氣勢萬千，只聽得「嗤嗤」之聲，更是不絕於耳，刹那之間，劍氣閃耀，向上竄去，天樞上人向下砸來的鐵琴，猶如一團黑雲，而劉天豪的劍氣，便似是在黑雲中的閃電一般，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錚錚錚」三响，長劍已在鐵琴之上，連擊了三下！

三下响聲一過，劉天豪身子陡地一轉，旋風也似地向外轉了開去，他身形向外轉開之後，方始挺直了身子，天樞上人叫一聲「好！」踏步進身，鐵琴又橫掃而至。

這一次，劉天豪已有了準備，不像剛才那樣狼狽了，他手腕一沉，一招「紅日西沉」，長劍揚起落下，以極快的手法劃了一個半圓圈，劍尖居然掠過了鐵琴，向天樞上人的咽喉點到。

這一招劍式，可說險極，天樞上人若是給劉天豪的長劍刺中，固然性命難保，但如果劉天豪被鐵琴掃中，又何嘗能夠福壽安康？劉天豪此時，並不想與天樞上人拚命，而他使出這樣的一招，就是為了要天樞上人停手不攻，若論武功，劉天豪未必在天樞上人之上，但是他這一招「紅日西沉」，却是精深博奥，難以言喻，再加上他內家氣功已有極高的造詣，一劍掠出，劍尖還離得對方老遠，可是，劍勢已然先達，天樞上人陡地感到一股寒意，向自己的咽喉襲到，心頭不禁大吃一驚，陡然之間，向後退了開去，那鐵琴攔腰橫掃的一招，自然也撤

回來了。劉天豪一見已將對方逼退，也不再進攻，收劍凝立道：「上人，大敵當前，你我尚在這兒作鷸蚌之爭麼？」

天樞上人面色鐵青，木立不語，劉天豪正摸不定天樞上人是不是還要和自己動手時，只聽得不遠處，突然傳來了一種清朗的聲音道：「兩位神技驚人，倒令在下大開眼界了，兩位武功已如此之高，何必再效俗人，爭長論短？」

剛才，劉天豪和天樞上人一動手，他們二人都知道對方的武功非同小可，絕不大意，全神貫注自不必說，劉鳳等人也是心驚肉跳，根本沒有注意一旁來了什麼人，是以那人突然出聲，倒令得所有在場衆人，盡皆吃了一驚，天樞上人的反應最快，他雖然雙目已盲，但也立即轉過身來，橫起鐵琴護住了身前，其餘幾個人一齊定睛向前看去，只見就在那株大樹之下，站着一個身形瘦削的中年人，那中年人一襲青衫，隨風輕拂，有仙風道骨之感，面容莊肅，使人望而生敬，但此時他面上的神情，却是十分悲戚，他身上並沒有什麼武器，奇的是他手中，握着一柄斷刀，刀身細窄，分明是一柄女子使用的柳葉刀，而這中年人，却是一個昂藏七尺的男子漢，爲何竟握着一柄女子使用的柳葉刀，實在使人莫名其妙！但那也只是對劉鳳，劉天豪二人而言，劉蕙和劉風二人，見了這柄斷去了刀尖的柳葉刀，却是險險昏了過去！

劉風在後園圍牆之外，被天樞上人衣袖拂出，跌了個七葷八素，總算是天樞上人那時尚未有傷人之意，是以未用內力，否則，有十個劉風也早已死了，劉風捱到門前，又受了幾番驚嚇，本就有點支持不住，此際一看到了那柄斷刀，雙腿發軟，身子忍不住要向下滑下去。倒是劉蕙，雖然心中吃驚，但比她哥哥却强些，她一看到劉風的情形不對，若是突然滑跌，自然會引起人家的疑心，是以她忙伸手握住劉風的手臂，硬將劉風的身子扶住，不令他跌倒，他們二人本就並肩而立，倒也沒有旁人去注意他們。

劉天豪仍是凝立不動，他銳利的目光向那中年人打量了幾眼，眼看那中年人站在那裏，雖然面色憂戚，像是心中正有什麼心事，十分愁苦一樣，但是，却仍有一股英氣凜然的威儀，他一望便知對方一定也是一等一的高手。可是，劉天豪一時也猜不出對方的來歷，他一面打量人家，一面心中不住地苦笑，因爲在這一天來，他煩惱的事情已夠多了，實在不想再招惹什麼人了，是以，他沉聲道：「在下和這位朋友，因些小誤會，動起手來，倒令人家見笑，閣下還是請便吧！」

他話講得頗爲客氣，但是，却又下了逐客令，那中年人像是並不介意，道：「適才兩位武功精妙，令得在下不由自主的佇足而觀，而在下一路而來，只聽得人提起劉天豪之名，想來閣下定然便是劉大俠了！」

劉天豪只求那人快快離去，所以一開口便下了逐客令，但却不料對方非但不走，反倒將他的名字也叫了出來，若是在平時，劉天豪自然會十分高興，因爲藉此又可多結識一個朋友，但如今，則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他只是冷冷地道：「在下正是劉某人，閣下尊姓大名？可否見示？」

那中年人嘆了一口氣，並不說出他自己是誰，只道：「劉大俠名揚四海，果然武功非同凡响，在下若不是有事在身，定當討教一二。」

劉天豪冷然道：「原來閣下有事在身，那就請便好了。」

那中年人轉過身，正待往回路走，但他只踏出半步，又轉回來道：「劉大俠，適才在下聽得閣下說有大敵將臨，想來閣下口中之大敵，定然是非同小可的大魔頭了！若是有用得着在下之處，在下定當不辭！」

劉天豪心中已暗罵起來，心想，天下怎會有如此嚕囌的人？但人家總是一番好意，若眞是破口大罵，只怕又結了一頭寃家，是以只好强忍住氣道：「倒也沒有什麼强敵，劉某人自己是可以應付了，閣下請便好了。」

那中年人這才「噢」地一聲，又慢慢地轉過身去，他這次在轉身之際，陡地和劉風、劉蕙二人打一個照面，只見他突然一呆，目光停在劉風的身上，發出了「咦」地一聲道：「這位小哥，尊姓大名？可否告知？」

劉天豪好不容易等到那人肯走了，忽然之間，那人却又向劉風問起姓名來，這樣下去，什麼時間才能請得他走？劉天豪忍不住大聲道：「他是我兒子，閣下諒來也不識得他，多問則甚？」

換了別人，不是訕訕離開，便是大發其怒了，可是，那中年人却是不然，他只是道：「原來是劉公子，」一面說却一面仍是不住地打量劉風。

劉風給那中年人望得心中發毛，他本來雙腿已發軟，這時更給那中年人望得面如死灰，講不出話來，劉蕙勉强道：「喂，你老瞧着人作什麼？」

那中年人緩緩地道：「我看劉公子，和一個垂死的人口中所說的人，形貌頓覺相似，是以多望幾眼。」

劉蕙心頭一凜道：「你在這裏胡說八道作什麼？」

那中年人緩緩地搖着頭，可是，一雙眼睛却仍然停在劉風的身子上，道：「也不會是胡說八道，那人垂死之際，說起的人，劍眉朗目，面色略現蒼白，年紀二十出頭，左眉之上，有一粒粉紅痣，口唇甚薄，可不正好是他的模樣？」

那中年人一面說，一面還伸手在劉風的臉上指指點點，每當他的手指點向劉風之際，劉風的面肉便不由自

主地顫動一下，劉蕙在一旁，也是驚駭得說不出話來。

劉鳳性子最烈，首先大不耐煩，喝道：「兀那漢子，還眞是瘋子？」

那中年人嘆了一口氣，垂下手，慢慢地轉過身來，對着劉鳳道：「大姑娘，你可知道那個垂死的人，是我什麼人？」

劉鳳更是火冒三千丈，道：「那怕他是你十七八代的老祖宗，干我何事？你還不快滾麼？」劉鳳已是暴跳如雷，在一旁的劉天豪，也已怒目相向。

任何人在這情形之下、也都三十六着，走爲上着了，可是那中年人却是一條眞正的軟皮蛇，他不但不走，反倒搖搖頭，說道：「他不是我十七八代的祖宗，你猜錯了，唉，他死得很慘啊！」

劉鳳和劉天豪見那中年人一直在夾纏不休，看他的樣子是武林高手，但行事講話，却又像無賴潑皮，正吃不準他究竟是什麼來路，準備硬將他轟走，心頭怒火也已甚熾之際，忽然聽得那中年人最後一句「他死得好慘啊」！不禁打了一個寒戰，因爲，那中年人這句話，講來陰風慘慘，聽來令人毛髮直豎！

劉天豪畢竟是一生闖蕩江湖，見多識廣的人，已覺得事情有異，因爲一個人若不是心頭受了極重的打擊，那是斷然不會用這種陰森凄慘的語調來講話的，當下，劉天豪便踏前一步道：「尊駕的什麼人死了？」

那中年人面色黯淡，抬起頭來道：「是我將他養大，一天一天養大的，你說，那是我什麼人？」

劉天豪點了點頭：「那麼，是你令郎了？」

中年人的聲音開始發澀，道：「是的，一天又一天，我養了他二十多年，他生一場病，他碰破了一塊皮，我都要難過半晌，如今他却死了，死得如此之慘！」

劉天豪心中只想快快將對方打發走，但是，他却知道，要對方這種牛皮膠也似的人快些離去，非得下一點功夫才行，是以耐着性子道：「是啊！天下事再沒有比白頭人送黑頭人更傷心的了，但是，令郎死了不能復生，你在我們面前訴說也沒有用處啊！」

那中年人忽然以一種十分尖銳的聲音笑了起來道：「要不然我早就走了，我兒子臨死之前遇到了我，他總算還剩了一口氣，將害他的人模樣講了出來，他說害他的人，是一男一女，像是兄妹，那男的樣子，恰如這位小哥，女的模樣還未說出，他嚥了氣，哈哈！世事常是很巧的。是不是？」

他這樣最後的一問，又是令得在場的幾個人，不自在到了極點，劉天豪先轉頭向天樞上人看去，只見天樞上人已退到一株大樹之下坐定，眼前發生的事，像是不加過問。

劉天豪這才轉過頭來道：「閣下此言何意？」

那中年人道：「我當時心想，這樣子的人，人海茫茫，我上哪裏找？我兒子屈死之仇，一定是不能報的了，豈料我來到這裏，却恰遇上了！」那中年人的話，轉彎抹角，拖拖拉拉，但是忽然之間，語鋒一轉，意思直指劉風是害他兒子的人了。

劉鳳聽到這裏，實忍無可忍，厲聲罵道：「放你媽的屁，你死了，關人屁事，却來這裏亂指，你再不滾，我叫你走不了！」那中年人斜着眼看劉鳳，大有不屑之意。

劉鳳的性子何等暴烈，如何按捺得住？不等那中年人再開口，大喝一聲，便身形一矮，「呼」的一掌，向前拍了出去，這對劉鳳來說，當眞還是極其客氣的了，因爲，她未曾一出手便動兵刃。

那中年人的身子仍是呆立不動，電光石火之間，只聽得「蓬」地一聲響，劉鳳那一掌，齊齊正正地擊在那中年人胸口。所發出來的聲音，竟像是一掌擊中了一隻牛皮鼓一樣！

劉鳳的手掌，一和對方的胸口相觸之際，便已覺得內力直透進了對方的體內，雖然那一下聲响，聽來不免有點古怪，但對方想必一定要倒地不起的。果然，不出她所料，那中年人中掌之後，身子便騰騰地向後退去，但是，他才退出了三步，身子突然一轉，其快無比，到了劉風的前面，這時，他仍然是背對劉風的，但是他倏然出手，手反向劉風的心口抓去，出指如鈎，却已將劉風的胸口緊緊地抓住了。

這一下變化，實在出乎衆人的意料之外，劉風被抓住胸口，喉間咯咯作响，道：「我……我……」他講了兩個「我」字，那中年人手臂一抖，已將劉風抖到了他的身前，這時恰好劉天豪抖起長劍，猛地向前刺來，劉風突然到了那中年人的身前，劉天豪的長劍，如果向前刺出，那麼劉風便要性命難保了，幸而劉天豪武功極高，能及時將劍收住，但劍尖離劉風的背心，也只不過兩三分了，反觀那中年人的情形，却像是若無其事一般，提住劉風的胸口，五指已深陷入劉風的肌肉裏，然則他所發出的聲音，這時聽來，却又是異樣地柔和，只聽得那中年人道：「是你幹的，是不是？你心中有數，這事是你幹的，可是麼？」

劉風只覺得胸口被一股極强的力道逼住，幾乎連氣也喘不過來，就算他這時要開口，也是難以說出話來，何况他根本驚恐得緊，實在講不出話來。他只是喉間發出一陣怪聲，不知怎樣才好，手足亂舞，樣子怪異之極，劉天豪一收住劍勢，身子陡地一側，長劍也已指到那中年人的咽喉，可是，那中年人仍是若無其事，自顧自在沉聲問劉風道：「是你做的，是不

是？事到如今，你也不必不承認了！」

劉天豪一聲大喝，手臂再向前伸了一伸，劍尖已觸到了那中年人的咽喉，令得那中年人喉間的皮膚微微凹陷了下去，疾聲道：「快放手！」

那中年人却抬起頭來，搖了搖頭。他頸部若是不動，劉天豪的劍尖，雖然抵住了他的頸際，但是，他却也不會受傷的，這時他一搖頭，頭部左右擺動，便現出一道細長的血痕，但中年人却仍然如同未覺一樣，道：「你叫我放手？哈哈，你以爲用一柄長劍抵住我的頸項，我就會放手了麼？老實告訴你，你就算用一座刀山，壓在我頭頂之上，我也不會放手的！」

劉天豪的劍尖又向前一伸，入肉少許，鮮血已順着劍身，慢慢地淌了出來，劉天豪厲聲道：「你再不放，我可不客氣了！」他用在這長劍之上，有着數十年的內力，此時劍尖已陷入了對方的頸際分許，在他想來，對方的生死，只是在他意念一轉之間的事了。

那中年人緩緩地道：「我不放，你也殺不死我的！」

劉天豪一怔，正不知道他這樣講是什麼意思時，只聽得「喀」地一聲響，中年人的頭突然向上一伸。頭便伸高了一倍，頸部也細了許多。他的脖子收細，本來陷入他頸項分許的劍尖，便變成了碰觸不到他的頸項了，這一變化，可說是萬萬出乎劉天豪的意料之外的，劉天豪在一呆之下，中年人已挾着劉風，向外疾飄了開去。

其時，不但是劉天豪，連在一旁的天樞上人，也突然挺了挺身子。那表示他雖然目不能視，但是，在那一刹間，他也知道，劉天豪和那中年人之間身形變化，知道發生了什麼事情，震驚於那中年人的武功之怪異，劉天豪身形再轉，「嗤」地一聲，一劍再度刺出，那中年人手臂突然一振，將劉風的身子打橫提了起來，擋着劉天豪的長劍。

劉天豪長劍運行如電，「颼颼颼颼」，在刹那之間，連發四劍，可是，他那四劍，雖然發得急驟，但是，每一劍總是發到一半，便收住去勢，那是因爲他每一劍發出，那中年人總是以劉風的身軀去擋，令到劉天豪不能不將劍收了回來，四劍過後，劉天豪看出在這樣的情形之下，自己若是要顧及劉風，是萬萬不能佔到便宜的，是以心中又驚又怒，一揮手道：「你們還停着不動作甚？」

劉鳳已想出手了，但因爲劉天豪出手太快，她插不上手去，此際劉天豪一叫，她首先伏劍攻了上去，可是，劉鳳才一出手，那中年人突然發出了一下怪嘯聲來，身形向上疾拔而起，仍然提着劉風，但是他這一拔，却足足拔起了兩丈來高，身在半空，車輪也似的翻個不停，轉眼之間，便翻出了五七丈去，身法之快，無出其右，才一落地，身子又彈了起來，簡直看得人目爲之眩，等到劉天豪定下神來，待要追上去時，就是那一眨眼的工夫，他已帶着劉風，逸出了十來丈開外，劉天豪一聲長嘯道：「往哪裏走！」

身子一閃，便待追上去，但是，他這裏剛一起步，便聽得天樞上人冷冷地道：「別追了，你是追不上的！」

劉天豪怒道：「什麼話？」

天樞上人語音更冷，「哼」地一聲道：「這是南海天雲島雲翻萬里絕頂輕功，你不知道麼！」

天樞上人此言一出，劉天豪陡地一呆，而在此時，那中年人早已挾着劉風，走得看不見了，劉天豪呆呆地站着道：「天雲島雲翻萬里，那麼……那麼，那人是天雲島主了？」

天樞上人道：「想不到你的見識如此之窄，天雲島主年已過百，這是天雲島主的兒子。」

劉天豪猛地一頓足，轉向劉蕙，他本來是想向劉蕙發作幾句的，因爲劉風和劉蕙二人，常在一起，劉風有什麼胡作非爲之事，劉蕙一定知道的，但是，當他一轉身去時，却看到劉蕙正在悄悄地向後退去！

劉天豪猛地一怔，喝道：「你幹什麼？」

劉蕙本來已退到了街角處，經劉天豪一喝，身形轉得更快，一閃之下，便已不見。

劉天豪大喝一聲道：「站住！」他那一聲大喝，聲如霹靂，不要說是在街角處，就算在一里開外，也可以聽得到的。

但是，劉蕙顯然未曾聽她父親的命令，因爲劉天豪連忙趕過去時，却已經看不到劉蕙了。劉天豪在刹那之間，實是心亂如蔴，站在街角處，不知如何是好，什至連劉鳳向他趕來，頻頻叫他的聲音也聽不見。

而這時候，劉蕙早已竄過了好幾丈遠，正向外沒命也似地奔去，她一口氣奔了五六里才停下來，喘了幾口氣，四面十分荒涼，除了她以外，一個人也沒有，她的面色才略略緩和了些，她看到東首有黑鬱鬱地一片森林，心中暗忖，還是到那裏去暫躲一下的好，但是到了那裏，是不是可以躲得過去，她却是絕無把握！

劉蕙轉向東奔去，轉眼之間，便奔進了那座林子，劉蕙奔了進去之後，四周全是高大的樹木，天色也頓覺陰暗了許多，她的心中似乎也放心不少。她靠着一株大樹，停了下來，喘了好一會氣，心中才想到自己究竟應該怎麼辦的這一個問題，她算是從家中逃了出來，但是不是索命血魔影就此找不到她了呢？劉蕙也感到索命血魔影要找的人，未必就是她，但是那中年人將劉風帶走了，是遲早會知道劉風並不是一個人行事的，她也是有份幫手，那麼自己能否逃得過呢？她

越想越心寒，覺得躲在林中，仍是不安全，於是她手足並用，一直向樹上爬，直到她的身子整個隱沒在濃密的樹葉之中，她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但是，她又立即想到，自己是不能一直永遠如此躲下去的，那麼，怎麼辦呢？

她在樹巔上，把樹葉一片一片地撕着，扭着她自己的手指，一點辦法也想不出來，她心中正在又驚又急間，忽然聽得對面的樹上，傳來了「嘻嘻」一笑之聲，那一下笑聲，在劉蕙自己以爲到了十分安全的地方之際，陡地傳入她的耳中，實在使她吃驚不少。她連忙抬頭起來，循着笑聲向前看去。那笑聲聽來並不遠，只不過一丈開外，但是由於樹葉太以濃密的原故，她却無法看到那發出笑聲來的是什麼人，劉蕙心頭生寒，連大氣也不敢透，過了半晌，未見有什麼動靜，劉蕙心忖，剛才那一下聲響，多半不是笑聲，說不定是自己心中有事，是以才風聲鶴唳，草木皆兵的。她這樣一想，心中却寬了不少，陡然之間，又是「嘻嘻」一下笑聲傳了過來，這一次的笑聲，聽來比上次近了許多！

刹那之間，劉蕙不禁毛髮直豎，只覺得一股涼意，自頂至踵直傳了過來，整個人如同是一條冰棍，僵硬得連一動也不能動了，因爲自從第一下笑聲傳進她的耳中之後，她便全神貫注地望着前面，在那一段時間內，可說靜得一點聲音也沒有，可是，第二下聲音傳了過來之際，笑聲却近了許多，是什麼人能夠在枝葉繁茂的樹巔之上行動，而一點聲都不發出來的？

劉蕙本就做賊心虛，在心中疑神疑鬼，這一下自然更嚇得頭頂發麻了，過了好一會，她才又緩下了一口氣來，勉力掙扎着問道：「誰？」

可是她那一問，却又沒有人回答，劉蕙心知接連兩下，那自己是斷無聽錯之理的，她再提高了聲音，問道：「誰？」

這一次，她的問話有了反應，那却是一種陰陽怪氣，拖長了的聲音：「我……」

那聲音聽來，更是叫人有極不舒服之感，劉蕙一聽，果然有人回答，不由自主向後縮了一縮身子，本來，那聲音雖然在她身前五六尺處傳過來的，但是，樹葉遮隔，她仍然看不到那是何等樣人，此時她挪了挪身子，她藏身的那根樹枝也向下一沉。就在那根樹枝向下一沉之間，她看到了前面有一個人：那個人蹲在樹椏上，猶如一頭猴子一樣，一雙眼睛骨碌碌地亂轉，發出一種異樣的光芒來！灰不溜丟之中，又十分炫目，就在一瞥之間，便令人心頭駭然！

樹枝立時彈起，那人重又被樹葉遮沒，一看到那人離自己如此之近，劉蕙更是心驚，伸手按住劍柄，道：「你是誰？」

那人又是拖長了聲音道：「我就是我啊……」他講了一句之後，又似唱非唱，似講非講地道：「我是三皇五帝的祖宗，也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劉蕙心頭怦怦亂跳，心忖此人開言瘋瘋癲癲，行動又如此難測，自己不如快些離去的好，她身子陡地向下一側，眞氣一沉，便向樹下疾跳了下去，她從兩三丈高處落了下來，落地之後，也不免打了一個跌，身子向前一仆，但她却不敢多停，雙手在地上一按，身形騰起，向前飛掠而出，掠出了七八丈，才疾奔到一株大樹後，向前張望着，只見前面樹木繁密，並沒有人追來，劉蕙才又鬆了一口氣，暗忖如今絕不能再節外生枝了，看來自己躲在這個林子之中，也不是長久之計，還不如遠走高飛的好。

劉蕙又轉身向前奔去，不一會，便出了林子，她特地揀了一條十分僻靜的小道，向前不停地奔走着，一口氣，又奔出了五七里，才歇了下來，她剛一坐下，只當已全然沒有事了，怎知身後突然又傳來了「嘻嘻」一笑。

那一下「嘻嘻」的笑聲，猶如一柄利劍刺向劉蕙一樣，令得劉蕙剛坐下的身子向上直跳了起來，轉過身去，只見一個身形傴僂，容貌怪異，雙眼奇大，目光炯炯的怪人，就在她的身後，劉蕙吸了一口氣道：「你……你一直跟在我的身後？」

那人又是一笑道：「是啊，我一直在你的身後。」

劉蕙向後退出一步，這時，她面對着那人，已可以將那人的容貌看得清清楚楚，心中反倒沒有那麼吃驚了，漸漸地定下神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一露牙，滿口牙齒，竟是又尖又長，白森森地，極其駭人，道：「我不是和你說過了麼？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劉蕙勉強一笑道：「閣下說笑了！」

那人像是自己覺得十分得意，又是「嘻嘻」、「哈哈」地笑了起來。

劉蕙趁他笑得高興，又向後退開了幾步，那人忽然停住了笑聲道：「小姑娘，我看你面青唇白，心神不寧，有什麼心事？」

那人在講話之際，總是拖長了聲音，抑揚頓挫，搖頭擺腦，像是在唱戲一樣，可是這一句話，却是問得十分正經，和常人無異，劉蕙心中有毛病，一聽得對方這樣問自己，又是一驚，忙搖手道：「沒有什麼，沒有什麼！」

那人「噢」地一聲道：「如此說來，倒是我看走了眼。」

劉蕙難以回答，只得苦笑了一下，那人雙手搖擺，仍是傴僂着身子，已轉過身，慢慢向前走去，劉蕙想不到對方竟然就此離去，心中禁不住一陣高興，但是當那人走出了五六步之際，劉蕙的心中突然一動，暗忖那人

的樣子、動作、雖然怪異，但是看來他對自己却是一點惡意也沒有的。或許，他是看出自己正有危難之處，一心想要幫助自己？如今自己的確十分危難，如何便拒絕他的好意？劉蕙剛才還在竭力向前奔跑，希望可以逃脫那人的追踪，可是此時，她一轉念間，非但不走，反倒叫道：「前輩，請等一等！」

那人仍是緩緩向前走着，道：「反正，你沒有什麼事了，叫我止步則什？」

劉蕙向前趕出了幾步道：「我——心中的確有事，只不過和尊駕初次相見……不敢將自己的事，勞煩尊駕而已。」

劉蕙本極聰明，這時轉彎也轉得很好，那人嘻嘻一笑道：「這還有點像話，你心中究竟有什麼事？」他一面說，一面便已轉過身來。

劉蕙想了一想道：「我……前些日子和一個人動武一時失手，將那人殺了！」

劉蕙想說的，其實就是她殺了一個人，但是，她却說得十分委婉，很像錯處全不在她一樣！

那人眼珠一轉，頭一搖道：「原來是失手殺了一個人，那事情可大可小，若是殺了一個六親無靠的爛腿叫化子和殺了當朝皇帝的兒子，同是一個人，但却大不相同了。」

劉蕙忙道：「那人是……」她講了三個字，便又頓了一頓。

劉蕙心想，自己究竟有心要他幫自己，這是不說不行的了，她一咬牙道：「那人是天雲島上來的，他自稱是天雲島主的兒子。」

那人的身子直了一直，他本來一直是傴僂着身子的，看來像一隻大猴子一樣，但這時身子一直，高可八尺，竟是一條極長大的漢子，但是他的身子只不過直了一下，立時又彎了下來道：「好傢伙，這可廝煩了，我剛才還見過天雲島主的兒子，你可知道那是苦主尋上門來了。」

劉蕙道：「我知道，他……將我哥哥帶走。」

那人「哼」地一聲道：「我明白了，是你們兄妹二人一齊出手殺人的，是不是？」

劉蕙的面色一變，期期艾艾道：「是……就是我們兩人……一齊對付的，但是……却是那小子先動手的，我們便不能不動手了。」

那人却大搖其頭道：「未必，未必。」

劉蕙的心中七上八落，她對那人講的，自然都是一片鬼話，但是她却不知那人如何會知道所言不實的，她忙道：「那是眞的。」

那人「嘻嘻」一笑道：「小姑娘，你忘了我是什麼人哩！」

劉蕙一怔道：「你是什麼人？」

那人道：「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啊！」

劉蕙啼笑皆非道：「說笑了！」

那人道：「不是說笑，我既是十殿閻王的把兄，當然在陰司十分有勢力，有什麼寃鬼野魂，投奔枉死城，少不免要過我這一關，我是留下發財路，才能去投胎，那天，恰好碰到了那個小子，將小子滿身血污，身上財寶全失，分文皆無，他一見我就大叫道；『好不寃枉呀！』

那人最後一句話，叫得有聲有色，若是全無干係的人聽了，雖覺得聲調異樣，也只會失笑，覺得有趣，但在劉蕙聽來，由於她與這件事大有關係，是以自覺得陰風陣陣，身上不住發顫，上下兩排牙齒已忍不住相叩起來，發出得得之聲。

那人又是露齒一笑道：「小姑娘，這小子的寃魂，對我所講的，却是大不相同啊！」

劉蕙舌頭打結道：「這……這……寃魂是在胡說……」她下面「八道」兩字，還未講出口，便覺得自己這樣講法，實是滑稽之極，那人分明是什麼都知道了，豈是當眞他在陰司路上，碰到了什麼寃魂？

那人却一本正經，「噢」地一聲道：「原來是那小子的寃魂在胡言亂語，那可大大地不對了，哼！這小子的寃魂居然敢對我亂說，待我將他拘來，再問個究竟。」

劉蕙的面色更是慘白，道：「你……你說什麼？要將……那小子的……寃魂拘來？」

那人道：「是啊！」

劉蕙又苦笑了一下，强自鎮定心神，道：「你能麼？你能拘鬼魂麼？」

那人「哈」地一聲，大有不樂之意，道：「你又忘記我是什麼人了？」

劉蕙心忖，那人多半是在說笑，那裏能夠拘什麼寃魂？自己一直害怕，也不是辦法，是以壯着膽子道：「當然沒有忘記，你是十殿閻王的把兄！」

那人道：「是啊，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拘個寃魂前來對證一下，還做不到麼？你看，我叫他來，他就來了。」

那人講到這裏，突然提高了聲音道：「呸！那小子的寃魂，你還不替我滾將出來！」

劉蕙在一旁，聽得那人這樣像煞有介事地尖叫着，心想這傢伙就算是做戲，做到這一地步，也應該煞科了，總不成眞的有什麼寃魂會走出來的，可是，劉蕙正在這樣想之際，從林子之中，却晃晃悠悠地走出了一個人來。

劉蕙此時離林子已相當遠，但是一片平陽，望過去却還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劉蕙一看到果然有人從林子之中出來，先已定了眼，那人來得極快，轉眼之間，便來到了當前，只見他披頭散髮，一身血污，竟當眞是一條寃魂一樣，劉蕙一看清楚，一聲尖叫

，陡地一跳，向後連退了三步，退到了一塊大石之前站定，刹那之間氣喘如牛。

那個滿是血污的人，頭上還有大的一個傷口，乍一看來，傷口中似乎尚汩汩地在流着血，看來實是可怖之極，而在劉蕙的眼中看來，覺得更是可怖，因爲，那個血人，就是她曾下毒手殺掉的那個人，如今光天化日，會有寃魂出現，那實是她不敢相信的事，但是，眼前站着的那個人，確又看得清清楚楚，人死了是難以復活的，而劉蕙更明白，傷重到這一地步的人，是難以再活下去的，那麼，難道前面的那個不是人麼？不是人……那滿是血污的，又是什麼呢？劉蕙雙眼發直，她眼前那個血人，實在非常可怖，使人看了，毛髮直豎，禁不住連續打了兩個冷震。

劉蕙是絕不願向之多看一眼的，可是她的雙目，却又不禁仍要定定地望着前面，竟連偏頭去避一下的氣力都沒有，那血人越行越近，來到了劉蕙和那人的面前，他站住了身子，他的行動了無聲息，站定了之後，也是一聲不出，但是，他的一雙眼睛，却充滿一種極其難以形容的光采，直盯着劉蕙，劉蕙只覺得眼前陣陣發黑，頭皮發炸，陡然之間，她發出了一下驚呼聲，足尖一點，身子向上直竄了起來，待要向外逃開！

但是，她身子才一竄起，那人一伸手臂，便已將她的手臂拉住，將她硬拉了下來道：「來來來，寃魂來了！你們大可以對對口供，讓我這閻王的把兄，也來權充一陣閻王，作個秉公的論斷！」那人講來陰陽怪氣，再加上那滿身血污的人，仍是以那種奇異的目光望定着她，以致劉蕙在那片刻之間，只覺得陰風慘慘，彷彿自己已然置身在陰司地獄之中一樣，舌頭打結，遍體生凉，哪裏能講得出一句話來呢？

那人却笑嘻嘻地望着劉蕙道：「咦？怎麼你一句話也不說了？剛才你尚在侃侃而談，說是被你殺了的人，有該死之道，如今寃魂已被我拘了來，你爲何不開口？」

此時候，劉蕙的心中實在駭怕之極了，她勉力偏過頭去，不去看眼前那個血人，而她喉頭發乾，根本說不出什麼話來，在那人一再催促之下，她才勉力迸出一句話來道：「你……究竟是什麼人？」

那人「哈哈」一笑道：「你這句話，是問我呢？還是問他？」

劉蕙喘着氣道：「問你！」

那人又笑了起來，「嗳」地一聲道：「小姑娘，你記性怎地如此不濟？我已和你講了不知多少遍了，我是十殿閻王的把兄！」劉蕙本是極有主意的人，但這時她却心慌意亂，一點主意也拿不定，道：「你別再戲弄我了，你想如何？你老實說了吧！」

那人緩緩地道：「我想怎樣？死在你手中的，又不是我，我有什麼好想的？倒是這條寃魂，要和你算算舊賬，你們一人一鬼之間，究竟有什麼夾纏不清的賬，我也弄不清楚，還是你們自己去算吧，我可要撒手不管了。」他一面說，一面當眞鬆開了劉蕙的手臂，身子突然一側，在他的身子一側間，也未曾看到他有什麼動作，他的身子便突然斜斜地向上彈了起來，倒像是他的身子乃是一條大樁，忽然被一股大力彈得飛向天空一樣！

那人身形彈起之後，身在半空，雙臂一振，身形墜地，才一點地，重又彈起，電光火石之間，便已倏然不見，劉蕙乍一見那人離去，心中不禁大驚，因爲那人一走，便只有她一個人，面對那個「寃魂」了，這豈不是更令得她害怕？然而，她轉念一想，剛才自己要走，那「寃魂」並沒有什麼動作，倒是那人出手，將自己抓住的，如今那人已然不在，自己再不走，更待何時？

她心念電轉，這一切，全是一眨眼間的事情，她一打定主意，再不停留。一頓足，身子便向上拔起，三五個起伏過處，人已到了七八丈外，她聽不到身後有人追來的聲音，心中略定一定，但是她却不敢回頭，仍是沒命飛奔。轉瞬間，怕不奔出五七里去，眼看到前面乃是一個小小的村莊，那村莊之前，有幾株大樹，樹下有幾個鄉下人，正圍着一隻大茶壺吃餅，劉蕙一看到有人，心中便安定了不少，慢下脚步，心中尚有點害怕，唯恐那條「寃魂」還跟在後面，及至她仔細看清楚，身後確是沒有人，她才輕輕地鬆了一口氣，緩步向前走了過去，來到了近前，那幾個鄉下人都抬起頭向她望來，劉蕙正覺口渴，她不客氣俯下身來，提起茶壺道：「討碗茶喝。」她先動手，再開口，拿起一隻碗來倒茶，也就在這時候，她才發現那幾個鄉下人，個個神態有異，雙眼定定地望着自己。

劉蕙心頭有氣道：「看什麼？向你們要一碗茶喝，又不是要你們的命，有什麼好看的？」

那幾個鄉下人都是壯漢，身邊還放着農具，顯是才從田間回來，可是這時，却見人人面色慘白，劉蕙不開口還好，劉蕙一出聲，只聽他們發一聲喊道：「鬼啊！」

一面叫，一面站起身來，撒腿便跑，那幾個鄉下人突然其來的舉動，倒令得劉蕙心頭頓時突突亂跳起來，她只是當那「寃鬼」也已到了自己的身邊，是以那些鄉下人看到便害怕，所以拔足逃走的。

她連忙回頭向後看，再轉過頭來時，幾個走得慢的，還大叫大嚷，劉蕙不禁心頭火起，一提眞氣，身子拔起，鄉下人奔得雖快，但怎及得上劉蕙的輕功？

（未完・六）



上文提要：米倉與百里光及二十多名香、堂主拚鬥，在危急間，使鍊刀的毛錦秋出手相助；而米秀英米順却遇上另一批十來個的窮家幫嘍囉……盈盈去而復返，找上豹俠，主要是希望能在他身上弄到那兩張人皮，再交與米倉，好讓他替自己報仇，但飄二爺對盈盈此舉却另有見解……于得水被窮家幫的人追殺，向毛錦秋求救，二人決定暫避米倉家，途中，遇上張盈盈……

新派俠義中篇故事／東方白・文／可飛・圖

豹俠

上山尋寶　空手而回

拉瑪道：「白雲大師年輕有爲，將伽魯大師之骨灰及金丹藏於華山毛女峯毛女洞中。此洞相傳因秦始皇殉葬的宮女自墓中逃出藏於該峯該洞中，日久不食鹽及烟火而通體生毛，因而得名。白雲大師自己並不想服用金丹，想物色一有爲青年，尚未找到，因而遇害，藏丹地點紋在大腿內側，皮被兇手割去……」

屈能伸道：「拉瑪大俠所說的大致差不多，但據在下所聞，伽魯大師也是遇害的。」

拉瑪道：「以家師祖叔伽魯大師的修爲，被害之說怕不確吧？」

點點頭，屈能伸道：「幸三位說明，在下才知此事始末。三位在此樹敵也不少，何不與在下同住，彼此也好有個照應？」

拉瑪道：「多謝屈大俠的關切，兄弟等三人，到貴國已經三年了。調查任務已經達成，也不便再留下惹是生非，決定啟程返國。」

屈能伸道：「三位要返國，在下理應隆重送行，不知三位何時動身？」

拉瑪道：「就是今夜，天亮以前動身，悄悄地來，默默地去，以免驚動別人。」

這工夫「狗蹦子」才抱著一大堆食物回來，嚷嚷著道：「格娘皮！這辰光館子都上了門板封了爐，俺每家敲門張羅，好歹有一家被俺叫開了門，大師傅睡得像死豬，俺只好自己動手。娘的！眞把俺累熊了！沒想到，帳房叫俺自己去張羅，却是明著戴高帽，陰著穿小鞋。把大師傅叫醒，抄起菜刀就砍。這可好！一時之間像捅了烏鴉窩，簡直是張大戶的褲子——亂咧……」

「飄二爺」接過一大堆的酒菜，已弄好的就擺上桌去，未弄好的他自己動手，道：「『狗蹦子』，張大戶是誰呀？」

「狗蹦子」道：「不就是張海川府上嗎？」

「飄二爺」道：「他奶奶的！褲子亂了又是什麼典故嗎？」

「狗蹦子」低聲道：「大前天俺潛入張宅，聽到留守的幾個男僕在小酌，邊吃邊談，說是，以前張盈盈有個奶娘，長得他娘的挺不錯地，有一天早上，一個女僕發現，張海川穿錯了褲子，是奶娘秀蓮的，而奶娘秀蓮却穿著張海川的，就這樣，娘格細皮，『張大戶的褲子——亂了』也就傳開去。」

大約一個時辰後吃完，屈、康二人要送到鎮外，「天竺三仙」堅要他們止步，拉瑪道：「尚有一件事，還要報告屈大俠，只是聽說的，不知確否……」

屈能伸道：「拉瑪兄請講。」

拉瑪道：「低聲道：「那紋身人皮上另有秘密，好像是泡在水中就可顯現出來，而那秘密才是最重要的。就此告別，希望後會有期……」

三仙去遠，屈、康二人才返回屋中，不久張盈盈也回來了。只是她不愛說話，回房閉上門就睡了。

＊　＊　＊

今夜喝酒的人又多了一個，「狗蹦子」在一邊侍候，本來屈、康二人叫他一起喝的，他有自知之明，怕自己的德性掃了大家的酒興。

因爲今夜張盈盈也在座。

「飄二爺」舉杯道：「小屈、張姑娘，大家乾一杯，今天這日子可不平凡咧！」

張盈盈道：「康大俠，今天是什麼日子？莫非是那一位的生日？」

「飄二爺」道：「那倒不是，這檔子事兒……」

屈能伸乾了酒，道：「老康，盈盈也不是外人，有什麼不能說的？」

「飄二爺」喟然道：「由於到此的任務已達，不能磨蹭著不走，小屈他奶奶的臨行前不免傷感，他這個鳥人就是這樣，兒女情長，英雄氣短。不過俺就看得開些，緣份到了，一拍即合，沒有緣份，怎麼弄也不成，反正一個蘿蔔一個坑，他奶奶的！男子漢大丈夫還愁討不到老婆嗎？張姑娘，你說是要是？」

張盈盈對這人的出口成「髒」也見怪不怪了，却也不免萬分感慨。他們該是解不開的仇敵，臨別，還是不免惆悵和離緒的困擾，道：「你們要走哩？什麼時候？」

屈能伸木然地道：「明後天，反正不出三天吧！」

屋內空氣沉悶下來，屈能伸道：「只有一件事來不放心，盈盈一個人留下來，你可有什麼打算？」

張盈盈嗓門眼裏有點哽塞，淚水也在流轉，道：「走一步算一步，不勞別人操心。再說，父母雖已去世，我還有家……」

「狗蹦子」道：「是啊！俗語說：『船破有底』。張家有良田數百頃，財富交關多，只要有錢，還愁不能使丫頭喚小子嗎？」

「飄二爺」道：「來，分別在即，大家要開懷暢飲，不醉不休。來，乾杯……」仰脖灌下。

就這樣各懷心事，連乾了七八斤老酒，還有一兩斤白干。屈能伸先有了酒意，哼了幾句不成腔調的小曲，再灌了三大杯，差點倒在桌下，「狗蹦子」把他抱上了床。

「飄二爺」醉容可掬地舉著杯子，道：「張姑娘，小屈是……尿罐子掛在酒瓶子上——不是裝酒的傢伙。來！咱們再繼續喝。」

張盈盈看了屈能伸一眼，道：「康大俠，我也不行了！」

「飄二爺」大聲嚷嚷著：「別客氣！大家閨秀嘛！那有不會喝酒的？來，乾哪……」大杯大杯地灌著，又對「狗蹦子」道：「胡冲……把小屈的衣服寬鬆一下，板帶解下來！明天要走哩！今天晚上要睡好……」

「飄二爺」自己灌酒，張盈盈也小陪了一點，不時向床上的屈能伸瞟上一眼，她此刻的心情十分複雜，不要說別人，就連她自己也弄不清。某種情感，只能藏在眼裏，顧盼之間，千言萬語也說不盡。但「飄二爺」可不是這種語言的繙譯者，他絕對看不出來。

結果「飄二爺」也醉了，就連「狗蹦子」都有六七分的酒意了。

夜已深，勁風在屋頂上呼嘯吶喊。屈、康二人醉得很厲害，「狗蹦子」睡得像死人一樣。

此時此刻，應是幽靈出沒的時候。是的，油燈搖曳著，一閃而滅，自內間閃出一個衣衫整齊，根本沒有上床睡覺的人來，她抓起屈能伸的板帶，略一搜查，就找到了她所要的東西。

然後，她站在床前，手中已有一柄寒芒閃爍的匕首，而且緩緩地揚起。殺叔、害父及毀家之仇，一齊兜上心頭，如今人皮已到手，如果自己能殺他報了仇，就不必假手別人，這人皮大可自己獨享。

她不是貪婪的女人，而是知道求人的滋味不好受。可是刀起刀落，舉手之勞的事，在她却是重於泰山，爲什麼如此脆弱？如此猶豫不決呢？父仇雖尚未能證明，叔仇與毀家之仇應該沒有問題了吧？

匕首下落尺餘而停止，然後再舉起來，停一會再戳下，在屈能伸的心窩處約一尺左右再次打住，如是者三，最後一次，小屈動了一下。

然後，她深深地吁口氣，掉頭消失於門外。

＊　＊　＊

華山的夜幽美，秀逸中還有點空靈的韻味。難怪古人遊華山時，驚奇之餘要在此學長生呢！

毛女洞實在不起眼，既不深又不高，寬才不過兩丈左右。以米倉父子加上女兒爲首，還有張盈盈，另外又僱了二十來個孔武有力的壯漢，一半用十字鎬，一半用鐵鍬，以大半夜的時間，把毛女洞整個翻了過來，却是什麼也沒有發現。

而有一部份地帶，似乎不久之前被人翻過土，這當然是毛錦秋和張海川了。只是他們是按圖上的「踏罡步斗」方位掘挖的，結果都是一無所獲。

米倉小眼睛晶芒暴射，罵咧咧道：「這是那個龜羔子誆人？這兒根本沒有什麼骨灰罎，連根鳥毛也沒有。我說張姑娘，你這張圖……」

張盈盈道：「米前輩，圖是自『豹子』身上取來的，是眞是假，我也弄不清，反正只有這麼一份就是了。」

米倉焦灼地道：「說這個沒什麼鳥用，按圖找東西，什麼也沒有，可不是假的嗎？你怎麼說？」

張盈盈想了一下，道：「米前輩，

據說這圖最早是由毛錦秋毛阿姨收藏著，會不會是已先有人挖走了？」

小眼一瞪，厲芒一凝，道：「毛錦秋敢愚弄老夫？不會的！何況，她要是早已挖到了那金丹，早就服下變成萬人敵了！還在這兒窮泡什麼？」

張盈盈道：「是啊！這就怪了！莫非這張圖上還有秘密，我們沒有弄清楚？」

米倉重重地哼了一聲，在洞外猛吸旱煙。他帶人來整整挖了一夜，一無所獲，甚至等於被人開了一次玩笑，當然冒火了。

米秀英道：「爹，依我看，這洞中根本沒有寶藏，乾脆回去吧！」

米順道：「小妹，你別亂出主意，既然來了，就該盡量找，說不定埋得更深些，我們才挖下約三尺左右，若再深入三尺，就可以決定有沒有。爹，咱們再挖一夜，共六尺深，如果仍無發現，那就是個騙局，或者被人先挖走了！咱們馬上走人。」

米倉也沒有好辦法，只好點頭。

白天休息，這天晚上又是一個通宵，米倉的一雙小眼睛泛著紅光。暴跳著發牢騷，事後對張盈盈道：「張姑娘，這碼子事兒怎麼辦？」

張盈盈道：「米前輩，我是十分抱歉！如果米前輩還願意幫忙作我的後盾，我還有辦法，我回去行刺他……」

漠然地笑笑，米倉道：「張姑娘，你以為要殺死『豹先生』有那麼容易？」

嘆口氣，張盈盈幽幽地道：「我以為仍有希望。」

米倉猛吸著旱煙，道：「這似乎和我們的條件沒有什麼關連吧？再說，我們要殺他並不難。張姑娘，要是行刺不成呢？」

張盈盈似乎下定了決心，道：「如果行刺不成，我可以把他的烏金蝎尾鞭及彎匕盜來，還有『飄二爺』的小飛刀，只要他們還沒有離開。」

米倉步步進逼道：「要是這個也辦不到呢？」

冷漠地思考了很久，道：「如果這些都不成，我會考慮前輩所要求的第一個條件……」

米順這檔口眞是眉飛色舞，世上沒有任何聲音比這幾句話更悅耳的了。米倉道：「你是說作米家的媳婦？」

她吃力地點點頭。當然，她知道，只要點了頭，而將來的發展又正是如此的話，要想反悔，那是自討苦吃，她發現米老爹的爲人和毛錦秋所說的不一樣。

離開華山返回原地，米倉第一件事是找毛、于兩人，而張盈盈却是去找屈能伸，恐怕他們已經走了。

米倉接見毛、于二人倒是很客氣，米秀英端上茶點，先聊了一會才入正題，道：「毛大妹子，那份紋身人皮原本是在你的手中對不？」

毛錦秋道：「是啊！米老哥，現在不是在『豹子』手中嗎？」

冷冷一笑，米倉取出人皮遞了過去，道：「請過目一下，大妹子，可是這兩張？該不會出岔子吧？」

毛錦秋接過，看了一會，說是吧，有那麼點不大像，如說不是，自己却說不出眞憑實據來，到底該怎麼應對才合乎自己的利益呢？這不能不斟酌一番。

米倉「滋滋」地吸著旱煙，不時地瞄她一眼，這些人都是精得出油，滑不留手的貨色。誰也休想愚弄誰。他道：「毛大妹子，可要對老哥哥說實話，去了一趟華山毛女洞，折騰了兩夜，每寸的土都翻起了六尺，什麼也沒找到……」

毛錦秋爲難地搖頭苦笑，道：「米老哥，不瞞你說，兩年前我去過毛女洞，照圖上的『踏罡步斗』指示掘過……」她攤攤手，遞過人皮。

米倉道：「大妹子，這是不是眞圖？」

皺眉籌思了一陣，毛錦秋道：「老哥哥，這應該就是那兩張。」

米倉望著于得水，道：「于當家的，依你看呢？」

于得水比龜還精，自然要順著毛錦秋的話說，一來是拍她的馬屁，況且他對人皮的事也不清楚。道：「米大俠，在下以前未見過此圖，不過以在下猜想，諒不會是假。」

米倉道：「先不談這件事，于大俠此來……」

毛錦秋接道：「老哥哥，于得水是我的人，如今被窮家幫整得好慘，百里光曾在私下說了一句狠話：老夫能得到那人皮上的東西倒也罷了！不然的話，我煮不爛也要攪爛了它……」

米倉罵道：「老龜羔子只會吹，而且是雷公打豆腐——專撿軟的下手。其實那老小子不怎麼管用。」

毛錦秋道：「老哥哥，百里光在你眼目中，是個軟蓋貨，得水和他碰那還成嗎？所以我勸他向老哥哥求教……」

于得水道：「米大俠武功蓋世，若肯關照一二，百里光就不敢太放肆。只怕前輩嫌累贅，不願爲一個不成器的人……」

米倉道：「這是什麼話？就算看在毛大妹子的份上……也不能眼看著窮家幫的人在這一畝三分地上專橫跋扈呀！」

于得水躬身道：「多謝前輩，這是一點小意思，不成敬意……不成敬意……」掏出一張銀票雙手遞了過去。

米倉一楞，道：「于當家的，你這是幹什麼？交朋友嘛！這……這我可就不敢當囉！」

毛錦秋道：「老哥哥，他是一份敬意，你要是不收，那眞是羞刀難入鞘，他會以爲是高攀不上哩！你就僅此一次，下不爲例如何？」

米倉接過，閃目看了一下，整整

是一萬兩紋銀，道：「毛大妹子不是外人，要不是她，我可要惱囉！好吧！下不爲例。以後可千萬別來這一手噢……」

* * *

這辰光已是晚膳稍過，天空陰沉沉地，可能會下雪吧？張盈盈找上門敲了幾下，開門的居然是「狗蹦子」，道：「屈能伸還沒有走？」

「狗蹦子」道：「走？往那裡走？俗語說：家賊難防。東西不見了！能走人嗎？娘格細皮！將心比心，可眞是天地良心哪！」

這工夫「飄二爺」走了出來，愕然道：「是張姑娘，快請進來，『狗蹦子』，你他奶奶的不把客人讓進來，一個勁地在門口嘮叨什麼？你什麼時候才能開竅呀？」

「狗蹦子」嘟嚷著走開，道：「是，二爺，我是豬頭三，阿土生……你以前說過：吃一百顆豆子不嫌豆心氣……」這話當然是諷刺「飄二爺」，吃了虧而不知警覺。

屈能伸也迎了出來，道：「盈盈，那夜妳突然失踪，我們非常躭心，儘管那人皮丟去，却不會猜忌妳，只怕妳在外面遇上壞人……」

不管是眞是假，作賊心虛之下，對方未表示懷疑，反而關心她，總是不免心情激動，道：「那夜我看到有人在院中晃動，追了出去，但追了大半夜也沒追上。天亮之後遇上了一個親戚，在親戚家住了四五天。怎麼？丟了東西？」

屈能伸苦笑道：「本打算要離開這是非之地，這麼一來，暫時是走不成哩！盈盈，吃過飯沒有？」他大叫著：「胡冲，出去弄些酒菜回來。」

「狗蹦子」心想：「我是阿土生，你屈大爺在這方面眞是個瘟生，娘的！我就不信這毛桃和別的女人不一樣……」

這次「狗蹦子」很快便買回酒菜。屈能伸殷殷勸酒，「飄二爺」道：「張姑娘，妳那天不辭而別，可急壞了小屈，還以爲你被那個偸人皮的三隻手擄去了呢！」

張盈盈道：「那一天你們兩位醉了，我也有七八分醉意，但被賊驚醒了！這個黑鍋我算是揹上了。」

「飄二爺」道：「要是不發生這碼子事兒，俺們恐怕都到了洛陽啦！這個缺德帶冒煙的賊，可他奶奶把俺們害慘了！看起來，在這個鬼地方不知要泡多久啦！」

屈能伸喟然道：「其實我絕非重視那圖上所說的什麼金丹，服了能無敵天下。事實上我也不大相信，我之所以非找到不可，是希望把伽魯大師的遺骨入土爲安，同時也要把害我師兄白雲大師的主兇逮到。」

張盈盈道：「既然一定要逮到主兇，即使找回紋身人皮還要逮到主兇，前幾天幾位爲什麼要離去？如果東西未丟，三位不是早就走了？」

這下子還眞差點被問住了，「飄二爺」道：「噢！這碼子事兒嘛！是這樣的，東西到手，是要到華山去找骨灰罈，找到料理好之後再折回來。那時候，毛錦秋這個騷蹄子還以爲我們一去不回，疏於戒備，不費什麼手脚就把她抓起來了。」

張盈盈知道「飄二爺」是在圓謊，也故作不懂。屈能伸道：「盈盈，見過毛錦秋了吧？」

她搖搖頭，「飄二爺」看了屈能伸一眼。不過他們又喝了很多的酒，沒醉也差不多了。午夜，張盈盈躺在床上，眼睛睜得大大地，父、叔之仇她是非報不可，如今弄得這麼悽慘，不都是這「豹子」一手所賜？

越想就越是仇火亢張，無法抑止。也不是說不知道米倉和毛錦秋是那一種人，可是人在仇恨奮張之下，理智自然暫時休息了。

此刻三更將盡，遠遠地，街上傳來了小販的叫賣聲。秋冬之季，對離人或有家歸不得的人，眞是愁苦難熬。

隱隱地，她聽到了外間屈能伸的鼾聲。「是報仇的時候了！我不能爲了那麼一點好感而不顧親仇，我要馬上動手……」

她手握匕首，又站在床前，不過這一次略有不同。她已取得了他的烏金蝎尾鞭和彎匕，這有她的想法，萬一行刺失敗，還可以把他的兵刃帶回，也有個交待。他的兵刃不在，威力必然大減，正如呂布之失去畫戟，霸王之失去烏騅是同樣情形。

她的手在抖動，一種無形的力量在腐蝕她的復仇決心。「不！我要堅持到底，即使是翅膀折了，也要匍匐到終點。我必須牢記，這個人使我家破人亡，我絕對不能心軟，即使力盡，也要使右脚鼓勵左脚，使左脚鼓勵右脚前進……」

她終於作了最後的決定，瞄準了他的心窩，閉上眼，一刀戳下。但是，一聲暴喝，飛來一物，正好擊中她的手，把匕首砸飛，那是一個茶壺。

她已知事敗，立即自啓開的後窗中竄出。

其實這暴喝的人是「狗蹦子」，他以爲屈、康二位太遷就這個小女人，等於身邊放了一隻雌虎，他內心既不舒服又替他們害怕，所以一直不敢睡絕不讓他們吃虧。他總以爲張盈盈來來去去的，沒安好心。

果然，總算被他等上了，他這一嚷嚷，屈能伸這才搓眼而起，好整以暇地道：「胡冲……什麼事呀？」

「狗蹦子」大聲道：「二爺，您快去追那小荷包，俺就知道他娘的這次回來是歪嘴吹火，一縷邪風。她想行刺屈爺，還盜走了屈爺的烏金蝎尾鞭……」

康莊一聽小屈的兵刃被盜走，不由暴怒道：「小屈，俺也看出這女人包藏禍心，可是俺他奶奶地不願掃你的興……可絕沒想到她會來這一手，操！俺去把她抓回來……」

「飄二爺」竄出，屈能伸則楞了一下，也穿窗而出。他很難過，但是，又不願怪她，他相信必有人在她背後出主意搧火。

兩人眞是有志一同，不久追到了米倉的住所附近亂石中，這兒有條小徑直通那三家村。只是還有一里多路，今夜無星無月，荒郊野外黝黑一片。

兩人一照面，「飄二爺」道：「是小屈吧？奶奶個熊！咱們不約而同的追到此處，可見沒有追錯。那個姓刁的就住在這兒。」

屈能伸道：「莫非是姓刁的為她撐腰？」

「飄二爺」道：「小屈，你不知道，毛錦秋和這姓刁的走得很近，你想想看，能和這個騷蹄子合得來的還會好到那裡去？」

屈能伸道：「有這回事？」

「飄二爺」道：「還有哩！就連那個一屁股鷄毛的土財主于得水，似乎也和這姓刁的搭上了線哪！這是因為，在目前也只有這姓刁的能和咱們碰一碰，更不怕窮家帮。」

就在這時，嶙峋的怪石中突然竄出一個人，道：「對了！而且誰找盈盈的痲煩就等於和刁家作對……」此人自亂石中射出，如熱鍋中的爆豆，先射向「飄二爺」，中途在石筍上一墊足，又折向屈能伸。速度快，攻擊的角度好。雖看不清來人的長相，却知道必然年輕而且身手不凡。

屈能伸對盈盈仍不深責，却恨她背後搧火的人。扭身、換步，夠上部位而能攻能守，「啪啪啪」接了三下，果然是個硬手。要不是夠斤兩的，他還怕傷了無辜呢。對方既然一上手就是煞著，屈能伸以為，逮住此人也許能換回他的兵刃。

眨眼工夫已交換了十二招，「飄二爺」在一邊觀戰，那知金風懾耳，「嗤」地一聲，芒燄自耳邊瀉過，一個側翻閃出三步，又是一道寒芒自下盤掃來。「飄二爺」的身法了得，由於亂石參差不齊犬牙交錯，硬是未看清此人是誰，甚至是什麼兵刃都未看清。

但這工夫屈能伸暗暗加勁，一個誘敵虛招，五掌自他的胸、背及頸邊掃過，却一把扣住了對方的左臂一扭一抖，「格崩」一聲，這條胳膊顯然是斷了。

本來屈能伸也想鬆手，但這時背後銳風生嘯，奇速驚人，鬆手的同時，已斜退五六步，那知這個暗算他的人挾起斷臂的人沒於亂石中。

「飄二爺」冷笑道：「走啊！想得倒挺美啊！奶奶個熊！給我留下來……」

「飄二爺」追去，屈能伸忡怔了一下，覺得這受傷者的路子似曾相識，是誰呢？是刁家的人嗎？武林中有姓刁的高手嗎？那個使鍊子兵刃的又是誰？由於他隱隱嗅到了脂粉氣味，他相信這人必是年紀不大的女人。

他正要循「飄二爺」所去的方向追去。一個人影在亂石中射了過來，而且悶聲不響，勁烈、狠毒地劈砸出一疊掌浪。

這又是一個似曾相識的掌路。是誰呢？這附近有熟人嗎？思念之間，對方掌、拳、肘、脚交互配合，近掌遠腿，不但凌厲，而且沒有任何一拳一掌不是志在斃敵。屈能伸心頭火起，就是這人為張盈盈撐腰嗎？可惡！

兩個都動了殺機的人搏殺起來，在這黑夜，只能隱約看到晶亮、森寒的眸子，有如古墓中的燐火，在狂飇駭浪似的掌腿幻影中閃爍明滅。

屈能伸對張盈盈的瞭解固不太深，但深信這丫頭不會如此下作。盜取兵刃，豈僅是不光明的行為？簡直就是卑鄙！要不是此人教唆，她不會幹那種事兒。

極少赤手搏殺的人和一個從不用兵刃的人玩命，前者自然吃虧，尤其屈能伸總覺得這人的路子有點熟。

只可惜，他心目中的故人形象一直是仁慈的、爽朗的，絕不可能教人去盜別人的兵刃再逞人之危；因而他絕對想不到。

怪石黝黑、崢嶸嵯峨，其間又佈滿了尖銳而高低不等的碎石，沒有深厚的底子，就會倍感吃力。

對方這個矮子，出招狠辣，顯然是一個一直赤手相搏不用兵刃的絕世高人，而且又是如此的熟悉。屈能伸驚疑不已，非但下手不敢過份猛烈，也多少會分點神。可是對方似乎根本不知他是誰，也不想知道他是什麼人，大概只想把斷臂的年輕人所失去的加倍找回來。

「嗤——」屈能伸的衣領被對方抓裂，瞬間的遲緩，連喉管都被抓斷。由於這種凌厲而詭譎的抓勢，一個念頭突然心頭昇起，他失聲道：「尊駕莫不成是……」

也許是對方正好覷準了下殺手的機會，或者根本不想讓他說出他的身份來。此人人矮臂短，然而，這隻手好像不是有骨有肉的實體，而像是虛幻的或者只是一個煙霧的形象，甚至只是個影子，已扣住了他的左臂。

要說出口的話，立刻打住，這和他的倔脾氣有關，在人家不想認這份交情而想卸他一條胳膊的情況之下，他絕不出口；只是非常震驚於對方功力的進步和無情。因為對方此刻也該聽出他的口音，六七年間，口音是不會變得太離譜的。

現在在閃電的辰光中，如何化解這斷臂的危機。對方扣住就扭動，而且忽左忽右，虛實莫測。如弄錯了往左轉而對方正好向右，臂骨會斷成數

段，必須正好猜中對方的扭動方向，借力扭轉身子以攻代守，使對方救其所必救而放手。

這就全靠心思靈巧，反應敏捷犀利，而且還加上幾分的運氣，兩人一是要卸臂，一個想脫身，一個已知對方的身份而不願示弱揭穿，一個是為了兒子的斷臂，根本不想賣這份人情。彼此較上勁，勾心鬥角。屈能伸小心地、奇快地轉折身子，施出了大擒拿中的精粹。只可惜大、小擒拿都是徒手者，必須苦練專精的功夫。

屈能伸連續以七八手大擒拿想扭轉這種頹勢，對方都一一破解，但想馬上卸他一臂也不容易，可以說對方也是騎虎難下。

儘管屈能伸卸下那年輕人的一臂，却不想奉送這條胳膊。因為那斷臂的年輕人說：凡是找盈盈痲煩的人就等於和刁家作對。既未說出眞實姓名，也有唆使張盈盈盜圖、行刺及偷取兵刃的嫌疑，他以為弄斷他一臂不算過份。

這不過是幾個瞬間的工夫，雙方鬥智也鬥力，一個不遺餘力，一個心事重重，終不免心軟。「卡」地一聲，小屈知道，這條左臂至少二十天是不能使用了。在這要命的關頭，本能地施出「漏盡」煞著。

這是他自悟的大擒拿煞手，名為「漏盡三通」。是根據滴漏將盡的三個要訣，以暴制暴的機鋒而成。它的厲害之點在於使對方不產生誤解，以為有機可逞。

膝碰膝，肘格肘，各騰出一手作殊死的攻擊，這些都沒有絕對的優劣之分，最後屈能伸的脚，滴溜溜地轉動，在對方迎面骨上蹭了一下，對方才鬆了手，退出五步。

「飄二爺」路不熟未追上救人的人折回來，正好就遇上了這驚險的一幕，在一邊直搓手，却不敢上前，只怕帮不上忙反而加速其斷臂之危。

現在二人既已分開了，「飄二爺」懲了一肚子氣撲上道：「老油子！老壳子！八成就是你背後唆人去行刺、去盜人家的兵刃對不？操！你是越混越回去了！說說看，你和百里光那老雜碎有什麼分別？頭頂長瘡，脚底流膿，眞他奶奶地壞透了。」

鋼扇開合，連搧帶砸，可是一點也沒佔到便宜。而對方似乎無意戀戰，但却不是怯戰，哼了一聲，幾次竄躍，消失於亂石之中。

顯然地他是記恨年輕人的斷臂要回去及早接骨治療。「飄二爺」大喝一聲，長身要追，道：「老相公，你可眞他娘有出息，簡直是尿泥做的，走人哪……」

屈能伸道：「老康，別追了！」

「飄二爺」也發現，老賊去勢如電，早已失去踪跡，道：「小屈，你受傷了？」

他點點頭，道：「左臂骨折……」

「飄二爺」道：「你認識這個老壳子？」

深深地吸口氣，道：「老康，我們回去吧！」

「飄二爺」狠狠地道：「要不是你的左臂受傷，俺建議進賊窩，把那個烏鴉窩給挑了。順便把你的兵刃奪回來。小屈，要是你剛才用兵刃，你絕不會吃虧的。」

兩人走出亂石，順著山徑往後走，屈能伸道：「老康，你不知道他的厲害……」

「飄二爺」道：「你一定認識他，或者，正因為認識而不免手下留情，可是對方却沒有領情，反而下了毒手，對了？」

屈能伸默然，只有吐出了胸中的鬱氣，大力猛吸幾口山野中的清新空氣，他的心情難以解說。

「飄二爺」道：「他到底是誰？不姓刁吧？」

屈能伸「嗯」了一聲，「飄二爺」有點不耐，也懶得問了。要去扶他，屈能伸說他的傷沒那麼嚴重。

* * *

米倉在為米順接骨，接的人和被接的人都是一頭大汗。米秀英和毛、于及張等四人在一邊侍候著。

米倉道：「毛大妹子，偏勞你和于當家的到外面戒備著，說不定有不開眼的小龜羔子會跟下來。」

毛錦秋道：「是的，老哥哥，這個交給我們了。」

米順一邊抹汗一邊喘著道：「爹，您是說您也卸了他一條胳膊？」

米倉道：「骨折不重，比你的傷勢輕些。可眞想不到，這個世界有時候忽然變得小了起來，一不小心就會和熟人碰上鼻子……」

米順一楞，道：「爹，是熟人吧？您剛才不是說過，那人就是『豹子』屈能伸嗎？」

冷冷一笑，好森厲也好怪異，他們兄妹從未見過老爹展示這種詭異的笑，米倉道：「爹說過不是他了嗎？」

米秀英道：「我們和『豹子』並不認識呀！」

嘿嘿冷笑一陣，米倉自嘲地道：「要是壓根兒就不認識，那倒也不錯，只可惜他就是……」甩甩頭，老米倉似很痛苦地斷了下文。這使米家兄妹，更是茫然迷惘不已！

是不是爹認識他，可是爹過去一直沒說過認識這個風雲人物，兄妹二人望著情緒激動的米倉，急待下文。但米倉正在專心接骨包紮斷臂，似乎不想或者暫時無暇說話了。

米順道：「爹，您認識屈能伸嗎？是什麼時候認識的？」

搖搖頭，米秀英道：「爹若認識他，早就說了，屈能伸在這一帶聲名雀起，又不是一半天的事。這件事一定轉了個什麼彎子，也說不定。」

米倉一口氣為斷臂接上，敷了藥

用板子夾好細牢，這才灌了半壺茶，接過女兒為他裝了煙的旱煙管，打著火石燃著了紙媒，猛吸了幾口。這才喃喃地道：「本來這小王八羔子在此出現，紅了半邊天，咱們也該想到是他，可是都疏忽了……」

米秀英陡然震動，吶吶道：「莫非他就是六七年不見的……」

米順硬是接了過去，而且斬釘截鐵地道：「他必是申寒魄那小子了！」

米倉在「巴茲巴茲」吸煙，整個臉上半部好像已被青煙瀰漫了，這是屋中唯一的聲音。提起申寒魄，父子三人各有各的想法，不盡相同。

齜牙咧嘴地，米順開了腔，道：「爹，這小子是裝糊塗，見了你故意裝著不認識是不是？」

微微搖頭，米倉道：「那倒不是。在亂石之中，天又黑，而爹也沒打算讓他看出來，當然也沒出聲，早先，他不知是爹，最後他看出了咱們米家的武功路子，似要盤爹的身份，被爹扣住了他的左腕而沒出聲。」

米順道：「爹，為什麼不斃了他？」

冷冷一哂，米倉道：「你以為『豹子』是浪得虛名之輩，那個小龜羔子已經不是六七年前的申寒魄了。」

米秀英道：「爹是說，要不是他的兵刃不在身邊，爹不大可能在數十招內傷了他一臂？」

這話有點長他人的志氣。米順道：「小妹，你就會為別人臉上擦粉，申寒魄他算什麼玩藝？就讓他的烏金蝎尾鞭和彎匕在身邊好哩！要佔爹便宜，邊兒也摸不到吧！」

米倉微微搖頭，道：「如他兵刃在手，爹要贏他，恐怕要兩百招以上。這個小王八羔子進境太大了。」

米順道：「爹，我知道，你一定手下留情，有心放他一馬，要不，卸他一臂易如反掌。你忘了你兒子輸了一條胳膊？」

米倉道：「爹沒忘……不過……那龜羔子不像你們想像中那麼好調理，爹能折他一臂，怕也是佔了……」米倉還希望在孩子面前保持絕對的威嚴。他沒說下去，但米秀英却能猜出來。而且她對這件事的始末，另有她個人的看法。

米順道：「爹，殺人殺死，救人救活，現在他和我們是對上了。爹，咱們能聽他的嗎？如果不能，還不如乾脆打鐵趁熱，趁他傷了臂把他……」

米倉陰著臉吮巴著旱煙，還沒表示意見。米秀英道：「爹，寒魄哥的武功就算已非當日可比，本性可還沒有改變，他傷了哥哥的臂，這似乎純屬誤會……」

米順差點跳了起來，道：「什麼？誤會？妹妹，你這是胳膊往外彎，不誤會又怎麼樣？他該宰了我？」

米秀英道：「哥哥，小妹只是平心靜氣，就事論事，天太黑，他們在亂石中遇上了你，爹剛說過，天太暗根本看不清楚。加之，張姑娘盜取了他的兵刃，而毛阿姨昔年又是他的殺師兄的仇人，在不知對手身份之下，哥哥也不必工於責人而憚於責己吧？」

「嘿……」米順瞇著一雙不大討人喜歡的小眼，寒著臉，道：「妹妹，素日可真是把你估低哩！想不到姓申的手底下厲害，說不定還會兵法哩！爹，這不就是『不戰而屈人之兵』的兵法嗎？想不到人家卸了我一條胳膊，還有個綴頭哩！」

米秀英口齒伶俐，說話却是不疾不徐，使人有有條不紊的感覺，道：「哥哥，他吃了虧，情緒上不會平和，這也是可想而知的，不過任何事都有一體的兩面，而我們做事，大多只為自己想而不為別人想，這兩者之間就有了意見上的差距。如果我們是他，能不能不為師兄之死找尋兇手？師兄身上的皮被揭，上面還有秘密，能不能不找？追踪兇手及失物的過程中，不免與別人發生衝突，如因天黑而未覺察，他丟了兵刃會不火爆？其實這都是很容易瞭解的事，設若他明知你是故人之子，而爹就是他昔年的忘年老友。哥，我不信他會故作不知仍下殺手的。」

米順這次真的跳了起來，似乎震得斷臂發痛，又咧著嘴坐了下來。米秀英走近道：「哥哥，你可別動肝火，小妹不過就事論事。」

米順漲紅了臉，道：「這麼說哥哥的胳膊被人家弄斷了，是我米順罪有應得，活該倒楣了？這怎麼能怪你？才六年我就忘了！當年那小子不是挺喜歡你嗎？他二十一二，你十五六歲……」

米倉一直沒說話，實在忍不住了，揮揮旱烟管道：「別吵了！有什麼好吵的？胳膊被卸了，只怪你玩藝不精，說得不好聽些，人家當時要撂倒你也並不難。至於秀英的看法，也沒有什麼不對，不過爹最後扭傷了他的一臂，這個小龜羔子負氣不挑明，似乎也較上了勁了！」

米順道：「媽的！他似乎忘了爹救了他一命的事。要不是爹深通醫理，他的傷寒就好不了！」

米倉自嘲地道：「不過也別淨往自己臉上貼金，某次你們都不在家，爹的仇人找上門，要不是他全力搏殺幫我擋了一陣子，後果也很難逆料。只不過，小龜羔子那辰光的玩藝兒還有限得很。」

米秀英道：「爹，記得當年你很喜歡他，他也很尊重你這位忘年之交。爹，可不可以把他的……」

米順大聲道：「不成，爹，不可以這樣做，人家張姑娘冒生命危險把鞭匕盜來，我們再作人情還給他，這他媽的算什麼？」

米倉又吸著旱烟，他本想表示意見，聽兒子這麼一說，的確不該虎頭

蛇尾，別人還以為是「豹子」的名氣太大所使然的呢！

張盈盈一直在她自己的屋中不出聲，她這才知道米家和「豹子」還有這麼一段，尤其是米秀英和「豹子」有那麼點微妙的過去，使她內心有一種難以言宣的滋味。

天快亮時，又是毛錦秋值夜，她經過米順窗外時，窗內輕敲了三下。毛錦秋停下，道：「是順子嗎？這麼早就醒了？」

米順在窗內低聲道：「毛阿姨，我睡不著，進來聊聊好不好？」

毛錦秋笑笑，低聲道：「你的心情我知道，你有些話憋在肚子裏不舒服，那就說出來吧！」

米順道：「毛阿姨，你真是善解人意，你知道我有什麼話憋在肚子裏？」

再壓低聲音，毛錦秋的嘴貼在窗上道：「是不是收支不平衡，要去倒弄『豹子』一次？」

米順道：「阿姨，我雖斷了一臂，另一臂還可以用，你我加上于當家的，咱們三人來一次拂曉攻擊，打他個措手不及，『豹子』折臂，和我差不多，只有一個『飄二』和『狗蹦子』，打他們個埋伏包贏不輸。」

毛錦秋道：「順子，你看阿姨成嗎？」

米順道：「阿姨，你快別客氣了！誰不知道爹一人獨擋百里光及二長老和數十堂、香主，在危急時阿姨一到就解了圍。誰不知道阿姨一口氣拾奪了張海川的手下大將如郭一刀、大悲道人、『笑面屠』及『海裏怪』等八九個高手？」

毛錦秋道：「順子，好好看家，我們去試試看，先別對米老哥談起，看看是否能得手再定。」

米順道：「別急！阿姨，我也算一份。」

毛錦秋道：「你別去了！你那條胳膊可要好好調養，弄好了，你還是高手一個，殘了就不值得哩！」

十月底的凌晨，曉風殘月，頗有料峭寒意。「狗蹦子」昨夜灌了不少酒，那是因為屈爺傷臂，他心裏不舒服就喝悶酒，酒後又喝了半壺茶。這已經是第三次入厠了。

披著衣服「嘩嘩」放水，一邊發抖，還嘟囔著，道：「娘格細皮……人沒老……尿却這麼多……真是不中用囉……」厠所自然是黑不里黝的，但是院中有殘月的淡淡冷芒。他一迴身，褲子還沒提上，忽見一個影子掠過，是飛鳥嗎？娘的！那有這麼大的飛鳥？探頭厠所門外，這一看不由心頭一緊，一個蒙面客貼在「飄二爺」的窗下，另外一個在屋面上把風。

「狗蹦子」可不傻，立刻猜出，這兩人可能是知道屈爺折了臂前來趁人之危的。「狗蹦子」恨得牙齦癢癢地。他當然也知道，對方沒有把握就不會來，敢來的就掂過自己的斤兩。

要想偷偷去通知「飄二爺」已不可能。那就只好設法盡快弄醒屈、康二位，馬上迎敵。回頭一打量，有個尿罐子沒有倒掉昨夜的尿，正好派上用場，拿起來，以不太快的速度向窗下那人的後腦上擲去。

也許是這淡淡的月光下有影子一晃，此人立刻警覺滾地閃開，「啪」地一聲，尿罐子砸開，尿漬和罐片四濺，尿是陳尿，罐內的尿鹼也有半寸來厚，濺了此人一頭一臉還有一身，立即嗅到濃烈的騷臭氣味。

此人氣極而罵出了聲，道：「娘格臭皮！什麼人暗算你祖宗……」此人立刻就向茅厠這邊望過來。

「狗蹦子」聽出是于得水的口音，就有點摸不透，憑這塊料子也敢來混水摸魚？不用說，一定是高手帶他來的。

就在這工夫，于得水剛罵完也剛掩鼻退到正屋窗邊，人影自屋上疾瀉而下。正因為有點殘月淡光，于得水也不是個無能之輩，急閃中扭頭打量這個攻擊者，「刷」地一聲，巨大鋼扇已劃向他的咽喉，道：「于當家的，俺來侍候你咧……」

人在邊打邊說話中，總會影響速度及精準度，于得水是背城借一，腰刀翻絞，堪堪格開鋼扇，但即將落地的「飄二爺」的另一手却戳向他的右腋。于得水驚得怪叫一聲，移位扭身，「嗤」地一聲，衣衫全被戳開，好像連肋骨都斷了一根。

就在這時，突聞「狗蹦子」大呼道：「二爺，二爺，快……」他是說要「飄二爺」快去看看屈能伸，但時間急迫，不便囉嗦，還有，也怕對方聽出來，而去對付屈能伸。

「飄二爺」並非不知道這些，而是出屋後，尚未發現其他敵跡，如今也相信，僅一個于得水絕對沒有膽子前來作怪的。但他仍然在于得水咧著嘴後退時又攻出一飛刀。

這一刀攻出也不看後果，算是連小飛刀也奉送了。于得水此刻是閃不過的，真是怪人怪招，這一刀又釘在于得水剛剛被劃破的右腋下傷口處。

後院中的情勢十分險惡，傷臂的屈能伸吊著左臂，右手空著，正在應付一個鍊刀的蒙面人。

這人頭臉全部套住，只露雙目，身上的衣服男女不分，似乎是衣褲連在一起，所以還看不出是男是女？鍊刀長五尺，遠近攻守都具威力，屈能伸不慣徒手搏擊又傷了臂，有點亂了章法。

「飄二爺」躍落後院中的時候，鍊刀已在屈能伸受傷的左臂上劃了一刀，那個把手像流星錘，也在他的腰上砸了一下。

他大致看出，這是個女人，用鍊刀有這種火候的女人真是少見。「飄二爺」恨極，一落地就是兩柄小飛刀，交叉飛出。

（未完・九）

上文提要：糊塗和尚和天魔叟得老婆婆排解生死之搏，不致兩敗俱傷，二人心平氣和之後，雙方讓步認輸，天魔叟願收克業爲徒，將天魔之音作爲傳授，報答他對事仲裁公正，克業藉學藝之機，不讓老魔回勾漏山，使嚴霜得順利復仇……嚴霜來到金田村，寄宿農舍，又遭到雲萬里手下恒記船行的老闆之辛泰恒暗裡謀算……



新派武俠長篇

金玉明·文　可飛·圖

煞氣嚴霜

老賊難逃厄運　姑娘力可從心

辛泰恒來了，不知他是什麼時候到的！

辛爺，心太狠，卻是個身高馬大的朋友，七尺有餘的身材，粗、黑、兇、暴，一張紫臉，煞氣現於眉目！

他聽黃二爺說完，陰森的接話道：「怕未必吧？」

黃二爺全身又是一抖，小心翼翼道：「屬下深知洪範的爲人，雖然他迂了一些，但卻有讀書人那種『不輕諾，諾必信』的美德……」

辛爺哼了一聲，道：「你敢保證？」

黃二爺說不出話來，祇有俯首無言！

辛爺話鋒又起，道：「當然，我也希望這小子能把事情辦好！」

黃二爺唯唯連聲，依然不敢接話。

辛爺雙目一掃黃貴生，接着又道：「好在我另有安排，不怕這小子別具心腸！」

黃二爺不能不答話了，笑着問道：「辛爺，假如這小子聽話把事情辦了，那時候……」

辛爺已知其意，冷冷地說道：「你是說，那丫頭中毒而死後，洪範這小子怕會前來生事？」

黃二爺道：「屬下不能不有此顧慮！」

辛爺嘿嘿兩聲，道：「那個時候，他還能生事嗎？」

黃二爺一楞，道：「屬下愚蠢……」

辛爺一字字陰森的說道：「事發之後，官差立即趕到，這小子家裏有一個已死的人，櫃裏有錠大銀子，屋裏多了一袋米，嘿嘿……」

黃二爺笑了，嘿嘿哈哈……

辛爺陰森的獰笑聲，始終沒停！

他們眞狠，眞毒，「一石二鳥」，欲置人於萬劫不復之地！

* * *

洪範回到了家中，嚴霜正在陪着她才認的何姊談笑。

何氏聽到門響，立刻就開了口，道：「是二爺找你吧？」

洪範嗯了一聲，把一袋米往地上放，挑布帘兒進了裏間。

何氏看看自己丈夫，接着問道：「有什麼事？」

洪範又嗯了一聲，竟沒接下語。

這情形，十分奇怪，是素常所沒有的事，因此何氏立刻就知道準有事情發生了，霎霎眼，有氣無力的又說道：「你怎麼不開口……」

洪範看看嚴霜，突然問道：「姑娘府上是那兒？」

嚴霜坦言道：「雲南，不過我住過蘇州！」

洪範一楞，又道：「府上尊、堂……」

嚴霜接口道：「早已謝世！」

不對了，這一切一切，和黃二爺告訴他的全不同，洪範立即明白了所以，哼了一聲，站起來就走！

何氏卻急忙說道：「你是怎麼回事，要幹麼去？」

洪範一擺手道：「你先別問，我找黃貴生這個東西有事！」

嚴霜竟然一笑，道：「洪大哥不用去了，省點事多好？」

洪範道：「姑娘有所不知，這個東西太惡毒了……」

「洪大哥請坐下來，先聽我說！」話鋒一頓，接着又道：「洪大哥祇要把那個小紙包兒給我，其他的事，就當他沒有發生，白落一錠銀子一袋米，這有多好？」

洪範正色道：「君子渴死不飲盜泉，餓死不吃嗟來之食，我……咦？」

他說着說着，才想起來事情蹊蹺，自己和黃貴生在路邊上談的「秘密」事和話，姑娘又怎會知道的呢？

因此他話鋒突然頓住而驚咦出聲，然後楞楞的看着嚴霜。

嚴霜卻若無其事的說道：「俗話說的好：隔牆有耳，洪大哥信不信？」

洪範不能不信，傻楞而不由自已的點着頭！

何氏卻聽得莫名奇妙，問道：「你們這是在談甚麼呀？」

嚴霜道：「沒什麼，何姊，那個姓黃的叫洪大哥來害我！」

何氏大驚，正要詳問所以，嚴霜卻已接着說道：「我正弄不清楚，這個姓黃的該不該殺，如今事情好辦了！」

話鋒一頓，轉對洪範道：「洪大哥，把那個小紙包兒給我！」

洪範果然把那小紙包兒取出來交給嚴霜，嚴霜起身而去，此一去，正是血流如河，屍堆若山……

洪範把那小紙包兒遞給了嚴霜，嚴霜起身向外面走去，洪範楞得一楞，立即出聲招喚道：「梅姑娘暫請停步。」

嚴霜含笑回身，道：「洪大哥有事？」

洪範道：「嗯！當我發覺姑娘籍貫，和黃貴生所說不同時，已知內情複雜，但却還想不到他們是要謀害姑娘……」

嚴霜接口道：「洪大哥，人心險詐而惡，想不到的事太多了！」

洪範道：「黃貴生說，要我把這紙包中的東西，放於粥內，姑娘既然知道是要害妳，這包中必是毒藥了？」

嚴霜道：「不錯！」

洪範道：「黃貴生和那辛泰恒，平日就魚肉鄉民無所不爲，這次存心謀害姑娘，自是不錯，只是……」

嚴霜接口道：「洪大哥可是想要問問，他們爲什麼要害我嗎？」

洪範尚未開口，他夫人却搶先一步道：「大妹，我也正想問呢！」

嚴霜一笑，道：「何姊，他們是奉令行事，非害我不可！」

何姊霎霎眼，道：「這爲什麼？」

嚴霜道：「這不是三言兩語能說清楚的！」

何姊道：「簡單點說嘛。」

嚴霜嗯了一聲道：「實話對何姊說，小妹是武林中人，這主使黃貴生、辛泰恒謀害我的人，昔日曾經慘殺我的爹娘……」

洪範接口道：「人命關天，姑娘就該告向當官的才是呀？」

嚴霜一笑，道：「洪大哥讀書多了，太相信了『王法』，但是王法却只能拘束老實人，對狠毒的惡徒就無能爲力了！」

洪範搖頭道：「這話我不相信，『少正卯』是何等人物，夫子依然從律誅之，歷史上記載巨奸大惡死於王法者，多如……」

嚴霜急忙分說道：「那些惡奸，却非武林中人，再說，他們受刑之時，勢力已失，因此不能以史家筆下人物而定……」

洪範搖頭接口道：「我仍舊覺得姑娘應該訴之於官才對！」

何姊白了他一眼，道：「你少說兩句迂話吧，訴之當官有用嗎？」

洪範道：「法爲民所宗本，怎能說沒有用呢？」

何姊道：「好，那麼我來問你，去歲『李莊』李仁耀，人船盡毀，誰也知道是辛泰恒差人所爲，李家訴之當官……」

洪範道：「這又不同了，李家找不到證據，官家自然不能替他們作主，何況當時有人出面，證明辛泰恒無辜……」

何姊怒聲道：「證明辛泰恒無辜的是誰，有黃貴生，有王存良，對不對，他們是辛泰恒的爪牙，這能作憑信？」

嚴霜適時却接話道：「洪大哥，咱們不抬這份槓，這只是告訴大哥你一聲，武林中人有武林中人所遵守的規矩，王法不起作用！譬如現在，他們借大哥之手，想謀害我，若如大哥所說，告向當官，請問大哥你可能出面作證？」

洪範道：「當然能，我義不容辭！」

嚴霜道：「大哥你可知道，告向當官之後的結局？」

洪範道：「官家必然要傳喚黃貴生詢問的。」

嚴霜頷首，道：「不錯，傳詢之後呢？」

洪範道：「有我指證，他刁賴不得！」

嚴霜一笑，何姊却哼了一聲，道：「算了吧，你這個書呆子……」

洪範正色接口道：「青是青，白是白，不怕分不清楚……」

嚴霜道：「洪大哥，你眞相信所想的是對？」

洪範道：「嗯，決不會錯！」

嚴霜道：「我若要說，告到當官之後，大哥怕要身受想像不到的罪刑，恐怕大哥你到死也不會相信吧……」

洪範道：「這怎麼會，我當然不信！」

嚴霜嗯了一聲，道：「好，我願意借此機會，使大哥多明白一點官家事，這樣吧，大哥仍是證人，我暫作官家……」

洪範一楞，接口道：「這是作什麼？」

嚴霜道：「這樣作一次問答，大哥就會懂了！」

洪範想了想，道：「好，我倒要試試。」

嚴霜一笑，道：「現在譬如已到官府，也傳來了黃貴生和大哥，當黃貴生該答話的時候，由我代表，大哥你不反對吧？」

洪範道：「可以。」

嚴霜道：「官家已經問及大哥事實了，大哥你怎樣回答？」

洪範道：「實情實說！」

嚴霜道：「好，現在該問黃貴生了，大哥請聽清楚！」她話聲一頓，接着說道：「黃貴生，你可曾聽清洪範所說各節？」接着，嚴霜又代表黃貴生開口道：「草民聽清楚了。」

再代官府道：「你有何話說？」

又代表黃貴生道：「草民只覺得奇怪又好笑！」

官家道：「何笑之有？何怪之有！」

黃貴生道：「草民在笑洪範挾嫌告此刁狀，奇怪洪範怎能如此無中生有！」

官府道：「說出道理來！」

黃貴生道：「洪範曾爲草民手下散工，因工作不力而被辭退，因之成嫌，並曾揚言，遲早他要報復草民……」

洪範由不得接口道：「根本沒有這種事……」

嚴霜一笑道：「洪大哥請別忘記，現在等於已經到了公堂！」

洪範道：「公堂之上，我也會這樣說的！」

嚴霜道：「好，咱們再回到公堂之上。」話鋒一頓，接着已代表了官府開口道：「黃貴生，洪範他說，根本沒有此事，這怎麼講！」

黃貴生道：「大人聖明，洪範既能告此刁狀，自然會否認不利於他的話和事，但事實不容刁賴，況草民有不少証人俱能證明他說過此話！」

官府道：「試舉証人名姓？」

黃貴生道：「大人傳詢辛泰恆和王存艮即知！」

洪範傻了，嚴霜看着他一笑，仍代表官家說道：「好，本縣自會傳詢他們，現在本縣再來問你，你說洪範這是『無中生有』，可有證據？」

黃貴生道：「有！」

官府道：「說將出來！」

黃貴生道：「洪範告狀作證，言說草民昨夜定更以前，前去找他，但是草民自昨午到今晨，沒有離開過船行一步！」

官府哦了一聲，道：「黃貴生，這也要證明才行！」

黃貴生道：「草民知道，大人傳詢『恆記船行』主人，和賬房，既知草民所言句句是實，沒有假話！」

官府聲調一變，道：「好，黃貴生你還有話要說嗎？」

黃貴生道：「有，伏祈大人先問問洪範，他說昨夜草民往村中找他的事情，還有誰知道？何人見過？」

官府嗯了一聲，轉對洪範道：「洪範，你可能找出證人，證明昨夜黃貴生的確是找過你嗎？」

洪範又傻了，呆呆的說不出話來！

嚴霜適時却長嘆一聲，道：「洪大哥，現在你該懂了吧？若要當眞到了官府，大哥怕要有寃無處訴了，這就是王法，也就是結局！」

洪範紅着臉，連連搖頭道：「可怕！可嘆！」

嚴霜再次喟吁出聲，道：「大哥，這還是好的呢，設若被告也是執法之吏，那時非但官官相護使你寃無訴處，甚至會家破人亡呢？」

洪範揚聲道：「王法如此則天理何存？」

嚴霜道：「問的對，問的好，大哥，王法，若不足保護良民的身家性命時，那就須要有人出面作天理報應之一擊了！」

洪範默然，何姊也低下了頭去！

嚴霜又道：「洪大哥，此處是大哥的祖居之地，設若小妹提議，請大哥携眷暫去他鄉的話，大哥肯嗎？」

洪範一楞，道：「這……這爲什麼？」

嚴霜道：「大哥的身家財產，比之那李仁耀如何？」

這次洪範懂了，臉也變了顏色，道：「他們敢……」

嚴霜接口道：「他們有什麼不敢的？」話鋒一頓，正色又道：「他們再找一個晚上，來個三五名大漢，收拾了大哥一家之後，悄然而去，大哥這寃仇就只有來世算了？」

洪範搓手不迭，道：「這……這怎麼辦？怎麼辦？」

嚴霜道：「所以小妹才向大哥提議，還是遷居他處的好！」

洪範苦笑一聲，道：「不瞞姑娘說，我動不得！」

嚴霜哦了一聲，道：「捨不得吧！」

洪範搖頭道：「目下還有什麼捨不得的，只是……」

嚴霜接口道：「大哥，現在已快三更，天亮之後，再想走，可走不成了，我已爲大哥想好了辦法，也想好了去處！」

何姊道：「那兒？」

嚴霜道：「路不近，但却沒有關係，目下急需一輛快馬車，不知『金田村』中，能不能買到它？」

何姊道：「馬車有，用不着買，但是逃到那裏呢？」

嚴霜道：「有妥善而好的地方。」話鋒一頓，又道：「請洪大哥，借我紙筆一用。」

洪範取來紙筆，嚴霜立即伏案作書，剎那而就。

然後將所寫信柬，交與洪範道：「大哥和何姊一家，可以暫遷到小妹家中，路是遠點，但却不用大哥費心，地點和一路應走的途徑，都在信上！到了那兒之後，請大哥將此信交給守門人，小妹保證大哥一家會得到至誠的招待，好不好？」

洪範答話道：「這怎麼可以，萍水相逢……」

嚴霜不容洪範多說，已接口故意的說道：「不可以的話，大哥就不去好了，我只請何姊和侄兒女們前往，我相信何姊不會不賞臉吧？」

何姊一笑，道：「妳叫我說什麼呢？」

嚴霜道：「只說馬車何在就行！」

何姊道：「車在我的娘家……」

洪範道：「這怎麼行，麟弟就靠那輛車來維生……」

嚴霜道：「何姊，麟弟是誰？」

何姊道：「我兄弟，他靠家裏那輛車給人送貨或載客賺錢，準備再幹兩年之後，娶個好媳婦來……」

嚴霜接口道：「何姊，這樣說麟弟現在還是孤身了？」

何姊道：「窮苦人家，娶妻不易……」

嚴霜道：「何姊家中還有什麼人？」

何姊道：「就這一個弟弟……」

嚴霜聞言喜道：「這就好辦了，何不也請麟弟也一道前去呢？」

何姊也展顏道：「對，這樣的話……」話鋒一頓，道：「只是太擾大妹了。」

嚴霜正色道：「其實當眞說來，還是我給何姊和洪大哥惹的禍呢，假若我不借宿何姊這裏，怎會發生此事！」

洪範道：「話可不能這樣講，作人……」

嚴霜接口道：「洪大哥，還有說閒話的時間嗎？」

何姊想了想，終於對乃夫道：「就聽大妹的話，好在來日方長，只要不忘大妹對我們的這份恩德，將來報答也是一樣。」說着，轉對嚴霜道：「只是我身體太弱，怕在中途……」

嚴霜哦了一聲，道：「只顧談說走的問題，忘記了此事，何姊放心，小妹身上帶着靈藥，敢說何姊服後，立即痊癒。」接着，嚴霜取出一粒丹丸，請何姊服下。

這是「快活仙婆」的「靈芝金丹」，何姊本就無病，有此一粒，非但精神煥發，眞力也充沛了起來！

洪範這時已開始收拾東西，俗話說的好，破家值萬貫，其實並非捨這不捨那，而是感情使然！

人，眞是個最奇怪的生物！

人對一切東西，包括久養的牲畜和常坐的椅子在內，當必須拋棄的時候，却都會油然生出一份不捨的情感。

但人對於人，却恰恰相反！

久熟無良友，親朋遠來香！

俗話，是經千百年和多數人所公認的話，自古至今，好像凡經多數人同意認爲對的話，就再也不會錯了！

洪範如今眞是不知拋却那樣才對，帶上那件是好了！

嚴霜却適時揚聲道：「洪大哥，東西動不得！」

洪範一楞，道：「爲什麼？」

嚴霜道：「要使那些壞人猜不出你是離鄉棄家而去才行！」

洪範懂了，點點頭。

嚴霜接着又道：「大哥只要帶着值得紀念的物件就行！」

何姊道：「那一路上用的蓋的……」

嚴霜一笑道：「有銀子還愁買不到？」

何姊笑了，她現在才知道顧忌的多餘。

簡單的行囊，很快就收拾好了，嚴霜却在熄滅燈光之後，先出去一趟，再回來時，才催着洪範一家動身！

在頓飯之後，一輛馬車悄悄的離開了「金田村」，嚴霜親自跨馬相送，直到十里之外，才贈下紋銀百兩而別！

* * *

正四更，嚴霜重又回到了「金田村」！

首先，她將馬匹依然拴在洪範家屋院中，接着飛身而出，在後院一個角落上，抓起來了兩具屍體！

她獰笑出聲，一手抓住一具屍體，飛身撲向碼頭！

「恆記船行」十分好找，她帶着屍體閃縱而進！

船行中，除後宅一處廣廳內還有燈光之外，餘皆一片漆黑！

嚴霜直撲到廣廳後窗，悄悄放下屍體，不再挪動。

適時廳內恰正傳來話聲，一個冷冷的聲調道：「貴生，四更多了吧？」

其實梆敲四更時，他聽得十分清楚，這是多餘一問！

黃貴生答話極快，道：「是三爺，剛打過四更不久！」

冷冷的聲音又起，道：「嗯，『箭鯉』傳出有兩個時辰了，雲爺大概也到了，到時候雲爺要問你什麼，小心答話。」

黃貴生連聲應是，道：「三爺放心，屬下理會得！」

冷冷的聲音又道：「汪洽和李斌到現在沒回來報告消息，大概你說對了，洪範這個東西，果然是老老實實的聽令行事。」

黃貴生嘿嘿一笑，道：「屬下深知洪範的爲人，別看他那個病婆子沒人稀罕，在他却是愛得活像親娘，說什麼也會多想一想！一想之下，就算他知道是叫他殺人，他也會狠着心腸，爲顧全家小而按照吩咐去作好的！」

冷冷的聲調哼了一聲，道：「但願你料對了，否則雲爺可不像我辛三爺，只要事實不對，你有一百張嘴分辯，也是死路一條！」

原來他正是「心太狠」辛三爺！

黃貴生似乎害了怕，因之聲調變作不太自然的說道：「屬下是盡了心力，況且汪、李哥兒倆個，奉令監視動靜，至今沒有回報，自是沒有問題……」

嚴霜不再竊聽下去了，抓起地上那汪洽李斌的屍體，雙臂抖力將屍體隔窗拋扔了進去！接着說道：「汪洽和李斌來看你們了！」

話聲中，人隨聲進，已到了廳內！

兩具屍體落地，已把黃貴生的胆魂嚇破，顫凜不已！

辛泰恆人高馬大胆也粗，濃眉一挑，注視着嚴霜！

嚴霜雖不認識他們兩個人，但適才在窗外，已由他們答對的聲音來看，分清了那個是那個！

因之她不理抖顫難止的黃貴生，而對辛泰恆道：「姓辛的，可認識地上這兩個死鬼？」

辛泰恆目露兇芒，道：「是辛三爺的手下！」

嚴霜道：「很英雄，姓辛的，我們有

仇？」

辛泰恆道：「沒有！」

嚴霜沉聲道：「既然無仇，你和黃貴生爲什麼定下『借刀殺人』之計？」

辛泰恆冷笑一聲道：「辛三爺不說謊話，是奉令行事！」

嚴霜道：「奉『雲萬里』老兒之令？」

辛泰恆道：「妳知道就好！」

嚴霜黛眉一挑，道：「洪範一個書生，爾等怎地忍心如此對他！」

辛泰恆道：「這只能怨他的命壞，誰叫妳偏偏住在他家！」

嚴霜怒聲道：「這樣說來，你們只顧殺我而不擇手段了？」

辛泰恆道：「妳這樣說也不算錯，再說三爺我也別無選擇的餘地！」

嚴霜斜目瞟望了黃貴生一眼，道：「黃貴生是你的什麼人？」

辛泰恆冷哼一聲道：「這是三爺私事，妳問的多餘！」

嚴霜道：「好，我聽人說，平日爾等魚肉鄉民，無惡不作……」

辛泰恆接口道：「三爺都敢殺你，其他的事情何足道哉！」

嚴霜雙眉一挑，話鋒一變道：「你口中的『箭鯉』，可是用以互通消息的東西？」

辛泰恆冷笑一聲道：「妳想三爺會告訴你？」

嚴霜這次却淡然一笑，轉向黃貴生道：「你能告訴我嗎？」

黃貴生自看到汪洽和李斌的屍體，就「腿肚子抽筋」，動不得也哥哥，嚴霜問他，他沒有不說的胆子，立刻道：「是……通信……」

話聲未完，辛泰恆驀地閃身欺近了黃貴生，厲叱道：「你好大的狗胆！」

黃貴生抖着嘴唇，道：「狗……狗……狗胆不大，不大……」

辛泰恆猛一咬牙，暴然出掌劈向黃貴生的後心！

黃貴生想不到辛泰恆會向他下手，閃躲不及，被擊個正着，大口猛張，噴出滿口腥血，仆臥地上立即死去！

嚴霜冷冷地一笑，道：「很好，省我動手！」話鋒一頓，接着說道：「雲萬里什麼時候能來？」

辛泰恆道：「不知道！」

嚴霜嘿嘿兩聲道：「你看來像個不怕死的英雄，嗯？」

辛泰恆冷冷地說道：「未必，人沒有不怕死的！」

嚴霜道：「那最好我問甚麼你答甚麼！」

辛泰恆道：「那就能夠不死了？」

嚴霜道：「你自己說呢？」

辛泰恆道：「妳瞞不過辛三爺去的，妳若是不殺汪洽和李斌，三爺或許會相信妳不會殺我，現在，嘿嘿，說什麼也白費了！」

嚴霜一笑道：「果然是老江湖，令人佩服！」話聲突揚，沉聲又道：「辛泰恆，你該知道，死和不死也有不同？」

辛泰恆道：「我知道！」

嚴霜道：「以你往日惡行來說，是死定了數，但若能夠回答我所問的話，我會使你毫無痛苦而死，否則……」

辛泰恆哦了一聲，接口道：「毫無痛苦而死？」

嚴霜嗯了一聲道：「我保證如此！」

辛泰恆突然哈哈大笑起來，嚴霜叱道：「你若妄想借此驚動別人，只是多幾個屈死鬼而已！」

辛泰恒笑聲止住，道：「放心，我這大廳，除不速之客像妳外，手下諸人若不奉呼喚，借給他們點胆子，他們也不敢擅自前來！」

嚴霜哼了一聲，道：「好殘酷威嚴的規矩！」

辛泰恒一笑道：「不錯，江湖道上的規矩是嚴的，對人是殘酷的！」

嚴霜道：「那是你的事，我只問你願不願答我的問話？」

辛泰恒眉頭深皺，道：「果然毫無痛苦而死？」

嚴霜沉聲道：「我言出如律，你大可放心！」

辛泰恒沉思刹那，肅手向嚴霜禮讓道：「好，姑娘請坐下來談。」

嚴霜冷冷地說道：「不必，站着一樣。」

辛泰恒道：「辛某還另有要求，話很多，還是坐下來談的好。」

說着，辛泰恒當先坐在了他慣常坐的太師椅上，再次向嚴霜禮讓，嚴霜冷冷地也坐在了一旁。

坐定之後，嚴霜首先說道：「快些說，我時間不多！」

辛泰恒頷首道：「姑娘在我答完所問之後，能否讓我和妻子告別？」

嚴霜沉思未答，辛泰恒已接着說道：「姑娘若是怕我搗鬼，另外還有個辦法！」

他說另外還有個辦法，但却不把這辦法說出來。

因之嚴霜就不能不問他道：「還有什麼辦法？」

辛泰恒道：「姑娘可以點我的死穴，留下一個時辰的時限，已足夠我向妻子囑咐些話，和死別的了！」

嚴霜立即答話道：「可以，念你承諾出之於衷，我讓你多活一天，死穴點限十二個時辰，讓你一家好好作次團聚！」

辛泰恒聞言起座，向嚴霜深施一禮，道：「感激姑娘的恩德。」

嚴霜雖未還禮，但却欠了欠身。

重新入座後，辛泰恒開口道：「姑娘問吧，凡辛某所知，無不實答！」

嚴霜神態已轉爲溫和，頷首道：「話只幾句，首先我要知道，雲萬里會不會來？」

辛泰恒道：「消息早已送出，我料他接到此信，必然會來！」

嚴霜嗯了一聲，道：「再要問的是，雲萬里現在藏身何處？」

辛泰恒道：「說是說不清楚的，容我繪個草圖交給姑娘好了。」

說着，他就在案上找出紙筆，才待繪時，突然問道：「姑娘，我果然會毫無痛苦感覺的死去？」

嚴霜眉頭微微一皺，道：「你還不相信？」

辛泰恒一笑，道：「毫無痛苦的死去，怕也不能再吃再喝什麼了吧？」

嚴霜叱道：「辛泰恒，你是在……」

話未說完，辛泰恒擺手接口道：「人生苦短，想起種種事來，死的滋味是眞不好過！」

嚴霜沒有開口，辛泰恒却接着又道：「古人說，螻蟻尚且貪生，很對！」

嚴霜道：「你早知今朝，又何必當初呢？」

辛泰恒道：「說的是，所以人到了任何地步，寧願賴活着也不願意死，姑娘，我這些話妳不能不承認對吧？」

嚴霜道：「話是對，只是你的作爲却……」

辛泰恒突然震聲道：「話既然對，辛老子就不願意死！」

「死」字出口，突傳暴響，嚴霜所坐的椅子上，倏忽伸出了三道鋼圈，將嚴霜緊緊的圈圍其中，動不能動！

一道在頸間，一道束腰及雙臂，另一道恰將雙腿裹緊！

辛泰恒適時哈哈大笑不已，聲震耳鼓！接着，他陰森的說道：「上天有路妳不走，地獄無門自來投！」

話聲一頓，又說道：「妳說過給辛老子個毫無痛苦的『死』！辛老子很感激妳，古人說：投桃報李，辛老子也有份好心！但是『毫無痛苦』，却不如『非常痛快』，因之辛老子要給妳的，是種『非常痛快』的死！」

話一停，他桀桀地怪笑起來。

接着他步下座位，自牆上摘那看似當作了「擺設」，其實却是鋒利無比的寶劍，一聲龍吟，寶劍出鞘！

一對兇光四射的環眼，在嚴霜身上游走着！

移時，在連聲得意至極的冷哼後，又道：「丫頭，這種痛快，是妳到今天還沒有嘗受過的，辛老子先對妳解說個清楚，然後咱們就開始相試，喔？」

嘿嘿……辛泰恒又連聲的獰笑着！

笑聲乍止，鋒利的劍尖，直指到嚴霜胸際，道：「這種痛快，首先要用這個玩意兒（劍鋒），劃破而剝落丫頭妳的衣服，叫妳變成個嫩嫩的小白羊！然後，……嘿……就要看這張特殊椅子的功勞了，丫頭，妳所坐的這張椅，可知道叫什麼椅嗎？哼哼！諒妳丫頭也不知道，此椅名叫『如意快樂椅』，消息埋伏又好又多，它已替我建過不少功勞了！我只要剝落妳丫頭的衣衫後，一動消息，椅子就會變成一張平床，妳那雙手，也自有物件把他鎖住！再動消息，妳那雙腿就會由機關滑動而分左右，丫頭妳就可變成了個『太』字！『太』字！」

說到這裏，辛泰恒得意的又笑了起來，神色眼光中，並已現露出一種無法形容的奇色！

接着話鋒又起，道：「妳成了個『太』字的時候，就該着辛老子帮忙了，等辛老子將妳那『太』字塡補平整，變作『大』字的時候，則大功告成！那時候，妳丫頭就會深覺痛快無比，此時辛老子再殺妳報『恩』，咱們就誰也不欠誰的了！」

話聲停了下來，辛泰恒掌中的劍，挑向了嚴霜的酥胸！

嚴霜雙手臂及腰間，被那道鋼環緊緊束住，動不能動，雙足亦然，最嚴重的是頸間那道鋼環，是致命的東西！

因之嚴霜空有一身罕絕的功力，無法施展！

辛泰恒劍尖已及嚴霜的刹那，嚴霜已提足眞力，準備硬帶着坐椅，向後方飛退暫避一時！

適時，廳外傳來一聲斷喝道：「你好大的狗胆，還不住手！」

辛泰恒聞聲知人，垂下了寶劍。

接着風聲吹動，辛泰恒面前多了個人！

嚴霜仔細注目來者，已知是誰，不由又恨又急。

來者却嘿嘿獰笑兩聲，對辛泰恒道：「你要幹什麼？」

辛泰恒自此人現身，早已肅立垂首而待，聞言道：「屬下巧用妙計，已將這姓梅的丫頭擒住了！」

來者哼了一聲，道：「我問你是想作什麼？」

辛泰恒臉色一變，道：「屬下什麼也沒想作，只是嚇唬她罷了！」

來者沉聲道：「是眞的！」

辛泰恒急忙道：「雲爺聖明，屬下焉敢虛言。」

嚴霜這時却怒聲對剛來的這人道：「你是雲萬里？」

來者嘿嘿一笑，頷首道：「老夫正是姑娘朝夕所想的人！」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老夫沒有想到，姑娘會被個無名之輩擒住……」

聲調一變，轉向辛泰恒道：「你擒住了這個丫頭，是奇功一件，主人必有重賞，目下此地沒你什麼事了，下去吧！」

辛泰恒應了聲是，轉身而去！

雲萬里却在這個時候，臉上突現殺意，右手倏抬，食中二指對準了辛泰恒的「玉枕穴」點下！

辛泰恒毫無防備，況且功力相差雲萬里太多，立即全身一顫，摔仆地上，挺了幾挺死去！

嚴霜哼了一聲道：「好狠的老賊！」

雲萬里却不氣惱，冷冷地一笑道：「老夫行事，一向只問有沒有利益，而不管是不是狠毒，辛泰恒在擒住妳的時候，已註定了必死！」

嚴霜才待喝罵他幾句，念頭一轉，自忖道：「何不乘此時機，打聽一下昔日殺家的詳情？」

於是淡然一笑，道：「這樣說來，當初你這老賊卒衆而洗『梅莊』，也必然是得了不少利益好處，否則……」

雲萬里拉過一張椅子，坐在嚴霜面前，道：「妳很聰明，正是如此！」

嚴霜道：「房珏都給了你些什麼？」

雲萬里道：「你想知道？」

嚴霜道：「當然！」

雲萬里嘿嘿一笑，道：「妳死在眼前，又何必多知這些事呢？」

嚴霜眼珠暗轉，道：「你要怕我就不必說……」

雲萬里接口道：「怕妳？哈哈……目下妳動不能動，老夫不知道還怕妳什麼

，何況老夫業已決定，立刻對妳下手……」

嚴霜接口道：「我要知道，昔日你等是否還有值得諒宥的地方？」

雲萬里道：「這個老夫可以回答妳，沒有！」

嚴霜道：「那是說你們都死得應該了！」

雲萬里搖頭道：「不盡然，譬如少林、武當、終南、峨嵋等各大門戶掌門，就不該死，他們是上了當，中了借刀殺人之計！」

嚴霜正色道：「你呢？」

雲萬里哈哈一笑道：「老夫早已該死了，可惜沒人能夠殺我！」

嚴霜冷哼一聲，道：「如此自信？」

雲萬里一笑道：「當然，極目江湖，功力高過老夫的人不多，功力高而想殺我的人更不多，因此老夫才說……」

嚴霜叱道：「我殺不了你？」

雲萬里道：「妳能，可惜現在妳已是待宰羔羊，非但殺不了老夫，稍待恐怕必然會被老夫所殺，那時候……」

嚴霜接口道：「你如此有把握嗎？」

雲萬里倏地起座，拾起辛泰恒拋却的那柄寶劍，道：「丫頭提醒了老夫，俗話說的好——夜長夢多，老夫先將妳的『氣穴』破掉，然後……」

話還沒說完，身後倏然有人接口道：「雲萬里，此事怕由不得你吧！」

雲萬里聞聲大吃一驚，倏忽轉身，一看之下，更加亡魂喪胆，背後依然空杳無人，眞是奇怪！

適時，雲萬里突然聽到背後兩聲輕響，慌忙身軀回旋，神色大變，竟連連的退步直到廳窗前面始停！

那圈圍着嚴霜頸、腰上面的鋼環，就這一霎眼的工夫，全已斷落下來，只剩下雙腿下的那個鋼環了！

雖然剩下的這個鋼環，依然拘束得嚴霜轉動不便，但嚴霜却已無碍施展功力，自防或是殺人了！

最令雲萬里心神不安的，是廳內除了嚴霜和他之外，依然不見其他任何一個人影，這……這豈非怪事！

嚴霜此刻，目射寒光罩着雲萬里道：「你怎麼不近前來動手呀？」

雲萬里雙目連眨，突然一聲清嘯飛身出廳而去！

嚴霜適時雙手斜砍圍腿的鋼圈，圈環立碎，她停都沒停，身形一閃也穿窗而出，直追雲萬里！

雲萬里功力極高，輕身功力尤其超人一等，況早走一刻，按說嚴霜再快，怕已無法追到他了！

豈知事却不然，剛到江邊，已看見了雲萬里的影子。

只見雲萬里身前，多了個奇特的蒙面人物，這人並不出手和雲萬里較搏，但却阻攔着雲萬里的逃路！

雲萬里往東，此人也往東，雲萬里奔西，此人也奔向了西，每次都比雲萬里快上一步，使雲萬里欲逃無路！

嚴霜縱掠而到了當場，那蒙面怪人適時變着嗓音道：「妳來了，可沒有我的事了，咱們再見！」

話說完，人也電射而起，一閃遠去，其疾無倫！

嚴霜本想追上這人，但因仇家當面，只得暫忍心頭，先解決了這萬惡的雲萬里要緊，遂中止了追趕這人的念頭。

雲萬里此時已知逃去無望，立即提聚一身功力相待。

嚴霜這時冷哼一聲，道：「雲萬里，你還要逃嗎？」

雲萬里道：「原來妳埋伏了私黨接應……」

嚴霜沉聲叱道：「這人我根本不識，但我不願說什麼，若非這人救應，我一時還很難脫出那鋼圈的困厄，自更追不上你！」

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但是這人却非我的朋友，你滿意了吧！」

雲萬里目光向外一掃，道：「當眞？」

嚴霜冷冷地說道：「老賊，你少妄動那還想再能逃遁的心思，沒有用的！」

雲萬里心頭顫驚，表面却否認道：「笑話，此時此地，老夫也不想再逃！」

嚴霜一指江面道：「你還可以逃到水中！」

話鋒一停，接着又一笑道：「不過我先警告你，你若往水裏去，到時候必將受盡你意想不到的活罪，那時可別說姑娘沒早聲明！」

雲萬里心頭又是一凜，原來他果然是打定由水中逃生的念頭，經嚴霜這樣聲明，使他忐忑難安！

嚴霜目光一掃雲萬里，又說道：「我們已經沒有什麼話好說了，動手吧！」

雲萬里暗中把牙一咬，道：「梅姑娘，妳眞要殺我？」

嚴霜冷哼一聲，道：「若按我的心意，想殺你一百次才能解恨！」

雲萬里道：「姑娘妳該明白，當年老朽只是奉令行事！」

嚴霜道：「就算你自謙自稱是老狗，叫我梅姑奶奶，今天你也休想能夠活命，我是殺定你了，動手！」

雲萬里長吁一聲，道：「好吧，只要你認為老朽已經沒有用處……」

嚴霜沉聲道：「你還有用，我要風乾起你那黑心髒肝來，等有朝一日，連同房珏的心肝五臟，一併放置在先父母神靈之前！」

雲萬里再次喟吁一聲，道：「姑娘妳既知主謀是那房珏，就該先去找他！」

嚴霜道：「這用不着你『閒』(鹹)操淡心』！」

雲萬里道：「今夜若是姑娘你肯放過老朽，老朽……」

嚴霜厲聲道：「我再說一遍，動手！」

雲萬里急忙接話道：「梅姑娘，再聽老朽一句話好不好？」

嚴霜道：「就只有一句的話，說好了！」

雲萬里道：「老朽願意把房珏藏處相告，祈求今夜不死！」

嚴霜冷冷的道：「辦不到！」

雲萬里道：「梅姑娘，老朽只是換這一次不死，下次若再相逢，姑娘依然可

以下手，所以請姑娘多想一想！」話鋒一頓，接着又道：「何況交換條件，是告訴姑娘主兇的地址……」

嚴霜冷哼一聲道：「條件是非常公平……」

雲萬里慌不迭接口道：「那……姑娘是答應了？」

嚴霜搖頭道：「沒有，不答應！」

雲萬里道：「爲什麼，難道這個條件……」

嚴霜接口道：「你說晚了！」

雲萬里雙目連眨，道：「姑娘騙人……」

嚴霜叱道：「住口！老賊你是自速其死！」

雲萬里抗聲道：「梅姑娘，人只有一死，老朽既然知難逃死，就沒有什麼不敢和不能說的了，再說姑娘也不該不准老朽死前說幾句話！」

嚴霜道：「話可以說，但若侮蔑姑娘，却容不得！」

雲萬里道：「姑娘說老朽條件提說晚了，這能解釋？」

嚴霜道：「本來姑娘我大可以不理會你，不過我願意叫你死前多明白點事情，就解釋給你聽聽也好！」

話聲一停，接着一字一字如敲金石般道：「房珏藏處，我已經知道了！」

雲萬里揚聲道：「這不可能！」

嚴霜冷哼一聲，道：「你可要聽聽？」

雲萬里道：「要，敢請姑娘說出這個地方是在何處？」

嚴霜道：「勾漏山，對不對？」

雲萬里驚咦一聲，連退了三步！

嚴霜冷冷地又道：「別再往後面退啦，再退就要跌到江裏了！」

雲萬里臉上已冒出了冷汗，無言可答！

嚴霜接着說道：「還是全力一拚吧！」

雲萬里沉思刹那之後，道：「是誰告訴姑娘的？」

嚴霜道：「這不關你的事，少問！」

雲萬里長吁一聲，道：「不問就不問，老朽承認，姑娘說的地名對了！」

話鋒故意的頓了一頓，才接着說道：「不過『勾漏山』太大了，房珏又十分謹慎，進山口處，早已有了埋伏，姑娘人到，他立刻就會知道！那時他只要深藏不出，老朽敢和姑娘打個賭，姑娘就算搜遍了整個山區，也找不到他！」

嚴霜道：「我承認這一點你沒有騙我，不過我也可以再告訴你點事，我有他藏身地方的路徑設置等詳圖，你信嗎？」

雲萬里雙眉皺了起來，但却沒有接話！

嚴霜冷哼一聲，道：「你那樣奸詐刁滑和陰險，似乎早就應該明白，我若不是已獲確實消息，怎會單單走上這條路呢？」

雲萬里此時已經確知嚴霜所說是事實了，因之他對自己今夜逃生的希望，也由可能已跌落到決不可能！不過這老賊仍不死心，只要還有半絲希望他也決不放棄！

目下他已經別無可想，只剩硬逃一試這條路了！

硬逃，若是旱路，任他功力多高，也休想如願，如此他硬逃的路線，就只有「水」中可行了！

嚴霜曾經警告說過，由水中而逃，無異自速其死，不過嚴霜那只是一種警告，或許正因爲水中可逃，才這樣出言恐嚇！

轉念至此，雲萬里有了辦法，他深知嚴霜功力高出自己太多，就算由水中可以逃脫，也要穩住了嚴霜才行！

於是他故作出已是窮途末路的樣子，嘆息一聲道：「姑娘說的對，若非已有十成把握，登上勾漏山可擒獲房珏的話，姑娘是不會走這一條路的！」

嚴霜雖說目下江湖經驗已多，但若比諸老奸巨猾在轉念間就有毒計的雲萬里，自然是還差得太多！

她竟把雲萬里有心拖延時間的語言，當作了眞話，道：「現在你才相信，豈不是太晚了！」

雲萬里搖頭道：「並不晚！」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不相信你還有逃生的辦法！」

雲萬里竟又搖了搖頭道：「姑娘會錯意了，老朽已不想再逃！」

話一頓，不待嚴霜答話，他已接着又道：「姑娘請不要把世上惡人，都當作是毫無血性的牲畜，聖人說，朝聞道夕死可已，正合惡人窮途猛醒……」

嚴霜接口道：「你騙那個？」

雲萬里滿面虔誠的說道：「姑娘請容我在臨死之前，把心中要說的話說完好嗎？」

嚴霜沉思刹那，道：「好，你說吧！」

雲萬里道：「俗話有『浪子回頭金不換』一句，老朽得知今生惡行多矣，雖決心回頭，怕也已經難登彼岸了！」話鋒一頓，長嘆一聲又道：「不過窮途末路之時，猛醒往非，即是不能『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心中却也是澄明清朗非常！人生百年，轉眼成空，不論奸忠，不分善惡，誰又能逃過這上天所限的大劫呢？因此當大限來時，那功名，那富貴，那些愛情和那許多海誓山盟，全完了，完得半絲不剩！固然，有人能傳名百代，流芳萬年，但究其實，與這人又有什麼好處呢，反過來再想一想，害處却是不少……」

嚴霜不由接口道：「胡說八道，有什麼害處？」

雲萬里道：「太多了，太多了，多得難以計數！」

嚴霜冷哼一聲道：「我倒要聽聽你這些歪邪的道理！」

雲萬里長嘆一聲道：「姑娘，請不要侮辱老朽這些臨死之前的眞話，箇中道理非但不歪不邪，而是道地的眞理！」

嚴霜道：「好，就算眞理，你說出來我聽聽！」

雲萬里道：「讓老朽舉幾個比方吧，先從歷史上來找人物，就說『岳飛』吧，此人稱得起是忠孝雙全吧？」

嚴霜道：「一代賢臣，國之柱石，這

沒有錯！」

雲萬里道：「秦檜呢？」

嚴霜道：「巨奸極惡，理當萬死！」

雲萬里道：「誠然，但老朽若生在那世，上蒼能讓我選擇而作二人之一時，不瞞姑娘說，老朽怕會選中秦檜！」

嚴霜冷哼一聲道：「奸邪自是臭味相投！」

雲萬里搖頭道：「非也，姑娘請看，岳王忠國愛民，志復宋室，其結果却是慘遭奸邪所害，父子雙雙慘死『風波亭』上！再看秦檜這個老賊，爲奸一世，享盡人間榮華富貴，死得晚，葬的好，死後多年，其子孫尙居高位！」

嚴霜接口道：「怎能以人間凡榮俗貴來比……」

雲萬里正色接口道：「姑娘，我們不能忘記是人呀！既然是人，就別夢想去作『神』的事情，更無法去求什麼冥冥因果！所以人生在世，當以能否盡享人間富貴爲好壞才對！」

嚴霜雖然覺其理欠通，但却無言以駁之！

雲萬里接着又道：「像這般歷史人物，太多了，但總覺離開我們太遠，見仁見智不同之下，自難有相同的看法！」他話鋒一頓，接着又道：「如今說說近年間，提個武林中人……」

嚴霜道：「對，我不信你還有歪理說！」

雲萬里道：「老朽提到的武林中人，共有兩位，對比起來，應有三名，內中可能要關聯姑娘，姑娘莫罪！」

嚴霜道：「只要你說的對，就沒有關係。」

雲萬里道：「姑娘若能靜聽下去，老朽相信姑娘會認爲對的！」

嚴霜道：「說出來我聽過了再講！」

雲萬里道：「一位是房珏，另一位就是令尊，其餘一位也是熟人，就是房珏和令尊的恩師，他老人家！」

嚴霜神色微變，道：「很好，講下去，別停！」

雲萬里道：「老人家一生行善，活人無算，以心血栽培了兩位弟子，眞夢想不到，最後却是死在自己的弟子手中！再說房珏和令尊，令尊仁厚忠誠，行俠仗義，結果却正像他的師父，甚至還有過之而無不及，更慘的多！至於房珏，雖說報應將到，姑娘立即就要前去『勾漏山』報仇，但他却死得最晚，享受人間之樂也最多！

「但是他的人性怎麼呢？不理按天理來說，或國法來講，他都該早就身受萬剮之刑而死了！由此看來，什麼叫天理，那裏又是報應，太玄虛了，天理若是玄虛事，那『冥冥陰曹』豈非更不足信！既然全不足信，事實不論歷史人物，或當代武林中人，又都是爲惡者活的久，爲善者死較早，請問姑娘……」

雲萬里故意把話鋒停下，道：「請問姑娘，爲人誰還願意忠孝仁俠呢？」

嚴霜語塞，仍舊無法答話！

雲萬里又長長的嘆息一聲，道：「話說了許多，却都不是老朽心中要講的，老朽要講的是，成如何？敗又如何？忠如何？奸又如何？不論忠、奸、好、惡，人總要死，一死百了，既然如此，就該知道一切强求是毫無道理了！强求既然無道理，自當猛醒『萬般皆空』之旨，因此老朽今在猛醒一切之下，不再作逃生的打算！姑娘今夜殺我，他年終有一天，姑娘也要去老朽去的地方，只是遲早而已，絕無去、不去的分別！」

說到這裏，雲萬里暗中注目，看出嚴霜全神俱被自己言語所動，正在沉思答案，而對其他無覺了，於是他悄然而退，悄然遁入水中，又悄然逃向遠處……

雲萬里以一番聽來令人感慨而神往的話語，使嚴霜由聽講而思忖到心神另有所屬，難以旁顧。他却乘此時機，悄然下水，疾游向前！

眨眼的工夫，雲萬里已逃出半箭以外了！

嚴霜仍在沉思着，不知雲萬里已經逃向遠處！

雲萬里一口氣又游出半箭之地，方始露出頭來！

此時，他相隔對岸已近，認定嚴霜業已追趕不上他了，才將懸心放落，連連吐出兩口悶氣，自語道：「好險！」

適時，嚴霜突然抬起頭來，目光一掃遠在水中僅僅露出一顆頭來的雲萬里，嘿嘿冷笑出聲！接着揚聲又道：「雲老賊，你話說完了！」

雲萬里老奸巨猾，怎肯答話，手足併用，游向對岸！

嚴霜嘴角掀起一絲獰笑，再次揚聲道：「你認爲跑得了？」

雲萬里仍不答話，看了看對岸，約計業已不足半箭之隔，提提力，蹬蹬腿，箭般向岸上游去！

嚴霜銀牙一咬，一聲冷笑，全身倏忽拔起，向水面落去，雲萬里時正回顧，看了個清楚！

不過雲萬里却覺安心，他自知水性過人，況已臨近岸邊，預計嚴霜游向河中間時，他早已飛身上岸去了！

那知他就在還有三丈即登臨岸邊時，耳旁突傳來一種奇特的風聲，使他不由得再次回顧！

回顧之下，心胆俱寒！

嚴霜不知何時，業已到了他的背後，相距不足一尺！

雲萬里頓覺全力痲木，四肢僵直，已難動作！

於是倏忽沉入水中，一連喝了三口江水！

冰涼的江水，激醒了他！

求生的本能，逼使他又浮出水面！

這次浮出水面，幾乎使他心胆俱嚇了出來！

嚴霜就在他頭旁三尺的地方，穩立於波濤洶湧的江水上，不浮，不沉，冷着臉，瞪注着他！

雲萬里爲求保命，閉住這口眞氣，沉於水底之後，邁步前移，不再浮出水面之上，以逃避嚴霜的襲擊！

到了！到了！

他摸到了岸底，他到了必須再次露出頭臉的地方！

（未完·卅三）